

周禮正義

詒澤題

九

上海圖書館藏
SHANGHAI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周禮正義卷五十八

瑞安孫詒讓學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

疏 掌九州之圖者即大司徒職所謂天下土地之圖此官掌案圖以攷其險要形勢及道路遠近云九州者即司險達道路之事及要服而止九州以外不必徧及也九州詳職方氏疏云

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者說文圖部云阻險也國野險阻有守禦者及道途所通皆攷圖以知之管子地員篇云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轅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道谷經川陵

陸已阜之所在道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識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率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注云

明猶偏也者司會注同云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開鑿之者賈疏云謂若馬鑿諸門之類云可澤之阻則橋梁之者說文木部云梁水橋也合方氏注云津梁相濶不得陷絕是也賈疏云謂若十

月車梁成也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之類是也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涂道路也樹之林作藩落也疏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者說文言部云設疏源也惠士奇云

有水一無水者曰谷水水之出於溝流入大水及海者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注之因而阨之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是為司險所設之五溝其設之之法先具

備水之器籠雷板築土車南葦於里中常以朔日出具閱之取完空補弊入去昏惡而以冬少事之時令其徒以次積薪水芻其積之也以事之已具作之也以事未起大為堤小為防地不生

草者必為之覆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儲是為流膏令其地之民守之往往而為界司險職所謂樹之林以為阻固其大略如此注

云五溝途溝澮川也五涂徑膠涂道路也者賈疏云遂人云夫閉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

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則非遂人田謂五溝五涂但溝涂所作隨所須大小而為之皆準約田

也又釋道云涂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是溝為注水之通名涂為行路之通名故五溝總稱溝五

涂總稱涂也賈以此官主遂道路而不掌治田故謂此五溝五涂非遂人田開之溝涂蓋謂即匠

賈所說竊謂此官所設溝涂自兼置人遂人兩職而言凡田開之溝余其近野涂者此官亦兼守

謂樹渠也林亦即荆棘榆柳之屬於溝涂之勿樹以為藩籬所以遮圍行人使不踰越也齊民要

術有作園籬法亦種酸棗柳榆等剝編為巴籬與管子度地篇所謂樹以荆棘上相稽著者正同

固疏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絕要害之道備寇

也 疏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者藩亦謂作藩落以遮遏行人也說文臣部云窰室也土

並藩塞之云以其屬守之者賈疏云謂使司險之下者徒四人之屬守其要者其餘使其地之

子凡非常也此三者皆非常之變賈疏云夷謂王要奠謂水火兵謂寇戎及兵也者宮正注云有

大札言之朝士云若邦凶荒札要寇戎之故是也云閉絕要害之道備寇寇也者淮南子主術訓

也 高注云塞閉也以經云阻路即要害之處藩塞皆閉絕之若國策秦策云塞轅轅緱氏之口是

掌疆

侯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

道治治道也國語曰侯不在竟讓不居其方也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為

之詩云彼侯人今何戈與殺

疏

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者賈疏云以其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以道路多故設官及徒亦多也詒讓案左昭二十三年

傳明其伍侯孔疏云賈服王董皆作五侯董云五侯侯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董遇說與此經侯人各掌其方之道治文合若然此官分方設之四方各上一人下士二人徒二十人國中上

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與注云道治治道也者謂治道路辨護司察之事與遂師道脩為脩除異也云道治者到文云國語曰侯不在竟讓不居其方也者周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

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觀矣道弗不可行也侯不在疆司空不說涂膳宰不致饋司里不授館章注云侯侯人也掌送迎賓客者疆境也彼文作侯不在疆此引作竟者鄭以義改之彼侯人

不居四方單襄公讓之明常法方各設侯人居當方竟上而治其道也遣人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館侯館即侯人往來所居矣云禁令備姦寇也者亦謂道路職察之禁令所以備姦寇之竊發也

云以設侯人者選士卒以為之者謂侯人之長自選其徒屬也經例舉其官之徒屬者皆曰人若內饗之饗人大祝之甸人射人之僕人是也其官長本名人者亦不易其稱若此設侯人則本職

之徒屬度人正校人即校人之屬官圍師圍人是也賈疏云即徒百二十人皆甲士與步卒之內為之也案此當選鄉遂之羨卒習甲兵者為之以備姦寇亦追胥之事故得以羨卒更番其役

也賈說未析引詩云彼侯人分何戈與殺者曹風侯人篇文毛傳云侯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設也言賓客之官不過侯人孔疏云此說賢者為侯人乃身荷戈被謂作侯人之徒屬非侯人

之官長也案此引詩文亦證徒屬若通稱侯人尊卑不嫌同名之意

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侯人出諸囿轅是其送之

疏

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方治其方來治事帥而致于朝請來時迎而道之聘禮過邦假道曰請帥注云帥

猶道也請道己道路所當由國語周語云周之決官有之曰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

不具耳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者若士云四方之有治于上者亦方治之一端也賈

使候人出諸轅轅是其送之者襄二十一年左傳晉欒盈出奔楚過於周河西掠之王使司徒

鄭君以義言之故言候人也

環人掌致師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必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

者左射以蔽代御執轡御下捕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注云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者左宣

紀集解引臣瓚云挑戰擗敵求戰古謂之致師是也云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者賈

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隱九年北戎侵鄆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晉寇而速去之注

驅疾也摩近也左車左也最矢之善者兩節也掉正也示閒暇折敵斷耳引之者證勇力之士犯

之事 蔡軍 蔡 有為蔡者則執之 疏 注云蔡陰蔡也者蔡之言也謂蔡謀陰匿者匡人注云

也釋名釋天云蔡態也有蔡態也云視軍中有為蔡者則執之者謂在軍陰為蔡謀逃畔

及惑眾者則執而誅之賈疏謂欲陰私為蔡取此軍之事往彼言之則與下謀賊同非經義 環

四方之故

者所謂折衝禦侮

疏

注云卻其以事謀來侵伐者者彼官注云環猶卻也

衝禦侮者毛詩大雅係傳云武王折衝曰御侮即鄭所本淮南子說山訓云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高注云衝兵車也所以衝突敵城也言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遠敵之衝車於千里之外此皆

先事御敵之事

巡邦國博謀賊

疏

注云巡邦國者邦國謂王國凡王畿之內更迭巡行

為侯國博謀賊乎明亦謂畿內之謀賊耳注云謀賊反開為國賊者說文手部云搏索持也謂遇有

謂之細作孫年用開篇云用開有五有因開有內開有左宣八年傳晉人獲秦謀釋文云謀開也今

於敵開也生開者反報也案謀賊為二事大戴禮記千乘篇云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

內情輸敵者掌戮注亦以賊與謀為二此注似誤并為一當以掌戮注為正訟敵國則往之與

國佐如師

疏

注云敵國兵來則往之與訟曲直者說文言部云訟爭也黃雅釋詁云訟責也

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以孫僑如師左傳說國佐與晉人爭以蕭同叔子為質及使齊侯戰于

盡東其祇事甚詳亦是敵國來揚軍旅為之威武以觀敵詩云說文手部云揚飛舉也漢

書五行志顏注云揚謂振揚張大也國語周語云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親其揚軍旅所謂觀

兵也引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者大雅大明篇文毛詩惟並作維毛傳云鷹揚如鷹之飛揚也

鄭箋云尚父呂望也尊解為引之降圍邑春秋傳曰齊人降鄆之者說文圍邑說降者受而降也

又久部云各服也經典皆借隆為彖言出師征討圍其城邑有自服下者則就而受之引春秋傳曰齊人降鄆者莊三十年經文穀梁傳云降猶下也鄆紀之遺邑也引之證降圍邑之事

擊壺氏掌擊壺以令軍井擊轡以令舍擊轡以令糧鄆司農云擊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成擊壺縣其上令軍中士眾皆

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擊轡以令舍亦縣轡於所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轡所以駕舍故以轡表舍擊轡以令糧亦縣轡于所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稟

假于此下也春所以盛糧之器故以春表稟軍中人多車騎雜疏擊壺以令軍井擊轡以令會謹驚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為表省煩趨疾于事便也

在軍憲令之事此官掌縣壺在軍或縣擊器物以布令故并使掌之尉濂子戰威篇云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而後飲軍食孰而後飲軍畢成而後舍然則

令軍井者以資飲令軍糧者以班食令軍舍者以表壘舍也注鄭司農云擊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成擊壺縣其上令軍中士眾皆望見知此下有井者擊轡持也詳轂官疏云壺所以盛

飲故以壺表井者轂官注云壺盛水器也盛飲盛水義同云擊轡以令舍亦縣轡於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者天官轂官注云舍行所解止之處此舍亦謂軍所止宿之處與大

司馬芟含量人營軍之壘舍義並同云轡所以駕舍故以轡表舍者說文絲部云轡馬轡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云轡馬縻也所以駕牧車馬也家語執轡篇王注云轡繫軾前者釋名釋車云轡

拂也牽引拂反以制馬也轡所以駕車軍止則車舍不駕故縣轡以表舍止之處也云擊轡以令糧亦縣轡于所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稟假于此下也注于注例並當作於各本並誤說文

米部云糧穀也後漢書張禹傳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李注云稟給也假貸也軍士當稟給假貸糧穀故縣轡以表儲糧之處也云春所以盛糧之器故以春表稟也者說文由部

云春餅屬蒲器也所以盛糧公羊宣六年何注云春草器者今市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又左傳宣二年杜注云春以春索為之筥屬列子黃帝篇云商巨開假糧荷春之子華之門是春為

盛糧之器故以表稟假軍糧之處也云軍中人多車騎雜會謹謹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為表省煩趨疾于事便也者于亦當作於明經擊壺轡春令軍井舍糧各假物以表事所以省號令

之類也眾疾見也案賈大司馬疏謂周時無輕騎法曲禮前有車騎孔疏亦謂當是周末時禮若然注云車騎亦據後世法言之周時軍中實止有車徒無騎也凡軍事縣壺

以序聚櫜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豐云縣壺以爲漏以序聚櫜以次更聚擊櫜備守也玄謂

擊櫜兩木相敲行夜時也代亦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閒有長短焉大史立成法有四十

八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櫜者序經例用古字當作鼓石經及各本並誤縣壺者以校時刻爲要也變大記謂大夫代哭無縣壺彼據侯國之臣言之天子大夫四命禮視子男雖亦有縣壺故

經不別大小要也云分以日夜者縣壺下漏以定晝夜時刻也詩齊風東方未明敔云朝廷與居

無節號令不時擊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毛傳云古者有擊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則平

時此官蓋兼掌告時與雞人爲官焉經唯著軍事及喪事者文不具耳孔疏及賈雞人疏並謂彼

諸侯兼官擊壺氏兼雞人恐不爲也注鄭司農云縣壺以爲漏者明與上表非事異也說文水

部云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續漢書律歷志云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

明生焉案軍事爲漏者亦以校時刻史記司馬穰苴傳云穰苴馳至軍上表下漏賈疏云謂縣壺

於上以水沃之永漏下入器中以沒刻爲准法詩東方未明孔疏云置箭壺內刻以爲節而浮之

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數也案賈此及後疏謂下水沒箭而孔依續漢志說云浮

箭二說小差今說審鄭賈之義蓋壺以盛水爲漏下當有樂以承之箭刻百刻樹之樂中水下擊

內淹箭以定刻數古刻漏之制約略如是孔謂置箭壺內浮箭水上似失其制宋足馮也云以序聚櫜以次更聚擊櫜備守也者肆師注云序使相次秩又御僕注云序更也是序兼次更二義謂有所擊春秋傳曰賓將掖左氏襄二十五年傳陪臣中掖聚即掖之假借字案洪說亦通云玄謂擊櫜兩木相敲行夜時也者宮正疏引鄭易注亦云手持二木以相敲是爲擊柝擊柝爲守備警戒也易釋文引馬融易注云柝兩木相擊以行夜詳宮正疏賈疏云謂行夜者擊之按脩閭氏掌

比國中宿五檠者先鄭云檠謂行夜擊檠野廬氏云皆有賓客則守塗地之人聚檠之司農云聚擊檠以宿衛之也彼二注後鄭皆從先鄭及至此注不從先鄭者以野廬氏無行夜者宿人自

擊故後鄭從之此文與脩閭氏同有行夜者故此不從先鄭宿者自擊之是以宮正云夕擊檠而此之注云行夜以此直宿者先鄭云檠戒守者所擊也是亦為行夜者所擊也云代亦更也者亦

上更聚檠檠也廣雅釋詁云代更也云禮未大斂代哭者明代哭在小斂後殯前以至喪言之則不數崩日自五日至七日皆代哭也喪大記云喪入出壺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

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鄭彼注云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為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為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此擊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泚縣其器士喪禮既小斂云乃代哭鄭彼注云孝子始有

親喪悲哀憔悴禮坊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為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又無殯云朝夕哭注云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案此云禮即據士喪

禮也凡喪未大斂則有代而哭取其不絕聲諸侯以上則以漏為代哭之節大斂畢則殯既殯則朝夕哭無時可以絕聲無代哭也云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者漏晝晝夜下水不息恐其乾涸則

壓力減少下水遲緩不能如其平速故必守而沃之使壺水常滿而後水下速率平均刻數乃得其正也云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者夕須視刻數以傳五夜故以火守漏為明也云分以日

夜者異晝夜漏也者賈疏云若晝則晝短夜長夜則晝長夜短二分則晝夜等晝夜長短不須分之故云異晝夜漏也云漏之箭晝夜共百刻者晝夜一箭箭上鏤為百刻也靈樞經五十

營篇云晝夜一百刻以分晝夜樂記云百度數而有常注云百度百刻也王尊五代會要引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以六十分為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

案周秦無十二辰加時之法而別分日中至隅中十二時見左傳昭五年杜注則以百刻分繫十二時其得數同也又漢書哀帝紀建平二年詔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則每時正氣十刻其法尋即

獨除故鄭仍據百刻為說云冬夏之閒有長短焉賈疏云馬氏云漏凡百刻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冬至晝則四十刻夜則六十刻夏至晝六十刻夜四十刻鄭注堯典云日中者日見之漏與

不見者齊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於四時最短此與馬義異以其馬云春秋分晝夜五十刻據日見之漏若兼日

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疏注鄭司農云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者說文爨部云爨炊

火爨鼎水鼎即雍人所共之鼎蓋冬寒水凍則漏下遲故以洎沸熱水沃之使無凍也云謂沃漏

也者說文水部云沃澆灌也沃即漢之省左傳僖二十四年孔疏云沃謂澆水也沃漏亦謂澆水以澆沃漏壺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學三公執璧孤

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禮曰公升即位於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

東上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大射亦疏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者此治朝朝位之法與宰

殺其位與彼二官為官也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其朝位大夫僕掌之其二在路

門外謂之治朝其朝位射人與宰夫司士大僕共掌之其三在庫門外謂之內朝其朝位

射人掌公卿大夫其初命見於王則其位如朝儀位而有摯康成謂將射始入見君之位非也

將射始人見君其位或當如此何用摯經文官掌其始達以上未有射事是其設職不專為

士掌之也朱大詔云官以射人名而射法特職中之一發首但著三公孤卿大夫位與摯之不同

非常朝必用摯也下云祭祀會同朝覲大賓客大饗所掌者眾射非其專職也案黃金朱說是也

邦敬金鷄俞樾說同云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者三公臣中最尊故屈之使北面答君之義

孤東面者西方者賓位以孤無職尊而賓客之故在西也卿大夫西面者以其皆有職故在東近

於內臣位尊故屈之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以地道尊右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於外朝諸侯東面
於內朝孤東面時無諸侯故也案崔說即賈所本曲禮孔疏云凡朝三公北面者以其貴臣若王
之義也案孔說與崔賈異是也亦詳司士疏云三公執璧者與子男之瑞同大宗伯六瑞公執桓
圭注云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賈彼疏謂據九命之上公是也通典賓禮引高堂隆云周禮公
執桓圭公謂上公九命今陝而理及二王後也八命之公則執璧金鶚云三公有二等八命者三
公之常秩也若有功德加一命令為東西二伯與二王之後同大宗伯所謂九命作伯也成王之
初周公為大傅召公為大保三公之職也公羊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
之是又為東西二伯也二公分陝作伯始於武王時金縢言武王克商二年周公禱於三王而秉
圭則三公九命得執圭案金說璧也通典謂天子三公執璧為臣之屈與子男同非經義也杜氏
又云佐王論道理取圓足以璧為費不必飾以蒲穀今致三公八命者命數加於子三等疑亦執
蒲璧杜謂無飾恐未埒云大夫執鴈者舊本並執執字今據唐石經校增注云位將射始入見
君之位者鄭不知此經位即治朝之朝位因官名射人遂謂位為將射始入見君之位其說非也
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無與也者下文云以射法治射儀本言大射故司裘云大射不言士
於此亦以賓射為說賈疏云士無祭無所擇不得自大射得與君大射故司裘云大射不言士
也按下文上紆侯二正則士得自行賓射不得與君賓射矣金鶚云射人亦掌治朝其位與司士
同經文明言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是謂朝位之法未嘗言射位也下文云以射法治射儀乃
言射事耳此經所言射當是士射賤其朝位也而云士以三耦射射侯射位明有士矣案金說足
鄭賈之誤此說朝位不及士者士賤其朝位蓋司士掌之射人唯掌卿大夫故不言士也引燕禮
曰公升卽位於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者于
於儀禮皆作于席注例或當皆作於各本于於並錯出誤賈疏云引燕禮者欲見天子諸侯朝燕
射三者位同之義黃以周云鄭引燕大夫射之文為射人但記射位未及燕禮卿大夫時公卿大夫有
北面東上之立故據禮經補言之明天子大夫射亦當然也案黃說是也燕禮卿大夫時公卿大夫有
經不同而鄭引之者鄭意此經所云乃夫始入門得王揖後各就其本位燕禮所云乃初入門待揖之
位也司士注說朝位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蓋鄭謂燕禮射禮

初夫西門時亦如燕禮卿大夫入門北面士立於西方東面待王揖就位則三公北面孤東面

也鄭欲見初入門之位與彼同故引彼文補經文之所未及耳賈說未析云大射亦云者大射儀

於舊本亦誤于今據宋注疏本正賈疏云以儀禮內諸侯有燕朝及射朝不見正朝則禮內天子

有射朝同是天子諸侯之朝各自同故鄭引儀禮見天子諸侯亦與射朝位同則天子諸侯亦與

禮大射儀位同是諸侯與射朝同則天子諸侯亦與射朝位同則天子諸侯亦與射朝位同則天子諸侯亦與

天子朝燕射自相同如此職及司士所說諸侯朝燕射亦自相同如燕禮大射儀所說其天子與

諸侯無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大射儀位非也朝位之最尊者北面蓋君南面大夫北面正與君對故

其位為最尊燕禮大射之位非朝位也燕禮以大夫為賓故卿轉西面而大夫少進仍北面以將

為賓故尊之使與君相對也朝位必辨尊卑豈得如此竊謂諸侯朝位卿北面而大夫少進仍北面以將

之乃就位即司士所正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之位與射人職所言同

鄭注射人引燕大射禮明始入門右皆北面為人臣見君之通禮故云凡朝燕及射見於君之

禮同非謂其所就之位同也亦非謂皆北面為朝亦同射位也賈說非也諸侯正朝之位自當以天

子差之諸侯無三公有孤卿大夫射位不同於正朝而於燕燕大射禮並云公在阼階東南

謂之賈公彥說諸侯在朝皆北面屈之從三公位皆非其列廷之左右者以上下定其位初不以東西分貴賤與宗廟之昭穆同天子之朝禮孤東面而卿大夫西面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兩不相妨聘禮授幣受命諸節皆在朝其時使者北面重其事也於卿大夫皆云西面北上依朝位而立也案金黃二家並謂天子射朝位同諸侯朝位則卿當北面與射位異其說是也黃又謂諸侯朝位大夫西面士東面以燕禮大射禮覲之亦近是蓋燕禮惟以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大夫為賓故尊之使與卿互見其位若士因無事自可就其本位也

相其禮 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此亦因官名射人誤以此位為王與諸侯射於治朝之位即所謂賓射也金桷云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朝位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亦指朝位與公卿同下經言相

孤卿大夫之法儀大賓客作卿大夫從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大夫喪作卿大夫掌事又言諸侯在朝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凡射人所掌諸侯及三公孤卿大夫事甚眾不專於射其不得以諸侯北面為專指賓射時之位較然審矣案金說是也云皆北面從三公位者金鶚

云朝位以北面為尊諸侯與三公同北面所以尊之賈疏謂諸侯南面之尊故屈之從三公位非也所以異於小司寇外朝者外朝非常朝詢國危國遷立君此等大事必實集諸侯公侯矜子男與羣吏皆至其人眾矣而三公之後有州長百姓其人尤眾若諸侯亦北面不能容矣北面西面

之人皆眾而東面止有三孤又不稱矣故諸侯東而不北面也治朝每日常朝多無諸侯其朝位如司士所說若有諸侯來朝與王臣同行朝禮則與三公皆北面如射人所說也此諸侯或一二

人或三四人若不若外朝之公侯伯子男畢至又三公之後無州長百姓故諸侯得與三公北面也

可知射人所言諸侯之位正治朝之位也鄭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是不以爲正朝之位抑又誤矣案金說是也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彼諸侯

北面位與此同然主觀言之故天子當依與常朝事異互詳大宗伯疏云法其禮儀者此亦注用

今字作法也下並同賈疏云謂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謂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

在朝進退周旋拱揖之儀也

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

謂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

在朝進退周旋拱揖之儀也

齊與疏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者此冢上諸侯在朝而言國事注以為專屬祭祀然亦當廣助

其薦獻者也者李光坡云司士職云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禮事彼雖掌士而文掌其治

與此同故以此國事當祭事也云戒令告以齊與期者賈疏云齊謂散齊期謂祭日也掌其治

達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疏掌其治達者達宋本釋文作逆盧文昭云注云受而

案盧說近是元說同蓋陸本作逆賈本作達二木不同而治逆於義較長此猶宰夫云殺卒吏

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大僕云掌諸侯之復逆此官掌朝位而諸侯在朝有復

逆之事則亦為達之王與大僕為官聯也凡復逆通謂之治詳小宰宰夫疏注云諸侯因與

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於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者明此亦冢上諸侯在朝為文也賈

疏云如鄭之意則治達之中非直諸侯有治於王王之有治亦下達於諸侯也案依陸本作逆則

鄭以受下正釋逆字先鄭大僕注云逆謂受下奏是也但此治逆並舉則當為復逆之逆其義則

當如小宰注以為上書此注釋為受下尚未得其解若依賈本作達則為通乎上下之以射灋

言於經注義亦得通但此亦當廣咳眾事言之鄭唯以射及祭祀為釋說仍未備也

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

二容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

士以三耦射豝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射法王射之禮治射儀謂肆之也鄭司

所蔽也九節析羽九重設於長杠也正所射也詩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分二侯熊豹也豝侯豝者

獸名也獸有羆豝熊虎玄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

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

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木次白次蒼次黃

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鶴鶴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大射禮紆作干讀如宐紆玄獄之紆紆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紆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為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疏大射之儀大戴禮記朝事儒云古者天子為諸侯不行禮義不脩法度不附於德不服行立疏大射之儀大戴禮記朝事儒云古者天子為諸侯不行禮義不脩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即謂此也大射儀云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鄭彼注亦引此經是諸侯大射亦以射禮選其儀與天子同云王以六耦射三侯者王大夫射以諸侯為六耦大司馬鄉射注云射者中則大言獲獲得也射講武田之類是以中為獲也三獲皆以服不氏之徒為之詳服不氏疏云諸侯以四耦射二侯者諸侯亦以其臣為四耦大射儀云遂比三耦左襄二十九鄉射注云射者中則大言獲獲得也射講武田之類是以中為獲也三獲皆以服不氏之徒為之年傳云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彼諸侯禮皆三耦與此經異者賈大射疏云天子大夫射賓射六耦三侯幾內諸侯則二侯四耦幾外諸侯則屈幾內之侯近尊則屈四耦則申若燕射則天申一屈故幾外三侯遠尊得申與天子同三耦則屈幾內之侯近尊則屈四耦則申若燕射則天子諸侯例同三耦一侯而已以其燕私同也若卿大夫士例同一侯三耦左傳及射義孔疏義同詩小雅賓之初筵疏則云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己之臣子卑故降之與左傳禮記疏及賈說並異金鶚駁之云射人言士紆侯明是太射孔氏從後鄭說以為賓射非也大射賓射耦數皆同左傳言魯君享范獻子公臣不足三耦可知諸侯賓射亦無四耦也司裘云諸侯則其熊侯豹侯司裘是王朝之官所共諸侯則幾內之諸侯也熊侯豹侯是二侯也大射儀有諸公卿百官之稱明是幾外諸侯之禮而有大夫侯參侯于侯是三侯也然則四耦二侯必為幾內諸侯之制矣蓋射人亦王朝之官故但言幾內諸侯之制與司裘同也賈說視孔為長賈又謂燕射則天子諸侯例同三耦一侯此則不然射人但言以射治射儀不言何射雖主大射說亦統賓射燕射而言然則三射耦數皆無異也案金說是也吳廷華黃以周說並同互詳大司馬疏云士以三耦射紆侯者孫希旦云紆侯皮侯也皮侯大射所用則射人所

言乃大射之禮而士之得大射可見矣案孫說是也士大射亦以其臣為三耦與孤卿大夫同司

裘注云士不射士無臣祭無所擇者非也詳彼疏注云射法王射之禮者明雖兼有諸侯孤

卿大夫士法以王為主也朱大詔云射儀統大射燕射儀亦謂肄習其禮儀也鄭司農云三

釋文引劉昌宗亦讀為肄小宗伯肆儀注云肄習也此治射儀亦謂肄習其禮儀也鄭司農云三

侯熊虎豹也者熊虎舊本作虎熊今從宋余仁仲本及宋注疏本此據司裘云王大射則其虎侯

熊侯豹侯先鄭以此治射儀亦屬大射故據彼皮侯為釋其說最瑣後鄭則以此為賓射采侯與

司裘大射以改此注非也詳彼疏金鷄云此經有狩侯而大射儀在虎上者先鄭與後鄭異今本

多依彼文以改此注非也詳彼疏金鷄云此經有狩侯而大射儀在虎上者先鄭與後鄭異今本

云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此云三侯二侯一侯與彼

正合云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者服不氏云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又車僕云大射共

三乏即此三容也鄉射禮乏參侯道注云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御矢也爾雅釋器云容謂之防

郭注云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射所以自防隱焉氏禮圖引舊圖云乏一名容似舍之屏風其

制從廣七尺以牛革鞣漆之賈鄉射疏云容者以革為之可以容身故云容也云九節析羽九重

達云正五重賈說正鵠與先鄭義異然似亦以五正為射正又文選張衡東京賦說辟雍大射云張大侯制五正語本此經蓋亦釋五正等為射正與賈鄭同李善注引此經說之云以布畫取五方正色於大侯之上也亦依後鄭義而微異未審得平子意否引詩云終日射侯不出正者齊風猗嗟文以證正為所射物之名也云二侯熊豹也者亦據司裘文先鄭不釋孤卿大夫侯者金楛云大夫一侯為麋推之可知云犴侯犴者獸名也獸有羶犴熊虎者明犴與熊虎並為獸射侯無羶先鄭牽連舉之耳金鵠云卿大夫士同一侯而士必著犴侯之名蓋司裘未言士其犴侯恐其混同於卿大夫之麋侯故特著之麋侯已見於司裘故但言一侯此詳略互見之法也云玄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者鄭以此為賓射采侯故破先鄭大射皮侯之說而別以五正三正二正之侯釋之小臣注云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是也王常朝在路門外之治朝故與諸侯射亦於此互詳大宗伯疏金鵠云司農引司裘以解此文其說自確又下文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若是發語辭非轉語辭鄭泥看若字為轉語因此節為賓射殊不思若王大射以下果是別出大射則上文當有賓射之文今但云射法射儀安見必為賓射乎且賓射惟天子諸侯得有之非大夫士所得有又賓射張采侯安有犴侯乎鄭必指為賓射誤矣黃以周云鄭以六耦射三侯為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下以狸步張三侯為虎熊豹之侯上下同文異解亦不如先鄭三侯虎熊豹二侯熊豹之說為安且經云玉五正而後鄭則云有三正二正更覺支離案金黃說是也云考王梓人職曰張五采之名故引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者後鄭以正為采侯中畫布而鼓五節其三節先以聽而二節之閒拾發以將乘矢此云五節二正是也王之大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卿大夫與士同姜兆錫孫希旦莊有可蔣載康說並同金鵠云故說視鄭注為長俱王五節諸侯三節安得拾發以將乘矢果如其說是射必不與鼓節相應也且卿大夫士三節先以聽諸侯四節先以聽而王乃亦四節先以聽是尊者之先以聽不多於卑者非所以優之也鄉射禮賈疏尊卑樂節雖多少不同四節先以聽皆四節拾將乘矢如此射方與樂節相應尊卑亦七節三節先以聽卿大夫士五節一節先以聽皆四節拾將乘矢如此射方與樂節相應尊卑亦

有差然則所謂正者非射之樂節乃聽之樂節聽之審欲得其正故謂之正也竊疑經文二正二字當為一字之誤五正三正一正皆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等也夫大詔說略同林喬遠云如注疏

言正是侯中之物經當連侯言之不應彼於樂以騶虞之下今日九節五正七節三正五節二正是正與節皆繫於樂不繫於侯明矣蓋正者樂之闕也樂之每闕為成而小成曰終大成曰正謂

射之正者經所云正歌備也大射未射之前工歌鹿鳴管新宮及射而奏里首此諸侯之三正也鄉射未射之前合樂二南及射而奏騶虞此大夫士之二正也推之天子五正蓋升歌一正笙入二

正開歌三正合樂四正及射而奏騶虞是為五正然則九節七節五節者天子以下樂節疏數之差而五正三正二正則其用樂多寡之等案金林諸說並從故以正為射樂較鄭為長而義復小

異金靡教說與拾發乘矢之節不相應蓋深中其失而金說破經文二正為三正又謂射節以先聽為正於經並無可證似皆不如林說之義據明塙但鄉射禮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在未射之

前明射節不得為正樂林說惟此微有未合竊謂此五正三正二正自據射前正樂言之與九節七節五節文不相冢也天子五正者一金奏二升歌三下管四開歌五合樂也諸侯大射無開歌

合樂文止三正大射儀云公升席奏肆夏即金奏也與歌鹿鳴管新宮適合三正之數其大夫士二正疑當為開歌合樂鄉射禮止有合樂者或文不具或侯國大夫之禮殺於王朝大夫士皆

未可定也此經眾說咸是非錯出故具述而辯證之至射義引逸詩云曾孫侯氏四正俱舉大戴禮記投壺篇亦同彼詩云侯氏則是諸侯射禮鄭射義注釋為正備四行與此經入于五正諸侯

三正並不相涉也云正之謂正也射音內志正動能中焉者祭義云故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鄭彼注亦云正之言正也謂之言格也言人正直乃能

中也此注訓正為內志正與鵠訓直義相成是也大射儀注又云正為題眉鳥名疑非云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者此無正文鄭以意定

之梓人注義亦同惟彼注說五采以黑居外此云玄者玄黑色略同也賈疏云中朱以下皆以相剋為次向南為首故先畫朱知三正去玄黃二正朱綠者皆依聘禮記練藉而言三采者朱白蒼

二采者朱綠也云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者賈疏云此亦約梓人云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彼據大射之侯若賓射之侯亦當參分其廣正居一焉九十步者侯中丈八尺七十步者侯中

馬... 射之侯若實射之侯亦當參分其... 正... 九十九步者... 射中人... 八尺... 七尺... 而... 射中人...

丈四尺五十步者侯中一丈也云中二尺者謂蓋朱者也詩齊風猗嗟孔疏云鄭言中二尺是中央之采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又云侯身一丈八尺者正

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為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二尺金鶚云所謂中二尺者專指九十步五采之侯中二尺

朱色其外四色合為四尺案金說與孔不同竊謂鄭以正雖大小不同而中皆二尺蓋隱據詩猗嗟傳二尺曰正之文則似孔說為長若依金說正中二尺專指九十步之侯則七十步之侯中丈

四尺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正中當得一尺五寸少半寸五十步之侯中丈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則正中當得一尺一寸強是正居侯中三分之一正中亦居正三分之一其說亦可通姑兩存

之云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者詩賓之初筵疏引賈逵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是也賈蓋即釋此五正之義金榜云大射之侯棲皮為鵠鵠外以采畫之以為正天子五

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案賈意或如金說但以正在鵠外義不可通故後鄭不從互詳可裘疏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者此駁賈說也梓人注亦云正之方外如鵠蓋鄭以棲皮曰

鵠大射用之畫布曰正賓射用之正鵠各異而大小同不得如賈說正六鵠小實則正鵠本無大射賓射之分而有大小之別司裘先鄭注謂鵠大正小最得其實賈說固非後鄭亦未為得也云

大射禮射作干者大射儀云干五十是也云讀如宐干宐獄之干者段玉裁改如為為云讀為今本作讀如誤此以周禮正儀禮字也儀禮注曰干讀為干從周禮易字也案宐宐宐詩小雅小

宛篇文毛詩射作岸釋文引韓詩作干同此兼校正大射經段說是也云射胡犬也者由重注同云士與士射則以射皮飾侯下大夫也者大射儀注云射侯者射鵠射飾也然則此射侯亦當氣以射

皮為鵠鄭止言飾者文不具司裘注謂士無大射天子賓射士又不得與故此云士與士射以射飾侯又不盡朱綠是下大夫也今致此射侯即士大射之侯說文矢部說大射之侯云士射鹿豕

為田除害也此亦謂士有射而所射之侯別樣鄉射記為說與此經不合疑不足據士有大射詳司裘疏云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者梓人五采之侯注云雲侯之飾又

以五采畫雲氣焉是也賈疏云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無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是賓射大夫以上皆畫雲氣其大射之侯兩畔飾以皮故鄭直言賓射

燕射賈鄉射記疏云若賓射之侯天子九十步侯朱白蒼黃玄五正者還畫此五色雲氣於其側七十步侯朱白蒼三正者還畫此三色雲氣於其側五十步侯朱綠二正者還畫此二色雲氣於

其側以為飾也詒讓案後鄭謂賓射大夫以上侯畫雲氣用采各如五正三正二正之數梓入采侯鄭謂即五正故直言五采畫也云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為射節之差者鄉射禮云司

射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司射遂適階開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注云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閒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此即卿大夫士五節之樂天

子諸侯節數增多而拾發以四則同賈疏云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以聽尊者先聽多卑者少為差皆曾四節以乘矢拾發云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者賈疏云謂

若九節者侯道九十弓七節者侯道七十弓五節者侯道五十弓也案賈據司裘注說大射天子諸侯大夫侯道之數如是白虎通義謂天子射百二十步說與鄭異不足據也詳司裘疏引樂記

也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者賈疏云證侯道遠近亦為節若王大射則以此射義文云樂記者誤也詒讓案此疑是河閒樂記逸十二篇文詳樂師疏

狸步張二侯鄭司農云狸步謂一舉足為一步於今為半步玄謂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也侯道者各以弓為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

十弓五節者五十弓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五十是也三侯者司裘所共虎侯熊侯豹侯也列國之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大侯熊侯也參讀為糝糝雜也雜者

豹鷓而麋飾疏前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者言王大射前三日射人先設其侯大射儀注云下天子大夫疏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者言王大射前三日射人先設其侯大射儀注云

職王與諸侯孤卿大夫士下言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事主於王經以為王張侯見義非為大射變文承上經三侯五正言張三侯其非異侯可知金鶚說同朱大韶云史記大宛傳徐廣

曰若音義猶及也謂及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其張之者自有巾車量入案金朱說是也鄭誤以若為轉語故解上經為賓射梓人注亦據此文云若王大射以對上文賓射為分別之辭非經

之意也注鄭司農云狸步謂一舉足為一步於今為半步者小爾雅廣度云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說文辵部云跬半步也讀若跬同跬狸聲相近先鄭蓋以經云狸步則與步之恆法不同故

以一舉足之跬為釋爾雅釋宮邢疏引白虎通云人踐三尺法天地人再舉足曰步節陰陽也蓋三尺為跬節一舉足再舉足乃成步是跬於六尺之步為半先鄭此義與鄉射禮量侯道以弓不合故後鄭不從黃以周云先鄭意鄉射量侯道可用常法大射君與射遠之不能至的近之又見鵠故用狸步法狸者跬之借字一舉足謂之跬再舉足謂之步而侯中之廣亦各取數於侯道減半云玄謂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之字當以擬為正作優者段借案旗人注亦作優度說文手部云擬度也人部云優僭也擬度之字當以擬為正作優者段借字也此後鄭不從先鄭狸步為半步而依本字釋之此量侯道之器即準度野六尺之步也說文豸部云狸伏獸似羆大射儀注亦云狸之伺物每舉足者止視遠近為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義與此同云侯道者各以弓為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鄉射記侯道五十弓注云量侯道以狸步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於射器也天子大射侯九十弓約侯七十弓畿內諸侯大射約七十弓士大射約五十弓畿外諸侯大射約七十弓約侯五十弓大夫大射侯七十弓士大射約五十弓鄭不云天子諸侯大夫士而云九節七節五節者明侯道與樂節相應也云弓之下制長六尺者據弓人文大射儀注亦引弓人下制以證狸步六尺與此義同鄭知必取下制者小司徒注引司馬注云六尺為步弓之下制與步相應故也云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五是也者引以證上九十七弓五十五弓之文也諸侯者司裘所共虎侯熊侯豹侯也者上所引大侯參侯千侯並畿外諸侯之制天子三侯與諸侯不同故又據司裘明天子三侯之制也云列國之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者列國諸侯謂畿外諸侯也畿內諸侯大射止用熊侯豹侯無干侯則止有二侯畿外諸侯得備三侯與天子同亦詳司裘疏云大侯熊侯也者明畿外諸侯不得射儀注義並同說文米部云糗以米和羹也重文與天子熊侯同云參讀為糗糗難也者以下大射儀注義並同說文米部云糗以米和羹也重文糗古文糗從參案古文糗從參聲故鄭讀從之糗為以米和羹引申之糗亦謂之糗云雜者豹糗而糗節下天子大夫者賈疏云以司裘云諸侯熊侯豹侯卿大夫糗節亦謂之糗云雜者近侯已用豸則大侯不得用虎侯明大侯用畿內諸侯熊侯豹侯為不純用豹糗者下天子大夫故也

王射

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鄭司農云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大射禮曰大

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杜子春說以矢行告白射事于王王

則執矢也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非是也卒令取矢謂射卒射人令當取矢者使取矢也玄謂

射曰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疏王射者亦蒙上文大射而言特言王者以別於六耦之射賈

云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於後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木並誤下並同服不氏云射則贊張侯

以旌居乏而待獲此人即服不氏及其徒二人分居三侯者未射則負侯將射則令去侯而居乏

也詳服不氏疏立於後謂射人自立於王後云以矢行告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者

此據大射儀為說也引大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者

證立于後及以矢行告之事鄭彼注云若不中使君當即而改其度留不至也過去也方出芻

也案大射之大射正即以射人官之長為之其風為小射正至將射時又立大射正為司射以主

射禮實皆一官也彼為諸侯禮故云告于公王大射則射人以矢行告是王未射以前以射事告白王

以矢行告白射事于王王則善矢也者杜意謂云以矢行告是王未射以前以射事告白王

使王執矢大射儀云司射去扑適階下告射于公公許是其事也云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
非是也者先鄭以告矢行之事大射儀有明文杜說與彼不合故不從也云卒令取矢謂射卒射
人令當取矢者使取矢也者大射儀云卒射司馬正命取矢小臣坐委矢于楅若矢不備司馬正
又命取矢如初是其事也彼命取矢者為司馬正而此合取矢者為射人彼取矢者為小臣而此
取矢者為射鳥氏故射鳥氏云射則取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皆天子諸侯禮異也云玄謂
令去侯者命負侯者以侯也者大射儀云司馬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又云司馬正命去侯注
云命去侯者將射當獲也即其事也引鄉射曰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者賈疏云先鄭云射人
主令人才侯所者不辨其去侯之人故後鄭增成其義其負侯之人是服不氏也又引鄉射直云
司馬命負侯不言官者大夫士家無服不氏家臣
為之故也案獲者即服不氏之徒詳服不氏疏
祭侯則為位
為祭侯服不受獻之位也祭侯為位

不笑西北三步
北面拜受爵
疏注云祭侯獸服不
彼經獸大侯服不之後又云司馬師受虛爵洗獸獲者皆如大侯之禮然則三侯皆祭侯獸服

云為位為服不受獸之位也者三侯皆張於射宮之廷各於侯西北三步為獸服不之位也引大
射者證服不受獸之位所在也彼文云司馬師受虛爵洗獸獲者皆如大侯之禮然則三侯皆祭侯獸服

于尊西北在東肆實一散于籠司馬正洗散送實爵獸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
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獲者左飲爵右

祭薦俎立卒爵是獸服不之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
設薦俎立卒爵是獸服不之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與大史數射中射

數射者中侯之筭也大射曰司射適階西釋與大史數射中者凡射皆有三次第一次射不
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第釋獲無數射中之事第二次第三次射釋獲此官

則與大史共掌其事相與為官職也注云射中數射者中侯之筭也者賈疏云數筭大史數之
射人但視之耳論讓案射中上當有數字大史先鄭注云中所以盛筭也則中乃盛筭之器非即

筭也大射儀云大史釋獲又云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筭為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
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諸下六筭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與自酌適左東面坐

坐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即大史數筭之事引大射司射適階西
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者證射人數射中之事鄭彼注云釋弓去扑射事已

也彼經又云司射適次注云司射射人也是諸侯大射之司射亦即以射人為佐司馬治射正射
之彼云視筭即視數射中之事也凡中設於射宮之廷西當西序南北以堂深佐司馬治射正射

射之法
疏佐司馬治射正者大司馬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又大射儀治射事者有司馬
儀也鄭注云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則即大司馬也又有司馬正司馬御注云司馬正政

官之屬司馬師正之佐也則以小司馬為政射人為司射與小司馬以下佐之屬從其長也注
馬也司馬政官主射禮是射禮大司馬為政射人為司射與小司馬以下佐之屬從其長也注

云射正射之法儀也者地官敘官注云正之言政也射之法儀即是射政故謂之射正賈疏云射之威儀乃是禮之正故名射儀為射正也司馬所主射儀謂若命去侯命取矢乘矢之等皆當佐預習之類也

疏祭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禮儀 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疆劉云之事

外祭祀在壇兆亦然云相孤卿大夫之禮儀者劉台拱云射人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司士相士之

法事猶射人作卿大夫掌事司士作士掌事射人作卿大夫從司士作士從諸子作羣子從是也

卿大夫之事下文掌作卿大夫司士作士諸子作羣子作卿大夫士庶子各以爵秩尊卑三官分

謂據逸烝嘗禮而知案逸烝嘗禮蓋逸禮三十九篇之一中有射豕之文故引以證大祭祀有射

自射其牛割羊豕亦引以證大祭祀有射牲之法賈疏云據祭天之時牲則饋也若然宗廟之事必

祭秋冬則射之春夏否也祭天則四時常射天尊故也是以司弓矢具王射牲之弓矢此射人贊

牲春夏否之說賈氏所云蓋據注引烝嘗禮射豕之文而凡為之說不知鄭引烝嘗禮者據漢時

今立秋有疆劉云者漢書武帝紀顏注引如淳云漢儀注立秋疆腰伏儼云疆音劉劉殺也蘇林

書禮儀志云立秋之日自郊禮畢斬牲於郊東門以屬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

射牲斬牲之儀名曰疆劉又祭祀志云立秋天子入園射牲以祭宗廟名曰疆劉是漢制疆劉劉天

子躬射牲與周法和類故引以為證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作讀如作止爵之作諸侯來至王使公卿

以上不疏會同朝覲作大夫介者賈疏云作使也有會同朝覲王使公卿有事於會同則射人使賤者使大夫為上介詒讓案王使卿大聘於諸侯則當以大夫為上介士為眾介司士云

作士適四方使為介此射人掌作卿大夫則聘諸侯亦射人作大夫為上介經不言者文略云凡有爵者者賈疏云使凡有爵者命士以上為眾介也劉台拱云射人掌孤卿大夫此有爵者當指

大夫以上也記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案劉說是也姜兆錫莊有可蔣載康說同射人專掌卿大夫下文文大賓客作卿大夫從作大史及大夫介大喪作卿大夫掌事皆不及士是其電經云作大

夫介又云凡有爵者明介之外凡使卿大夫將事者並此官作之非謂此官兼作上中官士也注云作讀如作止爵之作者賈疏云讀從特牲少牢三獻作止爵按彼主人主婦二獻尸詒賓長

為三獻尸爵止鄭注云欲神惠之均於室中使主人主婦致爵訖三獻則賓長也賓長作起前所止之爵使尸飲之讀從者取動作使之義也詒讓案此擬其音以見義也鄭注特牲云謂三獻者

以事命之作起作起與役使義亦相因故象胥注云作使也與彼義同鄭意此作大夫介凡有爵者亦謂射人以事命使彼二者作起為介也凡經云作某事作某官者義並同云諸侯來至王使

公卿有事焉則作大夫使之介也者謂問勞禮賜贈送諸事有使公卿行者則作大夫使之介以往也云有爵者命士以上者大行人云等諸臣之爵注云爵孤卿大夫士也是鄭謂命士以

上並為有爵者今案士介當是司士作之非射人所掌此凡有爵者當依劉說舍孤卿大夫不及士與它職不同鄭說未允云不使賤者者以介與眾介皆與使者為副武故不使賤者為之

賤者謂不命之士及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倅車車依鄭賈義謂命士上今案當無人在官者以下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車依鄭賈義謂命士上今案當

亦指孤卿大夫言之無命士或車有倅車者備革路有損壞則王當乘其副必令有爵者乘之者以王所乘不敢虛也士喪禮注云武車君出使異姓之士乘之在後據彼注則此有爵者亦當

為異姓之臣但波注云士乘而此經司士不云令士乘倅車者疑文略即士卑下得王車矣注云倅車戎車之副者賈疏云王出征伐王乘戎路副車十二乘皆從王行則使有爵者命士

已上乘之知倅車戎車之副者戎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王見諸侯從疏在大賓客者賈

言會同則是秋冬親遇并春夏受享在廟之時從王見諸侯也案周士疏謂此雖云會同明會

同與賓客同與此疏說異彼疏為允注云作者選使從王見諸侯者此亦謂作爲使也王選卿

大夫之賢者從見諸侯以戒大史及大夫介戒戒其當行者觀禮曰諸公奉饗服加疏史及

備使令此官則作使之大夫介者大史亦下大夫特言之者以大史有錫命之事諸大夫則爲介其事不同故也賈疏云

此謂王有命使三公命諸侯及衣服就館賜之時則射人戎大史及大夫與諸公介注云戒戒

其當行者者大史與大夫非一人考其次當行者則戒之也引觀禮曰諸公奉饗服加命書于其

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者觀禮載王賜侯氏車服之事禮今文經大史氏右作大史是右鄭

彼注云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西階

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爲氏也此引之者證大賓客當特戒大史也賈疏云大史氏右者謂於西階

東面之時大史氏在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僕人大僕也

公之右命侯氏也俱掌王之朝位也王崩小斂大斂遷尸于室堂朝之象也檀疏大喪與僕人遷尸者謂王要五

弓曰扶君卜人擲扶右射人扶左射人以擲舉青謂詰問之疏曰小斂七日大斂此官與大僕

弱故大僕御僕通得稱僕人也云王崩小斂大斂遷尸于室堂者于亦當作於知此大妻不兼后
妻者以后妻遷尸自有婦官執其事以職掌秩次相推約疑當世婦宮卿及女御同遷之非此官
所掌故鄭唯云王也賈疏云始死於北牖下遷尸於南牖下又云小斂於戶內是遷尸於室小斂
訖遷尸於戶外又遷尸小斂大斂於阼階大斂訖又遷尸於西階以入棺是遷尸于堂也云朝之
象也者常朝皆在廷此大小斂在堂室雖不在廷以臣見君尸亦有朝象鄭言此者欲見射人與
大僕遷尸亦因同掌朝位故使爲聯事也引檀弓者證射人與僕人遷尸之事射人下監本毛本
有師字案檀弓亦有鄭彼注云扶君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
君服位者君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彼舉即謂遷尸故彼又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
亦是也云苛謂詰問之者黃雅釋詁云何詰問
也苛何聲近字通互詳宮正及春官世婦疏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

習使之馴服王者之教無不服也教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獸

與此官養之亦相與爲官聯也注云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教疏人冥氏定氏搏取生獸以
獸健者之稱云擾馴也者大宰注義同云教習使之馴服者古有教擾猛獸之術史記五帝本紀

云黃帝教熊羆貔貅羆虎列子黃帝篇云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
庭之內雖虎狼鷓鴣之類无不柔者柔與馴擾義同彼牧正兼養野禽獸與牧人牧師養家豎不

同疑即此官及固人之屬云王者之教無不服者兼釋官名服不之義凡祭祀其猛獸謂中膳羞者獸人冬獻疏凡祭祀其猛
獸人爲官聯也注云謂中膳羞者謂若膳夫云蓋用百有二十品及庖人六獸共王及后世

子之膳羞中有猛獸之肉賈疏云上云養猛獸則猛獸皆養之此言祭祀所共據堯食者故鄭云
謂中膳羞引獸人冬獻者證猛獸亦中膳羞庖人注說六獸有狼引春秋傳曰熊蹯不孰者左

宣二年傳晉靈公不君宰夫肺熊蹯不孰殺之引以證熊蹯中膳羞亦猛獸之一也庖人六獸先
鄭注有熊釋賓客之事則抗皮爲亢共鱗之亢玄謂抗者若聘禮曰有司二人舉皮以東疏

文云踏掌也賓客之事則抗皮爲亢共鱗之亢玄謂抗者若聘禮曰有司二人舉皮以東疏

注鄭司農云謂賓客來朝聘布皮帛者服不氏主舉藏之者觀禮云四享皆束帛加璧是實唯國

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而東彼注云皮虎豹之皮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

之事也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是庭實用皮亦取服猛之義故亦使服不氏舉藏之廣雅

釋詁云抗舉也云抗讀為亢其繼之亢者賈疏云讀從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子犯云昔惠食言

以充其繼引之者取亢舉之義也段玉裁改讀為為讀如云讀如今本作讀為誤也此擬其音耳

不若馬質注用充禦義也丁云抗從亢聲梓人故抗而射汝大戴禮作充云云為抗者若聘禮

曰有司二人舉皮以東者聘禮說受聘賓介私觀事後鄭以此抗皮與射則贊張侯以旌居

彼舉皮義同賈疏云後鄭引聘禮者增成先鄭義二人者即服不氏也

乏而待獲 贊佐也大射禮曰命量人中車張三侯杜子春云待當為持書亦或疏射則贊張

乏以言與射人為官職也云以旌居之而待獲者司常共旌與此官始則以旌負侯繼則去侯居

注義同引六射禮曰命量人中車張三侯者鄭彼注云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

張侯侯巾類會釗云大射諸侯禮射人職曰以是步張三侯是張侯射人掌之蓋諸侯官省故以

巾車量人同兼攝王朝官備故仍歸射人案會謂此官贊射人是也鄭引大射亦證張侯非一官

耳非必謂天子諸侯禮同也杜子春云待當為持書亦或為持者徐養原云持為字之誤與儀禮

公食大夫左人待載古文作持同鄭於二經俱從待云云讀為匱乏之乏者車僕先鄭注同詳彼

疏云持獲者所蔽者杜破待為持蓋謂執持獲旌與御僕持翼義同射人三容先鄭注云容者乏

也待獲者所蔽也先鄭蓋亦不從杜讀詳彼疏云云謂待獲待射者中舉旌以獲者此不從子春

破待為持也大射儀云司馬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又云司馬

正命去侯負侯皆許諾以當趨直西及之南又諾以商至之聲止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與共

而俟又云射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鄭彼注云云令射者見侯與旌深志於侯中也

賈侯獲者也天子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乏待獲槐羽為旌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相代而獲參侯千侯徒負侯居乏不相代坐而獲坐言獲也案大射所云獲者即服不之徒主唱獲者也王及畿外諸侯大射皆三侯侯各一乏各以獲者一人居之射人所謂三侯三獲三容也依鄭大射注約之則王大射未射時則服不執旌負熊侯而立別令其徒一人居熊侯之乏其虎侯豹侯各以服不之徒執旌居之無居乏者及射時則司馬正命三負侯者各去其侯而適乏服不以旌授其徒而同居熊侯之乏其徒二人各以旌居虎侯豹侯之乏射中則居乏者各舉旌而唱獲蓋非侯服不負侯射則其徒代而唱獲虎侯豹侯則先負侯後唱獲即以服不徒一人兼之不相代其賓射亦三侯燕射一侯侯制不同負侯待獲事則一也

射鳥氏掌射鳥鳥謂中膳蓋者屬疏注云鳥謂中膳蓋者庖人掌其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內品其禽皆使此官射之云鳥鴈鴝鵒之屬者據內則說膳羞有此諸鳥也鴝鵒文作鴝說文鳥部云鴝鴝鳥也肉出尺截重文鴝鴝或从包詩陳風墓門孔疏引陸玑疏云鴝大如班鳩綠色惡聲

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鴝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膳又可為炙案說文肉出尺截疑當作肉中炙截即謂中膳羞也莊子齊物論有鴝炙爾雅釋鳥別有鴝鴝鴝乃小鳥即鴝鴝也與單者別

祭祀以弓矢鳥為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鳥為善鈔疏祭祀以弓矢歐鳥為者

靖本及明汪道昆本正阮元云釋文作歐按歐从支說文之古文驅也與支部之歐純不同唐石經大誤案阮說是也此經歐字凡七見占夢云歐疫此職云歐鳥為方相氏云歐疫歐方良冥氏云以靈鼓歐之庶氏云歐壺壺涿氏云以炮土之鼓歐之占夢之歐字釋文無音唐石經亦損缺無以及其異同此職及方相氏冥氏庶氏涿氏諸文釋文並作歐音起俱正十二反則皆古文

驅字也唐石經並作歐壺參五經文字音一口反與釋文不合殆不足據又案此經歐逐字並作歐驅馬字又並作驅若大司馬田僕之驅逆大僕小臣之前驅大馭之逐驅之是也此如攪風

祀之例同一字而錯出蓋此經字例與說文本不同也云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者賈疏云以其會同皆有盟誼之禮殺牲之事軍旅亦有斬牲巡陳之事故須歐鳥為注云鳥為善鈔盜便

汗者詩大雅旱麓箋云蒿鳴之類鳥之貪惡者也孔疏引蒼頡解詁云蒿即鳴也鳥詳羅氏疏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云鈔掠也便汗人謂遺齒汗人射則取矢矢在侯

高則以并夾取之鄭司農云王射則射鳥氏主取其矢矢在侯高者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取之并夾取之并夾取之并夾取之并夾取之并夾取之并夾取之并夾取之

疏射則取矢者亦通三射而言注鄭司農云王射則射鳥氏主取其矢矢在侯高者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取之并夾取之并夾取之并夾取之并夾取之并夾取之并夾取之

諸侯禮異也其命取矢者王射則射人掌之亦與彼異詳射人疏云矢在侯高者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取之并夾取之并夾取之并夾取之并夾取之并夾取之并夾取之

侯狗侯最低其上綱去地亦二丈七尺寸其虎侯狗侯更有見鵠之增其高可知射時矢若著於侯之高處人手自不能及故必以并夾取之云并夾取之云并夾取之云并夾取之云并夾取之云并夾取之云并夾取之云并夾取之

陳龍傳李注引着頤端云銘特也司弓矢注云并夾矢簡也惠士奇云說文衛籍也籍與鉗同一作鉗皆從金以甘咸得聲丁晏云文選東京賦并夾矢簡也惠士奇云說文衛籍也籍與鉗同一

為甲者段玉裁改為為如云讀如各本作讀為非也此擬其音云故司弓矢賦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者賈疏云先鄭引司弓矢職直有大射燕射不言賓射亦同大射燕射也

羅氏掌羅鳥鳥鳥謂鳥居疏注云鳥謂卑居鵠之屬者說文鳥部云鳥孝鳥也為雛也雛象名卑居爾雅釋鳥云鵠斯鵠郭注云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為鵠鳥詩小雅小弁

弁彼鵠斯毛傳云鵠卑居卑居雅鳥也是卑居即鳥屬案鵠即離之俗釋鳥云鵠山鵠鵠非鳥屬而形與鳥相近故設文為隸鳥

鄭鄭廣言鳥屬遂并舉鵠也蜡則作羅襦作猶用也鄭司農云蜡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郊之禘細密之羅襦讀為縵有衣縵之縵玄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秋既祭獸可

以羅罔圍取禽也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又曰昆蟲已蟄可以火田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疏注云作猶用也者易離象辭明兩作離彼釋文引荀爽云作用也毛詩大雅常武箋云作行也方

言云用行也是作用義同鄭意既蜡則得用細密之羅襦羅襦非此官所作也鄭司農云蜡謂十

二月大祭萬物也者據郊特牲為說引郊特牲曰天子大蜡謂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者此禮括郊特牲文證蜡為十二月大祭萬物也並詳黨正篇章疏云禘細密之羅者謂罔目之數密可以捕小鳥者郊特牲孔疏引舊解云順秋冬殺物故羅氏用細密之羅網以捕禽鳥矣云禘讀為縹有衣袂之縹者葉鈔本釋文袂作縹云又作縹縹有衣袂易既濟六四爻辭段玉裁云縹為疑當作縹如案段說是也凡縹其音例當云讀如易釋文云縹子夏作縹王與同縹文作縹縹也京作縹李氏周易集解引虞翻亦作縹案說文糸部云縹縹也引易曰縹有衣縹先鄭與許蓋並京氏作縹弓人先鄭注作縹即縹之誤今本易釋文縹亦誤縹包慎言云司農轉縹為縹縹者衣帛端末之識羅氏言縹正形其羅之細也云玄謂縹建亥之月者先鄭但以縹為十二月大祭萬物不辨周正夏正故後鄭補其義謂建亥之月即周十二月夏十月也黨正篇章郊特牲注並同亦詳籥章疏云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者左哀十二年傳火伏而後蟄者畢杜云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案此十月亦即夏十月蜡祭之時後鄭言此者欲見蜡月蟄畢可以火田故有作羅縹之事火伏詳司燿疏云豺既祭獸可以羅罔圍取禽也者據王制說也引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者王制孔疏云按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之初豺祭獸之後百姓可以田獵引又曰昆蟲已蟄可以火田者彼文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引不同者鄭以意改之案鄭彼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孔疏云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職云春火弊是也引此二文者賈疏云證十月蜡祭後得火田有張羅之事云今俗引李巡孫炎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此放火張羅亦謂放火而以羅掩其下風也

中春羅春鳥

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春鳥蟄始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是時鷹化為鷂獻鳩以養國老鳩與春鳥變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行謂賦賜鷂老者王制云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孔疏引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左僖二十七年傳國老皆賀子文孔疏云國老者國之卿大夫士致仕者也陳祥道云貴胄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案陳說與熊皇孔說相兼乃備王制云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禮器注云君子謂大夫以上

然則此國老即君子者老亦謂卿大夫致仕者也大司樂國子兼有命士之子則此國老當兼合元士之老故孔下兼士言之其庶士以下則與庶人同為庶老國老養於國學之東膠庶老則養於郊學之虞庠故文王世子云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節位焉東序即東膠皆國學也此國老亦兼三老五更羣老言之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盧植云選三公老為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為五更是老更即卿大夫之老故鄭注亦謂皆老年更事故仕者也國老之內以老更為尤尊王制祭義皆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相而制性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是也羣老蓋卿大夫之不為老更以及元士之老雖與老更同處而養且同稱國老然禮較殺若庶老則養於虞庠其尤卑可知而經漢禮儀志注引月令章句云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金鶚云羣老亦國老庶老不得與三老五更同食至五更則尤非庶老大戴禮保傳云春秋入學坐國老于牖前執醬而饋饋之所以明有孝也國老即三老五更此五更為國老之確證蔡氏以五更為庶老非也案金說是也外饗酒正稿人云饗者老並兼養四等之老遣人司門云養老則又專指死政之老與此國老義異但四等之老同時並養雖地殊禮異而獻鳩助生氣惠宜普及經惟舉國老者文不具耳其養老之時月令仲秋云養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郊特牲云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彼並謂秋養老此經養國老以中春者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注云兼用二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疏引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之故鄭注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摠為七也孔氏又駁能說云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周冬夏不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為春秋各再養老故為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猶為五養實可疑黃以周云王制周人養老用燕饗食鄭注以為備用養陽春夏陰秋冬是一歲四舉也而羅氏仲春養國老月令仲秋養老舉入學禮虛者言鄭注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據大胥文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為言先鄭注大胥亦引月令仲春上丁仲丁以證然大胥春合舞秋合聲本無與養老之事而文王世子大合樂之養老自指羅氏仲春養國老月

令仲秋養衰老之月非四時養老外又有大合樂之養也保傅盧注云仲春舍菜合舞仲秋班學合聲天子視學而遂養老與鄭注合而鄭盧並不據月令季春大合樂以為說為養老惟在春秋

兩仲月不關季春之事也月令季春大合樂與季冬大合吹同季冬不養老季春亦不養老可知孔疏季春大合樂亦養老一歲三養老熊氏於四時養老外加春秋大合樂為六又加季春大合

樂為七並非鄭意其實以學禮言止有仲春仲秋兩養老而已案黃說是也熊氏謂一年有七養老缺復無理孔氏已駁之矣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送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

秋頌學合聲於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是鄭謂一年止有春秋二養老之明文與何傳春秋入學之文亦正合此中春養國老即春入學合舞時之養老月令仲秋養衰

老及郊特牲秋食者老即秋頌學合聲時之養老蓋春養用饗禮秋養用食禮即所謂周兼修三代之禮也但月令季春大合樂與中春合舞事相成不必有比月養老之禮二禮經注亦並無季

春養老之文孔謂一年有三養老尙當刪其一耳其養老有四種及春饗秋食之義詳外饗疏注云春鳥鵲而始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者惠棟云御覽郭義恭廣志云黃雀脂肥絕美江夏

竟陵常給獻大官詒讀案續漢書郡國志江夏與南郡同屬荊州故物產略同云是時鴈化為鳩鳩與春鳥變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者鴈化為鳩月令仲春令文此獻鳩者以為養老之庶羞

呂氏春秋仲秋紀高注云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疑傳會此經獻鳩為鳩杖不為與也賈疏云此文仲春行羽雉案司裘職云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彼注云仲秋鳩化為鷹仲春鷹化為

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若然則一年二時行羽物云行謂賦賜者司裘先鄭注云行羽物以羽物飛鳥賜奉吏此說與彼同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阜猶盛也蕃蕃息也鳥之可養疏注云阜猶盛也者大宰注使盛大蕃息者謂鷺鷥之屬

徒注同云鳥之可養使盛大蕃息者謂鷺鷥之屬也鷺鷥等並民間常畜故掌畜養之祀其卵鳥

其卵可疏祭祀共卵鳥者與牧人雞人為官聯也釋文云卵劉本作卯音卯案劉本蓋傳寫之薦之鳥疏誤注云其卵可薦之鳥者亦謂家鳥鷺鷥雞之屬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鳥未獻

曰鶩謂鶩於宗廟王制庶人春薦韭以卵王祭祀蓋亦有薦卵之法
其雞牲則雞人掌之蓋此官共與雞人雞人共與庖人內外饗諸官也歲時貢鳥物鶩鴈之屬四時來

疏引陸璣疏云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鶩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案據陸說則鶩冬夏常有

應則春去秋來故鄭總云以共膳獻之鳥鶩及鶩**疏**夫庶羞二十豆亦謂之膳是也膳夫膳用上大

也公食大夫禮止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免鶩鶩鄭注云雉及鶩之屬者亦謂野鳥

有雉及鶩鶩又云鶩羹鶩醢之麥耐雅釋鳥云鶩鶩郭注云鶩鶩屬又云鶩鶩母郭注云鶩也青

州呼鶩母據公食禮內則爾雅及鄭郭諸說鶩鶩為二物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鶩鶩也公食禮

賈疏亦據莊子田鼠化為鶩月鶩令作化為鶩謂鶩鶩一物非也

周禮正義卷五十八終

周禮正義卷五十九

瑞安孫詒讓學

夏官司馬下

周禮

鄭氏注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

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

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縣鄙鄉邑之屬故疏掌羣臣

羣臣即邦國都家縣鄙卿大夫士庶子是也賈疏云謂畿內朝廷及鄉遂都鄙羣臣名籍云以治其政令者謂凡政教戒令施於羣臣者若黜陟計比徵召之事皆是賈疏謂即下損益之數等非

也云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者此官掌官吏之數與司民掌民數同司民云歲登下其死生注云下納去也此羣臣當以黜陟為損益皆就其版而登下之云辨其年歲與其貴賤者賈疏云知羣臣

在任及年齒多少大夫已上貴士已下賤也案賈謂年數兼辨其生任之年者亦為或以久奠食也賈疏謂其秩次凡官吏版籍蓋備記姓名居里爵秩年齒其品式與今官吏書履歷略同云周

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者賈疏云邦國謂周之千七百七十三國也都家謂天子畿內三等采地大都小都家邑是也卿大夫士者即謂朝廷及邦國都家縣鄙之數數總言

之也士庶子者亦如宮伯卿大夫之子謂適子庶子其支庶宿衛王宮者也王引之云弟二數字蓋因上下兩數字而衍司士但稱羣臣之數非如大司徒辨邦國都鄙之數也邦國都家縣鄙之

下不當有數字當以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非如大司徒辨邦國都鄙之數也王引之云弟二數字在邦國都家縣鄙也司書以知民之財用器械之數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小司

徒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上下兩之字相承為義正與此同賈疏釋之數二字曰云之數者邦國已下總結之也不釋於縣鄙之下而釋於士庶子之下則縣鄙之下無數字明

甚唐石經始誤衍案王校是也朱大詔說同此司上掌羣臣之版云周知邦國都家縣鄙卿大夫

士庶子之數猶司民登民數云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都野也大宰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以

下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以下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以下此羣臣之版蓋無不賅載而詔王廢

置亦與大宰相贊二官為職事也但大宰施灋官府正武攷般輔五等咸備則下及府史庶人在

官者此官掌羣臣之版止有庶子而不及庶人者蓋府史等雖給事官府而名不登於王朝故此

官亦不著於版其名籍蓋散藏百官府而總著於司民之版亦尊卑之異也朱大詔云邦國之士

庶子掌於宮伯都家之士庶子掌於諸子而其宿衛王宮及給事官府備守都邑者其名咸著於

於司士案朱說是也凡庶子總掌於諸子而其宿衛王宮及給事官府備守都邑者其名咸著於

此官之版凡卿大夫士之子已命者與命士通稱士其未命者則謂之庶子賈謂士庶子分適庶

亦沿鄭宮伯注之誤詳宮伯及彼官疏注云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者賈疏云卿三年大比以

功過黜陟者也案賈說未咳經云歲登下其損益之數則謂每歲之中凡有功而黜有過而黜者

皆書之不必三年大比也其無功過而以彼遷攝或辭退物故者亦在損益之內注約舉其略耳

云縣鄙鄉遂之屬者宰夫注云六遂五百家為鄙五鄙為縣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是鄭意
縣鄙本為六遂之屬而舉縣鄙則兼見有六鄉遂之屬今案經凡言縣鄙者皆當從姜兆
錫說為公邑非六遂之屬此職云都家縣鄙猶宰夫云羣都縣鄙皆舉都家公邑而不及鄉遂者
舉外以包內文不具也鄭以縣鄙兼鄉遂賈疏謂專指六遂內包六鄉並失之詳宰夫疏云故書
版為班鄙司農云班書或為版者徐養原云暗人嘸胖鄭大夫讀胖為判杜子春讀胖為版說文
反部版判也儀禮士虞禮記疏曰以其班附今文班為胖是班版胖判古字互相通也云版名籍
者宮正注義同左僖二十三年傳云策名委質史記索以詔王治告王所疏注云告王所當進
隱引服虔注云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版即策也

以詔王治告王所疏注云告王所當進

明此詔王亦謂進退爵祿之事即下以德詔爵等是也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

奠食進士之賢者食稍食也賢者既爵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王謂曰司馬辨論官材論疏以

詔以功詔者與典命司勳司祿為官職也詔尊詔祿謂命士以上以命受尊得正祿者也賈疏云據賢者試功之後其德堪用乃詔王授之以正尊有功乃詔王授之以命受尊得正祿也云以能詔事以典食者賈疏云奠定也據能者先試之以事也士冠禮記云古者五十而後尊注云周之初禮年未正尊讀案詔事者未命尊先試之以事也士冠禮記云古者五十而後尊注云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尊重官人也是試事尚未得受命服也奠食者未授祿先願以稍食也此詔事奠食亦謂鄉遂公邑之吏及不命之士庶子等若燕禮士旅食亦是也其大學論秀亦以德能命尊詔事故文王世子云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注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綜而論之周則有公卿大夫之子弟教於大學學成而仕者也次則鄉遂公邑之秀士其長吏以資與賢能貢於大學而大司馬選擇之以進於王者鄉大夫所云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是也又次則不命之士及府史等亦有積年校勞而馴至通顯者大宰入統之有達吏小司寇入辟之有議勤皆是也是其立賢本自無方要皆以德功能久四者為選舉放課之本而爵祿事食亦各依常典不容逾濫此官所秉以贊司馬而詔王者咸以是為科律故經特著之矣又案大戴禮記者為有能成德法者為有功與此文足相證此不論行者行眩於德也注云德謂賢者大司徒十二教云以實制爵則民慎德以肅制祿則民興功彼云賢即有德士冠禮記云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注云德大者尊以大官德小者尊以小官賈疏云即大司徒云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三物謂六德六行六藝有六德六行即為賢者有六藝即為能者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而與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云食稍食也者宮正均其稍食注云稍食祿粟案稍食謂不命之士及庶人在官者之稟食與命士以上之正祿異詳官正疏云賢者既尊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者明尊與祿相將事與食相將也自命士以上為尊賈疏云此二者互見事自古以來事任之者皆試乃尊之則賢者自先試之以事乃後詔尊能者既試有功亦授之鄭

云賢者既壽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也引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者鄭彼注云辨其論官其材

觀其所長賈疏云司馬使司士分辨其論官其材之法云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者

注云各署其所長案依王制鄉舉之法凡鄉大夫所教於學者為秀士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於

王而升其名於司徒者為選士由司徒升於學士由學士升於司馬者為進士鄭意周代選

舉當如彼法而此經唯鄉大夫有資與賢能之禮其升學升司馬經無其文故據王制補其義明

司士為司馬之屬所詔尊祿等即贊司馬論進士之法也大戴禮記千乘篇論司馬之職云四方

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與閔焉餘即小司徒之除子秀即王制之秀士其貴遊子弟不舉於鄉

者亦多由大學而升雖與秀士有殊而司馬論賢當無二注此經所舉固足以咳之矣又月令孟

夏云命大尉贊傑俊選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鄭彼注謂大尉兼官即周司馬蓋秦亦

承周法也互詳鄉大夫疏云論定然後官之者注云使之試守案即以能證事之事云任官然後

之者即注云命之案即以德詔爵之事云立定然後也唯賜無常賜多少由王不疏注云賜多

明此承上詔祿奠食為文特賜無常法式者則王自行之非司士所詔奠也賈疏云按司勳云凡

賞無常輕重視功彼謂有勳勞據功大小與之賞此不據功但時王有恩而賜之故多少由王不

由功大小也云不如祿食有常品者祿依命數為等食視易事為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

差皆有常品也自卿以下至庶人在官者祿食之等差詳內史疏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

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

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 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

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大右司 疏 上朝儀之位者此亦天子治朝之朝位也與射人所

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 疏 掌朝位同與小司寇朝士外朝之朝位異此官掌正

其儀敎亦與宰夫射人大僕為官聯也云王南鄉者當宇負屏而立也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

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者並與射人同此朝位在治朝之廷國語楚語所謂位寧也周語作位著

宇通左昭十二年傳云朝有著定社注云著定朝內列位常處是也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閒謂之
宇而禮孔疏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閒曰宇孫炎云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宇立處也案荀子大
略篇淮南子毛術訓並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鄭郊特牲注從之曲禮疏謂外屏在路門之外而
近應門今攷天子五門皆當有屏始門外之屏常近路門孔謂近應門非也孫云門內屏外據應
門內距路門之屏言之自屏南出至應門內凡朝位所布列之處通謂之宇位是宇位者君與臣
共之者也金鶚云曲禮天子當宇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宇有南面北面東面西面之位
君南面正居其中是謂當宇案金說是也此王南鄉正當宇公孤卿大夫所立雖不正當宇亦
不出宇位之外矣云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
面西上者此路門左右之位也敍官虎賁氏之屬有虎士八百人此在治朝蓋虎賁氏帥虎士之
直守路門者居之非八百人盡列於此也門左門右猶禮經云門東門西俞正變云門以外向爲
用東爲左西爲右司士朝位在路門外故士虎士在路門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及大僕從者在
路門左南面西上上者近中爲尊右以東上西爲右也左以西上東爲左也王還揖門左揖門右
亦朝位東左西右也黃以周云鄭云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周之列位皆尙左不尙右周公大
師居左召公大保居右內史中大夫居左大史下大夫居右其顯證也鄭又注特牲禮云凡鄉內
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君出路門南鄉面朝是鄉外也王族故士虎士居門右大僕大右
尊而居門左是鄉外之位尙左也案俞黃並以此經據出路門鄉外爲文左爲東右爲西是也但
中廷之位孤在右而卿大夫在左則又尊右者賈射人疏謂別依西方賓位爲尊今攷朝士云左
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治朝之位孤尊而在西小司寇外朝之位亦諸侯
尊而在西其例正同則賈義自得通也詳射人及小司寇疏注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
位者卽宰夫云掌治朝之禮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大戴禮記盛德篇說天子路寢
云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亦謂此也賈疏云對彼大僕職路寢庭有燕朝朝士儀庫門外有
外朝而言也但彼外朝斷獄繁訟并三詢之朝有諸侯在焉諸侯既在西方右九棘之下孤避之
在東方羣臣之位西面也其餘三公卿大夫等仍與此位同也案天子三朝詳朝士疏云王族故
士故爲士者穀梁襄九年范注云故猶先也左昭十二年傳蔓成然故事蔡公杜注云故猶舊也

故士猶言舊士謂先時仕而為士者文王世子云公族其朝於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據記文則王族在外朝本無專位官為孤者則在孤位為卿大夫者則在卿大夫之位惟故為士者乃別為

位路門右故經於王族特云故士明見為士者自入羣士之班不別列路門之右也賈疏謂此云故為士對新升試士未得正爵者為新士不得留宿衛經注並無此義云晚退留宿衛者者廣雅

釋詁云晚後也謂先為士後辭官而退以王族仍留宿衛故亦列於朝位而與虎士同在路門之右也賈疏云宿衛之人皆不得與凡平羣臣同時出故云晚退留宿衛愈感云疏全失鄭意注蓋

以王族故士為舊曾為士今則衰晚已告退也既已告退何以仍有位於朝故又有留宿衛之說明雖晚退而仍留宿衛也晚謂晚年退謂退位疏乃以不與羣臣同出為晚退則以日暮而退朝

大非鄭義案餘說是也云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者欲見王族眾多疏賤者不可皆令入宿衛故唯故士得入王宮其貴游為國子雖無爵者亦得入宿衛宮伯士庶子是也云大右司右也

者賈疏云按司右掌羣右此云大右是右中之大明是司右也云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者四官並大僕之屬故謂之大僕從者即小宰六屬舉邦治云大事則從其長是也大射儀有小

臣師從者亦即謂小臣之屬官諸侯或無大僕以小臣為僕人之長也司士擯 詔王出揖公卿疏 注云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擯廣之或體說文

人部云儀導也爾雅釋詁云詔導也是擯與詔義同禮器云故有擯詔注云擯詔者道賓主者也此亦謂告導王以揖諸臣之事賈疏云知擯是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以其王迎諸侯

為擯是大宗伯及小行人肆師之等非司士之職此上文云公卿大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夫士等朝事下文云三揖此中間云司士擯明為詔王出揖之事也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

旅揖士旁二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 特揖一揖之旅眾也大夫爵同者眾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

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南鄉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疏 孤卿特揖之皆遠通既復位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疏 大夫以其

等旅揖士旁三揖者賈疏云此皆先入應門有北面其士入應門即就西方東面位不待王揖其大夫已上皆待王揖乃就位也惠士奇云王制七十不俟朝王揖之則退不待朝畢其餘揖之乃

就位羣士發在其位故知王臣亦然是以鄭云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

者若在外朝士後東方西面也黃以周云此以天子射位與朝位同射時未就位前公卿大夫北

面東上其朝禮亦當然故約燕大射禮文補言之云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者羣士雖與

孤同東面而位遠在下近應門故王必西南鄉乃得揖之也賈疏云但上經不見羣士位鄭知羣

士位東面者亦約燕禮大射諸侯之士西南鄉東面而揖之黃以周云此鄭約燕大射禮為文明公

宿衛者東面可知位既東面明知旁三揖者西南鄉揖之黃以周云此鄭約燕大射禮為文明公

孤卿大夫始入門時皆北面不登即位故王得正鄉揖之其羣士登在西方不正對王故王必旁

揖之黃度云經言士旁三揖則東西皆有士矣方苞蔣載康說同金鶚亦駁注義云燕禮大射之

位非朝位也燕禮卿西面而士東面者以君在階東南南鄉卿尊故得近君而待君之揖士卑

君不揖之故遠立於西方也天子治朝之位羣士分列東西而遠處孤卿大夫之下不與並列何

以知之可士云士旁三揖凡言旁者或曰旁或兩旁皆不止一方考工記國旁三門司儀宮旁一

門謂四旁也此云士旁三揖謂兩旁也士所以分列兩旁者以東方既有卿大夫若以羣士畢列

於其下則東方之官甚多而西方無人殊為不潔況王朝之大夫士最眾聚於一方亦恐不能容
矣案黃度金鶚說雖於禮無徵亦足備一義又案要太記孔疏釋旁三拜云旁猶面也士賤不可
人人拜之故每一面并唯三拜也此釋面字之義甚端彼疏又引別說云旁猶不正也則非是致
士要禮朝夕哭門外東西南三面皆有賓位經云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注云先西面拜乃南
面拜東面拜也彼三面還拜無論與主人正對與否通謂之旁是證旁三拜亦非取不正對之義
竊謂無論六面禮面要面總三揖即得禮之旁矣云三揖者士看上中下者賈疏云序官文既有
三等故旁三揖耳按禮器有以少為貴者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云大夫旅與彼不同者彼
諸侯臣少大夫與卿同特揖士乃旅揖也此天子臣多故大夫亦旅揖亦是少為貴也黃以周
云士有三等王三揖之是亦以其等旅揖也故禮器云士旅之喪大記君拜卿大夫于位于士旁三拜夫
之則亦可謂之旅士喪禮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喪大記君拜卿大夫于位于士旁三拜夫
人特拜命婦祀拜眾賓於堂上注云尊者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之則旁三拜即旅拜也又曰
祀拜言不主於一人也要禮之拜與朝禮之揖雖拜揖不同而以特旅為等差則一與此經亦可

互證云王揖之皆遂遜者鄉射禮主人階上北面拜賓少退注云少退少遂也蓋羣士既發

在其位見王揖則少退群位以示敬也鄭注三禮凡退群並為遂通說文是部云遂復也通遷也

說文以復訓遂復當為復復即退字隸釋漢鄭固碑云遂通退讓蓋遷延讓辟之兒司儀注又作

言孤卿者亦舉經以明重孤卿尚特揖明三公亦特揖可知故不見三公也鄭司農云卿大夫士

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者賈疏云哀二年左氏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

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

屏注云三揖卿大夫士引之者證所揖尊卑不同案孔疏引服虔說同服又據司儀士揖庶姓時

揖異姓天揖同姓為釋是謂卿大夫僕前朝之位疏注云前正王視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

夫士揖法高下亦不同未知是否大僕前朝之位疏僕職云王視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

之上文引大僕位在門左南面今云前王入內朝皆退疏王入內朝皆退疏王入內朝皆退

明從本位前就王正視朝之位可知也王入內朝皆退疏王入內朝皆退疏王入內朝皆退

掌馬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疏注云王入

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謂諸侯也王日視朝皮弁服其禮則同疏注云王入

朝在路門外故王退朝即入路門適路寢也云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者賈

疏云王視朝詔王入路門於路寢聽事其羣臣等各退向治事之處江永云司士言賦治朝之儀

但揖見羣臣而已揖畢王即退適路寢聽政而諸臣反其官府治事之處匠人所謂外有九室九

卿朝焉者也若議論政事則在路門內之朝如鄉黨攝齊升堂是也案諸釋鄭意蓋王人為旬

內朝皆退為句謂王既入則在內朝之人各退反其官府也此內朝即指治朝與路寢廷之燕朝

異故下文舉朝士外朝及玉藻內朝以見義賈疏未僚黃度讀王入內朝句云內朝即路寢之庭

燕朝也蔣載康說同案依黃說則內朝不指治朝而言故亦稱內朝也賈疏謂鄭欲見天子諸侯皆

文鄭言此者欲見此實治朝以對朝士之外朝而言故亦稱內朝也賈疏謂鄭欲見天子諸侯皆

有三朝之意亦非鄭指引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者謂彼注云朝服冠玄端素裳也此內

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此引之者欲見彼內朝與此內朝同為治朝也云朝辨

色始入者注云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云君日出而內朝朝者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

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者注云小寢燕寢也此亦明王入而內朝朝者退與彼君適路寢大夫退

事同云謂諸侯也者以彼朝服視朝諸侯禮也云王日視朝皮弁服者賈疏云司服職云對諸侯視朝朝服則玄冠緇布衣素裳緇帶素鞶也云其禮則同者賈疏云天子諸侯惟服別其視朝

之禮則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國中國中士治者賈疏云謂朝廷之臣及六卿之

同也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國中國中士治者賈疏云謂朝廷之臣及六卿之

士則卿大夫惣皆號為士但此司士士尙證又作六軍之士是甲士自餘皆臣之總號耳姜兆錫云

介士者是單士不兼卿大夫故引石尙證又作六軍之士是甲士自餘皆臣之總號耳姜兆錫云

士上中下士莊存與云大夫以上射人掌之方苞蔣載康說同案姜莊說是也上羣臣之版及朝

儀等並上自三公下至士庶子尊卑通掌不別自此至職末則自稽邦國士任外並專掌命士以

下與射人掌卿大夫諸子掌庶子職掌分別各不相通三職互校其義甚明國中之士當即朝士

所謂羣士專屬元士以下言之治謂政治卿大夫等之治及戒令已掌於射人故大射儀云射人

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等差與此經正台彼注亦引此經釋之云殊戒公卿大夫

與士辨貴賤也則鄭意司士所戒者唯士不關公卿大夫也後注士擊先鄭通舉羔雁為釋疑先
鄭已誤以士為卿大夫士之總號賈疏蓋沿彼誤解大射疏亦謂彼注引此經為斷章取義疑皆
非後鄭指也注云國中城中者脩閭氏注同謂王都城之中也鄉大夫注云國中城中也此
不云郭者以經云掌國中士治則必據其官掌擯士者膳其擊擯士擯士告見初為士者於王也鄭
寺在城內者言之故不及郭也詳大宰疏掌擯士者膳其擊擯士擯士告見初為士者於王也鄭
羔鴈之擊立謂膳疏之掌擯士者此亦專指上中下士也賈疏謂亦是卿大夫士摠號為士失
者入於王之膳人疏之注云擯士告見初為士者於王也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備注云
備進之也擯字同此擯士亦謂初命為上中下士者告其姓名而進見之於王也賈疏謂初得
命為卿大夫士執摯見於王亦非鄭司農云膳其擊者王食其所執羔雁之擊者葉本釋文王食
作主食案主食於文不順恐非大宗伯六擊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雉
以下亦皆可膳此據士以上擊言故止舉羔雁也依經義則此文專據士擊雉而言先鄭說亦未

折云立謂膳者入於王之膳人者膳人即膳夫也賈疏云其職云凡祭祀致福受而膳之以擊見者亦如之是也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禮事

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賜爵神惠及下也此所賜王之子姓兄弟祭統曰凡賜爵昭為一疏

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禮事者此亦謂羣士之有事於祭祀者司士掌其戒令祭祀之戒若

大宰云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又云前朝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蓋祭前十日於大宰戒百官

此官則戒羣士至祀日又詔相其法事與射人祭祀相孤卿大夫之法儀相備也賈疏謂通指羣

臣失之賈疏云詔相謂告語并擯相其行禮之事云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者呼經例用古字當

作噉此疑誤詳雜人疏此謂同姓無爵者也祭祀賜爵雖通於同姓異姓但異姓序官必有爵乃

得賜同姓雖無爵亦與士同得賜故此官依昭穆序呼之令進升受爵也其有爵者則不依昭穆

文王世子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是也賈疏云謂祭末旅酬無算

爵之時皆有酒爵賜及之皆以昭穆為序也注云賜爵神惠及下也者明此即獻酬之爵而謂

之賜爵者欲見均神惠使及在下之子姓也禮經燕與大射於旅酬並云賜爵燕禮云公又舉奠

單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注云言賜者君又彌尊賓長爾卓此天子祭祀旅酬王尤尊故亦以

賜言之祭統孔疏云爵酒爵也謂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故云賜爵案此賜爵賈孔並謂在

旅酬時則在加爵後也明堂位云加以璧散璧角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

爵者則以爵序之無爵者從昭穆有爵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制牲制體也羞進也疏帥其屬而割牲

者則以官亦足申此經及祭統注義注云制牲制體也者廣雅釋詁云制斷也王注云制斷也是制

云此不言祭祀享食之事則凡有割牲及進俎豆者皆為之劉台拱云少牢以司馬司士分掌羊豕彼謂大夫之官亦其象類注云制牲制體也者廣雅釋詁云制斷也王注云制斷也是制

制義同內饗注云制肆解肉也彼云肆解肉此云制體謂制骨體義五和備賈疏云若據祭祀則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殺體其犬豕牛羊之類鄭彼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為七體是也孰其殺謂體解而爛之為二十一體是也體其犬豕牛羊鄭云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眾俎也更破

使多孰而薦之若據饗則左氏傳云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是也案制骨體之法詳內饗及小子升豕魚腊于鼎又實俎執設之並羞俎豆之事也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從謂可

疏云蓋進也者膳夫先鄭注同年饋食禮司士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從謂可

疏注云作士從謂可使從於王者亦謂選上中下士使從王見作士適四方使為介士使諸侯也其卿大夫則射人之賈疏謂此士亦謂卿大夫非也

以王命使也介大夫之介也春疏注云士使謂自以王命使也者釋經作士適四方使也鄭知秋傳曰天王使石尚來歸厥疏使不與為介為一事者以內府云凡適四方使者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又虎賁氏云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此文例與彼二職同故以與為介分別釋之

賈疏云此即行夫職云惡而無禮者即有使士特使法即使士與行夫等共行是以引石尚之

事為證云介大夫之介也者亦明為介與為使為二事也凡諸侯聘禮大聘使卿則大夫為上介士為眾介小聘使大夫則上介亦士為之天子聘諸侯蓋亦然故聘禮云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

既圖事戒上介宰命司馬戎眾介鄭彼注云眾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作士適四方使為介又玉藻云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注云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

夫公士為賓謂作介也賈疏云謂聘禮大夫為次介其餘皆士介天子使大夫下聘諸侯亦使士為介若使卿大夫則射人作之故射人云有大賓客作卿大夫從注云作者使從王見諸侯彼雖不云會同明會同亦與賓客同可知也引春秋傳者定十四年經文公羊傳云石尚者何大喪天子之士也何注云天子士以名氏通此引以證士自以王命使之事歸厥詳掌璧疏

作士掌事

事謂奠

也

大喪

作士掌事者射人云大喪作卿大夫掌事故此官掌作命士以下

奠斂之屬

注云事謂奠斂之屬者賈疏云始死則有奠及至小斂大斂朝夕

奠斂之屬也

作六軍之士執

也

月

月半薦新遷廟祖奠大遣奠等皆是未葬已前無尸不忍異於生皆稱奠

葬後反日中而虞有尸即謂之為祭此經直云事不云祭祀明據奠斂之屬也

作六軍之士執

也

月

月半薦新遷廟祖奠大遣奠等皆是未葬已前無尸不忍異於生皆稱奠

葬後反日中而虞有尸即謂之為祭此經直云事不云祭祀明據奠斂之屬也

披子謂使之也披私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鄭司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也天子諸侯大夫士四之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天子諸侯載私三束大夫士

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立士二披今後宋本正賈疏云即六鄉之民以

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

士也非謂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案遂人注云用紼六軍者以天子千人出自六軍故號六軍之

若然賈意此六軍之士即六鄉之卒執六引者兼執披也但諫賈既夕疏說人君三披各三人持

之士中選釋充役若軍士則當諸軍將或大司馬等作之非此官所掌也注云作謂使之也者象

者注云作使也呂氏春秋知化篇高注云使役也謂司士以令役使之云披私車所以披持棺

之戴者喪大記云纁戴六注云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鄭

六士四者此旁謂兩旁也與下後鄭注旁三謂一旁者文同而義異先鄭以喪大記云君纁披六

天子禮而以意補諸侯大夫披數與大記文不合後鄭意彼言君六者實通兩旁數之若據一邊

言之則止三披亦無十二披之說故不從也云立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者前云有紐以結

之謂之戴則紐即戴也紐以帛中屈為之其屈中內繫棺束而兩端外繫柳材披橫絡棺上又結

於紐出其餘柳帷之外是披與紐及棺束交互連結相持以為固也故既夕注云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賈彼疏云戴兩頭皆結於柳材又以披在棺上絡過然後貫穿戴之連繫棺束者乃結於

戴餘披出之於外使人持之案據鄭賈說是披結於戴戴繫於棺其義甚明而喪大記孔疏云縵戴謂用縵帛繫棺紐著柳骨也棺橫束有三亦每一頭兩邊輒各屈處為紐三束有六紐今穿縵

戴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縵披亦用絳帛為之以一頭繫所連柳骨戴之中而出一頭於棺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案依孔說是戴之外別有棺束又別有紐戴繫於紐不繫於棺

束與此注義違非也又據賈說則帛一條而為二披據孔疏則帛一條止為一披二說不同亦未知孰是云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三束者以結披與棺束相值故先釋天子以下棺束之數

此束並謂衡束也檀弓云天子棺束縮三衡三衽每束一要大記云君三衽三束大夫二衽二束士二衽二束孔疏云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

皮束之案鄭意要大記之君三束即檀弓之天子棺束衡三參互求之知天子載柩束數與諸侯同其設披之處即當三衡束也載柩明注疏亦並作載柩據賈疏釋注此條兼引要大記注戴字

說解似賈所見本亦作戴然載柩於養不順今從宋本及嘉靖本載柩者謂載於棺以為固之束別於將葬祖載時載於車之束也引喪大記曰君縵披六大夫披四前縵後玄士二披用縵者證

先鄭說天子以下披數之誤彼文云大夫戴前縵後玄披亦如之無披四之說也罔數兩旁云人君禮文欲其數多罔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者亦破先鄭天子旁十二之說也罔數兩旁

謂通兩旁罔數之兩旁六則一旁三也賈疏云其縵車柳材與中央棺束數等入君三大夫士二大記云君縵披六大夫四披者皆是禮文故罔數兩旁言六言四也士禮小無文故據一旁而

言二若然大夫亦罔數兩旁也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可守也疏注云守官不可守也四直云人君者據尊者而言也

政者通官守地守言之賈疏云此文承大喪之下令哭無去守則大夫士有使役守當雖同為天子斬衰不可廢事空官故令哭不得去守也案此與下文亦並據命士以下而言賈兼及大夫未

允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故非喪則兵災疏注云故非喪則兵災者賈疏云知非喪者以上文已言大喪明此是兵災非喪也案賈說是也大司徒注

云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司險注云有故喪災及兵也則通言之凡喪事亦為有故今此文已有大喪之文而別以有故作更端之語明此有故不兼喪事則必專指兵災可知故云非喪則兵

也災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任其所疏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者侯國之臣

之三歲者與大宰三歲大計時相當也注云任其所掌治者呂氏春秋誠廉篇高注云任職也

掌治即當官之職事故謂之任賈疏云此言稽士任文承邦國即是邦國之卿大夫士總曰士也

疏其所任治而進退其爵祿但諸侯之臣進退應是諸侯當國為之今於天子司士而言者但司士作法與之使諸侯自黜陟耳非謂司士自黜陟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故書倅為卒鄭引農云卒讀如物

士之子也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職同文立謂四民之業而士疏掌

者亦世焉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治脩德學道也位朝位疏國

子之倅者此官掌庶子其司士掌士互相備也云掌其戒令者以下燕義文並同謂凡戒具徵令

施於羣子者此官皆掌之也云辨其等者辨燕義作別案辨別聲近義同賈疏云等謂才藝高下

等級也燕義孔疏云謂分別其貴賤之等案賈孔二說亦足互相備注云故書倅為卒鄭司農

云卒讀如物有副倅之倅者段玉裁改讀如為讀為與燕義注合是也說又見車僕經倅倅者後

鄭從今書與先鄭讀同也燕義倅亦作卒鄭彼注云卒讀皆為倅與此注同云國子為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者師氏大司樂注略同賈疏云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皆造焉則王太子王子亦曰國子不言者彼不據諸子職而言故含有王太子王子亦以四術成之故文王世子成王猶在學學君臣父子長幼之禮也此據諸子主國子致與大子使用故不

得通王太子王子也案詳師氏疏云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職同文者

燕義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官與周官諸子職同文者

鄭彼注云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國子諸子也燕義云庶子之官與周官諸子職同文者

以為說賈疏云彼燕義本釋燕禮之事但燕禮有庶子執燭及獻庶子之文記人欲釋燕禮庶子

之義故取天子諸子職解庶子諸庶俱訓為眾天子之諸子諸侯之庶子皆掌卿大夫士之適子適子眾多故云諸或言庶諸庶通名故天子諸子為庶子也案燕禮之庶子即宮正之士庶子此

諸子則掌庶子之官以諸庶義通故此官亦或稱庶子實則與燕禮庶子不同也鄭彼注誤謂庶子即此諸子官賈孔兩疏遂謂天子官名諸子諸侯官名庶子與燕禮庶子不合非也詳彼注及宮

正疏云玄謂四民之業而士者亦世焉者賈疏云此齊語桓公謂管仲曰成民之事若何管仲對曰四民無使雜處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仲曰昔者聖王之處士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

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是四民之業為世也引之者見士之子亦入卒色也按王制大夫不世今亦有卒入世者以

大夫有功德亦世故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也云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者依先鄭讀卒為副卒之卒而申其義燕義注亦云諸子副代父者也案依二鄭說則國子即是父之副卒

經不宜云國子之副且其下文存遊卒之文不合竊謂此卒當從故書為卒而讀為萃與遊卒義正同國語齊語管子曰令夫士萃萃而州處章注云萃集也穆天子傳云賜七萃之士戰郭注云

萃集也聚也皆聚集有智力者為王之爪牙也此國子之萃萃即聚集部隊之名蓋國子造學及備宿衛皆萃聚曹輩自為部分故特設此官以掌之猶宮正掌宿衛士庶子等注謂使之輩作輩

學以相勸帥也云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台脩德學道也者並據下文為說燕義注亦同賈疏云國子所學道德即師氏職三德三行并保氏六藝者是也詒讓案經教治當分為二事治謂政治

司士掌國中之士治與戒令與此治義同都司馬云掌都之士庶子及其眾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治掌其政學此教治即彼之政學也鄭合教治為一燕義疏以治為治身並失之云位朝

位者燕義注亦同孔疏云正其位者正其朝廷所立之位也此等諸子雖未為官皆繼父尊國卑以為等級故有別其等正其位也案孔說是也賈疏謂朝太子時依父位高下為列亦通國

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

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軍法百人為卒五人為伍弗不也國子屬大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之疏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者

於經例當作子石經及各本並誤以下燕義文亦同彼帥作率字通詳樂師疏大子即世子此經
例稱世子唯此職稱大子詳膳夫疏賈疏云大事下有兵甲之事則此大事謂祭祀也故左氏傳
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經二事當之也案賈說未咳左閱二年傳云大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
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則凡王巡守會同出行在外大子或守或從國子皆其役此大
事當亦兼大會同大軍旅大喪之等士庶子有戒守之事詳宮正疏但此文已咳軍旅下又云若
有兵甲之事者蓋於大事之中別舉兵事以其有授車甲合卒伍等不可略也賈謂唯據大祀非
經義云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者燕義兵甲作甲兵車甲上有以字此謂巾車車僕授車司
甲授甲此官則共治其事相與為官聯也亦當與司兵授兵經不云兵者文不具也云合其卒伍
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者燕義灋作法古今字燕義孔疏云言若國有甲兵之事則庶子之官傳
授以車甲合會之以卒伍置立之以有司謂立主將使統領之用軍旅之法治理之治讓案置
其有司者謂亦置軍吏若伍長卒長之等使專治其事凡士庶子屬大子蓋亦自為部隊左傳文
元年楚公子商臣以宮甲圍成王又僖二十八年楚王以東宮之卒從子玉蓋皆士庶子之受兵
甲者也凡事有專職者謂之有司詳宰夫疏惠士奇云內宰掌北宮宮正掌西宮宮正掌東宮皆
典禁兵豫機密親近之臣也宮正即同宮諸子即庶子燕禮西階之燭司宮執之則知宮正掌西
宮也昨階之燭庶子執之則知庶子掌東宮也內宰職正歲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則內
宰掌北宮明矣西宮者王宮北宮者后宮東宮者大子宮宮國有大事諸子帥國子而致之大子唯
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車甲而合卒伍古者大子宮亦如王宮有禁兵所謂兵甲之事者謂
太子有監國撫軍之事在軍則國子守遷主在國則國子守王宮也授車甲合卒伍以軍法則
有司存或守太廟或守貴宮貴室或守下宮下室皆諸子致之內宰宮正宮伯分掌之而太子弗
與焉云司馬弗正者惠士奇云以為是宿衛之親軍故司馬之征弗及注云軍百人為卒五
人為伍者據敘官文燕義注亦同賈疏云軍法從五人為伍至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有六節今注
直云百人與五人略舉之耳云弗不也者燕義注及廣雅釋詁同公羊桓十年何注云弗者不之
深也云國子屬大子者國子學而未仕異於王臣且與大子同在大學故使屬大子也六戴禮記
子乘篇云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官子即國

子以其處大子故有臣志矣云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之者燕義注亦同此讀正為征也凡此經征

賦徒役之事徵調不及於國子賈後疏以為兵賦不誤凡國正弗及疏凡國正弗及者燕義

唯加田無國正同亦當讀為征謂司馬以外凡征役皆不及即鄉大夫國中貴者舍征之法也王

制秀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注云不征不給其絲役此與彼略同賈疏

云上文云弗征謂兵賦此云國正謂鄉大祭祀正六牲之體正謂祀者與內饗外饗為官

遂之中所有句徒力征之等並不及也大祭祀正六牲之體載之疏大祭祀正六牲之體

又庶子正徹公俎則射禮庶子亦掌牲俎之事經不言者文不具注云正謂祀載之者賈疏云

按特牲少牢移鼎入陳即有一人鼎中七出牲體於鼎也吉祭用棘栗祭用桑士昏禮注云七所以別出

牲體也士喪禮作祀七字同故大僕御僕注並作七載今儀禮經注七凡樂事正舞位授舞

祀錯出士昏禮釋文引劉昌宗云七器名祀者祀載也強為區別失之凡樂事正舞位授舞

器位併疏凡樂事正舞位者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樂師教國子小舞是凡樂事與舞事亦

是也云授舞器者亦授羣子舞器與司干司兵司戈盾為官祭也賈疏云并授舞者之器文舞則

胥云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是也御覽樂部引五經通義云何以言舞在庭援神契曰合斝之樂舞

並同左傳孔疏引服虔說則謂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用四為四八三十二士二為二八十六穀梁范注及論語八佾集解引馬融楚辭招魂王注通典引月令章句呂氏春秋察微篇高注國語得語章注並謂八人為佾列宋書樂志傳隆議亦駁吐說謂八音克諸然後 大喪正羣子之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如預說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足明其說之非矣

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王
疏 大喪正羣子之服位者大喪亦謂王及后大夫之子也賈

為王斬衰與父同故雜記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也云會同賓客作羣子從者象云凡作事王之下事庶子也 注云從於王者與司士會同作士從同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

其政令是會同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

藝而進退之
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大夫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疏 凡

之政事國子存遊倅者以下燕義文亦同彼遊作游案遊即游之俗詳師氏疏國子未任職事又不其征役故存於遊倅也賈疏云謂國內有絲役之事皆是也此國子存遊暇無事之倅中云使

之脩德學道者德即師氏之三德三行道即保氏之六藝六儀此官兼掌教事與彼三官又大司樂為官職也云春合諸學秋合諸射者賈疏云謂於大學之中使之學使在射宮習射也云以攷

其藝而進退之者燕義攷作考案攷考古今字詳大宰疏賈疏云考較才藝長短才藝長進與官爵才藝短者退之使更服膺受業也 注云遊倅倅之未仕者燕義注義同墨子七患篇云仕

者持祿游者養校明游為未仕者也賈疏云倅是副代已是在仕復云游游是游暇亦是未仕之稱案賈說倅為副代非也此倅亦當讀為萃遊即師氏所謂費遊遊倅謂貴遊子弟自相與為

部隊也國語齊語云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開燕蓋國子之學而未仕者就開燕而萃萃斯謂之遊倅左襄三十一年傳云鄭人游于鄉校杜注云鄉之學校明遊倅即宮正注所謂輩作輩學矣

云學大學也者燕義注同賈疏云周禮若言異代之學則舉學名即成均瞽宗之類今此直言學明是周之大學也周禮云大學在國中即夏后氏東序在王宮之左也金鶚云經典單言學者

必是國學之大學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學記云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王制上言耆老皆朝於庠下言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可見國學專稱學

鄉學小學雖有學之名而不得單稱學此所以為別也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別學於國則學不在國中可知養於國是國中小學則養於學是國外大學可知王制所謂

五十里以內者謂之國中故大學在郊正與此互證明黃以周云古以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其在

是也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注云東膠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又釋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

學在郊云殷制蓋鄭謂殷大學在郊小學在國周王或學制反是大學即東膠在王宮南之左故

賈釋注義亦謂大學為東序東序即東膠也今攷此大學為教國子之學即大司樂成均是也周

制天子立五學於郊是為大學王制說大學在郊即據周制鄭以為殷制誤也五學之制中學曰

辟雍為天子饗射之學南學曰成均與上庠東序皆宗廟為教國子之學辟雍唯天子饗射及受

成獻馘乃在其中非國子所常居然則此合國子必在成均可知矣以五學言之則辟雍為尊以

四學言之則成均為尊大司樂所謂成均者舉南學以賅三方之學此云學者亦通四學之言也

金鶚又云祭義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辟雍為承師問道之所非學士所居士所居者

四面之學也大子與學士齒必在四學之中故祭義但言四學案金說亦是也蔡氏明堂月令論

引易傳太初篇亦云在中矣曰大學天子之所自學也足與祭義互證而鄭注祭義則以四學為

四郊之虞庠大戴禮記保傅篇盧注又云四學者東序替宗上庠及四郊之學也並未待其義賈

貫準之射息也注云郊射為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是東學西學曾可以為射宮也此推之則賓射在朝即以治朝為射宮燕射在寢即以路寢為射宮舉可知矣鄭此注及燕義射義注並不言射宮所在以經攷之大射在大學而此經以射學別文者天子與學士大射當以辟雍為射宮故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射宮謂辟雍也白虎通義辟雍篇云大學者辟雍鄉射之宮案鄉大夫之射不得在辟雍而班氏以辟雍為鄉射之宮春射在是則秋合國子而射亦在是詩說所謂春射秋饗也依其說則辟雍為天子大射之宮春射在是則秋合國子而射亦在是可知矣辟雍為大學之中學與靈囿靈沼同在郊澤即靈沼於上為宮謂之澤宮射義說將祭擇士云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者謂先習射則以靈沼上之澤宮為射宮及正行大射則以大學中人之辟雍為射宮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辟雍可以例推至澤宮司弓矢亦謂之澤人有事於上帝亦必先有事於辟雍故將祭擇士亦於辟雍可以例推至澤宮司弓矢亦謂之澤乃武射之所止可習射若天子與學士大射則無不於大學者故知此射非澤宮也此經云春合諸學秋合諸射者謂春合國子於四學而學詩書禮樂秋合國子於辟雍而大射射畢仍反居四學通言之辟雍與四學同稱學對文則學為四學辟雍為射宮義各有當也鄭儀禮注說亦謂天子諸侯大射射宮皆在郊學中為之而王制注謂周制天子大學在國中諸侯用設制大學亦在郊是諸侯郊學為大學天子郊學則小學也故賈氏此疏及鄉射大射禮疏並謂天子大射在西郊虞庠小學與諸侯大學射在大學不同而樂記孔疏說郊射謂東學在東郊西學在西郊即四郊之虞庠又引皇氏謂並在東郊則皆小學也又引熊氏則謂王制設禮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以為射宮於郊為據大學是皆牽於王制注說故有此紛舛不學在郊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以為射宮於郊為據大學是皆牽於王制注說故有此紛舛不知王制所云即是周制並無殷周之異亦非天子與諸侯不同也射義孔疏又謂天子大射射宮在廟引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驚冕司几筵大朝覲大饗射依前南鄉為證今案大射在廟三禮經注並無是說司服司几筵謂射與享先公大朝覲冕服筵席同耳非謂射與祭禮同在廟也孔說尤不足據其辟雍所在漢唐諸說尤多舛異並詳大司樂司弓矢匠人疏又大戴禮記虞戴德篇說歲二月天子與諸侯教士大射於東郊為壇彼與諸侯教士春射於郊與此事異詳司裘疏引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後選

皆造焉者鄭波注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賈疏云若此之子得適庶俱在學若羣后畿內諸侯已下則庶子賤不得在學故皆云適子也引之者賈賤皆在教科也案

凡國子入學者不分適庶王制所說與經不甚合賈從之未瑋詳師氏疏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
羣右戎右
疏注云羣右戎右齊右道右者賈疏云按下文云車有五等

鄭賈並據王所乘五路之右言之實則經云羣右所該甚眾馭夫云掌馭凡軍旅會同合其車

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
習也車亦有卒伍
疏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者此合六軍

同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三者皆合車之卒伍云屬其右者六軍之車凡三千乘有右三千人並此官屬聚教令之也

注云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者明合比屬三字義略同國語吳語草注

習也云車亦有卒伍者明與敎官制軍之卒伍異也賈疏云按宣十二年傳云其君之戎分為二

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司馬法曰二十五乘為偏又云以百二十五乘為伍注伍重故百二十五乘是其車之卒伍也案賈引司馬法今本佚此文左傳昭元年孔疏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為

兩百二十五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所引較賈尤備又成七年杜注引司馬法云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並車乘部伍之名也據賈疏則伍是車數而卒仍

是人數敎官疏引左傳服注可證江永謂左傳之廣有一卒卒乃車三十乘之名即兩大偏之數也與服杜賈諸說並異又云車徒各有卒伍之法徒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車法兩偏

為卒五偏為伍二十五乘之偏五十乘為卒百二十五乘為伍十五乘之偏三十乘為卒七十五乘為伍黃以周亦云司馬法偏有九乘十五乘二十五乘之異九乘為偏之小十五乘為偏之大

小偏大偏者於一偏中分之而非正偏偏之名自以二十五乘為正兩其偏謂之兩兩其偏謂之伍兩五十乘伍百二十五乘皆由二十五乘之偏得名然兩其二十五乘之偏謂之兩兩其十

王閑 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楹桓 **疏** 軍旅會同亦如之者謂行時亦將虎士先後王而趨以卒伍也云舍則

王在道止宿之宮若大司馬若舍掌舍會同之舍是也司戈盾注云舍止也又天官敘官注云舍

行所解止之處此義與彼同云閑楹桓者說文門部云閑闕也廣雅釋詁云閑遮也又釋宮注云闕

楹牢也蓋楹桓所以遮闕行人故亦謂之閑賈疏云接掌舍云掌王之會同之舍則設楹桓再重

杜子春以為行馬後鄭云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校人職養馬曰閑是其閑與楹桓皆禁

衛之物故以閑王在國則守王宮 **疏** 王在國則守王宮者鄭儒行注云宮謂牆垣也謂

也 **疏** 王宮為藩衛也詳掌舍疏 **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 非常之難 **疏** 王門者司士注

云故非喪則兵災王門謂王宮之門別於王城十二門為國門猶師氏云守王之門外此官與彼

為官聯也但彼注以為守中門之外據司士常朝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則自路門至象門並虎

士守衛所及不徒路門中門也國語魯語韋注云虎賁王在國則守宮門即本此經云大喪亦如

之者大喪謂王及后世子之喪亦當有戒守事書顧命成王之喪呂伋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

門之外 **疏** 孔傳云彼為天子虎賁氏蓋時方守路門故因使迎嗣王也 **注** 云非常之難要及

在門者宮正注云有故凡非常也王門眾所出入有難則戒守尤嚴故此官帥虎士守之 **及**

葬從遣車而哭 **疏** 遺車王之魂 **疏** 奠遺送者之車 **疏** 魂所馮依者賈疏云遣車者將葬盛所苞

案天子遣車之 **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 **疏** 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者亦如司士注謂

數詳巾車疏 **疏** 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者亦如司士注謂

法大行人所云歲偏問之等時則使虎賁從行也 **注** 云虎士從使者明經士大夫即使者也

依鄭大宗伯大行人注義則諸侯聘天子及自相聘皆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則天子聘諸侯當

亦然若然此經大夫者小聘之使士者 **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不通逢兵

奉書徵師役也春秋隱七年冬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疏則奉書以使於四方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注雅出車云畏此簡書毛傳云簡書戎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若然王國有事當亦以簡書徵師役於四方矣賈疏云若兵寇則徵師若泥水則徵役引春秋隱公七年冬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者證兵寇道路不通之事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為之帥焉

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者從王備守衛公羊哀十三年何注云險薛俠殺而趨此官夾王車蓋亦夾兩轂史記商君傳云持矛而操闔戟者芻車而趨戰國時封君亦僭設旅賁也又司

少盾云祭祀授旅賁戈說文戈部亦云戈禮旅賁以先驅是此官亦執戈經止言執戈盾者文不具云車止則持輪者文選東京賦薛注云持扶也持輪亦謂立輪旁若扶翼維持之也荀子正論

備云天子乘大路三公奉軛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馬彼持輪與此義同挾夾字通挾輿亦謂此夾車而趨也注云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為之帥焉者賈疏云見序官云旅

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此經左右十六人故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服而趨也

會同賓客王亦齊服服玄端疏注云服而趨夾王車趨也者明此經與上文互相備上執戈盾夾冕則此士之齊服服玄端疏注云服而趨亦執戈盾夾王車也國語齊人云

統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叔孫穆子曰天子有虎文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戎害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據穆子言則楚公子之二人執戈先即旅賁也云會同賓客王亦

齊服服衾冕則會同賓客亦服衾冕故覲禮天子衾冕負黼屨是也金鶚云齊祭必異服自天子朝覲服衾冕則會同賓客亦服衾冕故覲禮天子衾冕負黼屨是也金鶚云齊祭必異服自天子

以至於士皆然以祭重於齊不可無別又齊服取陰幽之義不尚文飾祭祭盛服必致其華美也衾冕其文豈宜此乎案金說也鄭意王祭祀齊祭皆衾冕郊祀裘冕祭亦衾冕齊會同賓客王

亦服衾冕與彼同也今攷天子齊服說多異依鄭此注則服衾冕玉藻孔疏從熊安生說謂天子衾冕祭則立冠齊絺冕祭則立冕齊緇氏三禮引張鑑說謂天子諸侯齊並立冠衣玄裳

非齊大夫素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襍裳此並以子齊服為玄冠玄裳端綜按眾說衾冕太華

端素端本通駭王侯為文與郊特牲玄冕齊戒荀子哀公篇端衣玄裳纁而乘文亦正合到至

六冕祭蓋當同服玄冕齊其玄冕祭亦得玄冕齊者以王祭服玄冕纁裳齊服則玄冕玄裳裳色

不同不嫌齊祭無辨也其諸侯齊服亦玄冕玄裳荀子所云是也至王會同賓客齊服亦當玄冕

玄裳不嫌齊冕五詳司服疏云則此士之齊服服玄裳荀子所云是也至王會同賓客齊服亦當玄冕

為專為士之齊服賈疏云若士助祭服弁此為會同故齊服玄裳荀子所云是也至王會同賓客齊服亦當玄冕

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注云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

冠孔疏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者以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異冠也

必知孤亦玄冠齊者以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異冠也

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服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服與諸侯大夫同然則天子之士與諸侯大夫同故

亦爵弁祭玄冠齊此是熊氏之說也皇氏以為天子大夫與諸侯大夫同但朝服以祭便與鄭注

以次差之可知也此亦熊氏說此云四命齊祭異冠者謂自祭也若助祭於則齊祭同冠故鄭志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是為三命以

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於己祭不可通之也鄭荅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

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齊

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而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服衾冕則士之

齊服服玄裳不爵弁者熊氏云若士助王祭服服爵弁若助王受朝觀齊服則服玄裳義或然

也案鄭意當如熊孔說賈說亦然但鄭謂士助祭齊祭同服爵弁非也以經攷之天子之士當玄

冕助祭立冠自祭其齊則皆以玄冠助祭與齊不同冠其侯國之士助祭雖以爵弁然凡齊服尚

玄爵弁黻裳非齊所用侯國之士助祭之齊當亦服玄端祭時乃亦齊弁然則喪紀則衰葛執

齊服自天子下達以至於士齊祭冠或異或同不可一例論也亦詳司服疏

戈盾葛經武士尙輕疏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者此亦謂大喪紀王及后喪則衛嗣王也蓋亦夾車而

百人逆子則于南門之外偽注云葛經者謂以葛為首經要經也經詳司服疏云武士尙輕者

賈疏云臣為王貴賤皆斬衰斬衰麻經至葬乃服葛今王始死即服葛故云武士尙輕

軍旅則介而趨介被疏軍旅則介而趨者亦謂

云介被甲者毛風鄭風清人傳云介甲也廣雅釋器云介也賈疏云

在軍為甲士著甲餘者不服甲但此旅賁勇士衛王故被甲而趨也

節服氏掌祭祀朝觀衾冕六人維王之天常疏兩雨以縷緜連旁三人持之以縷王旌十二

地郭司農疏掌祭祀則觀衾冕六人維王之天常者此當讀衾冕句鄭賈讀誤詳後司服云享

同故云從王服也案鄭賈意並謂此官從王服衾冕也故此官尊下士依旅賁氏注疏義士助祭

當服爵弁齊服則玄端今依吳廷華金鵠說王下士得服玄冕然究不得服衾冕祭則觀儀等

至嚴乃令下士與王同服以此節揆之禮意殆不然矣惠士奇云官以節服為名則王之車服

旂常皆其職掌朝祭則六人從王郊祀則二人從王持旌執戈乃其事也若云從王服衾從尸服

天子之服下士即得服冕斷無有服龍衮之理也呂飛鵬云詩千旒正義亦引周禮作六人維

之大常據此則袞冕俱屬上讀案惠會金呂讀掌祭祀朝覲袞冕為句於義較通王應雷方

苞讀同云維維之以縷者爾雅釋天說旂制云維以縷郭注云用朱縷維也持之不欲令曳地周

禮曰六人維王之常是也毛詩獻風于旒篇素絲紕之箋云素絲者以為縷以縫旌旗之旒

繆或以維持之案據詩箋說則凡維旌旗之縷並以素絲為之郭云用朱縷非鄭義又案凡九旗

張之蓋皆維以縷故聘禮云及竟張廬誓注云張廬謂使人維之是也云王旒十二旒兩兩以縷

綴連旁三人持之者旒旒之俗詳巾車疏賈疏云巾車云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旒經云六人維之

明一畔有三人三人維六旒故知兩兩以縷連旁三人持之云禮天子旒曳地者賈疏謂出禮緯

其義也鄭司農云維引爾雅孫炎注云維持也是維持義同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

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裘冕者亦從尸服也裘大裘也凡尸服卒者之上服從

諸侯則四人者賈疏云依禮緯合文嘉云天子旒九刃十二旒曳地諸侯七刃九旒齊軫大夫五

刃王旒齊較士三刃三旒齊首彼或異代法故旒不依命數周之諸侯之旒皆交龍為之上公九

旒侯伯則七旒天子男則五旒今總云四人則不得兩兩維之但一畔有二人分而維之見威儀耳

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是也詳司裘疏云凡尸服卒者之上服者據士虞記文
明尸亦服大裘守祧注義同云從車從尸車送逆之往來者賈疏云送逆皆從尸車後引春秋傳
者國語晉語云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昔者豳建帝命殛
之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
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是其事也漢書律麻志引國語稱春秋外傳論衡案書篇昭國
語注彼說並同故鄭亦稱春秋傳也此引之者證郊祀有尸之事韋注云董伯者大夫神不歆非
類則董伯其姓乎尸主也案韋訓尸為主則不以為祭尸說與鄭異曲禮孔疏云天子祭天地
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也故曷驚並云公尸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
則可為尸故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為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
為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慎引魯郊禮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詒讓案許說是也大祝云人禋
祀逆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慎引魯郊禮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詒讓案許說是也大祝云人禋
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亦郊祀有尸之證竊謂古者祭天地以下外神蓋所祭與配食者
與一尸猶通典吉禮引禘於大廟逸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於大俎而立二尸毀上無數而止以
際穆各立一尸明祭禮不必一主立一尸矣蓋凡祭天地以下諸外神始祭時兼設所祭與所配
者之主至迎尸則止迎一尸以其主二而尸一故郊尸可以謂之帝尸魯郊禮所云是也亦可謂
之配帝之尸晉語董伯為尸之文承絲為夏郊之下則董伯為郊尸即為絲尸可知董伯姓姓正
祭後也此注云尸服卒者之上服則鄭以郊尸即為所配帝王之尸可知若別有天神之尸何得
概云服卒者之上服乎詩曷驚箋亦云喻祭天地之尸以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去處彼
箋云天地之尸配至尊其兼為配帝之尸語尤明白然則天地非無尸但不立專尸
耳曲禮疏謂天地以下皆有尸亦不謂所祭與所配分立二尸孔意或與鄭同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

者以驚駭疫癘之鬼如今越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疏掌蒙熊皮者敝官狂夫四人無寧故不得
相氏以難御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度也疏服弁冠等唯蒙熊皮為首服若田事之皮

冠也云黃金四目者壽黃金為目者四級之面閉若後假面具也云執戈揚盾者象以兵擊伐

之事廣雅釋言云揚舉也云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歐疫者歐依嘉靖本及汪道昆本正釋文作

引禮記外傳云方相氏之官歲有三時率領羣隸驅索病疫之氣於宮室之中亦攘送之義也案

百隸即司隸所掌五隸之民眾言之故謂之百隸也注云蒙冒也者說文艸部云蒙玉女也又

逐疫鬼也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漢舊儀云頤頤氏有鬼行役也論語語鄉黨集解引孔安國云難驅

鬼一居若水是為罔雨域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方相帥百隸及童子以桃弧棘矢土

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洒之獨斷說同是難以驚歐疫癘之鬼郊特牲云鄉人禴注云禴強

引風俗通云俗說凶人魂氣飛揚故作越頭以存之言頭體越越然盛大也或謂越頭為觸犢部

方語也案越正字當作頤說文頁部云頤醜也今逐疫有頤頭淮南子精神訓說毛蠶西施猶類

醜也高注云頤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類貌非生人也但具像耳目字又作俱荀子

非相篇仲尼之狀面如蒙俱注云俱方相也又引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俱俱子曰毛

廡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蓋周時謂方相所蒙熊皮黃金四目為皮

俱漢書頭即周之皮俱故鄭援以為證也云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
難者賈疏云按月令季春云命國難命有國者難仲秋云天子乃難卻天子得難諸侯亦不得季
冬云乃命有司大難言大則及民庶亦難惟有此三時難鄭云四時者雖三時亦得云四時總言
之也若然此經所難據十二月大難而言是以鄭引季冬為證也案月令孔疏說亦與賈同然非
鄭指也注引月令季冬命國難者蓋兼用季春令文論語鄉黨篇鄉人難月令疏引鄭彼注亦謂
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獨斷及御覽禮儀部引禮緯說並以方相氏時難在十二月呂
氏春秋高注亦引此經以釋季冬有司大難蓋並以冬難禮最廣故舉以證義實則鄭釋經時難
明云四時難月令春秋兩難鄭注亦並云命方相氏則此經不獨據季冬難可知矣云索廡也者

說文一部云素入家按也此素即素之段字方言郭注云直索也案直即搜字漢書趙廣漢傳度

引書大傳十二月並有素祀四正四隅之禮此難索與素祀義蓋略同月令注大喪先置葬使

之道者大司馬注云先猶道也亦除凶邪之意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政方良也方良罔

兩也天子之樽柏黃腸為裏而表疏注云墳穿地中也者喪祝先鄭注義同云方良罔兩也者

大難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案罔兩即罔蝮之借字與方良並疊韻字通文選張衡東京賦說

馬彪本罔象作無傷注云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方皇狀如蛇兩頭五采文案司馬彪

略同方皇與方良音亦相近疑皆一神諸說咸詭怪不經莫可究語故鄭亦不詳也又封氏見開

即壺派氏之水神也今攷東京賦既云方良又云殘夔臚與罔像張衡以罔像與方良並舉蓋亦

見有罔兩之義故引漢法為證又禮弓云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言椁柏則取柏之黃腸為椁

之裏故漢依而用之表之以石古雖無言漢亦依古而來蓋周時亦表以石故有罔兩也臧琳云

要大記君松椁大夫柏椁正義曰君松椁君諸侯也盧云以松黃腸為椁庾云黃腸松心也大夫

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如酒曰漢儀注天子梓宮柏黃腸題湊此皆鄭所本也引國語曰木石之

精好傲人聲而迷惑人也罔兩史記孔世家作罔闌良闌亦聲類同左宣三年傳螭罔兩杜

注云罔兩水神案杜氏屬誤以罔兩與罔為一又漢舊儀說罔兩為顛頭子居若水者獨斷說同並鄭所不取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服王舉動所當衣也位立處也出入大命羣臣所奏行
疏注云服王舉

者謂若司服弁師所掌冕弁冠諸服是也必正之也疏毛詩小雅都人士彼注云相正王服位之臣謂從容有常書顧命云甲子王乃洗頰水相被冕服纓玉几孔疏引鄭彼注云相正王服位之臣謂

大僕即正服位之事賈疏云謂王言服有九隨事舉動而衣大僕親近王所之官故王之衣服及位處恐其不正故皆正之也會釗云此視朝服耳祭祀賓客喪紀則下經言之燕服則小臣掌之

則此服不得兼言九也案會說是也云位立處也者小宗伯先鄭注云古者立位同字謂王行禮時所立之位若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當寧而立是也爾雅釋宮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說文人行禮

部云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从人立此並以羣臣朝位言之蓋君臣立處雖異其為位則同云出大命王之教也者說文教部云教上所施下下所效也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教令也謂以王所

施之教令傳達於外者若國語魯語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又楚語靈王使僕大夫子哲問於范無宇皆出教令之事僕人僕大夫並即大僕詳敘官及射人疏云入大命羣臣所奏行者賈

疏云謂羣臣奉行王命報奏者皆是也 **掌諸侯之復逆** 鄭司農云復謂奏 **疏** 注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

之復萬民之逆先鄭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玄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先鄭彼注與此不同者先鄭兩解故彼後鄭不從至此注先鄭於義是

故後鄭從之此說先鄭云復謂奏事即彼後鄭云復謂朝廷奏事一也此先鄭云逆謂受下奏即彼後鄭云自下而上曰逆謂上書亦一也案賈說非也先鄭此注云復謂奏事與宰夫注訓復為

請義同奏事即以事白請於王也逆謂受下奏者謂王既得所奏事復下其奏而行之則迎受王命與宰夫注迎受王命之訓亦同賈謂先鄭兩解殆失其情至宰夫後鄭注訓逆為上書則與先

鄭異此注又不破先鄭者蓋偶失刊正或以彼文復逆互言分屬諸臣萬民此則復逆連文通屬諸侯故改從先鄭說而賈氏乃謂先鄭此注受下奏之訓與宰夫後鄭注訓上書者是一則又非

二鄭之惜矣全經復逆之文四見並為告請之義先鄭復字說王既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

將不誤而訓逆為迎受則非當據後鄭宰夫注正之詳宰夫疏王既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者司士云王入內朝皆退注云王入

如之前正位而退道王既朝畢疏王既朝則前正位而退者謂既治朝則大僕正其位與宰夫司

入路門也此官亦隨王入而正位退就本位也注云前正位而退道王既立退居路門左者

大僕由本位趨向前道引王就當宇南向之位賈疏云此即上司士所云大僕前亦一也大僕本

位在路門之左今進前正位詔還退在本位故云退居路門左也云待朝建路鼓于大寢之

畢者賈疏云欲入亦如之主退入路寢聽事時亦前正王位卻位立也

門外而掌其政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如疏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者大射儀有

樹之附也國語吳語云載常建鼓草注云建謂為之楹而樹之明掌位云夏后氏之鼓是設楹鼓

周縣鼓鄭注云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籥虞也春秋錄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天法質

而王樂程鼓程楹字通此經云建路鼓則亦用設楹鼓之制而樹之不縣於鼓虞也賈疏云此鼓

所用或擊之以聲早晏或有窮遽者擊之以聲冤枉也故建之於王朝之所也惠士奇云建路鼓

者若後世闕左懸登闕鼓人有窮冤則撻鼓公車上奏其事焉注云大寢路寢也者月令孟春

天子躬耕帝藉反執爵于大寢彼注亦云大寢路寢爾雅釋詁云路大也故路寢亦謂之大寢對

燕寢為小寢也左襄二十八年傳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則諸侯路寢亦謂之大寢凡王六寢路

寢一小寢五詳宮人疏云其門外則內朝之中者門外謂路門之外內朝即治朝也賈疏云按王

子云其朝於內朝羣臣辨色始入彼諸侯禮天子亦然若據文王世子亦得謂之外朝故文王世

朝其實彼外朝亦內朝耳以其天子諸侯皆內朝二外朝一既以三槐九棘朝為外朝明此內

二者皆內朝也云如今宮殿端門下矣者漢書周勃傳云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

門顏注云端門殿之正門文選東京賦散南端之廷與周大寢門外之正朝相類故鄭以爲況云

舍記云洛陽有端門蓋端門下即殿正門外之廷與周大寢門外之正朝相類故鄭以爲況云

政鼓節與早晏者節謂擊鼓疏數多少之節早晏謂當擊鼓之時此謂平時擊鼓告時與下告窮
速者異蓋亦大僕令鼓人擊之後漢書帝紀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應門擊鼓人上堂即
此路寢門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馬子鄭司農云窮謂窮冤失職
之鼓與

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令聞此鼓聲則速逆御僕與
御庶子也大僕主令此二官使速逆窮者立謂司寇之屬朝士掌以肺石達窮民聽
其辭以告於王遽令郵驛上下程品御僕御庶子直事疏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

鼓所者大僕聞鼓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疏御僕與御庶子者達窮民與大司寇
朝士為官聯也賈疏云以待者大僕在王所恒於路之中若有窮者及遽令二者來擊此鼓其
御僕御庶子直在鼓所者則入告大僕迎此二官以所告之事白王惠士奇云肺石在外朝之闕

路鼓在內朝之門坐肺石者士聽之擊路鼓者大僕達之則天下無窮民矣管子桓公問篇禹立
諫鼓於朝而備訊侯訊之疏同曰侯謂侯也注鄭司農云窮謂窮冤失職者說文穴部

云窮極也失職猶言失所楚辭九辯云坎廛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漢書武帝紀云有冤失職使
者以聞管子明法解云孤寡老弱不失其職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即憐獨老幼不能自達者後

鄭注云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在御覽人事部引尚書大傳說鰥寡孤獨之困窮者而云此皆天
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無使失職與先鄭此注義並

同云則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者先鄭以此窮者為窮冤失職之人自至路寢門擊鼓與大司寇朝
士達窮民義違故後鄭不從云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者惠棟云晉刑法志漢廢律有上變事及

警事告急漢書梅福傳云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輶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輟罷師古曰變
謂非常之事賈布傳賈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云遽傳也者爾雅釋言云駟遽傳也郭注云皆傳

車駟馬之名說文走部云遽傳也又人部云傳遽也行夫云掌邦國傳遽之小事注云傳遽若今
時乘傳駟驛而使者也詩大雅江漢釋文云以車曰傳以馬曰遽今案韓非子愛田篇云非傳非

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國語吳語草注及左僖三十三年傳杜注並云遽傳車也則車亦可謂之
遽又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齊景公游少海傳駟從中來謁則馬亦可謂之傳此經注及爾雅說

文以傳遽文互訓證不分傳馬蓋謂駟之制起於春秋以後周初所無此經傳遽通為駟事也

文以傳遽也古凡急事速行並乘馬蓋單騎之制起於春秋以後周初所無此經傳遽通為急車與
乘遽而至國語晉語云遽人來告與語云過遽乃至以越亂告皆其事也蓋猶今之急行驛驛矣
傳遽互詳行夫疏云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者亦據漢制為說說文馬部云驛置
驛也漢書陳湯傳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此所謂
馬軍書也先鄭以遽傳驛馬軍書之類故舉漢制為況此義不誤但不宜讀遽字絕故後
鄭不從云令聞此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也大僕主令此二官使速逆窮速者賈疏云先
鄭以令字下讀為句後鄭不從者若使御僕與御庶子迎窮與遽則二官自白王不告于天僕事何
得在大僕職乎詒讓案依先鄭說則經不當云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於文例未合故後鄭不從云
玄謂達窮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以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於王者朝士掌外朝之法云右肺
石達窮民馬即大司寇所云俾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弗達者是也後鄭以朝士及大司
寇並云達窮民與此達窮文正相應故據以破先鄭說賈疏云後鄭以為大僕聽其辭自白王後
鄭以達窮是朝士者以其朝士職有以肺石達窮民窮民先至路門外使自擊鼓也江永云鼓建於大寢
也案依賈說則朝士先至肺石聽其辭因肺石達窮民窮民先至路門外使自擊鼓也江永云鼓建於大寢
之門外其地森嚴肺石之窮民不能至其地擊鼓也朝士既得其情則為擊鼓而大僕遣官達之
耳案江說亦通云遽令郵驛上下程品者後鄭讀遽令為句不從先鄭說也史記張蒼傳云天下
作程品說文禾部云程品也毛詩大雅小旻傳云程法也廣雅釋詁云品式也謂郵驛上下法式
計課之事非子難勢篇云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
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彼程即此程品也傳遽有令則自有官掌之
若晉語所謂遽人之屬玉藻亦云士曰傳遽之臣故得自至路門擊鼓不煩因朝士而後遽也又
案依韓子說則周法傳遽五十里一置較漢法驛馬三十里一置為略遠然據管子大匡篇三十
里置遽委則又與漢同或周末侯國各自為制不必盡一與五詳選人掌節疏云御僕御庶子
直事鼓所者者舊才庶子上無御字注疏本及汪道昆本並有今據增賈疏云見御漢云以序守

路鼓云御庶子者蓋以御僕有下士十三人分之為御庶子摠名曰御僕也沈彤云御庶子即宣伯所掌王宮之庶子而直事路鼓所者汪德鈺云庶子宜指宮伯所領之士庶子云御者蓋宿衛

王宮其數甚多其直左右於王者則曰御庶子也庶子與小臣寺人內豎皆分日直事文王世子云內豎之御者可以類推也且經文明言御僕與御庶子斷不可合為一又御僕亦不可稱以庶

子賈疏說誤案沈汪說是也文王世子注云御如今小史直日矣直事鼓所即直日者也此經凡言庶子者班秩並在日下與庶人在官者略同不得以御僕下士十二人分之為御庶子也宮伯

之士庶子乃卿大夫士之子弟入宿衛者因給事於宮中即更迭侍御於王故謂之御庶子路鼓在王太寢之門外正宿衛八次所在御庶子與御僕同直事鼓所即宿衛路門故墨子尚賢上篇

有門庭庶子史記扁鵲傳有號門下中庶子新序雜事篇云楚莊王中庶子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御郎即御郎門也直御士庶子亦通謂之御士周書祭公篇云汝無以嬖御士疾莊士左

傳傳二十三年云積又挑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又或三十年云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御士即宿衛士庶子愆期即單伯之子也杜注傳傳云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注成傳

云御王車者蓋亦以御僕及僕夫當之不知御僕下士十二人豈能禦狄師哉又戰國策魏策呂氏春秋長見篇有公叔壅御庶子公孫鞅史記商君傳作中庶子則卿大夫家亦有此官矣士庶

子五詳宮伯疏云大僕聞鼓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者亦破先鄭說也小宰注云祭逆迎受之謂大僕聞鼓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辭與朝士同以聞於王也祭

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禮儀贊王牲事

詔告也牲事殺

疏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者王祭祀賓客在壇廟

要紀在宴皆有拜立之位服則祭祀賓客六冕要紀衰經此官皆正之也云詔禮儀者亦冢上祭禮等為文灋者通舉其禮典儀則節文之細別若射人云以射禮治射儀是其義也注云詔告

也者大宰注同云牲事殺制七載之屬者賈疏云言殺據祭祀之時王親自射牲故司弓矢云共王射牲之弓矢注云射性示親殺殺性非尊者所親惟射為可殺時大僕及射人大宰等皆贊之

知有制牲者郊特牲云君肉袒親割敬也注云割解牲體禮器云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注云親割謂進牲執體時祭統亦云君執鸞刀羞磨彼據諸侯明天子亦然云七載者按易震卦象云震驚

百里不娶也。鬻注云雷發聲百里者諸侯之象人君於祭祀之禮也。牲爲鬻而已其餘不親彼諸侯親也。明天子亦然。是以大僕得有贊牲之事。少牢不親也。下人君故也。特牲親也。其者士卑不嫌也。案賈說是也。周易集解引鄭易注亦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前驅如今道引也。道而升牢於俎。君也。之臣載之也。載詳諸子疏。

也。亦有疏。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者。此別於小臣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是出入謂以大事出車右馭。疏入宮門國門也。賈疏云謂朝覲會同并祭祀巡狩征伐皆是。注云前驅如今道引也。也。考道引猶小司寇注所云奉引也。詳彼疏云道而居左自馭則中更無馭者。左與右止二人是不乘乘居左與馭居中及右爲三。今大僕別乘車而居左自馭則中更無馭者。左與右止二人是不乘乘爲王道引則在前驅者多步行在塗而大僕驅以車與小臣之前道異。故曰馭明非徒行也。乘亦不敢參乘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專爲乘君次路者言與此相發明。自左馭亦不敢參乘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專爲乘君次路者言與此相發明。自左馭

正當式左也。若乘停車不必自馭。故馭夫掌馭。馭車明乘副自有馭也。案黃釋自左馭之義與戎右注合是也。此經注不云大僕乘何車。黃以爲副車於義亦近。是副車即十二乘之馭車亦即停車也。即鄭書顧命注之次路。凡五正路。王自乘其一。餘四路從行皆以其路之右充之。非大僕所乘也。乘五路者必自左馭。依曲禮自是常法。乘副車者本不必居左自馭。大僕以前驅侍自左馭非常法也。五詳戎右疏云亦有車右焉者。賈疏云以車右恐車傾覆。備非常雖無尊者亦宜有車右勇力者也。詒讓案此明雖不參乘仍貳乘有車右也。戎右云會同充革車注云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充之者謂居左也。依彼注說則乘五路者亦不參乘而以右居左馭也。居中而虛其右。此大僕前驅則居左自馭右仍居右而虛其中二者小異。要其不曠左則同也。凡

軍旅田役贊王鼓。王通鼓佐。凡軍旅田役贊王鼓者與戎右爲官。職於兵車田車贊王鼓擊其除面。疏也。賈疏云軍旅謂征伐田役謂田獵。王皆親鼓故大僕贊之

案賈說是也。田役即謂王大田獵起徒役與他役事不同。以大役無王親鼓之法也。詳大宰鼓人疏注云王通鼓者賈疏云謂王親將軍眾待王擊乃擊之謂若鼓人云金鐸通鼓之類也。詒讓

曲豆五九

十九

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前驅如今道引也

道而升牢於俎君也

之臣載之也

載詳諸子疏

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此別於小臣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是出入謂以大事出車右馭疏入宮門國門也

案王通鼓謂王先鼓一面為倡贊者傳達徧鼓之詳鼓人疏云佐擊其餘面者賈疏云按大司馬

云贊王鼓則亦擊一面通王自擊一面是三面也昔王與御者并戎右已有三人今更有大僕

則駟乘按文十一年左傳侯叔夏御莊叔縣房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彼注云駟乘四人共車與

此同也案賈謂兵車有駟乘之意蓋當如是但此經無與王同車之文况路鼓身長及面廣

尺度韓人記雖無文以意推之當不減於晉鼓以車輿廣六尺六寸隆深四尺四寸算之無論

橫建直建其古地變及墜之半而以四人共乘復同擊多面鄭賈之說揆之事理殆不可通竊疑

大僕於軍旅田役亦如王出入左馭前驅當別乘副車不與王同車其贊王鼓者亦謂別自擊

鼓佐王號令諸軍帥非與王救日月亦如之非日月食時春秋傳曰食王親鼓於大社故此

同擊鼓也詳大司馬疏救日月亦如之非日月食時春秋傳曰食王親鼓於大社故此

官亦贊之禮詳鼓人疏注云日月食時者經惟云救日月不云食故注補之引春秋傳大喪

日非日月之嘗不鼓者左莊二十五年傳文引之者證救日月用鼓之事亦詳鼓人疏大喪

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空亦如之戒鼓擊鼓以警眾也故書成爲駭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音相

似窆讀如慶疏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者賈疏云言大喪謂王喪始崩戒鼓謂擊鼓以警

封祀祭之祀疏戒警戒眾人傳達于四方謂以鼓聲相傳聞達四方案此當亦含母后及王后

之喪賈說未咳云窆亦如之者謂葬棺下窆時亦戒鼓傳達之喪大記云君以鼓封注云擊鼓爲

縱舍之節是也注云戒鼓擊鼓以警眾也者說文廿部云戒警也大喪擊鼓以非常大變警告

眾人故亦謂之戒鼓云故書戒爲駭者段玉裁云大司馬云鼓皆或誠即駭字鄭君曰疾雷擊鼓

日駭此傳達四方無取疾急故不從故書徐養原云毛詩序云南該孝子相戒以養蓋以戒訓該

也凡戒聲亥聲多通用鍾師祗夏杜子春讀爲該鼓之該是誠該通用大司馬鼓皆誠釋文誠本

亦作駭是誠駭通用案段徐說是也穀梁莊二十五年傳云既戒鼓而駭眾是戒駭義小異與大

司馬注可互證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備禮記謂之封皆謂葬下棺也音

相似者鄉師遂人注義並同日中而備舊本作崩宋附釋音本岳本及葉鈔釋文宋本疏引春秋

傳並作備今據校改案字當為朔朋凡从崩者皆為字並詳鄉師疏云窆讀如慶封祀祭之祀者慶封祀祭襄二十八年左傳文段玉裁云據其音也 縣喪首服之遽于

宮門 首服之法謂免髮并總廣狹長 **疏** 云首服之法謂免髮并總廣狹長短之數者此亦注用

今字作法也士喪禮眾主人免于房鄭彼注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要服小記

也又喪服經云妻為夫妾為君女子于室為父布總箭筓衰三年傳云總六升長六寸箭筓

長尺吉筓尺二寸注云此妻妾女子于喪服之異於男子者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

末箭筓篠竹也鬣鬣紛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髮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

上鬣繞粉如著慘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髮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長六

寸謂出紛後所垂為飾也是免髮并總之制也賈疏云按小宗伯已云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

注云制色宜齊同彼云冠專據男子云衰則兼婦人此云首服明無衰與男子冠直是婦人首服

故知惟有免髮并總耳但始死將斬衰者男子笄纒深衣婦人布髮也云廣狹長短者鄭注禮記云免

女子笄箭筓衰三年將齊衰以下者始死男子免婦人布髮也云廣狹長短者鄭注禮記云免

蓋象冠廣一寸婦人笄齊衰榛木斬衰箭竹為之也案免為男子首服髮并為婦人首服賈謂直

是婦人首服未斬云縣其書於宮門示四方者謂書其品式於方版縣之宮門外也賈疏云小宗

云大射正執弓以授公小臣授矢於公既射大射正受弓天子之禮則大僕授受其法與彼同必知此禮大射禮者見小臣職云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則知大射此大僕所掌者是也其小臣所

掌賓射亦當王抵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燕朝於路寢之庭王疏云王抵燕朝則正位者江永授受可知

朝也又云玉藻言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親大夫每日常朝既畢君自治文書於路寢臣自治文書於官府無所議者也若有所議則入內朝成六年左傳晉人謀去故絳獻子從公立于寢庭此

內朝議政事之一證云掌擯相者亦詔其儀法如治朝司士擯也備行云哀公問備行孔子對曰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經也注云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服位掌擯相更之者為久將倦使之相

代若然王視燕朝則此官下大夫二人更相代直事與御僕同也注云燕朝於路寢之庭者內朝主燕謂之燕朝對外朝主治謂之治朝也朝士注云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路寢

之庭即燕門之內也江永云因燕羣臣在寢故謂之燕朝焦循云路寢庭為燕朝又曰內朝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注云內朝路寢庭是也惠士奇云左傳成六年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

夫杜注大僕也晉謀遷都諸大夫皆在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寢庭者路寢庭也朝則大僕之所掌也金鶚云爾雅釋宮云兩階閒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指內朝路寢庭蓋三朝惟內

朝有堂階也庭者堂下之地若治朝外朝皆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案惠金說是也周書鄭保篇云王在艷昧爽立于少庭王告周公旦大開篇亦有少庭皆即路寢庭圖事之

朝也又大匡篇云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彼大庭對少庭言之則當即治朝之廷蓋廷庭亦可通稱孔注謂是公堂之庭誤內朝路寢雖有堂階然王抵朝則立兩階

間南鄉是仍在庭不在堂也王三朝制詳閣人及朝士疏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者文王世子云公族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又云公族朝

於內朝內親也雖昏冠者以齒明父子也注云謂以宗族事會即此注所謂圖嘉事謂為宗族之人圖謀昏冠之事昏冠為大宗伯嘉禮之一故曰嘉事也國語魯語敬姜欲室公父文伯饗其宗

老帥亥曰宗室之謀不過宗人又詩小雅常棣箋說飲私云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飲禮彼宗人圖事而饗飲在路寢之堂明圖事之朝亦在燕朝也賈士相見禮疏引論語鄉黨云孔

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蓋約鄭彼注義三朝惟路寢內朝有庭有堂亦內朝圖事之證也江
永云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常有四一為與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鄭云謂
以宗族事會是一為與羣臣燕飲燕禮所言是也一為君臣有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
復視內朝鄭黨所記是也一羣臣以文端服夕見亦是君臣有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
燕亦在寢非朝禮又或臣燕見於君土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亦非朝禮孔
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見於君土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亦非朝禮孔
以宗人圖嘉事解之舉一邊耳非謂燕朝專為宗族視也又云三朝唯路寢有堂有階孔子異姓
之臣而攝齊升堂則燕朝無分同異姓且燕宗族時必有異姓一人為賓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
道黃以周云凡圖事在燕朝則無分同異姓且燕宗族時必有異姓一人為賓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
大夫北面士東面此言燕朝之位也君與卿圖事注云圖謀也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
案江黃說是也江所舉四事唯燕飲非朝禮餘皆足補鄭義蓋兩外朝並立位唯內朝為圖事及
燕之朝或立議於庭或坐論於堂檀弓云朝不坐注謂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是也雖既朝正禮
必在中庭而升堂圖事亦自有位次儀注此官既掌朝位則凡王有事於燕朝無論在庭在堂皆
當正其位矣至燕朝位列此經無文據文王世子說公族朝于內朝有貴者以齒在外朝則以官
是內朝與外朝不同黃以周云顧命入卽位在燕朝疏引鄭注云卽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是王
燕朝之位與諸侯同鄭又注曲禮君子下鄉位在燕朝疏引鄭注云卽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是王
卿位本不止公族其位仿燕禮故謂之燕朝朝亦不止宗人也然諸侯朝禮士族揖燕禮公不揖
士朝禮君在兩階閒謂之鄉燕禮公在階東南南鄉是燕禮與朝自有不同鄭注言燕朝之位
但云君南鄉不全用燕禮公在階東面之文亦以此又云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
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其位皆在階東面之左右公既揖後卿西面北上大夫皆少進北面其位仍在
中庭之東非正中庭燕朝之位蓋同鄭注曲禮云卿路門內北面位以始入門之位言其注聘禮
云卿西面以揖後所居之位言兩注若異以燕禮文參之自遙又云內朝才氣同異姓異姓之卿
大夫朝於內朝皆在東方或西面或北面自有定位故同姓在西方東面云則東西北上者明其
與異姓同朝內朝則如此若若朝以官分不以同異姓分若朝宗廟之中亦以官分即大朝觀在

廟中以同異姓分亦同姓西面北上不得東面觀禮所謂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是也然則公族之

得東面者為燕朝卿大夫之位位在東方有定制公族不得不然也故曰公族朝于內朝也東面北

上案黃說是也內朝公族位在西方東面猶治朝王族故士位在路門之右東上其大僕本位蓋

亦在庭東北面與諸大夫位同與王族亦東西相對也鄭曲禮注謂路門內有卿位則本不謂內

朝唯有宗人燕朝卿位本在庭東北面王不眠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辭謂以王不視朝之

曲禮注說與文王世子義亦無違也王不眠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辭謂以王不視朝之春秋傳曰公

有疾不視朝王不眠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辭謂以王不視朝之春秋傳曰公

視朝木不眠朝與燕朝也詒讓案王將眠朝時三公孤卿及大夫士並於外朝此不視朝謂不視治

者以其人眾不能徧告故唯辭公及孤卿也注云辭謂以王不視朝之意告之者此亦注用今

字作視也檀弓注云辭猶告也王無事必日視朝今有故不視朝則大僕以王不視朝之意告公

卿使不疑且無久埃也引春秋傳者文十六年經夏五月公四不視朝公羊傳云公曷為四不視

朔公有疾也引之者證彼不視朔因有疾之故此不視朝雖不必有疾亦必有故然後不視也

周禮正義卷五十九終

周禮正義卷六十

瑞安孫詒讓學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禮儀

小命時事所勅問也小禮儀趨行拱揖之容

疏

王臣掌王之小禮儀者此官屬

大僕儀事並以大小相備所掌略同賈疏云大僕所云大命及祭祀賓客詔相之者是大此小臣

大僕之佐故掌其小者也注云小命時事所勅問也者廣雅釋詁云敕語也勅即敕之借字詳

宰夫疏云小法儀趨行拱揖之容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子新書容經云行以微馨之容臂

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容而任趨以微馨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不足如射箭此趨行之

容也說文手部云拱斂手也喪服記注云吉時拱向左手喪時拱向右手儀禮經傳通解引書

大傳云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又司儀有天揖時揖土揖此拱揖之容也古之揖者今之拱手詳大

祝及司儀疏賈疏云謂若趨以采齊行以肆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

夏天子揖同姓之等皆有容儀而詔相之以肆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時也王

疏曰王卒食疏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者復逆詳大僕疏諸侯不純臣其復逆大僕掌之三

文端而居疏孤卿為朝臣其復逆小臣掌之尊卑內外之差也其大夫以下復逆則御僕掌

之賈御僕疏謂此官亦掌大夫士復逆非也詳彼疏注云謂燕居時也者謂退居燕寢時對大

僕正王之服位王既治朝燕朝皆云正位彼為王既內外朝行禮時之服位也孔子燕居孔疏引

之燕出入則前驅

燕出入若今

疏

王之燕出入則前驅者與士師為官攝也士喪禮君視斂

路寢中食訖退適燕寢服玄端朱裳而居之案王燕服玄端當玄裳賈說未瑋詳司服疏云波在

鄭目錄云退朝而處曰燕居引玉藻曰王卒食玄端而居者證王燕居之服也賈疏云波在

君往焉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注云小臣者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俠階北面依彼

注說是王出入乘車則此官為前驅步行則此官亦執戈先後王而立彼注俠階賈彼疏謂據

君往焉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注云小臣者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俠階北面依彼

注說是王出入乘車則此官為前驅步行則此官亦執戈先後王而立彼注俠階賈彼疏謂據

君往焉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注云小臣者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俠階北面依彼

注說是王出入乘車則此官為前驅步行則此官亦執戈先後王而立彼注俠階賈彼疏謂據

君往焉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注云小臣者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俠階北面依彼

注說是王出入乘車則此官為前驅步行則此官亦執戈先後王而立彼注俠階賈彼疏謂據

君往焉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注云小臣者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俠階北面依彼

注說是王出入乘車則此官為前驅步行則此官亦執戈先後王而立彼注俠階賈彼疏謂據

凡大事佐大僕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既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謂王有故不親祭也祭

糾謂校錄所疏則警戒祭祀有司也云糾百官之戒具者小宰云以灋掌祭祀之戒具宰夫云以式

當其之牲物疏則警戒祭祀有司也云糾百官之戒具者小宰云以灋掌祭祀之戒具宰夫云以式

禮掌祭祀之戒具此官則糾校之與彼為官聯也注云謂王有故不親祭也者謂若王有疾及

哀慘不得親與祭祀大宗伯攝位之時其小祭祀王本不親祭者蓋大小宗伯命祭有司不必受

命於王也賈疏云此云受命于王以既祭祀既祭祭帥羣有司反命於王以王命勞之明是王合祭

有故使人攝之者也云祭祀有司有事於祭祀者小宗伯注云祭有司謂大視之屬此亦謂宗

祝諸官凡有職事於祭祀者祭僕皆警戒之也云糾謂校錄所當其之牲物者小宰注云糾猶察

也又云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其此云校錄與察義同牲物即官所當其者故必豫校錄其數也

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小廟高祖以下也始

年秋七月疏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者都宗人注云反命還白王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乃命

禘于大廟疏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注云告祭畢也大戴禮記諸侯饋廟禮

云既事者退反命于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燕揖之乃退此

既祭反命之儀蓋與彼略同云以王命勞之者此官既反命因還以王命勞羣有司也云誅其不

如之鄭司農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則王不與也則賜之禽疏凡祭祀王之所不與者此據侯國而

言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與彼義同而事異彼惟王朝羣祀王立與而不與者當王官其禽非祭僕所掌也云則賜之禽者謂賜以犧牲也禽者鳥獸通名詳庖人疏云都家亦如之

者都宗人注云都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皆賜禽焉又家宗人注云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弟亦有祖廟是都家同姓別子為宗並有先王廟故亦有賜禽也注

鄭司農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則王不與也先鄭云王朝非尊祭祀王尚不與明公卿等自祭祖廟王不與可知賈疏云後鄭不從者後司服六冕所祭皆王合親為何有非郊廟王

不與者乎故不從之云則賜之禽公卿自祭其先祖則賜之禽也者此謂公卿之無采地者亦得自祭其先祖與下都家為有采地者異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卿大夫自祭其先是其常事何有

王皆賜之禽也詒案若如先鄭說公卿自祭其先祖則王本無與法經不當云王所不與故後鄭不從云玄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者賈疏云若然經都家謂畿內三等采地則文云祭

祀是畿外同姓諸侯魯衛之屬者也案賈謂此指同姓諸侯是也左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杜注云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是魯有先王之廟也但王子弟封畿內

外者必別立文王廟賈並舉之似未審詳都宗人疏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臣有祭事國疑不得立文王廟賈並舉之似未審詳都宗人疏

於君所謂歸胙也展謂錄視其牲體數者大牢則以牛左肩五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者肩胙折九個少牢則以羊左肩七個特牲則以豕左肩五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者

而歸胙之則此祭僕展視詒仍與膳夫同受之二官為職事也注云臣有祭事必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胙也者膳夫注云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於王是也致者都家宗人致之祭僕也

詳膳夫疏云展謂錄視其牲體數者內宰注云展猶錄也此致福即致牲體故知展謂錄視其體數也云體數者大牢則以牛左肩胙折九個少牢則以羊左肩七個特牲則以豕左肩五個者

並據少儀說致福注彼注云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胙因牛序之可知賈疏云凡祭祀周人尚右故右胙皆祭故以左胙致人祭言大牢天子大夫已上少牢謂天子之士

言肩臂端折九個者則一體折為三段則牲少禮不得全
自外皆然以人多故也皆用前禮者前禮貴故先用也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

羣吏府史以下 [疏] 逆亦互文並謂以事奏告於王也

詳宰夫疏云與其弔勞者此當專冢庶民言之小臣云掌士大夫之弔勞即此羣吏則此官不得
復掌其用勞明經文不冢冢羣吏也庶民亦有弔勞者蓋軍旅大役之事效死服勞或蒙優禮非

板與也 注云羣吏有吏以下者小司寇朝士注義並同賈疏云大僕掌諸侯復逆小臣掌三公
孤卿復逆此官所云羣吏對庶民是府史以下言以下兼胥徒若然不見大夫士者小臣孤卿中

金之矣案鄭賈說非也羣吏猶言羣臣凡大夫士皆為羣吏小臣職孤卿中不得兼大夫士也府
史胥徒即庶人在官者庶民內已咳之矣左傳二十四年傳晉侯之豎頭須求見僕人以告又襄

三年傳魏絳授僕人書杜注云僕人晉侯御僕是諸侯御僕亦掌羣臣復 大祭祀相盥而登
逆之事可與此經互證此注及小司寇朝士諸注並誤詳大宰小司寇疏

相盥者謂奉槃授巾與登謂為王登牲體於 [疏] 注云相盥者謂奉槃授巾與者賈疏云上小臣
相盥者謂奉槃授巾與登謂為王登牲體於 [疏] 注云相盥者謂奉槃授巾與者賈疏云上小臣

尸盥時有奉槃授巾之事故云也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詒讓案此亦謂相王盥也特牲饋
食禮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記云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區者西面瀉沃執巾者

在區北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面而授尸卒執巾者受少牢饋食禮及士虞禮經記尸盥並有奉
槃授巾之節王尊不就洗盥與尸同也又內則云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卒授巾注

云槃承盥水者巾以挽手國語吳語越行成於吳曰一介嫡男奉槃區以隨諸御諸御蓋即此御
僕之屬盥儀詳鬱人疏云登謂為王登牲體於俎者羊人注云登升也亦有司徹乃升注云升牲體

於俎也又士冠禮注云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者對文則異散文得通左隱五年專云為獸之肉不
登于俎孔疏引服虔說亦以登為升引特牲饋食禮主人降盥出舉入乃匕載者彼文云主人降

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之事 大喪持翼 翼棺飾也持
乃札卒載加匕于鼎此約引之證祭祀相盥及登牲體於俎之事 大喪持翼 翼棺飾也持

乃札卒載加匕于鼎此約引之證祭祀相盥及登牲體於俎之事 大喪持翼 翼棺飾也持

大喪持鬻者謂王喪也后喪則女御持鬻世子喪疑當使東宮侍御上庶子等持之皆不使御僕也注云鬻棺飾也者詳女御縫人疏云持之者夾登車者喪大記鄭注云鬻車行使人持之而

從明堂位注云鬻夾板路左右前後則天子八鬻即使此御僕掌王之燕令之燕居時疏注云持之以夾鬻車左亦前後各二也鬻車即王之柩路詳遂師疏

時之令者賈疏云以御侍近臣故以序守路鼓更疏石經及名本並誤守之者亦於大寢之使掌燕居時之令施之於外也

門外大僕建路鼓之所賈疏云此即大僕所云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者也注云序更者注例用今字作序小司寇注云鼓更也謂以鼓次更迭相代守之儒行云更僕義亦相近賈疏云即上鄭

云直事鼓所者也

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祫無寢詩云寢廟釋釋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祀掃曰掃掃前曰掃掃前曰掃洒灑也鄭司

農云洒當為灑立謂論語曰疏注云五寢王廟之寢也者謂太祖及四親廟之寢也知非王之

子夏之門人當洒掃應對曰疏大小寢者以宮人掌王六寢之脩則王寢掃除糞洒之事自有

宮人主之非隸僕所掌也且段令是王寢亦當云六寢不當言五若云五無寢則文又不備除

鄭以五廟寢為釋也賈疏云五寢既隸僕掃除其廟按守祫注皆宗伯掃除詒讓案宗伯所脩除

者為正廟與此官掌後寢職掌五相備亦官也又大射儀云隸僕人掃侯道司宮掃所畫物司

宮即宮人隸僕人亦即此官之屬彼畫物在堂宮人掃之侯道在庭此官掃之與此經宮人掃王

寢在內此官掃廟寢在外比例亦同足證鄭義凡大射在宮外之射宮而使此官掃其侯道則又兼及宮外掃除之事矣云周天子七廟唯祫無寢者釋廟有七而寢唯五之故凡五廟在路門外之左祫無寢別立與五廟不同地詳春官敝官及守祫疏云詩云寢廟釋釋相連貌也者今毛詩無此文聘禮疏引此注釋釋作奕奕蔡氏獨斷云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同呂氏春秋季春紀高注云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淮南子時則訓注及禮書祭祀志說並同今案詩小雅巧言云奕奕寢廟與諸家所引文異據蔡氏引作頌曰則當

祭祀脩寢

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

疏

祭祀脩寢者大宰注云脩掃除糞酒之事以祭祀事重故更端言之祭義云孝子

將祭宮室既脩牆屋既設是將祭脩除之事注云於廟祭寢或行事焉鄭以凡祭必於廟而

此猶云寢明時亦或有事於寢故有脩寢也云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者據月令仲春鮮羔開冰

孟夏以餼饗麥仲夏以雛嘗黍孟秋登穀天子嘗新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首冬嘗魚皆

言者欲見是廟之寢非生人之寢故也黃以周古者禮不備不敢以祭薦禮王行洗乘石鄭

殺不得行之於廟喪禮有下室之奠吉禮有後寢之薦皆先人神靈所依之處王行洗乘石鄭

農云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詩云有**疏**王行者謂王將乘車出行也云洗乘石者所以為累

扁斯石履之束今謂上車所登之石清說文水部云洗條足也引申之洒滌足所履物亦

通謂之洗注鄭司農云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者左傳桓十八年杜注云上車曰乘故王所

登之石者小雅白華篇文毛傳云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先鄭說與毛同文選任昉勸進箋李

引尸子云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七年淮南子齊俗訓略同許

注云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惠上奇云乘石一名踐石謂踐之以升車戰國策趙策武靈王立周紹

為傳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然則踐石以上謂國之有

司不獨人君為然矣士昏禮婦乘以凡易林登凡上輿駕駟南遊是上輿皆登凡也乘必依毛詩

古文乘從凡論譚案凡登車貴者乘以石其次以凡曲禮云尸乘必以几注云尊者慎也依毛詩

及尸子淮南書說似乘石為天子禮**掌蹕宮中之事**官中有事則蹕鄭司農云蹕注云宮

則蹕者宮正云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以為明然則此宮中之事亦關廟中矣彼注事為祭

先公於廟中隸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為明然則此宮中之事亦關廟中矣彼注事為祭

事此不言祭事者以互見於彼略之又左襄三十一年傳云諸侯賓至僕人巡宮疑亦即此官之

屬蓋賓客之事亦兼行視之矣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做蹕者釋文云做字又作警

事此不言祭事者以互見於彼略之又左襄三十一年傳云諸侯賓至僕人巡宮疑亦即此官之

屬蓋賓客之事亦兼行視之矣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做蹕者釋文云做字又作警

事此不言祭事者以互見於彼略之又左襄三十一年傳云諸侯賓至僕人巡宮疑亦即此官之

屬蓋賓客之事亦兼行視之矣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做蹕者釋文云做字又作警

事此不言祭事者以互見於彼略之又左襄三十一年傳云諸侯賓至僕人巡宮疑亦即此官之

屬蓋賓客之事亦兼行視之矣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做蹕者釋文云做字又作警

事此不言祭事者以互見於彼略之又左襄三十一年傳云諸侯賓至僕人巡宮疑亦即此官之

屬蓋賓客之事亦兼行視之矣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做蹕者釋文云做字又作警

事此不言祭事者以互見於彼略之又左襄三十一年傳云諸侯賓至僕人巡宮疑亦即此官之

屬蓋賓客之事亦兼行視之矣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做蹕者釋文云做字又作警

察警微字同闡人注云蹕止行者與先鄭此注義同漢書丙吉傳吉又嘗出逢溝道羣鬪者顏注云溝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祀先令道路清淨漢舊儀云輦動則左右侍帷幄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漢書梁孝王傳云出稱警入稱蹕注云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案蹕蹕字亦同崔氏古今注云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入稱蹕降天子一等焉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塗路也互詳宮正疏 大喪復于小寢大

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疏大喪復于小寢大寢者與夏采祭僕為官聯也大喪亦祭王后世子

大祖小祖大寢小寢考之夏采以冕服復于大祖祭僕大喪復于小廟是天子復于大祖小廟之

事其復于大寢小寢則此隸僕所職是也士喪禮死于適室復者升自東榮降衣于前受其衾升

自作階以衣尸此十七復適寢之禮足相證明矣鄭云廟寢誤案劉黃金說是也吳廷華林喬蔭會

大祖祭僕復小廟廟後之寢非王常行禮之處且已統於廟諸經皆無復文不當別掌明矣又賈

疏云以祭隸僕職卑位小故使之復於小廟小寢也案據疏則經文疑當作大喪復于小寢與祭

僕云大喪復于小廟同士喪禮疏引此經亦無大寢二字然祭僕疏云云小寢大寢下隸僕復也

夏采疏及檀弓孔疏引此經亦有二寢二字他職又別無掌復大寢之文此疏疑有誤又案雜記

說諸侯禮云小臣復與此經異疑以小臣與祭僕同屬大僕故兼官通職與注云小寢高

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者祭僕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明寢亦隨廟為稱但

此大寢小寢以檀弓證之當為王居之寢鄭說未然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數也延

冠卷當簪者廣委 初作冕曰虎通義緇冕篇云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延垂旒紉紉古者黃帝

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波施前俯而後仰故謂之冕也釋名釋首飾云祭服曰冕冕
 猶俛也俛平直貌也亦言文也玄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云皆玄冕朱裏延紐者此皆字統
 下五采纁三十升布染之土以玄下以朱衣之於冕之上云云延者即是上玄者凡冕體周禮云
 古者纁麻三十升布染之土以玄下以朱衣之於冕之上云云延者即是上玄者凡冕體周禮云
 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今還取彼以釋之後按彼文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
 上玄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纁繩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後論讓案凡五冕皆麻為之論語子罕篇云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集解孔安國云古者纁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或故從儉
 詩周南葛覃孔疏引鄭論語注說與孔同蓋春秋以後所改易此經在周初未有純冕之制則無
 不用麻也江永云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纁二千四百則
 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縷此必不能為者也孔意蓋謂古者朝服十五升冠當倍於衣不知
 冠升倍衣唯喪服斬衰三升冠六升則然自齊衰以下則非倍半之數矣禮無冠倍於衣之例孔
 誤釋耳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縷已是細密難成矣金鶚云冕服玄衣纁
 裳以象天地五冕皆用玄色之布覆其上而纁其裏亦象天地之色弁師玄冕朱裏朱當是黃朱
 即纁色也地色多黃純朱非所以象地故古人象天地皆用玄纁穀梁僖三年疏冕上玄下纁可
 知弁師朱即纁也案江金說是也朱裏玉藻注亦作纁裏釋名又云纁下依鄭士冠禮注義纁為
 三入朱為四入深淺小別色入同也管子輕重己篇說天子五時各服其方色之纁於禮無文不
 為典要賈說冕體廣長之度並據漢禮器制度文左傳桓二年孔疏云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
 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
 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
 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孰是案王制孔疏引皇侃說諸侯卿大夫之冕與沈文阿
 同疑不足據又依賈說冕玄表朱裏皆用布王制疏謂朱裏應以纁為之栗與又據國語魯語說
 諸侯夫人織紵經謂延亦織組為之用絲不用麻今案古者麻冕則延亦當用麻魯語以延與紵
 並舉或據後世純冕之制與張惠言云冕武之色無文約以玄纁為之案張說是也武蓋亦玄表
 而朱裏與延色同經舉延紐而不及武者文不具也注云冕服有六而云五冕者大裘之冕蓋

無疑不聯數也者特黃丕烈校改作連是也詳大宰疏旒俗字當作旒詳後賈疏云按司服祭服六服皆連冕言之今此惟云五冕者但此弁師所掌冕以旒為主祭天用大裘取質其冕亦當無旒為質故此不數之惟有五冕耳詒讓案司服冕服六此云五冕者凡冕服以衣章為別異大裘而冕亦被袞衣衣冕相同故不數也鄭謂大裘之冕蓋無旒於經無文故為不敢質定之辭本非篤論陳祥道陸佃王昭禹鄭錫戴震金榜孫希旦張惠言並據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明大裘被袞衣冕十有二旒而黃度王應麟孔廣森宋綽初又謂天子六冕同十二旒其說尤精與此經下文及禮器玉藻皆密合可為定解今攷大戴禮記禮三本篇荀子禮論篇並云郊之麻冕陳祥道云古者五冕皆麻至孔子時乃去麻用純然郊冕猶用麻所以示復本也案陳說是也若然晚周之世郊祀之冕亦止麻純則別不等旒之有無則周初袞冕非無旒之冕可知公羊宣元年何注云弁加旒曰冕左傳桓二年疏引宋衷世本注云冕冠之有旒者是有旒乃謂之冕古書無言冕無旒者惟周書王會篇說戎王朝諸侯之事云天子南面玄纁無繁露孔注以繁露為旒攷天子受朝服袞冕不當無旒蓋文有駁誤互詳司服疏云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者玉藻注云延冕上覆也賈疏云玉藻注言雖不同義則不異皆以玄表覆之在冕上也以爵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低也

也以低為號也玉藻孔疏云用三十升之布染之為玄覆於冕上出而前後冕謂以版為之以延覆上故云延冕上覆也但延之與版相著為一延覆在上故云延也故弁師注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與此語異而意同也皇氏以弁師注冕延之覆在上以弁師經有冕文故先云冕延之覆在上此經唯有延文故解云延冕上覆今刪定諸本弁師注皆云延冕之覆在上皇氏所讀本不解冕也皇氏說非也案據玉藻疏是皇侃所見舊本此注作冕延之意云延冕之覆在上是解今同者如皇氏所讀弁師冕延之覆在上是解冕不解延今按弁師注延之意云延冕之覆在上是解延不解冕也

本同賈疏謂此注與玉藻注不同又以延低一寸餘故得冕名釋注是以名焉之義則賈所見本疑亦冕在延上與皇本同今詳審注意實謂延覆冕上前後引出而長故名焉延爾雅釋詁云延長也即義也此與玉藻注以冕上覆釋延正同孔謂此注釋延不釋冕蓋深得鄭指唐定本也皇賈說並誤延字又作延左桓二年傳衡統紘延柱注云延冠上覆也案冠弁並無延杜言冠

者冕之通稱也云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者說文糸部云紐糸也又金部云鈕印鼻也廣雅釋器云鈕謂之鼻案凡器物之有空窾可穿糸者並得稱鼻冕鼻謂之紐印鼻謂之鈕也武者玉藻云篇冠玄武鄭彼注云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賈疏云紐者綴於冕兩旁垂之武兩旁作孔以并貫之使得其牢固也戴震云延有紐自延左右垂笄貫之以為固案戴說是也賈云紐綴於冕者謂綴於延下也冕延與武殊猶之禮冠之梁與武殊故必於延下綴紐下垂及武復於武旁以空與紐空正相直而後以笄橫穿紐武之空與纒髮相貫為固注不云在延下而云在武上者以紐之下垂正當武左右之上非謂紐與武連也若紐即在武則延與武無由相屬矣紐之材蓋與延同故下注云延紐皆玄覆朱裏是也云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縱其舊象與者賈疏云古之紐武皆貫之處若今漢時冠卷當簪所貫者於上下之廣及隨縱之表以冠縱者貫簪之處當冠縱之中央惠士奇云士冠禮纒纒廣終幅長六尺康成云纒今之幘梁也韜髮而結之徐爰曰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纒以緇為之後世施幘于冠因裁纒為帽然則古曰纒漢曰幘晉宋曰帽阮元云廣袤以冠縱謂以冠縱之廣袤為之廣袤也案阮說是也蓋注所謂卷即武也縱與纒同士冠士昏禮之纒內則之縱注並以韜髮釋之內則孔疏引盧植云所以裏簪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此禮經之纒也若漢人所云冠縱乃古之冠梁幘之有梁者亦謂之縱故說文糸部云纒冠織也漢書元帝紀注引李斐云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纒為首服冠幘纒即謂織成冠幘梁之材也然古冠梁廣止二寸而漢之幘梁則寬甚廣古冠縱全幅韜髮而漢之冠幘纒則不全幅可冒髮而不可韜髮是漢之纒非禮經之纒也惟周時凡冠必先著纒而後以冠加其上漢時冠則先著幘而後加冠故急就篇顏注謂幘常在冠下或單著之是漢之幘雖與周之纒異制而其在下冒髮承冠則一故士冠禮注以漢之幘梁況纒也然則漢人通稱冠幘之梁為纒此注之冠縱即謂冠梁明矣凡冠梁覆冒前後屈而屬於冠卷其冠之左右旁而梁所不覆者即當簪之處也當簪之處既梁所不覆故別於卷上出為兩瓣以與簪相穿為固其廣袤則與正面之梁相等但梁材以一條屈之冒髮前後而兩末咸屬於卷當簪之類紐者則左右各為一瓣以蔽髮之兩旁其下屬於卷而上與梁不相屬以此為異賈疏

五采纒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

也者典瑞注同云繩之每一而貫五采玉者此鄭讀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為句凡五采備為圭而即就也每一旂采十二就即十二而貫五采玉者此鄭讀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為句凡五采備為圭

玉繅藉之制以釋此冕繅謂亦采別為等采備為就然則天子五采繅則一就為五等一就為一十二就凡六十等於文太綉疑非也竊謂冕繅合五采絲為繩與繅藉畫章不同畫章聚數就為一十二

合絲則以一就為一旂蓋每旂一道備五采一成則十二就即十二旂也以其一就即是一旂故經止著十二就九就之文而不必別言旂數若如鄭說則經不言一冕之旂數而反詳一旂采色

之就數詳略失當於文例疏矣諸侯三采以下並同其旂玉采次注無說玉藻孔疏引皇氏沈氏說云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玄五采玉既質偏周而復

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案皇沈孔依射侯之次以推旂玉之采未詳是否又此王五采玉及下文諸侯瑋玉三采並以眾玉而備多采分之則一玉各自為一采不得相兼

而依許叔重說則是一玉而兼備五采三采蓋與鄭義絕異詳後疏云十二旂則十二玉也者鄭嫌典嘉禮引此注作十二旒旒則十二玉案旒即旂之俗杜氏所據此注蓋重旂字十二旂者鄭嫌

本說一旂字則似一旂止一玉者謂每一旂有十二玉府先鄭注所謂冠飾十二玉是也今經無旂數故補其義旂則一旂止一玉義不可通矣云每就開蓋一寸者就開謂采色一而之開鄭玉藻

注說遠延云天子齊肩孔疏云以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開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

旒垂而長短為差云朱絃以朱組為絃也者說文糸部云絃冠卷也重文紉絃或從弘案冠卷與絃異物許不宜合為一段玉裁校本依玉篇作冠卷是也左傳桓二年孔疏云魯語稱公侯夫

人織絃延知絃亦織而為之士冠禮言組縷組絃知天子諸侯之絃亦用組也孔廣森云絃唯王朱耳諸侯以青祭義曰諸侯為精百畝冕而青絃躬乘未大夫士以緇搯士冠禮弁皮弁緇組

絃纒邊知之云絃一條屬兩端於武者漢記云管仲朱絃注云冠有笄者為絃絃在纒處兩端上屢下不結又國語魯語章注云冕曰絃絃纒之無綫者也從下而上不結賈疏云謂以一條繩先

屬一頭於左旁笄上一頭繞於頤下至句上於右相笄上繞之是以鄭注士冠禮云有笄者屈組以為絃垂為飾無笄者纒而結其條彼有笄據皮弁爵弁此五冕皆有笄與彼同此言屬於武

者據辨貫武故以武言之其實在辨案賈說是也紘屬於辨當武處故注通言之云屬端於武
云練不言皆有不皆者賈疏云謂王之五冕練則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其玉旒皆十二故
練不言皆有不皆者則九旒以下是也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玉也黃度云康成以練不言皆
有不皆者非也五采練十有二就蒙上玄冕朱裏延紐皆字十有二就下又有皆字謂每就十二
玉也然則天子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練旒十二就就皆十二玉玉旒朱紘是則一冕耳而曰五
冕者正以著其同也孔廣森云經言五冕皆五采練十有二就則王之冕無不十二者矣注獨
以此為表衣之冕與皆文不相會左傳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王之元服於是取數焉
案黃孔說是也至應電宋蘇初說同經云王之五冕皆玄冕下云五采練十有二就既無九七遞
減之文又不云十二存屬何冕則王五冕並十二存可知禮器說天子之冕藻十有二存亦不云
諸冕遞減與此經文正相合詳後疏云此為表衣之冕十二存則用玉二百八十八者唐郊祀錄
引三禮圖說同部不知此經十二存通關五冕故謂專據袞冕其驚冕以下之存則或於此賈疏
云以其十二旒旒各十二玉而後二十四旒故用二百八十八玉應電謂冕旒者十二玉有前無
後江永云大戴禮東方朔蒼客難皆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則無後旒可知後旒何所取義乎
鄭謂前後皆有旒此因玉藻前後遂延而誤耳前後遂延謂版尺六寸自延端至武前後皆有
遂非謂後亦有旒也玉藻言十有二旒未嘗言前後皆十有二旒也據疏引禮器度亦云垂
於旒之前後登叔孫通失之與且袞冕二十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如此繁重恐首不能勝鄭所
計用玉每冕皆當去其半金榜云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禮記尙
書車陶簡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三
公諸侯及卿大夫皆從前無後案鄭釋周官禮記用象易氏說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簪古者冕而
前旒以蔽明也禮緯旒垂目繡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案王江金說可正舊說之誤戴
此亦謂冕旒前有旒淮南子主術訓說同今依其義袞冕前十二存當用玉百四十四也云驚衣
之冕練九存用玉二百一十六轟衣之冕七存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存用玉百二十四玄衣
之冕三存用玉七十二者隋書禮儀志引禮說並同此即鄭所謂練有不皆者也依其說計之

驚冕前後十八旒以十八乘十二則二百一十六也
八也希冕前後十旒以十乘十二則百二十也
說則依鄭所計旒玉各去其半今依孔廣森定王五諸侯之纁旒九就璫玉三采其餘如王冕並前十二旒同用玉一百四十四無增減之差也

之事纁旒皆就玉璫玉簪

突當為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謂延紐皆玄覆朱裏與玉同也出此則異纁字皆就告三采也每纁九成則九旒也公之

冕用玉百六十玉璫塞耳者故書璫作璫鄭司農云纁當為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璫璫玉名

疏諸侯之纁旒九就者阮元云唐石經原刻作諸侯之纁九旒後刮磨重刻

纁下增存按賈疏引經云諸公之纁九就無旒字與石經原刻合此層上言玉纁十有二就纁下不當有旒也詒讓案旒正字當作璫說文玉部云璫垂玉也冕飾經典皆段旒旗流之游為之游

又省作旒或作旒者旒之俗也此經並作旒注則今旒旒出蓋傳寫之誤賈疏云諸公云纁九就又云纁旒皆就文與上言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纁玉別文則纁有差降玉無差

降此諸公纁玉同文則惟有一冕而已故鄭計一冕為九旒旒各九玉璫冕九旒不別計驚冕已下以其一冕而已冠五門故也已下侯伯子男亦皆一冕冠數服也詒讓案五等諸侯冕旒之數

據鄭前後注說但云公九侯伯七旒子男各以一冕冠眾服王制孔疏引雋氏云公以下諸冕其旒

重依命數不減其質說同然孔氏不從鄭說之說而云公衮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絺冕三旒女冕蓋無旒旒皆九玉侯伯驚冕七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七玉子男鷩冕五旒以下與公同旒

命數增減之文若如孔說則一命大夫冕當一旒既不成飾五等諸侯玄冕皆無旒是又不成冕

矣今誦玩經文竊謂諸侯冕旒之數五等當同用九禮器說天子冕藻十有二旒諸侯九金鷩云

諸侯之纁旒九就九就即九旒此與禮器適合鄭注謂侯當為公字之誤失之案金說是也凡諸侯公衮冕以下侯伯驚冕以下子男鷩冕以下蓋同九旒九就九玉無增減之差故經云諸侯之纁旒九就不云五等有異然則禮器天子六冕皆十二旒諸侯五等皆九旒卿即上大夫皆七旒

大夫皆五旒咸視壽為降殺不隨命數正足與此經相證補獨斷云周禮天子冕朱綠藻十有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漢與至孝明帝永平二年詔有司採尚書臯陶篇及周官禮記定而制為

十二旒三公及諸侯之制者朱綠九旒卿大夫七旒漢制放周禮自卿以上旒數亦正與此經及禮器合云璠玉三采者釋文云璠本又作珉案說文玉部云珉石之美者無璠字聘義注云璠石

似玉或作玨也彼釋文云璠字亦作璠似玉之石然則璠即玨之別體說文玨字說解亦云一日石之美者蓋璠玨二字不同而義則兩通又案珉从民聲璠从昏聲與民聲異部不相

通後世多淆混與辨故璠或作珉云玉璠玉玨者賈疏云王不言玉璠於此言之者王與諸侯互見為義是以王璠玄冕朱裏延紐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諸公言玉璠明王亦有之是其互有也

金鵝云玨天子以玉璠侯以似玉之石毛公謂諸侯璠用美石則玨亦用美石可知弁師云著侯之纁玨九就璠玉三采冕旒用璠玉則玨璠亦宜用璠玉璠玉者美石之似玉者也下云玉璠玉

玨即承璠玉而言不云璠者省文注云侯當為公字之誤也者賈疏云以下別見諸侯又此經云九就當上公以九為節故知是公也金鵝云經凡言諸公皆與侯伯子男對文此經上下兩見

諸侯知侯非誤文也案金謂侯非誤文是也金鵝說亦同今定五等諸侯冕旒同九就實非專據諸公之冕而言則侯之不當為公益明矣云三采朱白蒼也者賈疏云聘禮記公侯伯纁纁三采

朱白蒼故知三采亦朱白蒼也江永云諸侯三采纁玄黃不取用天地之色也云其餘謂延紐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者賈疏云異謂天子朱紘諸侯當青組紘之等不得與王同也云

纁纁皆就者三采也者鄭意采市為就經云璠玉三采則纁組亦每就三采也上公五冕皆以采別三等為一就一旒九就則二十七等也是為纁纁皆就依鄭說則經據公冕每旒九就一就之

采市而言實非經義也今攷經云皆就者自謂凡纁皆一旒而備采一就明冕纁就之數即旒之數耳五等諸侯旒數就數玉數皆以九無不同也云每纁九成則九旒也者旒亦當作旒鄭不知

此當云九就即九旒故補之謂經言纁九成兼見一冕有九旒以互文見義其實非也段玉裁云經云每纁九成則九旒故補之謂經言纁九成兼見一冕有九旒以互文見義其實非也段玉裁云

森云此亦通前後計之用歐陽說也詒讓案鄭意公冕前後十八旒以十八乘九則百六十二也如江氏說去其半則用玉八十一今定五等諸侯冕並九旒九就九玉皆八十一玉也云玉璠璠

字此經作縹禮記作藻皆借字也聘禮之縹今文作縹者乃典瑞圭玉之縹與冕縹異惟玉藻釋文云藻本又作縹亦聲近假借字云縹惡玉名者賈疏云按許氏說文縹三采玉從玉無聲以其三采又非瓊璠故云惡玉名也說文又云瓊石之美者從玉良聲如是經云瓊玉三采當以瓊為正故先鄭從瓊為惡玉名也案賈亦誤以瓊與瓊為一字依先鄭說則瓊為玉不美者之名三采者但一玆之中備此三采之玉非一玉備有三采也初學記玉部引逸論語亦云瓊三采玉也許說本於彼則謂瓊即為備三采之玉與鄭義異金鶚云凡經典石之似玉者多通稱玉非必眞玉也注云惡玉之惡者即石之美者其義一也徐養原云無與武古亦通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用無疑即武夫之武說文無武字漢書董仲舒傳作武夫案徐說亦通

璫象邸玉笄 故書會作璫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璫用組乃笄

如棊車設之棊玄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璫讀如薄借棊之棊棊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棊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棊是也邸下祗也以象骨之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者釋文云璫本亦作璫文選東京賦李注引此經注並作璫孔福汾云璫疑當作璫案孔據說文校也說文玉部云璫弁飾往往冒玉也從玉棊聲重文璫璫或从棊無璫

字則璫正字璫或體鄭本疑本作璫詩曹風鳩箋讀璫為璫或即本此經也璫之省周書器服篇有象璫即弁飾也皮弁者王朝服之弁依鄭後注則章弁飾等亦與皮弁同注云故書會

段玉裁於讀如璫增驗字云司農從驗後鄭從會論讀如馬會之會後人刪驗字非也馬會者即

馬會後漢書郭太傳注引說文組會也謂合兩家之貫賣如今之度也史記貨殖傳節組會徐廣曰組馬會也會會古今字司農謂其音如此其義則亦取會合謂以五采束髮也引士喪禮曰

先鄭所據本異徐養原云徐注道崑本並作璫下同今集儀禮作璫鄭彼注云古文為括括與

與璫猶括之與璫也案徐說近是束髮之正字當作璫說文影部云璫髮也禮古文作括括為同聲段借字璫即髮之別體璫亦即括之別體也今本注璫璫璫璫亦同但經典璫字多作括則

宋本作拾於形尤近耳器又或省作會莊子寓言篇陳景元音義本云也括撮而今也彼髮人

開世篇云會撮指天會撮即括撮釋文引司馬彪云會撮也云撮讀與輪同書之異耳者段玉

裁云謂儀禮之槍即周禮之輪也徐養原云先鄭分輪五采女玉璽為兩事後鄭合會五采玉璽

為一事說文骨部輪骨輪之可會髮者从骨會聲引詩輪弁如星按今毛詩作會不作輪許所引

者蓋三家詩今無可考此外惟開官故書有輪字先鄭釋此字依引禮經而不及詩也此經當斷

骨故訓骨輪後鄭注禮時未見毛詩其作會也從今書也治讓案依說文論字說此也此經當斷

論字為句五采玉璽為句骨輪不用玉亦無五采也但說文不引此經故書疑詩也此經當斷

論為骨輪矣引說日以組束髮乃著辨謂之槍者說謂禮今文家舊說鄭士喪禮注云用組束髮

也亦與舊說同先鄭先發五采束髮之訓又引禮經之槍以證義蓋謂周禮之論亦束髮為義

與禮經槍義同故并引禮說以釋之但先鄭引此諸文自專取束髮之義與著辨不相牽此牽連

引之耳云沛國人謂反紛為論者釋文於作紛云本又作紛案說文影部云弄簪結也弄正字別

作紛紛即紛之變體士冠禮鄭注云紛結髮沛國方言以反紛為論亦詳其說疑亦束髮之義故

又舉以為證云璽讀如葦車殺之葦者段玉成云葦車殺蓋即詩之約輒此司農擬其音耳其義

脫故讀璫為綦即訓綦為結王之皮弁縫中以五采玉十二貫而結之為飾亦謂之綦又非如師叔重說弁飾名璫也惠士奇云喪服傳注云繩非今之不借齊民要術云革履之賤者曰不借釋名不借言賤易有不假借人也齊人云搏賭於文借賭皆以昔為聲古音通搏音相近故薄借轉為搏借廣雅不借履也其紵謂之綦內則注云綦履繫士要禮綦結於跗連約絢在屨頭有孔穿繫於中而結於足屨成引之亦取結義也任大椿云內則注曰履繫廣雅曰紵皆可以貫結者也蓋履下以絲貫絢謂之綦弁上以絲貫玉亦謂之綦鄭注以履繫之綦通綦之義則知璫之當為綦亦取義於貫結也案任說是也文選東京賦云玉笄綦會蓋即用此經亦作璫論與鄭讀正同疑後鄭即本張平子也不借齊民要術及崔氏古今注並云草履方言云麻作此與喪服注繩非說同急就論及釋名則云韋作蓋漢時凡屨履不論草韋通名不借亦皆有綦蓋論散不足篇云綦下不借即此薄借綦矣云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者此後鄭讀會五采玉璫為句也會玉十二聶氏三禮圖引梁正張益圖云弁縫十二據禮圖說則弁有十二縫存纜有十二玉與冕旒玉數相等也隋書禮儀志引五經通義說弁制云高五寸前後玉飾又引魏臺訪議云天子以五采玉珠垂而下之則爲旒纜而天子以十二爲飾約同冕旒也孔廣森云會弁如星者衛風淇奥文毛傳云弁皮弁所以會髮鄭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璫而處狀似星也案毛說會弁爲會髮與先鄭義略同引又曰其弁伊綦者曹風鳩文毛詩綦作駢傳云駢駢文也弁皮弁也鄭箋云駢當作綦以玉爲之案作綦者疑亦三家文後鄭引此二字證會綦爲結玉之義任大椿云璫璫駢綦通後鄭於詩以璫破駢於周禮以綦破璫璫璫綦三字真相近駢則假借字耳東京賦玉笄綦會綦之從絲璫璫之從玉以絲貫玉故也然則會弁如星言會而璫可見其弁伊駢言綦而會可見也弁師先言會而後言璫言會中有璫也東京賦先言綦而後言會言綦飾於會也黃以周云說文弁飾玉謂之璫或作璫此璫字不必改讀爲綦鄭箋曹風其弁伊駢又破讀爲璫書四人綦弁又不破讀鄭意願命綦弁文在爵弁下是爲士服士之弁會無玉飾故從本字曹風弁駢本不謂士毛傳云駢綦文也但言璫中五采玉璫不言所故改讀爲璫以明用玉此經既言五采玉則璫之爲玉可不言且但言璫中五采玉璫不言所結

之想案糾繆摻字並通不糾即謂不絞也漢書王莽傳顏注云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依顏說則環經與細麻之經形制不異非經義也又案凡經有首有要要經以象大帶此環經加於弁則首經也其要經注無文喪服朋友麻注謂亦服弁經而服細之經帶賈彼疏申其義云凡弔服直云素弁環經不言帶或有解云有經無帶但弔服既著喪首有經不可著吉時之大帶此經注服總之經帶則三喪經帶同有可知首言環經則其帶未必如環但亦五分諸侯及孤卿大夫去一為帶糾之矣引司服職曰凡弔事弁經服者賈疏云證弁經是弔服之經

夫之冕韋弁皮弁經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

再就用玉五十纁玉皆三采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纁

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經之弁不辟積禁令者不得相

於韋弁皮弁矣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

旒璫之等數也諸侯亦通五等言之其冕飾上文已見此又重出者侯爵孤卿大夫亦有冕故通

此文既承諸侯之下故鄭以為諸侯之孤卿大夫解之也既不別見天子之臣文中可以兼之上

數矣又云自此一經揔包諸侯及臣不言天子之臣但天子三公八命卿大夫四命士三命

命數說亦非又諸侯之士亦得服弁經不及士者亦文不具也注云各以其等纁旒玉璫如其

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五十者此鄭依侯伯以下命數為其冕旒之差侯伯前後

江氏說無後序則侯伯子男冕笄與公同前九祭九就九玉用玉同八十一也天子之三公冕旒

數與諸侯同又案隋書禮儀志引禮圖云驚冕侯伯服以助祭七旒用玉九十八冕子男服以

助祭五旒用玉五十玄冕諸侯服以祭其廟三旒用玉十八禮圖所說並與鄭同但依鄭說五等

諸侯並以一冕冠五服故賈疏謂侯伯子男之冕亦據一冕如上公而禮圖謂諸侯玄冕二旒則

與鄭賈義違未詳所據又淮南子主術訓高注說冕旒云天子玉十二公侯桂珠九伯子男各

應隨其命數也此亦依鄭義而謂公侯同九玉則與鄭說又小異疑傳寫之誤云桂珠九伯子男各

據上文云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纁三就月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月玉八者大

夫纁當作纁各本並誤此謂諸侯之卿大夫也隋志引禮圖云禘冕孤卿服以助祭四旒用玉

三得十八大夫再命前後四就以前乘二得八也賈疏云四命以下皆據典命公之孤四命公侯

伯之卿三命其大夫二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而言詒讓案禮器說冕旒云上大七下大

夫五士三注以為夏殷禮孔疏亦云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金鵠云此亦周禮也

蓋大夫士有王初侯國之異王朝之大夫與諸侯略等士與諸侯之大夫略等然則王朝之士得

服冕也上大為庸六命侯伯等而服纁冕其冕七旒下大夫四命與子男等而服希冕其冕

為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案子玉之弁蓋即以瓊為瑾此諸侯卿大夫皮弁得以玉為飾之證也云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纒之就然者賈疏云以其用服非吉故無飾故辟積有就也張惠言云鄭蓋以天子至卿大夫皆有素爵弁之弁經服故為辟積之差等其實天子即以爵弁君大夫即以皮弁為弁經其爵弁不得有素爵弁之弁經服是也辟積與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義同彼謂皮弁之裳當要中辟蹙為褶鄭此注則謂弁經之弁當繼辟蹙如冕纒之數然經無弁積之文不足據也天子以下弁經之等自以冠衰為差詳司服疏云庶人用者素委貌者明不得服弁經也鄭謂庶人以素委貌疑衰為帛服詳司服疏賈疏云此經不云庶人鄭云此者以有大夫已上因言庶人且欲從下向上因推出士變冕為爵弁之意也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者賈疏云此亦無文鄭知然者凡冕旒所以為文飾一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衣無章士又退之變冕為爵弁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冕為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也若然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為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無殊謂之冕者但無旒之冕亦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也案鄭賈說並非也無旒則不與冕依禮器詳大宗伯司服疏云其章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經之弁不辟積者亦以等降也賈疏云一命大夫及士互相承士不得無旒故知無此等在大椿云注云其章弁皮弁之會無結飾與上注一命大夫及士互相承士不得無旒故知無此等在大椿云注云其章弁皮弁之會無結飾與上注一命大夫冕亦三旒則弁亦當無降也云禁令者不得相僭踰也者尊卑之服各依其等若有僭踰則弁師糾詰之故有禁令也引玉藻曰君未有命不敢即乘服者彼文不敢作弗敢鄭彼注云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案彼云乘者兼賜車馬言也賈疏云彼諸侯之卿大夫聘於天子天子賜之冕服歸國告君得君命乃服之未得君命則為僭踰故引為證也云不言冠弁天子以爲田服即諸侯及臣之朝服亦皮弁之類不言之者兼於草弁皮弁也論讓案冠帶素鞞天子以爲田服即諸侯及臣之朝服亦皮弁之類不言之者兼於草弁皮弁也論讓案冠弁之冠委貌即玄冠詳司服疏玄冠玉飾經無文玉府先鄭注釋服玉云冠飾十二玉賈彼疏謂天子冠弁與章弁皮弁同十二玉玉韞孔疏亦謂諸侯及孤卿大夫冠弁采玉之數並同二弁理

或然也云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者禮記云端衰要車皆無等注云

衰者衣衰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明天子以下至於士要服制度並同故經不也

大者謂天子大夫士庶人皆服之也

大夫士庶人皆服之也

大夫士庶人皆服之也

大夫士庶人皆服之也

大夫士庶人皆服之也

大夫士庶人皆服之也

大夫士庶人皆服之也

大夫士庶人皆服之也

大夫士庶人皆服之也

周禮正義卷六十終

周禮正義卷六十一

瑞安孫詒讓學

司甲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五盾千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等謂功沽上下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戟酉矛夷矛

疏

擊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者賈疏云五兵五盾各有物色與其善惡長短大小之等按此下有舞者兵及厥五兵直云以待軍事者五兵五盾以軍事為主故也注云

五盾千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者說文盾部云盾戲也所以捍身蔽目又木部云櫓大盾也釋名

盾本出於蜀蜀滇所持也或曰羌盾言出於羌也約脅而鄒者曰陷虜言可以陷破虜敵也今謂

之曰露見是也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子盾車上所持者也子

小解也以縫編版謂之木給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為名也廣雅釋器

云吳魁千戲植戟盾也案戲即伐也毛詩秦風小戎蒙伐有苑傳云伐中干是也五盾蓋即詩傳

之中干及釋名所說步盾車盾之類總舉大數無五者之名故云未盡聞云等謂功沽上下者司

勳注云等猶差也賈疏云功謂善者為上等沽謂屬惡者為下等也必知有此法者見案人職云

者戈交戟酋矛夷矛者蘇氏演義引世本說五兵義同兵者戎器之通名故受無金刃亦謂之兵

名制並詳考工記總敘及治氏廬人職賈疏云此謂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

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

從司馬之法令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也疏及授兵從司

之者司弓矢云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從授兵甲之儀則此授兵亦兼師役會同有頒兵甲書費誓云善殺乃甲胄敵乃干無敵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敵不善即魯公伐徐戎命有

司治甲兵以頒受之事也天子六軍其人出於六鄉其甲兵則皆臨時官給故坊記孔疏云據司馬灋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眾七十五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十三人

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案孔說是也左釁十一年魯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杜注云大宮鄭祖廟戰國策齊策云甲兵之具官之所私給也費誓命魯人三郊三遂亦

止時楨榦芻芟而甲兵不責其畿內四等公邑三甸軍賦之法則車馬甲兵皆民自備非官所授詳甸計地出車之法則非耳其畿內四等公邑三甸軍賦之法則車馬甲兵皆民自備非官所授詳

小司徒縣師夏官敍官疏惠士奇云春秋四年楚武王授師子以伐隨閔二年衛懿公將戰而國人受甲古者兵器藏於國有事而後授兵既事復還兵所謂良兵藏於玉府及內府者必非民

開所造之者繕人彙人掌之者司甲司兵戈盾弓矢各有司存說者謂周官兵器出於鄉遂之民誤矣案惠說足申孔義凡大師六軍出於六鄉蓋巾車授車馬質授馬而此官與司甲授以兵

甲其還則亦受之唯大田羨卒盡作則車馬甲兵民開自具耳注云從司馬之法令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云司馬主六軍是一官之長先受於王命知多

少乃始出軍故從司馬法以頒之云兵輸謂師還也云用兵認出給衛守者賈疏云以其既言受兵不復用則當歸之有司司兵主受所輸而藏之也云用兵認出給衛守者賈疏云以其既言受兵

亦別言用兵明是衛守之處須兵者也會釗云注意以衛守則上授兵然出給與授本無別且經亦未嘗有衛守意竊謂其用兵言利用之兵如牛刀之屬耳蓋古出軍斬牲以徇陳又軍事其

犒牛無為皆執戰陳之刀以殺之祭祀授舞者兵玉戚之屬疏祭祀授舞者兵玉戚之屬疏祭祀授舞者兵玉戚之屬疏祭祀授舞者兵玉戚之屬疏

聯也戚斧也賈疏云按下司戈盾云祭祀授旅賁故士戈盾司兵尊於司戈盾明所授兵據以

大武朱干玉戚也其司干所授者又是羽籥之等非干戚可知也案賈此疏與司干疏說異非也司干以千名官不宜轉不掌干戚竊謂朱干玉戚以文飾為貴乃專屬舞者非戎事所用當為司

干所專掌此官所掌者蓋不飾朱玉之干戚耳鄭以朱干玉戚為釋亦非也祭統云及入舞君總干成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然則大武之朱干玉戚蓋君所自執其羣

臣以下所執則不必有朱玉之飾舞兵之干戚自有飾不飾兩種鄭賈不察而司干與司兵職掌遂淆提真辨矣 **大喪厥五兵** 故書厥為淫鄭司農云

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于筭 **疏** 大喪厥五兵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厥兵者葬前一

之樽中見內也並詳司裘疏 注云故書厥為淫鄭司農云淫陳也淫讀為厥之謂厥與也者二

說不同先鄭為長詳司裘大師疏云與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者既夕禮云陳明器役器甲冑于

筭鄭彼注云此皆師役之器賈疏云按既夕禮明器之用器有弓矢役器之內甲冑于筭彼雖不

具五兵此既言五兵明五者皆有也論讓案厥謂陳之不為與作鄭說亦失之云士喪禮下篇有

甲冑于筭者釋文云筭字又作泮案既夕文作筭鄭彼注云甲冑冑兜 **軍事建車之五兵會**

參于盾竿矢箠引以證明器有役器也既夕即士喪禮下篇詳巾車疏 **同亦如之** 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

入後刀之事論讓案凡車兵皆插於車輪詳考工記總敘疏 注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

也者御覽兵部引樊文淵七經義綱云車上五兵戈受車載酋矛夷矛乃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

文注是也必知如先鄭義者見考工記盧人云戈受車載酋矛夷矛乃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

云建五兵與人也以是故從司農所云也詩衛風伯兮孔疏云弓矢不在建中故不數也其實兵

經異義公羊說云五兵矛戟劍楯弓鼓穀梁莊二十五年傳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范注云五兵
矛戟劍楯弓矢楊疏引徐邈稟信說同曾子問孔疏引禮記隱義云東方或南方矛西方弩北方
楯中央鼓國語齊語韋注淮南子汜論訓高注並云五刀刀劍矛戟矢也淮南子時則訓云春其
兵矛夏其兵戟季夏其兵劍秋其兵戈冬其兵楯揚雄太玄經玄數云木為矛金為劍火為戈水
為楯士為弓矢漢舊儀云五兵弓弩刀劍甲楯漢書吾邱壽王傳顏注云五兵謂才戟弓劍戈今
案此經以五兵對五盾又司甲與司兵異職墨子節用上篇云甲盾五兵穀梁傳云五兵五鼓則
五兵數楯鎧鼓者非也徐說
紛五並無端證今不備論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分與**疏**注云分與授用者授舊本作受今依余本及注疏本

與之賈疏云即下文祭祀會同之等皆是**祭祀授旅賁戈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亦

之也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當**疏**祭祀授旅賁者明此官兼掌戈也洪頤煊云旅賁氏掌

事則衛王也及如杖長尋有四尺**疏**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並未言

說下文軍旅會同授旅賁及虎士戈盾此受當是及字之譌案洪說亦通莊有可蔣載康說同然

與司干諸子為官聯也此謂樂師小舞干舞之兵與司干司兵所授大舞之干戚並異賈司干疏

謂司干授干司戈盾惟授戈不足據注云亦頒之也者亦分與旅賁及眾舞者也云故士王族

故士也者賈疏云據司士而言云與旅賁當事則衛王也者司士注云王族故士故為士晚退留
宿衛者是故士為宿衛之人故與旅賁同衛王也賈疏云案旅賁氏掌執戈盾而趨此執戈者以
其與故士同衛王時以為儀衛故不執戈盾云及如杖者說文受部云受以杖殊人也禮受以積
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又云投軍中士所持受也司馬法曰執羽從投釋名釋
木杖也文選西京賦薛注云受杖也八棱長丈二而無刀或以木為之或以竹為之案受投聲義

並同文以竹木為之而無刃與杖相似故高誘薛綜即稱為杖
也互詳盧人疏云長尋有四尺者據考工記總敘及盧人文
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

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
則乘車王所乘車也軍旅
則乘車王所乘車也軍旅
則乘車王所乘車也軍旅

云軍旅會同皆有貳車皆有車右故授之以戈盾云建乘車之戈盾者明與兵車備建五兵不同
賈疏云王所乘車有車右故建戈盾鄭珍云車箱外三面皆有闌其式前之闌金鼓下盾弓矢皆

在焉左傳昭二十六年齊子淵捷射洩聲子中楯瓦繇軻決轉七入者三寸可見軸之後有盾盾
必樹者矢乃中之詩小戎龍盾之合毛公曰合而載之玉肅謂合而載之所以蔽車案鄭說是也

戈則迤邐於車轄外之闌詳考工記總敘疏云授旅賁及虎士戈盾者此皆步行從王為扞衛者
故別授以戈盾也虎士即虎賁氏之屬八百人詳敘官疏注云乘車王所乘車也者謂王所自

乘之車故此官建其戈盾明它乘車則此官授與車右自建之不親建也云軍旅則革路會同則
金路者明軍旅會同王所乘路不同此乘車中兼有彼二路也賈疏云皆巾車文會同則彼以賓

也一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舍止也藩盾盾可以藩
疏王軍旅及巡守般國之大會同皆有

在外舍止之事賈疏云按掌舍王行止住不言設藩盾者當宿衛之事非止一重除彼棹板車宮
之外別有此藩盾之等也注云舍止也者天官敘官注云舍行所解止之處是也云藩盾盾可

以藩衛善者蓋即所謂櫓也說文艸部云藩屏也又木部云櫓大盾也左昭十三年傳云乃藩為
軍杜注云藩離也此藩盾亦謂以大盾為屏藩助衛守也六韜分險篇云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為

前大櫓為衛云如今之扶蘇與者六韜軍用篇有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
十二具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六具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大扶胥衛車三十六乘

載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舊注云扶胥車上之蔽患士奇云蘇與皆古文通故扶蘇一作扶胥蓋
秦漢閒語則之藩盾也建之乘車以蔽左右軍旅會同前後拒守在車兩藩故曰藩盾也則設焉

設其守也行則斂焉利其行也王之乘車則然若凡兵車雖行亦設之掌舍注謂扶蘇即扶胥是也
止宿次車為藩以備非常然則設車宮建藩盾掌舍設之司戈盾建焉案惠謂扶蘇即扶胥是也

其謂藩盾設於掌舍之車宮以在車藩得名雖非鄭義然與六韜合周書大明武篇云輕車翼衛在戎二方亦即六韜武衛武翼扶盾及輕車之制是扶胥實設於兵車愚說亦得備一義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禮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

法曲直長短之數

疏弓四

弩八矢之類故同官掌之云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者明此官為弓弩矢受藏受用之府也賈疏云六弓八矢各有名號物色出入者頒之受之注云法曲直長短之數者此亦注用三字作法也司書注云法猶也賈疏云曲直者謂若王弓弭弓合九成規已下或合七合五合三

是曲者合少直者合多長短者弓八云弓之上制也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

矢器也以疏中春獻弓弩者此獻並謂獻成也李光坡云弓人為弓夏秋冬三至春被破故弓獸皮為之疏中春獻之棄人職矢箠春作秋成故矢箠中秋獻之注云弓弩成於和矢箠成於堅箠盛

成於堅者弓弩欲其體強弱均調故成於和矢箠恐其易折故成於堅中春寒溫中物皆和適以此時獻弓弩則和中秋氣漸涼物皆堅凝以此時獻矢箠則堅也云箠盛矢器也者說文竹部

云箠弩矢箠也引周禮仲秋獻矢箠方言云所以藏箭弩謂之箠郭注云盛弩箭器也續漢書輿服志勳注引于注云箠今謂之步又釋名釋兵云步又人所帶以箭又其中也史記司馬相如傳

集解引呂靜云步又謂之服服即箠之借字依揚許說則箠本為盛弩矢器此經之箠則弓弩矢所通用散文不別也巾車小服注云服讀為箠小箠刀劍短兵之衣箠箠字同則他兵衣亦得通

稱矣又既夕記云弓有鞞此唯有矢箠而無弓鞞以兵衣稱箠例之或箠內亦含弓鞞與云以獸皮為之者釋名釋兵云其受矢之器以皮曰服柔服之義也詩小雅采芣象弭魚服毛傳云魚

服魚皮也孔疏引陸璣疏云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鞞步又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為弓鞞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

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國語鄭語云爨弧箕服章注云箕木名服矢房北堂書鈔武功部引賈逵云服矢筒也彼服不用獸皮故特著其木然則凡單言箠者並

及

也皮履及其頌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犴侯鳥獸者唐弓

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

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禮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禮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

傳曰踰甲而射之質正也樹楛以為射正射甲與楛試弓習武也犴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

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故書楛為報鄭司農云楛字或為報非是也留師職曰射則充楛質又此記弓矢職曰澤其射楛質之弓矢言射楛質

自有弓謂王弧弓也以



及其頌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說文弓部引周禮六弓此觀之言報質者非

相傳讀庾故下云本或作庾者釋文云庾弓師儒相傳讀庾本或作庾阮元云當本作庾弓師儒

射禮同賈疏云此經六弓強弱相對而書王弧直往體寡來庾曲往體多故四者自對先言唐大

往來若一故退之在後也注云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也者賈疏云即引弓人之職往體來體之等是也云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日唐大

者並據弓人文彼不云弧弓大弓鄭以弧弓與王弓大弓與唐弓皆同等約推之明其體亦同也云甲革革甲也者據函人有犀甲兕甲此甲革即以犀兕之革為甲也弓人云王弓利射革與質

注云革謂千盾千盾亦以革為之與此互相備也樂記有貫革之射注云貫革穿革甲也鄉射記注釋主皮之射無侯張獸皮而射之雖與鄉射五物主皮不合而與此甲革之射實相類也引春

秋傳曰踰甲而射之者左成十六年傳潘岳之黨與養由基踰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杜注云踰聚也此引以證射甲革之事云質正也者射人注云正所射也賈疏云謂若賓射之正然也惠士奇

云先鄭謂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小爾雅亦云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榮榮古文泉或作壘所謂質也質者射之的先儒皆分正質為二後鄭一之故曰質正也樹楛以為正若泉然矣案惠說是也

儀先鄭射人注說則三射之侯皆有正有實依後鄭中庸注說則畫布曰正為賓射采侯之稟此射禮質本不為侯以楛為射桌亦通謂之質荀子勸學篇云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淮南子原道訓

也云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高注云質的射者之準執也此楛質與彼義同與射侯之正質異也云樹楛以為射正者爾雅釋宮云楛謂之棟郭注云斫木橫也詩商頌成武孔疏引孫炎云楛

取鍛箋云鍛石所以為鍛質疏云質楛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為楛質故取之則楛質又為鍛厲斧斤之石矣史記范睢曰臣之質不足以為楛質而要不足以待斧斲注云楛也質到月也

失之穀梁昭八年傳云以葛覆質以為梁則質非刀明甚鈇為刀質則至楛淮南子兵略曰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之不中注云格射之楛質也的射準也詒讓案楛者凡斬斫段擊所用木石楛

之通名亦謂之質鄭意此楛即斫斬承鈇之木質故弓人注云質木楛是也然此注自訓質為射正以楛質即為樹楛以為射質與弓人注小異竊謂當以弓人注為正蓋甲革楛質甲革同物

楛質亦同物故弓人職言革質而不言甲楛若如鄭此注訓質為射正甲革亦楛以為射正弓人不當獨於楛言質且弓人言質不言楛不又與射侯之正楛無別邪要之弓人之質與此楛

質文同義不妄異兩經互勘知此注為未審矣後文及圍師凡言楛質者並放此云射甲與楛試弓習武也者明武射不張侯也賈疏云見下文云澤則其楛質是在澤宮中試弓習武也云射侯

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者射侯即大射儀之干侯後內諸侯大射三侯惟干侯五十步侯道最近故云近射亦詳射人疏云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者依大射

儀大侯九十步侯道最遠故用王弧最強之弓參侯七十步近於大侯故用唐大強弱中之弓也賈疏云此據諸侯言之若據天子則用王弧射虎侯用唐大射熊侯用夾庾射豹侯也王氏訂義

引崔靈恩云或問鄭注云射侯五十步近射用弱弓當用夾庾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則列國之君得張三侯及其射時當用何弓若君用王弧卿用唐大則諸侯僭君非禮也

君用唐大卿用夾庾則弱而不及亦非其義而幾內諸侯之射又用何弓荅云弓之名制本非有定班授諸侯遠近之名既非所定則不得言僭列國諸侯禮自得仲侯同天子既云應等則卿用

唐大亦有何嫌是以鄭注六弓亦不云天子用王弧諸侯用唐大夫士用夾庾所以通之於外

士諸侯也案依崔崔鄭義則六弓強弱為三等自王以下皆視所射侯道遠近而用之以射之

士諸侯也案依崔雅鄭義則六弓強弱為三等自王以下皆視所射侯道遠近而用之不以爵之
尊卑為降殺若然畿內諸侯大射二侯用唐大射熊侯用夾庾射豹侯王國卿大夫用夾庾射麋
也故射人士通謂之利射侯鄭以行侯五十步為近射用弱弓因謂大侯用王弧參侯用唐大是謂
遠射宜用強弓矣顧弓人記析幹之法明言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鄭彼注云執謂形勢曲致
宜薄直則可厚則遠射宜用曲執之夾庾有明證矣而謂行侯近用夾庾大侯參侯遠須用強直
之弓非顯與記文違戾與鄭亦自知其說之難通又於弓人夾與利射侯王弓利射侯與質注自
圓其義云侯非必遠顧執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侯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并
引大射禮揚觸拊復以證成天子射用王弓其實大射所謂拊復者謂矢因叩擊而退復即弓人
注所謂矢落是也矢落非穿侯而去拊復者正其不用強直之弓故也案依黃說則凡禮射有侯
者並用夾庾無三侯之分故弓人云夾與利射侯又云覆之而輪至謂之侯弓並不用中後習
說自通然則崔賈諸家緣注推論皆無當於經惜矣大侯參侯詳司裘疏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
強弱則易也者賈疏云用中謂唐大往來體如一也是中也云勞者勤勞王事若魯文侯文公受王
使與勞者所用之弓射遠近皆可故亦用唐大之中弓也云勞者勤勞王事若魯文侯文公受王
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職示子孫是平王賜晉文侯弓矢赤黑也諸
十八年左傳晉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獻楚俘于王王賜之彤弓彤弓矢百旅弓矢于旅是襄王賜
晉文公弓矢之事依鄭此說則尚書春秋所云彤弓旅弓當此經之當彤弓大弓也故毛詩小雅彤
弓也鄭以此彤弓及旅弓於周禮為唐大故言勞者受得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講德習射也但
唐大者是其禮強弱之名此彤旅者為弓色之異稱服虔云旅弓以射甲革楛質則以旅弓當周
禮之弧案得賜旅弓多彤弓少則體不得過之而以彤弓為射甲革楛質則以旅弓當周
合九成規準之周禮非其差也詒讓案鄭以經勞者為賜勤勞諸侯說恐未瑋以弓六物雅之王
弧最尊侯伯有功賜弓矢為殊禮似當用王弧其唐大以授使者勞者使蓋謂諸臣出使勞蓋謂

弩則用與不用一張之後竟不弛故云恒服也若然恒服也則使矢不疾故不用也凡矢枉

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候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弗矢用諸弋射恒矢庫

矢用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矰矢弗矢

皆可以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殺矢言中則死矰矢象馬矰之言侯也二者

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弗矢象焉

席之言制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淵羅之也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詩云弋鸞與鴈恒矢安居

之矢也庫矢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屬

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參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恆矢之屬

屬軒轅中所謂志也鄭司農云庫矢讀為人韻短之罷玄謂庫讀如痺病之痺痺之言倫比

凡矢者通弓弩言之說文矢部云矢弓弩矢也古者夷牟初作矢此辨八矢之名物與其用也

注云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者賈疏云以上文六弓四弩俱陳於下據列入矢則知八矢為弓

弩所設故鄭分之四矢屬弓四矢屬弩也此八矢六弓四弩不相配者以四矢配四弩於義為可

以四矢配六弓其數參差不可相當故不得相配但依六弓四弩與矢隨義相當而用之云枉矢

殺矢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矰矢弗矢庫矢弩所用也者賈疏云八矢兩兩相附必知在上者

尺廣六寸為流星大黃參連弩用之然則枉矢配弩明矣黃以周云庭氏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

妖鳥之神此枉矢用諸弓之證也六韜飛鳥依鄭義言之即經之絜矢詒讓案虞雅釋器云飛

箭也矛蝨一聲之轉惠氏以飛鳥為即飛矛其說亦通但依六韜所說則飛鳥為弩矢墨子備六

箭有短弩蝨矢亦弩矢也黃氏謂即絜矢近是絜矢本象枉矢則亦可結火射敵若此注所云飛

矛則指配弓之矢而言鄭自據漢制不據六韜絜矢之名與此注不相蒙也云或謂之

兵矢者據矢人職有兵矢彼注云兵矢謂枉矢絜矢也云絜矢象焉者賈疏云謂輕重象枉矢也

曰火隊通典兵作火墜杜氏注云墜墜也是象流星飛行有光故知可用火射也孫子火攻篇五

射敵營中此即古火射之法云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者賈疏云以殺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是

最重者也此枉絜二矢則五分二在前三在後云前於重又微輕微輕對已下絜矢恒矢等為最

輕也程瑤田校改作前於後重微輕云謂其前於後微輕二矢之尤重者為微輕也轉寫為互作

重後案程說是也云殺矢言中則死者賈疏云解絜殺矢之名以其最重中則死故也云絜矢象

焉是也賈疏云亦尤重者也云絜之言候也者丁晏云爾雅釋器云金鏃箭羽謂之候郭注今之鏃

箭是也行葦云四鏃既均毛傳鏃矢參亭即矢人之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也既夕記云鏃矢

一

讓案候聲類同行葦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則箭詒

弩矢鄭彼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葦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孔疏以為大射又引

王肅說以為燕射據既夕記及爾雅方言說則鏃矢為金鏃八矢之通名以對志矢之為骨鏃也

凡禮射亦用金鏃故亦謂之鏃矢既夕及行葦之鏃矢非此鏃之弩矢亦非用諸近射田獵者惟

其制略同穀梁隱元年傳云聘弓鏃矢彼鏃矢亦即禮射配弓之矢云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

近者及禽獸者即既夕注候物而射之義近射田獵志在必中故宜司候而射之云前尤重中深

而不可遠也者賈疏云以其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故云尤重中深故殺名不可遠故用之近射也

詒讓案以其前尤重故力銳而中深勢沈而不可遠也云結繳於矢謂之絜者說文矢部云絜淮

射矢也又系部云絜生絲纒也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絜弋射短矢繳大綸是繳者所結於矢之

射矢也又系部云絜生絲纒也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絜弋射短矢繳大綸是繳者所結於矢之

射矢也又系部云絜生絲纒也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絜弋射短矢繳大綸是繳者所結於矢之

射矢也又系部云絜生絲纒也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絜弋射短矢繳大綸是繳者所結於矢之

縷其矢則謂之矟也丁晏云史記留侯世家索隱引馬融注繳短矢謂之矟鄭君亦同師說云矟高也者釋弋矢名矟之義文選賈誼弔屈原文李注引如澹云曾高高上飛意也矟會聲同結繳於矢使之升高以射飛鳥故其矢謂之矟聲義相貫也國語吳語說吳陳軍有白羽赤羽鳥羽之矟韋注云矟矢名也以羽爲衛初學記武功部引賈逵云矢羽爲矟則矟又爲戰守所用矢之通名不徒繳弋矣云第矢象焉者以經與矟矢同言用諸弋射明其制同但用之矟墨子備高臨篇說連弩矢端以繩如弋射即此第矢之類云第之言刺也者說文刀部云刺擊也第刺聲類同黃以周云廣雅第矢箭也第作第古从竹之字多作第第借字以刺爲正云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刺羅之也者明第矢亦可升高矟矢亦可刺羅各取一端爲名賈疏云解結繳以羅取而刺殺之義云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者賈疏云此又對枉矢紮矢五分者是重此於五分之重又微輕於彼以此矢七分故也詒讓案行不低者謂矢前較輕故勢易舉而行不低中弋射飛鳥之用也引詩云弋鳧與雁者鄭風女曰雞鳴篇文此引以證弋射飛鳥之義鄭彼箋云弋繳射也說文佳部云惟繳射飛鳥也則弋正字當作惟經典並段彙弋字爲之漢書司馬相如傳顏注云以繳係矟仰射高鳥謂之弋射云恒矢安居之矢也者說文二部云恒常也謂平常安居之矢亦疏云按弓人有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之則此恒矢軒輶訂是安居之矢也云庫矢象焉者亦與恒矢同制也云二者皆可以散射也其禮射者即大射賓射燕射之等皆是其習亦於此三射中射惟此矢云散射明散射是禮射也其禮射者即大射賓射燕射之等皆是其習亦於此三射中爲之故并言之也詒讓案禮射不用弩則恒矢用之禮射習射庫矢唯用之習射也習射謂肆習弓弩又將禮射前期亦有肄習之事若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是也散者亞次於師田諸射之言互詳鹽人疎王賜侯伯有彤矢旅矢與彤弓旅弓相配其於四矢當何矢經無正文左傳信二十八年孔疏謂天子賜諸侯弓用唐弓大弓強弱中其恒矢軒輶亦中又賜弓矢則禮樂之事彤矢旅矢或當恒矢詩小雅彤弓孔疏說亦同未知是否附識於此云前後訂其行平也者賈疏云以矟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則知此八分四在前四在後即行平也詒讓案廣雅釋詁云訂平也詩周頌天作箋云以此訂大王文王之道彼釋文云訂謂平比之也引字詁云訂平也鄭云前後訂者凡八矢皆前鐵與後彙參訂之而平而鐵彙長短則不能正等惟此恒矢庫矢鐵彙

前後長短相平等故其行尤平無軒闞也詩小雅行葦傳亦云鏃矢參亭亭訂字通云凡矢之制

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者矢人云鏃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云鏃差短小也是也

云殺矢之屬參分一在前二在後者矢人云鏃矢殺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先鄭注云一在前謂

箭囊中鏃居三分殺一以前是也云鏃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者矢人云鏃矢七分三在前

四在後注云鏃又差短小也鏃矢制同云恒矢之屬軒闞中所謂志也者既夕記云鏃矢骨

鏃短衛志矢軒闞中亦短衛注云志隨鏃也習射之矢書云若射之有志鏃也無鏃短衛亦示

不用生時志矢骨鏃案軒闞中者謂矢之前後輕重均也爾雅釋器云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注

云今之骨鏃是也案依既夕注則明器之志矢乃無鏃故彼注云生時志矢骨鏃明骨鏃自是志

矢恒制非明器也但禮經三射之矢皆不云骨鏃而詩行葦說禮射者則骨鏃骨鏃為志矢金鏃不為志

矢審鄭意蓋謂恒矢本有二種用諸禮射者金鏃用諸習射者則骨鏃骨鏃為志矢金鏃不為志

矢二者少異但其後訂則同耳非謂散射之恒矢庫矢皆骨鏃也鄭司農云庫矢讀為人罷短

之罷者段玉裁云人罷短之罷見典同庫从广卑聲在古音支佳部與罷在歌戈麻部聲類最近

司農易庫為罷謂其矢短也案段述說是也大同徒其民豐肉而庫注亦云庫猶短也云云謂庫讀

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天子之弓合九

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往體多來體寡則疏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

合少而圓弊猶惡也句者惡則直者善矣疏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者通論弓體倨句之差率也

賈疏云案上注而言王弧射大侯夾庾射狝侯言之則天子之弓王弧也以其往體寡故合九成

規諸侯之弓則唐大以其往來體若一故合七成規大夫之弓則夾庾以其往體多故合五成規

也士之弓則六弓之外句曲合三成規云句者謂之弊弓者賈疏云按天子諸侯三侯士與大夫同射近侯無與大夫別侯之法今以士合三與大夫弓別者以士與大夫尊卑次暫以合三者託之于士其實士無合三之弓也弓人疏義向黃以周云鄭注弓人以爲夾與合五王弧合九唐大合七賈疏因以王弧爲天子之弓唐大爲諸侯之弓夾庚爲大夫之弓此雖有合於彼注與此注射大侯用王弧參侯用唐大之說難通殊不知弓人上句往體多來體寡云云皆以體言也下句利射侯與弋云云皆以用言也弓必適用豈可拘泥其體鄭此注既以王弧唐大夾庚爲異體之名下又別箸其射紆侯與大侯參侯之異用亦以見公有用玉弧大夫有用唐大未可拘泥其體也案黃說是也此經雖以四等之體分屬天子諸侯大夫士而其用之則仍視所射遠近以施之賈強爲之說不可通也又案此四等成規之度以割圓術言之合九者其弧四十度合七者五十度合五者七十二度合三者百二十度也又依弓人上中下三等弓以圓率計其周上士弓六尺六寸合九則五丈九尺四寸合七則四丈六尺二寸合五則三丈三尺合三則一丈九尺八寸也中士弓長六尺三寸合九則五丈六尺七寸合七則四丈四尺一寸合五則三丈一尺五寸合三則一丈八尺九寸也下士弓長六尺九寸合九則五丈四尺四寸合七則四丈二尺合五則三丈合三則一丈八尺也但挺臂與兩簫皆直而兩腰則曲其度之贏臈無可詳則其弧弦數亦無從計算耳又古書說天子以下弓制文多差異如荀子大略篇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公羊定四年何注云禮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此並以漆飾爲等差不論弓體強弱與此經義不相涉也云句者謂之弊弓者說文句部云句曲也賈疏云但句之至極無過合三合三之外雖別言句者還指合三者而言耳案賈本弓人注義也凡弓有往來體則有弊句故詩大雅行葦云敦弓既句毛傳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是王弧之屬亦得謂之句此經弊弓則指極句合三之弓而言明合三之句直不任用也注云體往來之衰也者淮南子說林訓高注云衰差也賈疏云此皆據角弓反張不被弦而合之從合九合七合五合三降殺以兩故言衰也云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圓者凡弓合之成規皆爲正圓之形其分之則合多者曲勢微直合少者曲勢尤圍故經以合之多少明句直之率也云弊猶惡也者此段借引申

之義說文支部云敵一曰敗衣弊即敵之借字史記晉世家集解引賈逵左傳注云弊敗也凡物易敗壞者必敵惡故惡弓亦謂之弊弓也弓人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注云句於玉體材敵惡不

用之弓也彼注即本此經經弊字疑亦當作敵詳中車疏云句者惡則直者善矣凡祭祀共射者謂經不言直者謂之善弓明弓以句為惡則以直為善可知舉一偏以見義也

牲之弓矢 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唯射為疏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者謂祭日之牲也

為官絲也此亦近射蓋當用夾庚殺矢凡內外人祀天地宗廟社稷望祀王皆有射牲法詳射人疏注云射牲示親殺也者王自射之而使有司殺之示猶王親殺然者以昭敬也云殺牲非尊

惟射者彼亦示行之非正禍之耳引國語者楚語文釐大祭祀有射牲之事亦詳射人疏

其射楛質之弓矢 鄭司農云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澤其射楛質之弓矢者此共習武射之弓矢也習武射不射侯與禮射異故特共其弓矢賈疏云此所共弓矢據玉弧故上云王弓弧弓以射甲單楛質詒讓案此為習射之事矢蓋用恆矢注

親聽誓命注云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者據射義為說郊特牲說郊禮云卜之日王立子澤親聽誓命注云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說與先鄭同引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

者所以擇士也巳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者鄭彼注云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祭義孔疏云澤是宮名於此宮

中射而擇士故謂此宮為澤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間之處近水澤而為之也非唯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禱之取也於圍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

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武而已故司弓矢云澤共射楛質之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而釋之是知於澤宮射楛質而已又鄭注司弓矢云榘楛以為射正射甲與

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案孔據書傳澤宮之射以證義是後鄭鄉射記注說主皮之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即引書傳澤宮之射以證義是後鄭意射宮之射為

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即引書傳澤宮之射以證義是後鄭意射宮之射為

禮射有侯澤宮之射為主皮之射則無侯故以韃實甲革代之經不言甲革者文不具也今攷注
說未廣澤宮之射無侯則與此經義合後鄭及孔氏說不可易也澤宮之射無侯而可以擇士
者鄉射記注引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射大夫相與射也鄭又自釋之云澤習禮之處
非所於行禮時且校獲事輕即就澤而行射禮射澤之後不復射於射宮擇士禮重故必先習
射於澤而後行正射於射宮射宮即謂辟雍也澤雖非行正射之所然習禮亦即習擇士之禮故
射義有澤所以澤士之說矣至澤即澤宮二鄭賈孔皆不詳其處金鶚云射義言將祭擇士先射
於澤而射於射宮白虎通以辟雍為射宮則澤宮當與辟雍相近矣澤宮亦習武射尚書大傳
謂苑狩陳餘獲于澤宮卿大夫射而取之所謂主皮之射也司弓矢澤其射甚質之弓矢則武射
在澤宮明矣案依此經及書傳文澤宮為習武射之宮辟雍為天子禮射之宮二者不同金謂辟
雍為射宮澤宮與辟雍相近其說近是以經攷之澤者蓋即靈沼也澤上為宮則謂之澤宮省文
亦通謂之澤伏傳云擣之取也於園中園謂靈園也又曰今之取也於澤宮即取餘獲陳於澤之
澤謂靈沼上之宮也靈沼亦在靈園之中詩大雅靈臺孔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天子園臺在國
東南二十五里則園在南方之近郊蓋與郊宮地亦相邇故郊祭卜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明就
其近壇兆之處以施命誓士也秦風駟騶疏又引鄭駁異義謂三靈辟雍同在郊是靈園與辟雍
地亦相近詩周頌振鷺云于彼西雝毛傳云雝澤也鄭箋云白鳥即于西雝之澤案彼西雝蓋亦
指澤宮而言毛傳釋雝為澤似即據此經及射義之澤為訓左宣十二年傳云川雝為澤明雝
澤義同而後漢書邊讓傳李注引韓詩章句則以西雝為澤即辟雍鄭箋似亦從韓說竊謂澤宮蓋
與辟雍相近而在辟雍之西故謂之西雝若辟雍在五學則居中於四郊則在南不得有西雝之
稱韓義較毛為短詩靈臺疏引鄭駁異義謂辟雍在西郊亦非也田獵校獲射於澤故澤宮通言
之亦得稱射宮儀禮經傳通解引鄭尚書大傳注云澤射宮也又穀梁昭八年傳說田狩習射大
澤宮之事作習射於射宮范注亦云射宮澤宮是也此與射義射宮不同互詳大司樂諸子疏大

射燕射其弓矢如數并夾

如數如當射者之數也每
人一弓乘矢并夾矢籥也

疏

大射燕射者王與諸侯羣臣大射
於學燕射於寢也詳司裘樂師梓

人疏云其弓矢如數并夾者弓矢及并夾皆其之也依鄭義禮射其弓各視其侯道之遠近為異

今案弓當同用夾庚矢則用恆矢詳前疏注云如數如當射者之數也者明所共無定數視射

者之多少其之也云每人一弓乘矢者鄉射禮鄭注云乘矢四矢也賈疏云見大射鄉射禮皆人

各乘矢也云并夾矢籥者說文竹部云籥箱也射鳥氏先鄭注云并夾籥箭具箱籥音義略同

大喪共明弓矢 弓矢明器之用器也士 疏 則陳之葬窆則奉而藏之尊中也明弓矢與明

器義亦同詳家人疏注云弓矢明器之用器也者據士喪禮陳明器其目有用器彼記云弓矢

之新沽功有珥飾焉亦張可也 疏 有秘設依捷焉有鞶膝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輶中亦短

也此引以證弓矢為用器案彼用器弓矢者即既夕文鄭注云此皆常用之器 凡師役會同

頌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 物弓弩矢 疏 凡師役會同頌弓弩各以其物者師役謂

征伐而言與會同異頌弓弩則不殊也云從授兵甲之儀者劉台拱云授兵之儀司兵所云從司

馬之法者是也授甲之儀當具於司甲之職而今亡矣此授弓弩如之注云物弓弩矢之屬

者即案人云弓六物弩四物矢八物 疏 田弋充龍箠矢其矐矢 疏 籥竹籥也矐矢不在籥者 疏

亦如之是也頌弓弩時各依其物授之 田弋充龍箠矢其矐矢 疏 籥竹籥也矐矢不在籥者 疏

田弋充龍箠矢者圍師注云充猶居也謂田弋則共籥箠以矢充之度之田車箠則也下別云矐

矢則此矢當為殺矢注云籥竹籥也者對箠為皮箠也既夕禮薦箠注云箠竹籥釋名釋兵云

其受矢之器織竹曰箠相迫箠之名也籥箠蓋異名同物陳奐云說文籥箠也箠車箠也矢籥箠

於箠故曰籥箠案陳說亦通云矐矢不在籥者為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者賈疏云以其共矐矢

在矐下別言之故言不在籥也論議案矐矢弋射所用結絲繳於 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更債

上聚束之則易相纏繞不便於用故不在籥中將用時則特共之 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更債

而棄之 疏 注云更償也者馬賈注同云用而棄之則不償者謂受矢於官者因用諸

則不償 疏 攻守及弋獵所亡之矢則不責其償其不用無故而亡矢者則必償也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弋扶拾鄭司農云扶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云扶

王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與韉杆著左臂裏以韋為之疏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弋據繳絲言

之此八者皆王射所用繕人主共之賈疏云謂司弓矢選擇大善者入繕人以其王用也注鄭

司農云扶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者縱弦謂發矢時釋弦而縱之使往引弦謂開弓時

鉤弦而引之使來黃以周云先鄭云扶所以縱弦即士要禮注所謂極以番指放弦令不挈縱放

義也先鄭誤合決極為一物案黃說是也先鄭說二者之用扶與禮經之遂及極相類而拾又即

毛詩傳所謂鉤弦者此說與毛詩及說文絕異後鄭亦不從也引詩云扶拾既次者小雅車攻篇

有扶拾又因欲引詩家說以廣異義故先舉經文於前也鄭箋云依謂手指相攸比也引之者證射

杆也者彊猶脊也韉杆義詳後此與先鄭前說正相反後鄭亦從之毛詩車攻傳義與此同而文

小異此所引或三家詩傳文釋文引劉昌宗云韉彊字之異者案韉彊字別劉說不足據云支謂

扶挾矢時所以持弦節也著右手巨指者後鄭以挾為鉤弦破先鄭挾縱弦之說也大射儀云支謂

射適次祖決遂執弓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符右巨指鉤弦注云方持弦矢曰挾蓋開弓注矢於

弦必用右巨指鉤弦著挾者為挾矢時以持弦使不脫又以為飾也禮經挾字並作決鄉射禮司

射適堂兩相決遂注云決猶闔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闔禮也大射儀注義略同後

鄭亦從詩家說段玉裁胡培壑並謂即今之扳指是也引士喪禮曰扶用正王棘若擇棘者謂士

扶用棘為之今禮扶亦作決鄭彼注云正善也王棘與擇棘善理堅刀者皆可以用為決云則天子

用象骨與者詩衛風芃蘭孔疏云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大射注諸侯亦用象骨以大夫用骨

不必用象詒讓案周書器服篇說王明器有象珉珉珉珉珉珉珉珉珉珉珉珉珉珉珉珉珉珉珉珉珉

部云齒口齶骨也鄭大射鄉射禮注並謂決以象骨為之大射諸侯禮鄉射大夫禮鄭皆云用象

骨則大夫以上並同孔謂大夫用骨不必用象恐非鄭指也黃以周云鄉射大射皆有士與射經

不云士用棘注於司射決遂亦云以象骨為之周官注殆未定之說也案黃說亦通說文韋部云

骨則大夫以上並同孔謂大夫用骨不必用象恐非鄭指也黃以周云鄉射大射皆有士與射經

不云士用棘注於司射決遂亦云以象骨為之周官注殆未定之說也案黃說亦通說文韋部云

骨則大夫以上並同孔謂大夫用骨不必用象恐非鄭指也黃以周云鄉射大射皆有士與射經

不云士用棘注於司射決遂亦云以象骨為之周官注殆未定之說也案黃說亦通說文韋部云

執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管韋系著右巨指許意似亦謂生人射決通用象骨為之惟依許說則

執與鞞同詩艾蘭云童子佩鞞毛傳云鞞珉也釋文珉又作決此正許所本鄭詩箋則云鞞之言

放也所以樞者手指鄭說與毛許小異攷禮經又有極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

極與決為藉周書器服說王明器有朱極黃以周云鄭意決以象骨為之鞞以韋為之所以樞者

手指者即士要禮注所謂決以韋為之藉有韋是也鞞以藉決分別言之固屬二物許云以象骨

韋系者右巨指通言之鞞自統于決故士要禮決用正王棘若釋棘組繫不復言鞞組繫即鞞系

所異者生用韋系死用組系而鞞以藉決生死同也至禮經之極又別一物非即鞞也決之鞞以

撥右手巨擘極以韜食指將指無名指鞞以鉤弦極以放弦二物迥然不同案依黃說則鞞即決

之韋藉毛詩與鄭詩箋禮注不過通言析言之別其說甚析韓非子說林篇羿執射非是射鄉射

變從革韋革同物疑亦據鞞言之凡著抉者唯一而極則三其數亦異賈大射疏非是射鄉射

執拾極三者並有此經有抉拾無極者亦文不備也云鞞扞著左脅所以韋為之者亦申詩家說

破先鄭拾為引弦之物也大射儀注云遂射鞞也以朱鞞為之著左脅所以遂弦也鄉射注義同

又云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廣斂衣也曲禮野外軍中無擊以纓拾矢可也注云拾

謂射鞞內則有佩玦玦注云玦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決即抉之借字捍與扞同管子戒篇云弛

當射之節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賈疏云王射先行燕禮以大夫贊王弓矢之事授之疏贊王

臣授矢天子禮禮人授之受之注云授之受之者大僕注義同賈疏云案大射禮大射正授弓小

李鍾倫云蓋大僕授受於王此官掌弓矢又以弓矢授受於大僕與案李說是也賈意蓋亦如是

授受弓矢同是贊射之事故兩職立文不別實則繕人不與王為授受與大僕所贊微異也燕禮

記云君射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胡匡衷謂著侯以小臣當大僕弓人即此繕人攻工記有

人授受此天子射大僕與繕人為授受正足相比例也凡乘車充其籠箠載其弓弩者以矢疏凡乘車充其籠箠載其

籠箠充以矢度之乘車之閒中車王要車有小服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犬服注云箠閒兵服是

則置矢房弓發左傳哀二年趙鞅為軍將執金鼓而曰吾伏殺嘯血鼓音不衰公子重耳言左執

鞭弭右屬藜韃韋昭云左執弓右屬手於房以取矢皆其驗案鄭說是也凡車外三面闌有箠以

居用器及兵器互詳與人疏箠即魚服詳司弓矢疏賈疏云繕人惟主王所乘之車而言凡乘車

則除革路之外玉金象木之車車皆有右備制非常皆充其籠箠及所載弓矢注云充籠箠者

以矢者賈疏云以籠是盛矢器今既射則斂之斂藏之也詩云彤既射則斂之者此家上

云充之明所充實者是矢可知也既射則斂之斂藏之也詩云彤既射則斂之者此家上

載兵以備不虞不必皆射賈說未安注云斂藏之也者說文支部云斂收也謂收而藏之引詩

云彤弓昭兮受言藏之者小雅彤弓篇文毛傳云彤弓朱無會計少不計疏注云彤弓多少

此王用弓矢者弗用則更則凶敗多少有會計此王用弓矢等無會計者亦所以優尊也

奠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市齎其工者給**疏**于職金以齎其工者職金云掌受財

市財用之直者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齎注云所給予人以物日齎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云良

工必自擇齎材故此委人以財給工為市財用也**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三等者上中

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下士服之弩及矢箠長短之制未聞**疏**注云三等者上中

賈疏云皆據凡人長短為上中下士非所謂命數者也劉台拱云弓弩矢箠皆辨其材之貴賤功

之良苦為三等以給其直且各量其藝之高下以授之也三等謂材用之等書其等謂枝藝之等

案劉說亦通引弓人職者證三等尺度之異也云弩及矢箠長短之制未聞者賈疏云弓人惟云

亦無正文且弓之長短既不同明矢亦當有差等其矢之差等及箠亦未聞也**矢八物皆二**

等箠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矢箠春疏**疏**弩矢故言皆也按司弓矢注弓弩各有四矢應作四

等而言三等蓋據長短為三等法矢人注矢長三尺者假設言之弩既無長短之文矢亦未聞長

短也若然箠隨矢長則弓之矢箠與弓矢齊弩之矢箠亦與弩矢齊但矢既未聞故箠亦未聞也

云春獻素者謂餘稔之木未飾治者說文木部云樸木素也即其義云秋獻成者成謂成功故後

名又經言獻材是未斲治明素是形法定斲治訖可知又言成是成就之名明知飾治畢也**書**

其等以饗工

鄭司農云書工功拙高下之等以制其饗食也立謂饗**疏**注鄭司農云書工功

與後鄭同姜兆錫謂書其等即承上三等之制亦通云以制其饗食也者國語周語大臣饗其政
草注云饗食也先鄭蓋謂饗工即頌工之稟食賈疏云按下文自有下上其食此文饗據以酒肴
饗之先鄭以饗為食非故後鄭不從云玄謂饗酒肴勞之也者士昏禮注云以酒食勞人曰饗公
羊莊四年何注云牛酒曰犒加藥飯曰饗後鄭意此饗工與外饗酒正職饗士庶子略同蓋於春
秋獻素獻成之時別以酒肴勞工亦謂之饗與稟食異也云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
工作下等其饗薄者釋經書等之義賈疏云不言中饗者舉有上下明有中可知也 **乘其事** 試

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

鄭司農云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也故書試為考 **疏** 乘其事
百工也鄭彼注云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為餽餘廩稍食也亦引此文為證凡庶人在官

若工賈之屬皆有稍食而無祿詳宮正疏中庸孔疏云下謂貶退上謂增益善者則增上其食惡
者則減其食劉台拱云賦功則書其等以饗之獻功則乘其事以進退誅賞之 注鄭司農云乘

計也者宰夫注義同云計其事之成功也者會計其所作弓弩矢箠等成功之多少功若也云故
書試為考玄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者徐養原云考與試字異義同故經作試字而注以考字釋

之明其可兩通也黃以周云當云書試或為考司農自從故書作試又引書或作考後鄭因申其
義云考之而善此與轉人左不獲杜子春據讀為塞又引書鍵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其例正同

試考義通鍵券音近鄭雖申或義而經仍從故書義可以通不輕易也案黃說也是也但經用古字
當作攷下文亦云待會而攷之作考者依注改用今字也試考也同故鄭兩從之中庸注引此字

亦從考云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者謂次善者 **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 功 **疏** 乃入功手
給食而已無賞必尤善乃賞之不善者則有誅

以待羣臣及郵田之用云及繕人者以其 **凡齋財與其出入皆在橐人以待會而攷之亡**
王之用也 注云功成者爾雅釋詁文

者闕之 皆在橐人者所齋工之財及弓弩矢箠出入其籍書橐 **疏** 以待會而攷之者此橐人
人藏之闕猶除也弓弩矢箠棄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

者闕之 人藏之闕猶除也弓弩矢箠棄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 **疏** 以待會而攷之者此橐人
人藏之闕猶除也弓弩矢箠棄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

人者所齎工之財及弓弩矢鏃出入其簿書棄人藏之者小宰八成云聽出入以要會先鄭注云要會諸計最之簿書此簿書即弓弩等出入之要會也賈疏云以棄人是弓矢官之主故皆有簿書藏之也云闕猶除也者廣雅釋詁云闕除去也云弓弩矢鏃棄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棄亡則於簿書除去不著但計其見在之數著之以待會也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

戎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春秋傳曰戰以殺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曰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殺晉梁弘御戎

疏掌戎

兵革使者與戎僕田僕為官聯也戎僕注云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賈疏云戎右者與君同車在車之右執戈盾備前非常并充兵革使役謂執兵者甲之使也詒讓案凡在車有役使之事並右掌之公羊成二年傳齊景公代逢丑父為右使公下取飲殺梁成五年晉伯尊出鞏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皆其事也此五路之右職掌並互相備戎車田車戎右共使則齊車亦齊右共使道車亦道右共使可知矣注云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者以經云兵革使則是在軍有誅斬之事用兵革者當使戎右也引春秋傳者左文二年傳文彼以戈斬囚即兵革使之事故引以證詔贊王鼓節又助擊之

大僕已贊王鼓此亦

既告王當鼓之

傳王命于陳中

為王大言言之也**疏**注云為王大言言之也者王以命告戎右會同是助擊其餘面也

同充革車

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充之者謂居左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

疏注云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者賈疏云巾車云金路以

實是也此言充革車故知猶以革路從詒讓案會同王自乘金路其玉象木革四路皆從行故典路云凡會同軍旅用于四方以路從是也然則會同從王者不止革路戎右所充則唯革路耳云充之者謂居左也者圍師注云充猶居也凡乘車尊者居左御居中者右而三若王自在軍乘革路則王居中戎右居右御居左今王既不乘革路則止有御右二人故以戎右充王之虛位居左者從王平時乘車法也其馭則依常法居中其右則虛之不參乘與大僕前驅之車小異而大同也引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者證乘王車居左之事彼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又彼上文云

祥車曠左注云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孔疏云乘車謂君之次落也王者五路王自乘一所餘

四路皆從行臣若乘此車不敢空左若曠左則似祥車近於凶時故乘者自居左也案依鄭書注

義顧命次路為五路之謂即貳車也孔以次路疏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也鄭司農云敦器名

為五正路乃魯孔傳義與鄭說不合詳典路疏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也鄭司農云敦器名

也此雖不涉兵車事以殺牲割牛耳等亦用兵器故使戎右兼掌之注鄭司農云敦器名也者

其器為眾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者賈疏云凡盟先割牛耳盛於珠盤以玉敦盛血戎右執此

敦血為陳其盟約之辭使心開辟者皆關之借字然執器陳辭使心開辟謂之辟盟亦無見文竊

謂敦有蓋敵血時必先開其蓋而後盟是為辟盟士喪禮朔月奠用瓦敦有蓋又云敦敢會鄭彼

先敵餘皆以尊卑次第編敵贊牛耳桃茢鄭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故書茢為

並戎右持敦血傳授之也贊牛耳桃茢滅杜子春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故書茢為

為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茢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疏注鄭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

珠盤尸盟者執之桃鬼所畏也茢者帚所以掃不祥疏注鄭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

詳玉府疏云故書茢為滅杜子春云滅當為厲者徐養原云厲滅亦同香詩小雅正月八章結厲

滅威通協詒讓案茢从列聲與厲亦聲近相通詳山虞疏要祝先鄭注亦云桃厲則知鄭蓋從杜

諸侯執牛之戎右方伯尸盟贊牛耳者亦必方伯之臣故宋之盟桓兩言尸盟若與方伯之臣盟

傳凡王與諸侯大盟王為尸盟即自執牛耳戎右但贊助其事而已不得執也春秋時尸盟者或不

分大國小國蓋非恆制詳玉府疏凡盟皆取耳血曲禮孔疏云盟注割牲左耳知耳左者以馘

者用左耳故也云及血在敦中以桃茹拂之又助之者玉府注義同彼經注盤並作槃盤之籀

與男巫祓除之祓同云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者玉府注義同彼經注盤並作槃盤之籀

文詳司尊彝玉府疏云桃鬼所畏也者藝文類聚果部引莊子云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

不畏而鬼畏之淮南子詮言訓葬死於桃楸許注云楸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葬由是以來鬼

畏桃也宗棟荆楚歲時記云桃者五木之精厭伏邪氣制鬼魅是古有鬼畏桃之說又左昭四年

傳桃孤棘矢以除其災孔疏引服虔云桃所以逃凶也續漢書禮儀志云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

氣相更也此說用桃之義與鄭異而為拂除不祥之意則同云茹者帶所以婦不祥者說文艸部

云茹芳也芳葦華也若即芳之借字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茹執戈鄭彼注云茹葦者可婦不

祥又玉藻膳於君有葦桃茹注云茹葦帶也案葦即今之蘆葦為棒也毛詩傳曰茹為葦通稱

左傳襄二十九年杜注云茹黍稷與鄭義異孔疏云茹是帶蓋桃為棒也毛詩傳曰茹為葦通稱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

齊車金路王自整齊之車也前之者已駕王未乘之時陪乘參乘謂

車右也齊右與齊僕同車而有祭祀之

疏

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者與大馭齊僕為官縣也

去桃是桃茹異用矣賈疏云殺牲取

血旁有不祥故執此二者於血側也

穰也鄭以茹為葦葵之若杜氏以為黍稷陸氏則黍若並釋據杜陸說是茹稷通矣然案說文以

穰釋稷以茹釋茹从禾从艸固宜有別與又云孔疏以桃為帶棒非是玉藻言大夫去茹則不

十二年巡守時於方岳及東都合諸侯及諸國在畿外侯國則皆乘金路又管子問說天子巡守

十二年巡守時於方岳及東都合諸侯及股國在畿外侯國則皆乘金路又曾子問說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亦金路也云王乘則持馬者持馬與旅賁氏持輪義同謂王升車之時齊右則立馬旁扶翼維持之也注云齊車金路者據齊僕掌馭金路故知齊車以金路為主也云王自整齊之車也者敍官齊僕注云古者王將朝觀會同必齊是齊車以齊戒為名祭統云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之者已駕王未乘之時者以下云王乘則持馬明此自整齊之車也二注小異而義可互通云前之者已駕王未乘之時者以下云王乘則持馬明此自整齊之車也二注小異之時曲禮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鄭彼注云監駕且為馬行此齊右前齊車謂已駕未乘之時然則將駕齊僕前已駕齊右前二者並為止馬行也云陪乘參乘謂車右也者說文自部云陪重士也引申為副貳之義凡右亦謂之參乘詳敍官疏云齊右與齊僕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玉路之右者以經別無玉路之右而此職兼掌祭祀故知兼玉路之右但會同賓客齊僕馭金路則齊右與齊僕同車其祭祀大馭馭玉路則齊右與大馭同車金路與玉路右同馭不同也云然則戎右兼田右與者敍官戎右注云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為之右焉是也賈疏云以其王路有五其右惟有齊右道右戎右三者不見祀右及田右祭祀時亦名凡有牲事則前馬正見性齊田與戰役俱用兵可以相通故知齊右兼玉路右戎右兼田右也凡有牲事則前馬則拱而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疏注云王見牲則拱而式者賈疏云凡男子立乘前視五衛若有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曲敬事則式視馬尾當須端拱故云拱而式也詒讓案言此者明右為王式而下前馬步行云王式則下前馬曲禮注云車右君式則下步行明此云有牲事則前馬亦為王式而下前馬步行云王式則下前馬曲禮注云車右君式則下步行明此云有牲事則前馬容君雖乘車出廟門迎牲及牽牲時君已下車故齊右亦下而前馬與案會說亦通云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者以居前面向王故卻行且以止馬使緩行故云備驚奔國語越語云越王其身為御昌寓駝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彼膠乘與前馬二人分主之又別有後車者與禮異也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者證王見牲則式之事今本禮記作國君下齊牛式宗廟與此所引不同以彼下文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例之則此注所引是也賈子新書容經云小禮據

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宗廟尊於齊牛宜依大禮明矣曲禮孔疏引熊安生說亦以此注為正今本禮記蓋傳寫誤到非鄭本之舊賈疏謂此是鄭改亦非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行道德之車也王疏掌前道車者此與

謂已駕王未乘之時此官立道車前云王出入則持馬陪乘者亦既乘則持馬陪乘與齊右同注云道車象路也者司常注同云王行道德之車者據巾車云象路以朝朝所以行道德故以為

名曲禮云德車結旌注云德車乘車彼自車上諭命于從車由疏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者掌

雖兼玉金象木四路言之義亦同也按馭夫掌馭貳車從車彼注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田路之副此道右馭象路亦有從車與彼從

車別同名耳案賈說非也馭夫注以從車為戎路田路之副此道右馭象路亦有從車與彼從不合故賈謂即貳車然馭夫自以貳車從車並舉安得并而為一竊謂凡王出入有副車十二乘

又有從車則無定數副車者備王自乘為王路之副從車者諸臣從王者所乘非王路之副也此從車即從臣之車凡王出入不論乘何路皆有從臣即舍有從車大戴禮記諸侯遷廟篇云君升

車從者皆就車也即此從車之槁證盧注亦釋為貳車云析士昏禮云主人乘墨車從車二乘注云從者有司也乘貳車從行者也彼雖亦通釋從車為貳車而以為從行有司所乘則與此亦足

相比例馭夫注以為戎路田路之副固非經義此疏以為馭夫之貳車亦非也注云自由者大馭注義同爾雅詔王之車儀願式疏願式之屬是車上威儀故須詔之齊右不云者文不具

釋詁云自由也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以蓋從表尊疏王式則下前馬者曲禮云入里必式及有牲事

蓋有二種一者禦雨二者表尊此則表尊之蓋也案賈說非也蓋即車蓋王乘車必建蓋陰以禦雨晴以蔽日非徒表尊也王下則右取車所建蓋以下步行從王鄭輪人注誤謂乘車無蓋賈氏

遂分此蓋與車為二殊謬詳輸人疏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較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較遂驅之

行山曰馭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善

易飲和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轡之而去險難也春秋傳曰馭涉山川自由也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故書馭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為馭馭讀為別異之別謂祖道轡較磔犬也詩云載謀

戎惟取蕭祭脂取瓶以馭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較之疏掌馭玉路以祀者與齊右為官燕也祭也聘禮曰乃舍馭飲酒于其側禮家說亦謂道祭賈疏云此據祭天之時故有犯較之

事案祭地及四望明堂等大祭禮亦當有犯較賈說未備云及犯較者毛詩邶風泉永孔疏云較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為之大馭云犯較詩云取瓶以馭聘禮云釋較是也又名祖聘

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為犯較祭道路之神為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案孔說是也祖道者道祭之通名詳舉其禮則曰犯較祭行於廟門外亦謂之較然

與國門外之較小異故孔不數也據此及戎僕兩職五路唯玉路戎路有犯較蓋兵祭大事在國外則行之餘路並無此禮以金路以賓非兵車之會象路以燕出入田路以田其事皆輕故不為

犯較之祭也云王自左馭馭下祝者以馭既下車故王自居左代之執轡也祝謂號祝以告神猶聘禮賜饗祭祖禰僕為祝皆以行道卒遽趣便攝官故不使祝官將事也云登受轡犯較遂驅之

者賈疏云馭登受取王手之轡犯較遂驅之而出黃以周云下文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俱乃飲俱在犯較之前經逆敘之馭下右亦下有前馬解轡事文略耳注云行山曰較者毛詩駟

風哉馳大夫馭涉傳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跋與較聲同字通鄭訓較為山行與毛訓跋為草行義亦相近以較壤象山故取山行以為祭名云犯之者封土為山象者聘禮注說釋較亦云委

王為山伏牲其上說文車部云較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較既祭犯較轡牲而行為範較又云範較也讀與犯同又犬部云犯侵也案許云立壇四通即封土為山

象也以其象類言之則為山以其封土為壇時言之則為壇又謂之較壤月令冬祀行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孔疏云皆中雷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者謂較壇東西

為廣南北為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較祭其壇隨路所轡而為廣輪尺數同也案管子問疏義同賈疏亦謂此道祭與月令注祀行之較壤同犯說文作範者段玉裁云許君所見

周禮作範不作犯蓋故書也易範圍天地之化馬王肅張作犯圍古二字通用許說範為正字則犯為假借字與今義迥異案段說是也鄭從犯者取侵轍為義許從範而云犯轍轍牲則亦兼取

犯義矣云以菅芻棘柏為神主者釋文云善劉音負一音倍秦說文艸部云菅艸也廣韻十五海云菅黃倍草也漢書東平王雲傳云治天善劉音負一音倍秦說文艸部云菅艸也廣韻十五海

倍並與菅同是古野祭有束菅草為神主之法說文說範轍則云樹茅依神與鄭說異者蓋任取道中所有草木暫以依神本無定物故許鄭不同賈疏謂菅芻棘柏為神主者謂於三者之中

但用其一以為神主則可是也又案祖轍之神經注無文曾子問疏引崔氏云宮內之轍祭古之

行神城外之轍祭山川與道路之神案崔靈恩說蓋據聘禮注義惠士奇云祖道本祭行神祖在

城門外行則廟門外之西禮雖不同其神一也崔云道路之神非行神而何若山川之神則有宗

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焉以故知釋轍不祭山川也案宮內城外兩轍祭神不當有異惠說近是

今致行為天子七祀之一地示之小祀也祖神即道神風俗通義祀典篇及獨斷並謂為共工氏

之子脩宋書麻志引四民月令又謂為黃帝之子累祖曾子問疏亦云道神名累蓋即本崔寔說

諸說不同要皆入鬼之配食者竊疑宮內廟門外之行與國門外之祖二者同祭行神而以脩等

配之其較壤制亦略同而行道有遠近之殊其祭之時地及禮之隆殺遂迥異廟門外之行天子

常所出入歲必一祭此恆禮也國門外之祖則非王出國門無祭法祭亦無常時以此為異故聘

禮云釋幣于行此廟門外之行也記云出祖釋轍祭酒脯此國門外之祖也行近則唯釋幣祖遠

則有祭明其神同而地異猶之社神同祭后土而大社王社亦有大小之異矣云既祭之以車轍

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者說文車部云轍車所馱也既祭則驅車報轍轍壤而行亦無所不踐行道

乃制賢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又五祀之禮皆既祭徹之更陳鼎俎

設饌于筵前迎戶略如祭宗廟之儀詩大雅生民箋云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為尸羞

馬孔疏謂諸侯天子較祭亦有尸依聘禮大夫較祭用酒脯則無尸曾子問疏說亦同據此則

天子祖道之較與卿大夫用釋奠禮不同當有迎尸之節經注並不言春秋傳跋作較疑此亦當與

山川者左襄二八年傳文引以證較為行山之義也聘禮記注引春秋傳跋作較疑此亦當與

彼同云自由也者道右注同云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者凡王平時乘路皆居左馭者執轡
居中大馭將下祝故王由左暫代馭者執轡以禁制馬使止不行以俟祭轍也此與大僕王出
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微異彼車行而大僕自馭此車止而王暫自馭行時大馭仍居中馭也又戎
僕犯轍為王在軍乘革路當居中戎僕則居左馭其犯轍亦王暫居中代馭與乘玉路異也云故
書轍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為轍轍讀為別異之別者段玉裁改讀為轍如云故書作罰杜據詩
禮改作轍讀轍音如別三字聲類同也讀如今本作讀為誤此字既定作轍矣不當又易為別也
故其下文釋詩禮為轍證案段校是也云謂祖道轍轍犬也者大人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
蹙亦如之先鄭注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轍之是也引詩云載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轍者大雅
生民文毛傳云羝羊杜羊也轍道祭也鄭箋云惟思也后稷諏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
與祭牲之脂薰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開取羝羊之體以祭神案生民詩言后稷郊祀之禮有轍
故引以為證杜云轍轍犬詩以杜羊者聘禮記注說轍祭云其牲犬羊可也詩泉水疏云據天
子諸侯有牲鄉大夫用酒脯而已犬人云伏蹙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轍上羊人無伏祭之事
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以轍謂諸侯也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尊卑異禮也管子問及左傳昭七
年孔疏說並同案杜意或當如孔說但六牲之次羊尊於犬不應天子轍牲反降於諸侯孔說實
未允樞聘禮賈疏申鄭義則謂犬羊各用其一未必並用是二牲辭所有用之無天子諸侯之異
賈說似得鄭信較孔為長也云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轍之祭也者此蓋三家詩說聘禮記注引
詩傳曰轍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則疑引毛傳而申其義引聘禮曰乃舍轍飲酒于其側者此聘
禮記文彼文作出祖釋轍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此約引之證大夫以下亦舍轍飲酒于其側者此禮
也釋舍古通用鄭彼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駟釋酒脯之奠於轍為行始
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轍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
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轍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毛詩泉水傳亦云祖而舍轍飲酒於其側曰
餞重始有事於道也云禮家說亦謂道祭者此禮經舊說與詩家說同杜引詩禮說亦兼明轍祭
即祖道之祭左昭七年傳云夢襄公祖杜注云祖祭道神會
子問云諸侯適天子道而出注云祖道也並與此轍祭同

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軛

祭軌乃飲

故書軌為軌軌謂兩轡也其或言軌亦非是又云軌當為軌軌謂車軌前也或讀軌為軌當作軌軌謂兩轡也其或言軌亦非是又云軌當為軌軌謂車軌前也或讀軌為軌

之簪筭

道乘車僕為尤重故并獻之也說文酉部云酌僕者此於城壘神主前祭飲禮畢又以行

即大馭也案經言僕注不云何官賈謂即大馭王使人酌之鄭少儀注亦以祭兩軌祭軌為大馭

之事是也僕者五路諸馭之通稱故校人臧僕注云僕馭五路之僕係狼氏云誓僕右曰殺僕大馭

指五馭而言故與右同誓典賈疏亦以僕為大馭戎僕齊僕之等與此經皆可互證上經云馭

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知非大馭酌大僕者以前驅既不掌御事不當代大馭登車執轡且少儀又

謂酌尸僕如君僕彼僕亦指為尸馭車之馭若君僕為大僕豈別有大僕從尸乎賈此疏以僕為

大馭說自鳩惟條狼氏誓僕賈以為大僕則與此疏莊異失之云僕左射儀獻服不服不以祭侯

者既酌僕僕又歸功於車故受爵先祭左軌次右軌次前軌乃飲猶大射儀獻服不服不以祭侯

先祭左个次右个次侯中而後卒齋也賈疏云大馭則左執轡右手祭兩軌并祭軌之軌前三處

詔乃飲个次若祭末飲福酒乃始饜而後去詒讓案少儀云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

轡既下祝登受轡未驅之時其祭行神迎尸則當與僕下祝同時並舉祭行自以它官為尸既蓋

尸而賜爵以僕掌馭事故特得酌獻非即以僕為尸也注云故書軌為軌者鄭珍云以軌字依

篆體書之只作尸傳久或增綴或模糊即成开旁為軌字經杜子春正定其誤已明故說文無軌

也案鄭說是也云軌為軌者軌舊本誤軌今依蜀石經及宋本正下同段玉裁改範為軌云軌字

從車從花乃之弓為聲與從車范省聲之範不同說文有範無軌案段據杜說校也此與下文範

輅錯出必有一誤致少儀孔疏及却風匏有苦葉孔疏引此注並作範則唐本亦與今本同從車

從弓之字惟見此後注及輔人注徐養原黃以周並謂即範之譌文但既是譌體即不妨為說文

所無之字段說義亦得通并存之以俟詳覈左左執轡也云書亦或如子春言者故書或本亦作

左不當重重非是者段玉裁云謂故書作僕左左執轡也云書亦或如子春言者故書或本亦作

已遠不得聞樂故即以在車鸞和之聲為之節凡宮外馭路之儀皆放此注云舒疾之法也者
謂車行舒疾之節與鸞和之聲必相應保氏五馭所謂鳴和鸞也經解云升車則有鸞和之音仲
尼燕居云和鸞中采齊大戴禮記保傅篇云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
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佩玉為度荀子正論篇云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詔逐以養耳史
記禮書文略同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白虎通云車所以有和鸞以正威儀節行舒疾也又云舒
則不鳴疾則失音明得其和也此並以鸞和為節之義也云鸞在衡和在軾者經解注引韓詩內
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玉藻注義亦同大戴禮記保傅篇
云在衡為鸞在軾為和此並鄭說所本續漢志注引白虎通魯詩傳楚辭離騷王注呂氏春秋孟
春紀高注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文選東京賦薛注說並同而毛詩小雅蓼蕭傳則云在軾曰和
在鑣曰鸞秦風駟騶篇駟騶車鸞鑣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又商頌烈祖篇
八鸞鸞鑣箋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說文金部云鸞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鸞鈴象鸞鳥聲和則敬
也說苑說叢篇左傳桓二年杜注及史記禮書集解引服虔說續漢志注引傳立乘與馬賦注說
鸞並與蓼蕭傳同案依鄭駟騶箋說則田車鸞在鑣與乘車鸞在衡異故賈疏及駟騶疏並謂此
注及玉藻經解注皆據乘車駟騶鸞則據田車故所在不同然蓼蕭和鸞烈祖八鸞皆是乘車
依鄭說亦宜置鸞於衡今蓼蕭箋既不易毛義而烈祖箋又明著鸞在鑣之訓是鄭亦不能堅持
其說故駟騶疏引五經異義載禮大戴詩毛氏二說詳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鄭亦不駁
以證鄭為兩解今攷異義雖並列戴毛兩說然續漢志注又引許慎曰詩云八鸞鎗鎗則一馬二
鸞也又曰駟車鸞鑣知非衡也蓋亦異義許案之語則又申毛駁戴故說文亦釋鎗鎗為在鑣是不
從鸞在衡之說也桓二年左傳孔疏云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如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
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若在衡衡唯兩馬也從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孔廣林
云鑣馬銜也鸞在鑣兩口角各一四馬凡八故詩稱八鸞若在衡則八無取義案許君及兩孔氏
說辯鸞之在鑣其說甚精鄭詩禮注說舛異自當以蓼蕭箋為定解至和之在軾禮戴氏詩毛氏
魯及許鄭高成無異說惟說苑及左傳服虔注說並云和在衡說於古無徵恐非又春秋錄露
三代改制質文篇說主天法商而王鸞與垂四鸞主天法質而王同主地法夏而王鸞與垂二鸞

主地法文而王同此說鸞數與詩義不合不足據也云皆以金為鈴者經解注義同續漢輿服志注引干注云和鸞皆以金為鈴亦從鄭義廣雅釋器云和鸞鈴也公羊宣十二年何注云宗廟為

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則和鸞自是鈴之通名不必定在車也鈴詳巾車疏據鄭說則和鸞同為金鈴以所在異名許君說文義亦同惟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說鸞路云鸞鳥名也以金為鸞鳥

懸鈴其中施於衡上以為運疾之節又呂氏春秋高注亦云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為之飾以金謂之鸞鈴也案蔡高亦謂鸞有衡而云以金為鳥無以縣鈴蓋據漢制

為說續漢輿服志載乘輿金根安車立車並鸞鳥立衡是也古疑無是制蔡據以釋月令史記禮書正義引皇侃說同並誤也漢書五行志顏注云和鈴也以金為之施於衡上鸞亦以金為鸞鳥

而銜鈴焉施於轡上此亦同蔡氏鸞鳥銜鈴之說而以和在衡鸞在轡則又兼采服杜之義皆不足據又崔氏古今注云五路銜上金鸞者朱雀也口銜鈴謂鸞所謂和鸞也禮記云行前朱鳥

鸞也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銜鈴故謂之鸞鈴今或為鸞或為鸞事一而義異也崔說亦本漢制然依說文則鸞正字鸞段借字崔氏謂金鸞為鸞所銜鈴為鸞析變鸞為二尤非又楚辭離

騷云鳴玉鸞之啾啾王注云鸞鸞鳥也以玉為之著於銜彼鸞用鸞也鸞六變後乘鸞與鸞同鸞

玉疑七國以鸞之啾啾王注似亦沿鸞鳥立鸞之說皆非古制也

周禮正義卷六十一終

周禮正義卷六十一終

周禮正義卷六十一終

周禮正義卷六十一終

周禮正義卷六十二

瑞安孫詒讓學

戎僕掌馭戎車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疏**王乘以自將者巾車云革路以即戎注云戎車革路也師出

大馭馭玉路馭僕馭金路道僕馭象路皆王自乘之路明此戎僕所馭者亦專屬王自乘之革路別於後凡戎車為諸臣所乘之車也王自將者謂親出征討若春秋桓五年桓王以諸侯伐鄭

類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倅副也服謂眾乘**疏**王之倅車車僕云掌戎車之萃注云萃猶

副也又諸子云掌國子之倅注云故書倅為卒司農云讀如物有副倅之倅倅萃卒聲類並同左襄二十三年傳說齊侯伐衛有貳廣杜注云公副車孔疏引服虔云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

乘車大晨倅車屬馬大晨大殿也音相似案據司馬法大前驅為前軍大晨即大殿為後軍則倅車在後軍之內為戎車之副亦謂之貳廣又通言之亦曰倅車詳田僕疏又卿大夫行道之副車

亦通名倅車詩小雅綿蠻云命彼後車謂之載之鄭箋云後車倅車也云服謂眾乘戎車者之衣服者賈疏云鄭注坊記云僕右恒朝服據非在軍時若在軍則服眾乘戎車者之衣服謂

此服也言眾乘戎車者之服則副車十二乘及廣闕幸經之倅皆是也案賈說是也左僖三年傳云均服振振杜注云戎事上下同服是戎事諸臣與王同服章弁服正之者令不得服它服以自

殊異**犯軼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如在**疏**犯軼如玉路之儀也云及兵車

之會者謂有征討之事而合諸侯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是也注云如在軍掌凡戎車之儀凡者賈疏云謂如其犯軼巡守及兵車會亦乘革路若乘車之會即乘金路也

車眾之兵車也書序**疏**車為將帥及卒士所乘亦謂之小戎詩秦風云小戎伐收鄭箋云此萃曰武王戎車三百兩

臣之兵車是也眾兵車自有馭戎僕不親馭之唯掌正其儀耳引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者牧誓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孟子盡心篇亦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引之者證戎車為眾兵車也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以待賓客 **疏** 齊僕掌馭金路者與齊右為官職也 注云以待賓客 朝觀宗遇饗食

皆乘金路其禮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 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者賈疏云受享於廟則迎之

曰車逆拜辱又 **疏** 注云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者賈疏云受享於廟則迎之曰及出車送 **疏** 大行人云上公九十步介九人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鄭注云朝先享不

言朝朝正禮不嫌有等是春夏受贊於朝無迎法受享則有之秋冬一受之於廟亦無迎法故郊特性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是受贊受享皆無迎法今言朝觀宗遇饗食皆乘金路者謂

因此朝觀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即有乘金路迎賓客之法也案大行人說公侯伯子男朝位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

賈彼疏亦云春夏受贊在朝無迎法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曲禮孔疏引熊安生說正同即賈所本綜校此與大行人兩注並不云迎賓有春夏秋之異則鄭意自謂四時朝並無迎賓享

並有迎賓熊賈說非鄭指曲禮疏又引崔靈恩說則謂春夏朝享並有迎法秋冬並無其說尤謬陳祥道云齊僕朝觀宗遇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蓋春秋夏宗秋觀冬遇其送逆之

禮並同金鷄云大行人所謂朝位賓主之閒不言何時是四時皆同也齊僕且明言朝觀宗遇送逆此四時皆迎之確據則諸家謂春夏迎賓而秋冬不迎者誤矣郊特牲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

見諸侯朝觀宗遇皆謂之親必無迎賓之法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其後行饗食於廟以講賓主之禮通上下之情乃有迎賓之法周官一經凡諸侯四時常朝皆止言朝觀而此備舉四時之名正

見諸侯晚來王亦待之隆也賈疏謂饗食有迎賓法視諸家為優惜并謂春夏受享亦迎賓於義不通也案陳金並謂朝觀宗遇四時同禮深得經注之指金謂享無迎賓亦境但本鄭經說謂迎

賓為因四時常朝而行饗食時專林喬蔭朱大韶黃以周說並同今攷饗食固當有迎賓而未盡也凡四時常朝朝享無迎賓享後禮禮則當有迎賓蓋朝享純乎君臣故無迎法禮及饗食純乎賓主故依諸侯相朝禮有迎主經云朝覲宗遇即指禮禮而言鄭賈謂此迎賓朝宗則在享其饗食親迎則又唯在饗食不知禮賓與饗食同有車迎之法實朝覲宗遇之通禮也互詳大行人疏又案詩小雅蓼蕭箋云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於門是燕禮雖輕亦有車迎此經注並不具也云上公九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者蓋送逆相去遠近之數賈疏云大行人文彼據受享於廟非饗食禮也引之者欲見饗食迎賓與受享同案大行人所言正朝享後禮賓之禮也鄭意則以為三享時事賈謂專指饗食非鄭惜也引司儀職曰車逆拜辱又曰及出車送者證天子特諸侯與諸侯自相朝同賈疏謂據受饗食之禮亦非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

朝夕朝朝莫夕朝也掌馭象路者與道右為官職注云朝夕朝朝莫夕者

鄉飲酒義云朝不廢朝莫不廢夕注云朝夕朝莫聽事也左成十二年傳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又昭十二年傳云楚右尹子革夕杜注云夕莫見孔疏云且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哀十四年傳稱子我夕晉語稱向夕皆謂夕見君也案孔說是也左傳朝夕以臣見君為文此朝夕以王聽事見羣臣為文其義通也凡常朝皆在且有事則有夕朝夕同在內外朝故亦通謂之朝巾車云象路以朝不言夕以朝可咳夕也內則說子事父母云味爽而朝日入而夕又文王世子云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下文雞初鳴日中及莫三至是事親得通稱朝夕日中及莫亦通得稱朝矣賈疏云朝朝莫夕在正朝來往而言燕者以其在宮中行事皆稱燕案賈說非也朝者謂王乘車出視朝自路門外治朝至臬門內外朝皆是燕出入則出入游燕其地甚廣不必在三朝故小臣云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注云燕出入若今游於諸觀掌貳車之政令副亦掌苑是燕出入自專屬燕游與朝朝夕夕為二事賈并為一殊誤

觀掌貳車之政令副亦掌

謂貳車即象路之副車書願命有次路典路賈疏引鄭書注以為象路之貳周書器服篇云次車

宛後為右載齊侯以免周書大武篇云佐車舉旗並以戎路之副為佐車與植弓少儀合鄭說甚塙植弓孔疏說同而熊賈以為天子諸侯異名不足據也佐車又通稱貳車詳馭夫疏設

驅逆之車 驅驅禽使前趨獲逆 疏 設驅逆之車者馭夫掌馭使車注云驅逆之車則此車亦馭夫馭之田僕掌其陳設之事不掌馭也 注云驅驅禽

使前趨獲者大司馬乃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案說文犬部云獲獵所獲也謂驅禽趨田獵之所云逆衛還之使不出圍者釋文云衛本又作御馮登府石經攷異引蜀石經

衝作禦案毛詩秦風駟賦孔疏引此注亦作御衝御禦字並通惠士奇云禦借作衝古音同也後漢北海相景君銘曰強衝改節微弱蒙恩案惠說是也漢石門頌綏德衝疆亦以禦為衝衝還之

使不出圍謂馭馭將出圍迎御令還不得出大司馬注云逆逆要不得令走是也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鄭彼注云佐車驅逆之車據此經則佐車為副車與驅逆之車為

二疑王制注誤或大夫田禮略不別設驅逆之令獲者植旌 疏 以告獲也 疏 令獲者植旌者與車即以佐車共驅逆之用被於天子諸侯禮與 植樹也 疏 山虞澤虞為官聯

也賈疏云按山虞植旗屬禽此官又云植旌比禽者彼此共其事故並見之 注云以告獲也者告得獲者令獻禽也毛詩小雅車攻傳云天子發抗天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面傷不獻

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即植旌令 及獻比禽 田弊獲者各獻其禽 疏 及獻比禽者亦與山虞獻之事云植樹也者山虞注義同 比種物相從次數之 疏 澤虞為官聯也 注云

田弊獲者各獻其禽者大司馬注云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眾皆獻其所獲禽焉是也賈疏云大司馬奉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弊止也田止百姓所得禽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公之

者獻於旌下每禽擇取三十其餘為主虞之射而取之云比種物相從次數之者宰夫注云比校次之謂以所獲使種類大小相從比次校數其多少山虞注云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

其耳以知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提猶舉也晉猶御也使人扣而 疏 凡田王提獲數是也 提猶舉也晉猶御也使人扣而 疏 馬而走者

記王以下田車馳驟之節皆謂逐禽時保氏五馭之逐禽左是也詩小雅車攻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穀梁昭八年傳云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此提馬以下馳走之節亦欲其不失馳也

賈疏云凡田亦謂四時田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大夫發止佐車時有提馬晉馬之事

李奇云提舉也淮南子微實訓提挈天地高注云一手曰提挈舉也提挈義引通漢書刑法志顏注引

此假借之義廣雅釋詁云抑按也按管聲近義通云使人扣而舉之抑之皆止奔也春說文手

部云扣牽馬也為王御田車則牽馬而舉之為諸侯御田車則牽馬而抑之皆以止馬令不急奔

賈疏云提遲於馳皆使尊者體舒車者體促之義也惠士奇據毛詩豳風大叔于田傳云駉馬曰

緩於磬也云馳放不扣者說文馬部云馳大驅也廣雅釋宮云馳奔也謂不牽馬任其奔馳即詩

磬也所謂不馳不奔也注云馳大驅也廣雅釋宮云馳奔也謂不牽馬任其奔馳即詩

駉夫掌駉貳車從車使車田路之副也從車驅逆之車注云貳車象路之副也者賈疏

知之也王安石云貳車副車姜兆錫云貳車通謂諸僕倅車貳車佐車之屬對文則分倅貳佐散

文則通名貳也會釗亦據少儀乘貳車必式注貳車副車謂非象路獨得是名案王姜會說是也

王昭禹李光坡莊存與說同司戈盾云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軍旅乘車路會同乘金路而威名

貳車則貳車不專為象路之副大行人說五等諸侯來朝各有貳車乘數不同亦不必皆象路也

蓋分言之則象路稱貳車戎路稱倅車田路稱佐車通言之則王五路之副各十二共六十乘統稱貳車此職之貳車蓋咳五副路而言不專屬象路之副也互詳道僕疏云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者謂即戎僕之倅車田僕之佐車也賈疏云見戎僕與田僕俱不言貳田與戎俱是職煩故知兼此二者也不掌玉路金路之副者二者事暇蓋車僕不共掌也姜兆錫云從車即道右職從王之車莊存與云卿大夫從王乘公車案姜莊說是也王安石王昭禹李光坡並釋從車為屬車義亦略同據道右云自車上諭命于從車彼官掌駉象路而有從車則從車非戎路田路之副明矣射人云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司士云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諸子云會同賓客作羣子從此從車即彼諸臣從王者所乘之車與副車備王自乘者異鄭賈亦並失其義又凡王行自乘

一路其四路亦從行典路云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是也彼從路即五正路與武車從車不同則非此官所馭也互詳道右疏云使車驅遊之車者賈疏云以使役勞劇之事故知是驅遊之車也王安石云使車使者所乘之車案王說亦是也王昭禹李光坡姜兆錫莊有可曾說並同此車為奉使者所乘司士云作士適四方使及行夫傳遽之事並所乘用田事驅遊之車雖亦實於其中而分公馬而駕治之乘調六種之馬**疏**公分公馬而駕治之者公馬即校人之王馬與牛人校人之六馬也賈疏云趣馬自主駕脫故知此駕治者是調習之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疏**掌王馬之政者官所畜之馬以給王事者別於民且曰古者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韋注云國馬民馬也十

六井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賦也案韋說非也丘出戎馬一匹文出司馬法此乃計井出車之制其馬出於民間有兵事鄉遂軍不足用乃調發及之此非常聚於王闕也闕且所謂國馬者乃鄉遂之軍馬實所給者故曰足以行軍所謂公馬者

乃邦國六閑之馬官所養以給事者即此經之公馬故曰足以稱賦當訓為願謂充願給官府之用章並矣其義韓非子解老篇云戎馬乏則將馬出彼戎馬蓋即指國馬將馬即指王馬公馬也此職六物雖有戎馬然止備王戎路卒車及從行公卿大夫宿衛士庶子之用三句軍賦無與於國馬之數鄭荅趙商已論之矣詳後疏注云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者數石經攷異引蜀石

經作政亦通賈疏云經辨六馬是差擇也下云凡頒良而養乘是養乘也引月令曰班馬政者仲夏季秋二令並有此文仲夏注云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季秋令家敎田獵為文注云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此注似引仲

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

夏令文賈疏謂專據季秋令未境

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疏**一種馬

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者毛詩小雅六月傳云物毛物也此物當亦

亦以馬之駑馬六尺然則此道馬以上四者並謂之國馬與田馬駑馬等雖種類毛物不同蓋

官者故無種馬齊馬道馬等周書禮國篇有三牧疑即指馬質三物之牧言之此總辨國廢之馬

駑馬給宮中之役者賈疏稱種馬云以次差之玉駑馬道田以事為名則知戎馬為戎路道馬

道車田馬駑田路以此五者種馬最在上駑馬路可知駑馬最在下五路之外給役可知沈夢蘭

田獵齊足若然至致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蓋即言玉路之種馬也禮記云凶年則乘駑馬明

非凶年不乘駑馬故知供役而已但駑馬二閑不止給王宮中之役官中當作官中謂給百官府

職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

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圍八麗一師八師

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鄭司農云四匹為乘養馬為圍故春秋傳曰

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馭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為

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

百六十四匹駑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詩

云駑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與麗耦也駑馬自圍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

相應八皆空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
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
與馭繫諸官養而乘之巫馬注云乘謂驅步是也會劉云漢書禹貢傳馭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
怒至乃日步作之乘之所謂步作之也云乘馬一師四圍者以下記十二閑馬及牧馭之數亦此
官之官法也云三乘為車一馭夫者繫釋文作馭馬與馭官不合疑誤用古字作馭注
詳敍官疏云三阜為繫繫一馭夫者繫釋文作馭馬與馭官不合疑誤用古字作馭注

例用今字作繫詳司門疏繫者牧羣之名國語齊語桓公與衛繫馬三百孟子萬章篇云繫馬千
馭並即此云六繫為馭一僕夫者釋名釋宮室云馭知也知聚也牛馬之所聚也說文廣部云
馭馬舍也周禮曰馬有二百十六匹為馭有僕夫案僕夫即五馭之僕也此乘四匹阜十二匹
繫三十六匹良駑二馬所同惟設官則異至馭則驚馬當增三倍並詳後疏又案此馭即養王馬

之內應對養國馬者為外公羊儻二年傳荀息云馬出之內馭繫之外馭爾是也此十二馭蓋王馬
之舍凡應有內外不同公羊儻二年傳荀息云馬出之內馭繫之外馭爾是也此十二馭蓋王馬
馭門與云六馭成校者校者六閑之總名即馬棧也詳敍官疏注云良善也者玉府注同云善
馬五路之馬者謂種馬至田馬五者通為良馬對驚馬不駕路而言也鄭司農云四匹為乘養馬

養馬為圍杜注義並同云故春秋傳曰馬有圍牛有牧者昭七年左傳楚芊尹無宇語引之者
云馬壯牝曰乘是二耦四馬並得為乘皆取兩兩相耦之言也詩駉風于旌孔疏引五經異義云
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驅彭彭武

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駉駉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謙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
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玄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
政凡頰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四馬為乘此一圍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
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圍以六為數

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案據駉異義
說則王五路亦止駕四馬此經以四馬為一乘而設一師四圍者亦以同駕一車故以四為數也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云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者師即彼官之圉師也圉師帥圉趣馬帥圉馭夫帥趣馬僕夫帥馭夫皆轉相帥領云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者賈疏云序官有趣馬下士阜一人

徒四人馭夫中士二十人無僕夫士數之文以此文官尊者管卑者馭夫既中士明僕夫上士可知易祓云鄭以僕夫為上士非也玉路之僕曰大馭金路之僕曰齊馭象路之僕曰道僕木路田

僕也革路戎僕也總而名之為僕夫五僕中惟道僕田僕為上士大馭戎僕為中大夫齊僕為下大夫黃度李鍾倫姜兆錫說並同吳廷華亦云以經義言則大馭當掌種馬之馭種馬翟玉路也

戎僕當掌戎馬之馭戎馬駕革路也齊僕當掌齊馬之馭道僕田僕當掌田馬道馭之馭蓋各於其所掌之路辨之案易吳諸家謂僕夫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其說致塙蓋析言則五僕分

馭五路故官名互異總言之則一馭有一僕故此通稱僕夫也僕夫省文亦稱僕後經云臧僕是也鄭於臧僕釋為馭五路之僕說自精塙而於此僕夫乃以為諸僕之外別有是官復肌定其爵

為上士以增敘官之所無沈彤依鄭說謂當補僕夫上士十人皆非也又詩小雅出車云召彼僕夫謂之載矣毛傳云僕夫御夫也彼將率所乘不必戎僕御故毛以御夫釋之御夫即馭夫蓋散

文得通此以僕夫帥領馭夫則二官迥異與詩義亦不同也云自乘至馭其數二百一十六匹者謂一廐良馬一種之數也以一乘四匹三乘為阜則十二匹三阜為繫則九乘三十六匹六繫為

廐則十八阜二百一十四乘二百一十六匹云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者乾為馬說卦傳文又繫辭上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韓康伯注云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賈疏云按

易天一生水北方地二生火南方天三生木東方地四生金西方天五生土中央是謂陽無匹陰有耦應取生數一二三四五善取成數六七八九十若然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為少陽

八為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不取十者中央配四方故也是以易之六

爻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七八九六既配四方故九六皆以四乘之乾之六爻以四乘九四九三以

六六爻故二百一十六是為乾之策也云至校變為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者以

鄭繫廐三者皆言為至校獨云六廐成校明取馬數小備故特異其辭鄭喪大記注云成猶備也鄭知六馬各一廐者以一校六廐與六物之數迤相當故謂六廐成校經語雖似上蒙良馬而實

關下駑馬爲文是良馬每廩二百一十六匹駑馬三之則六百四十八匹合計六廩五良一駑共一千七百二十八匹也段令此六廩全爲良馬則當減四百三十二匹文選吳都賦劉逵注云校人中大夫掌王田獵之馬一校千二百九十六匹劉說正以良馬六廩計之蓋漢魏周禮經師有此義但良馬止五物而駑有六勢無由合故鄭不如此計數也云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四者惠士奇云一廩二百一十六匹倍之爲四百三十二匹乃二廩良馬一種之數也以其數五之得二千一百六十四乃十廩良馬五種之數也賈疏云經云六廩成校據一稱言之王馬小備下云校有左右則十二廩爲十二閑若據一廩爲二百一十六匹據兩廩倍之故四百三十二匹種別四百三十二匹五種計之自然總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詒讓案經云六廩成校則合左右校爲十二廩而鄭必先通計良馬十廩之數者以駑馬二廩與良馬數遠不相當故先就良馬五物計之也云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九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者惠士奇云二廩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以其數三之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乃二廩駑馬三良馬之數也以十廩良馬五種之數與二廩駑馬三良馬之數相并得三千四百五十六匹乃五良一駑十二閑之全數也引詩云駑牡三千者駑風定之方中文鄭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與徒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亦並據此經爲說駑牡詳虞人疏云此謂王馬之大數與者謂詩文不合邦國禮而與王馬之大數正同云駑耦也者敘官注同云駑馬自圉至駑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者駑馬一廩二匹則一圉八廩凡十六匹則一師八師凡六十四廩一百二十八匹則一趣馬八趣馬凡五百十二廩千二十四匹則一駑夫是自圉至駑夫總馬千二百九十四匹也云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者賈疏云依經八計之得此千二十四匹其三良馬有千二百九十六匹故言不相當云八皆互爲六字之誤也者賈疏云若作六計得千二百九十六匹與三良馬數合故破從六也云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駑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者鄭意破八爲六則六麗二六凡十二匹而一師以六乘十二凡七十二匹爲六師三十六廩一趣馬更以六乘七十二凡四百三十二匹爲六趣馬二百十六廩而一駑夫良馬左右二廩合計亦四百三十二匹兩數正同再以三乘

之得千二百九十六匹與經三良馬之數相應也又案鄭必破八為六者亦以依經圉師以上皆積八成數則不能成卓惟改八為六則每卓一圉師六卓一趣馬三十六卓一馭夫百八卓一僕

夫於卓繫之數亦正合也云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車之也者以良馬一繫三十六匹則有一馭夫一繫二百十六匹則有一僕夫今駕馬依鄭說則四百三十二匹始有一馭夫其數已

不相當而驚馬之師至馭夫而止雖三之至千二百九十六匹之多亦不更設僕夫明以不駕五路車之故不設貴官也賈疏云按此經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卓卓一趣馬三卓為繫繫一馭夫

按序官云趣馬下士卓一人徒四十人即此以云卓一趣馬各自師至馭夫中士天子十有二

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降殺之差每歲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

疏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者王十二閑半之以為邦國之閑數三分邦國之閑去一以為家之閑數左成十八年傳云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為杜

注云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晉制與此經合注云降殺之差每歲為一閑者說文門部云閑閑也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閑閑養馬之所也詩魯頌駉孔疏云閑謂馬之所在有

限衛之處是閑廐義同故又謂一廐為一閑鄭意上文六廐成校校有左右是一廐六廐左右合為十二廐即是十二閑但天子備十二閑六種邦國以下以次遞降殺之其每廐為一閑則同也

穀梁莊二十九年新延廐傳云延廐者法廐也范注引此經釋之亦云每廐一閑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焉者此無正文鄭意邦國之與天子降殺以

兩故於六種之中去上二種取四種以充邦國之用又天子良馬五種各二閑其駑馬三種各二閑則以三倍之數并處二閑今邦國六閑馬四種若亦如天子之制良馬三種駑馬一種各二

閑則有八閑非六閑所能容故謂邦國及家皆良駑每種止一閑駑馬三良馬則又分處三閑與天子制不同也吳廷華據巾車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以封

蕃國注金路以封同姓及公以難此注謂此邦國不分五等則同姓及公之金路固當用齊馬而侯伯以下乘象革木三路者不交概用齊馬又夏官敘官邦國有軍制亦應有兵車鄭注四種亦

不空獨去戎馬案鄭依上文六物之文種戎在齊道田之上故謂邦國無種戎二馬但戎馬革路
所駕巾車革路以封四衛在邦國爲子男之車則五等諸侯通得乘之況邦國無大小各立軍制
而謂不得備戎馬於理實難通吳氏疑之是也且五路之中革路卑於金象則六馬之中戎馬不
尊於齊道故馬質三物有戎馬而無齊道明齊道之物貴於戎也然則上經六物戎在齊上乃
偶順文便不爲尊卑之定次而鄭即據之以爲邦國無戎馬非至論也攻毛詩魯頌馴傳云諸侯
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駕馬其說與鄭此注異審審毛意蓋即以馬質三物戎田
駑三馬皆買之民間非國祿所生故以充諸侯之馬但其所謂良馬一種不知正指何馬依此經
注義則種戎齊道田五馬並爲良馬毛既別數戎田而種馬又玉路所駕諸侯所不得乘則良馬
內無種戎田三馬可知竊疑毛所謂良馬者殆兼指道齊二馬也蓋據巾車金路同姓以封象路
異姓以封之文諸侯同姓乘金路者當有齊馬無道齊二馬也蓋據巾車金路同姓以封象路
道不定故統咳之曰良馬此毛君依此經爲傳之微指也今謹依毛義定邦國四種之馬曰凡諸
侯乘金路以下者其馬爲齊戎田駕其金路象路蓋其駕齊馬以其事略同也戎路以下所駕馬
與下同凡乘象路以下者其馬爲道戎田駕以駕象路以下亦與王同至於四衛乘革路者雖不
得乘象路而亦得具道馬以賓祭行禮之馬不可與戎事同也依此差之則與此職及巾車馬質
諸文無不符合似較鄭說爲優而魯頌疏反據鄭以通毛謂毛以齊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名實
實亂不可通也又案依鄭說每閑馬二百一十六匹邦國六閑凡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凡
八百六十四匹賈疏云趙商問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
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按天子之卿采地食小都
大夫食縣不審何由當能其此馬數故禮記家富不過百乘謂其多也司馬法論之甸方八里有
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四甸甸稅又給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之
職相校甚異何答曰邦國六閑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四閑二種又當八百六十
四匹今予以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君之所制爲非謂民賦畿內百里之國者居四都五十里之國
居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居甸而引天子卿食小都大夫食縣欲何以難又司馬法甸有戎馬四
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事條未理而多紛紜趙商云邦國二千五百

九十二匹者謂三良一良四匹三匹三良千二百九十六匹三良一匹亦千二百九十六匹故合為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為千七百二十八匹謂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

驚馬一種三良馬一種亦千二百九十六匹并之千七百三十二匹諸侯及大夫直一廄不分為左右二閑分為左右一種馬分為二廄故一種馬有四百三十二匹

則良馬惟有三廄三良居三廄其數六百四十八匹驚馬亦三其一種其數亦六百四十八匹并之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二種一良一驚良居一廄二百一十六匹驚馬三之為六百四十八匹

并之為八百六十四匹故鄭氏云子以何術計之案據賈引鄭志荅趙商謂丘甸出車馬為軍賦無與於國馬之數則此國馬即公馬與國語不同其說甚析依此職經注則王之戎馬亦止四百

三十二匹才足共駕兵車百有八乘而天子畿內軍賦號稱萬乘其不合也即以前六軍三千乘計之常用馬萬二千匹與此職戎馬數亦復懸絕其不合也蓋此職十二閑之戎馬專以共王

之戎路停車及從行公卿大夫宿衛士庶子等所乘非以給軍左昭二十七年傳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庀武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明常時王馬不以給軍又襄九年傳宋災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庀武都

彼校正即此校人明國內守備之事乃使校人出馬也蓋六軍之馬當由馬質頒與六鄉之家使其養之而鄉吏司其稽簡徵發之事六遂副六鄉其頒養之法當亦如之至都鄙丘甸出戎馬則

又及邦國之馬自據官廄所畜言之其不足以盡王國及侯國之馬亦明矣至此經之家馬四閑王及邦國之馬自據官廄所畜言之其不足以盡王國及侯國之馬亦明矣至此經之家馬四閑

依鄭志說為天子三公食大都者之制此本畿內大國與邦國相相等故軍賦不過百乘而家摩膏馬有八百餘匹之多其卿食小都大夫食縣者即不得備此數故荅趙商云欲何以難至諸

侯之卿大夫尤不能具四閑之制故論語公治長篇以陳凡馬特居四之一也欲其乘之性相似文子有馬十乘為多則邦國卿大夫畜馬之數可知矣

鄭司農云四之疏注云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也物同氣則心一也物同氣則心一也物同氣則心一也

以所產為同氣一心外矣案吳說是也賈意蓋謂古駕車必用杜故使三牝各產一牡與馬父為四牡然紬繹鄭意自以三牝一牡為一乘而同氣一心不如賈所說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據詩駉

駟馬謂此經園人所養良馬皆杜馬云良馬天子以駕玉路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驛也蒙魯頌本作駟駟牧馬顏據誤本殊不足信其謂良馬為皆杜馬者疑六朝禮家因上經駟馬三良

馬之數與此特居四之一分率偶合遂并為一義其說尤謬段玉裁云凡馬兼指六種五路之馬又康成計王馬之大數而引詩駟牡三千何嘗謂五路之馬無驛歟良馬通謂五路之馬倘皆無

驛則通淫游牝壹專為駟馬良馬豈皆駟所生康成何以云種馬上善似母者也案段玉裁駟是也列女傳辯通篇云昔者湯伐夏左騶化騶右騶化騶而遂放桀武王伐紂左騶化騶右騶化騶

駟而遂克紂是即戎路不必皆駟也騶化騶而遂放桀武王伐紂左騶化騶右騶化騶駟之明文鄭義亦未知何據陳注謂此經指養馬言之其說較通蓋廩牧之馬又兩牝皆無三牝

駟所宜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明卿大夫以上乘車不可但純牝則為賤非駕駟乘則不拘此數天抵特貴於牝則五路之馬或純牡或閒以牝亦無不可但純牝則為賤非駕

駟之一者三牝一牡者廣雅釋獸云牡特雄也說文牛部春祭馬祖執駒曰房為龍馬鄭司農云朴特牛父也特是特本為牡牛引申之牡馬亦得稱特也春祭馬祖執駒

執駒無舍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騊立謂何月以秋祭馬祖者此職四時也祭經不云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疏何月以秋祭馬祖者此職四時也祭經不云

之月六畜惟馬祖有祭者以馬給戎事其用尤重也左傳十七年傳云古者六畜不相為用杜注云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孔疏引沈氏據春秋說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天豕謂六畜各有祖祀

說不足據注云馬祖天駟也者爾雅釋天云天駟房也詩小雅吉日孔疏引孫炎云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案師田亦有馬祖之祭所謂伯也亦即旬祝之謂馬與此春祭禮異詩吉日

云既伯既禮孔疏云馬祖祭之者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則又用彼禮以祭之是也又漢書敘傳類禱厥宗應劭注云禡馬祖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案禡者師祭與伯不同非祭馬祖應說

失之五詳肆師句祝疏引孝經說曰房為龍馬者證天駟為馬祖之義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孝經援神契云斗杓杓杓象成車房為龍馬華蓋覆鉤宋均注云房星既禮蒼龍又象駕駟馬故兼

言之也此即據援神契文馬質注亦云天文辰為馬賈疏云春時通淫求馬養息故祭馬祖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者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四月執陟攻駒傳云執也者始執駒也執

正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效之服車數舍之也案先鄭云無令近母即夏小

乘匹之事非謂執駒亦騷其蹄鬻者也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騷者度人注反說文馬部並同賈疏

謂爾雅文今攷爾雅釋畜無此文賈疏誤記也云玄謂執猶拘也者釋名釋言語云執攝也使畏

歸也說文卒部云執捕辜人也句部云拘止也案執捕引申之與拘止義同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

歸于周月令仲夏游牝別羣則繫騰駒釋文繫猶執淮南子時則訓同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

繫絆說文馬部云繫絆馬也或作繫莊子馬蹄篇云連之以羈繫案執繫聲義亦同云春通淫之

時者據牧師文云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者賈疏云論語孔子云血氣未定戒之在色馬

亦如此故引之而言也按月令仲夏繫騰駒注云為其壯氣有餘相蹄鬻彼壯氣

有餘相蹄鬻繫之不為駒弱者繫有二種此謂二歲者彼據馬之大者故不同也夏祭先牧頌

馬攻特為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疏月頌馬傳云分大夫卿之駒也將

之證頌馬即頌駒也彼傳云分大夫卿之駒者謂以駒分與小正五月頌馬文合亦祭先牧在仲夏

作分夫婦之駒誤注云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者說文牛部云牧養牛人也通言之養馬亦

曰牧賈疏云以其言先牧是放牧者之先知是始養馬者祭之者夏草茂求肥充云夏通淫之後

攻其特為其蹄鬻不可乘用者亦謂騷其蹄鬻者也說文足部云蹏蹏也蹏即蹏之借字謂杜馬

說文馬部云騷馬也廣雅釋獸云騷

騷馬也廣雅釋獸云騷

騷馬也廣雅釋獸云騷

精攻惕也謂割去馬勢猶今之扇馬

秋祭馬社臧僕

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日相土作乘馬

五謂僕取

秋祭馬社臧僕

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日相土作乘馬

本作者曰相土作乘馬者土舊本誤士今據宋婺州本岳本互注本明豎本正作世本篇名詳龜人

疏二閑之中蓋皆為置社以祭后土而始制乘馬之人配食焉謂之馬社也引世

疏二閑之中蓋皆為置社以祭后土而始制乘馬之人配食焉謂之馬社也引世

疏二閑之中蓋皆為置社以祭后土而始制乘馬之人配食焉謂之馬社也引世

曰作乘馬相土契孫也高承事物紀原引世本相土作乘馬騰作駕未衷注云皆黃帝臣案據未仲子說則相土為黃帝臣易繫辭說黃帝堯舜制九事已有服牛乘馬宋說與易合楊倬謂即契孫殆非也鄭司農云咸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者爾雅釋詁云咸善也謂簡練習其入使善其事也云云謂僕馭五路之僕者謂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即上文之僕夫也先鄭釋僕為馭者嫌與下講馭夫無別故後鄭補釋之

凡五馭通稱僕互詳大馭條狼氏疏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馬步神為災害馬者馭馬見成馬於王也馭夫馭馭車從

車使車者 疏 講馭夫者馭夫不馭五路視僕為輕故後咸僕也 注云馬步神為災害馬者引講猶備習 讀步與馭同族師春秋祭補注云補者為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補或為步亦引

此經為釋又云蓋亦為壇位如零崇云此注與彼注義正同蓋謂亦為壇位以祭之也今攷馬步之祭它經無文鄭以漢制說之亦無墳證竊疑步當讀如字曲禮云步路馬必中道孔疏云步猶

行也左襄二十六年傳云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杜注云步馬習馬馬步蓋謂習馬之道月令五祀冬祭行此冬祭馬步猶人之有祭行史記封禪書有祠馬行或其遺法月令注祭行在廟門外

賈疏云以冬時萬物成亦獻成馬於西與云獻馬見成馬於王也者成馬謂已調習任乘駕之馬也者國語周語韋注云講習也又後注云簡差也 凡大祭祀朝觀會同毛馬而頒之 毛馬齊其

此講馭夫亦謂差擇而肄習之故兼簡習為訓 凡大祭祀朝觀會同毛馬而頒之 毛馬齊其

當乘 疏 凡大祭祀朝觀會同毛馬而頒之者大祭祀謂外祭祀圍丘方丘南北郊明堂之等朝

之 疏 觀會同亦冢大為文大宰注云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觀是也三者皆於國外行之

故有頒馬之事 注云毛馬齊其色也者小宗伯毛六牲注云毛擇毛也此義與後同謂一乘四

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爾雅亦云雖據宗廟至於田獵軍旅既尚疾尚力亦尚色也故下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是尚力也詩云駟騶彭彭武王所乘又云駟鐵孔阜秦襄公以田

是齊色不專據宗廟案賈所引小雅車攻毛傳文彼詩云我馬既同傳云同齊也是齊其色即謂馬同色故孔疏引李巡云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大朝觀會同馬亦當齊色齊色即史

記平準書所謂鈞駟是也云頒授當乘之者祭飾幣馬執扑而從之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

也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士喪禮下篇曰馬纓疏飾幣馬者此蒙上大初觀會同為

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圍人夾牽之馭者執策立于馬後疏文也云執扑而從之者扑唐石經

初刻作朴磨改作扑案朴即扑之誤詳司市射人疏注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者飾與封人

飾牛牲義同彼注云飾謂刷治潔清之也云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者即圍人注王賜賓客

之幣馬也先鄭意校人掌馬不掌幣而經云幣馬者以幣馬兩有二者同陳馬當幣之處故通謂

帛之幣也王引之云馬在六幣之數故曰幣馬齊語云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是也下文幣馬義

並同案吳王說是也先鄭忘檢小行人故誤以幣馬為馬當幣處賈又曲為之說謂此直以馬遺

人無幣又謂王家遣人無庭實然則下文賓客及國使之幣馬皆有馬兼有幣注何以別無說乎

殆又未達鄭指矣引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者聘禮賓在國夕幣及入境展幣並有此文

引之者證幣馬同設即所謂當幣處也賈疏謂彼有幣有馬此無幣亦非鄭指引士喪禮下篇曰

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圍人夾牽之馭者執策立于馬後者即既夕文馭彼作御字同注云

凡賓客受其幣馬

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疏注云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賈疏云大行人

實之馬也親禮云三享皆束帛加璧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此朝親享王之幣馬也聘禮

云凡庭實皮馬相閒可也此聘問享主國君之幣馬也侯國之臣聘於王亦然又聘禮使者私覲

以馬為庭實亦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疏言埋之則是馬疏云大喪者謂王及后世子喪

當校人受之車司常為官聯也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遂級之行之此官則飾其馬後圍人厥之楨弓注云遣車

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其馬當亦每車為四馬如王生時乘車之制亦有纓就之飾也苟

金勺前禮疏將事于四海山川者與小宗伯大祝將事于四望禮略同云則飾黃駒以祭之山川地神

土色黃故曰黃駒也案依賈說黃駒取象土色則所至山川不論在何方悉用黃色與牧人望祀

以方色牲異彼又云凡外祭毀事用龍可也注云外祭謂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賈彼疏援此經

謂據危中有黃色者用之義亦通也又太司馬云喪祭奉詔馬姓當亦此官所與經不見其馬姓

者亦文不具也注云四海猶四方也者明此四海為王巡守所至在六服之內與布憲四海為

四夷異也云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者依玉人文則王巡守所過大山川小三等

山川並有祭禮此唯過大山川者據大祝云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文不具也賈疏云爾雅

云祭山曰股縣祭川曰浮沈今鄭云以祈沈沈者總解過山川二事言與者謂雅據正祭此則行過

之約與彼同故云與以疑之也案此注祈沈釋文無音而玉人注云其祈沈以馬彼釋文引小爾

雅曰祭山川曰祈沈祈音九委反然今本小爾雅無此文依玉人釋文則祈讀與股同此疏及大

宗伯疏並謂祈即股詩大雅鸛孔疏引此及玉人注亦並作股沈是祈沈即釋天之股縣浮沈

也大宗伯山川正祭之禮以狸沈據鳥驚疏引鄭志蒼張逸說則股縣與狸異而此及玉人注並據以為說者蓋鄭意大宗伯山林用選是正祭之禮股而復狸其巡守所過用告祭之禮山則股

疏

將事于四海山川者與小宗伯大祝將事于四望禮略同云則飾黃駒以祭之山川地神

疏

案依賈說黃駒取象土色則所至山川不論在何方悉用黃色與牧人望祀

疏

謂據危中有黃色者用之義亦通也又太司馬云喪祭奉詔馬姓當亦此官所與經不見其馬姓

疏

者亦文不具也注云四海猶四方也者明此四海為王巡守所至在六服之內與布憲四海為

疏

四夷異也云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者依玉人文則王巡守所過大山川小三等

疏

山川並有祭禮此唯過大山川者據大祝云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文不具也賈疏云爾雅

疏

云祭山曰股縣祭川曰浮沈今鄭云以祈沈沈者總解過山川二事言與者謂雅據正祭此則行過

疏

之約與彼同故云與以疑之也案此注祈沈釋文無音而玉人注云其祈沈以馬彼釋文引小爾

疏

雅曰祭山川曰祈沈祈音九委反然今本小爾雅無此文依玉人釋文則祈讀與股同此疏及大

疏

宗伯疏並謂祈即股詩大雅鸛孔疏引此及玉人注亦並作股沈是祈沈即釋天之股縣浮沈

疏

也大宗伯山川正祭之禮以狸沈據鳥驚疏引鄭志蒼張逸說則股縣與狸異而此及玉人注並據以為說者蓋鄭意大宗伯山林用選是正祭之禮股而復狸其巡守所過用告祭之禮山則股

疏

也大宗伯山川正祭之禮以狸沈據鳥驚疏引鄭志蒼張逸說則股縣與狸異而此及玉人注並據以為說者蓋鄭意大宗伯山林用選是正祭之禮股而復狸其巡守所過用告祭之禮山則股

凡國之使者

凡國之使者

凡國之使者

凡國之使者

凡國之使者

凡國之使者

凡國之使者

凡國之使者

凡國之使者

凡國之使者

凡國之使者

凡國之使者

則有之則聘禮私覲是也若然上文飾幣馬是以馬遣人法非聘故無私覲前賓客來朝聘不言私覲者諸侯之臣於天子不敢行私覲故也吳廷華云享亦有幣馬私覲特其一耳案吳說足補

鄭義賈大行人疏謂諸侯大夫見天子有私覲此疏又謂諸侯之臣聘於王亦宜凡軍事物馬而頒之齊物馬

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鄭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於天子不敢行私覲非也郊

私見據禮經覲禮無私覲聘禮有私覲則諸侯之臣聘於王亦宜凡軍事物馬而頒之齊物馬

力疏也其六軍兵車之馬萬二千匹當馬質買而頒之鄉里既非十二閑所養則亦非此官所

爾雅注云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者齊雅釋畜云戎事齊力是也詩小雅車攻孔疏引某氏

此軍事言物馬鄭云齊其力物即是色而云齊力當與上文互以見義欲見皆有方有色也案賈

說也是也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注釋馬政為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即引

此經為是鄭意軍事亦兼貴齊色也詩小雅六月篇比物四驥毛傳詰物為毛物孔疏謂此物

者比同力之物戎事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驎是中驕驪是騶

是也案孔說則戎事以齊力為主色則或齊或不齊蓋無定法又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

駟股人尚白戎事乘翰周人尚赤戎事乘騶詩大雅大明篇駟驥彭毛傳亦云騏驎白腹曰騶

言上周下殷也是戎事馬亦各從正色但詩禮等馭夫之祿馭夫於馭馬僕夫為中舉中見上下者皆須等其祿獨云等

司祿為官聯也司勳注云等猶差也注云馭夫於馭馬僕夫為中舉中見上下者皆須等其祿獨云等

有上中下也僕夫為主趣馬為下賈疏云掌養馬者有馭馬馭夫僕夫三者皆須等其祿獨云等

夫故鄭云舉宮中之稍食師圍府史以下也鄭疏吳廷華云宮當為官字之誤方苞亦等之也

師云掌官中之政令證此宮當作官案吳方說是也注疏並不釋宮中之義疑鄭賈本亦本所

能容若云等內饗師圍等之稍食豈十二閑師圍之稍食非校人所掌乎今本作宮中不可通也

注云師圍府史以下也者賈疏云上云馭夫之等言士已上訖故知此是師圍府史以下中仍

有稍食祿粟以日為祿之譌案段蓋據宮正內宰廩人掌固諸職後鄭注義不為無徵然先鄭此

注疑當作稍食日稟稟食以日計猶月奉以月計也日曰形近而為凡經言稍食與祿不同此經

等馭夫之祿與宮中之稍食別文則稍食不可言祿明矣蓋馭夫中下士故有祿師圍府史胥徒

之屬皆庶人在官者則無祿但稟食而已故謂之稍食先鄭但以稟釋稍食而不兼

言祿其說最精審後鄭訓為祿稟似亦謂非正祿然未別白言之賈疏遂滋誤釋矣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會簡其六節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

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者趣馬兼掌芻秣之事故毛詩大雅雲漢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

不秣齊之者吳子治兵篇說治馬云適其水草節其飢飽是也注云贊佐也者外宗注義同云

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者賈疏云以其校人是養馬官之長校人既有此諸事而云佐

正明佐此二者可知吳廷華云經言贊正良馬是正其養馬之法下齊之簡之皆正之之事蓋馬

掌於校人而趣馬贊之案吳以贊正為正養馬之法深得經義但僕與馭夫齊沃重尊於趣馬為其帥長趣馬不與其臧講之事鄭不妄尊卑不辨竊疑鄭意亦以正良馬為正養馬之法但以其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車也注云用馬之第次者此讀頌為班也小爾雅廣詁云班次也駕說有第次者欲君其勞逸謂若左宣十二年傳云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口入

而說也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居謂牧所處治也疏前八月已後在廄二月已後八月已

前在牧故云四時也云以聽馭夫者都司馬注云聽者受行其所徵為也此趨馬聽於馭夫亦謂受馭夫之政令而行之賈疏云以趨馭夫中士故云聽馭夫注云居謂牧所處者

大史注云居猶處也據圉師云春始牧夏房馬是所居不同莊存與云房蓋今之涼棚亦在廄中不在牧地冬則納馬於閑夏則繫馬於房也云治謂執駒攻特之馭者賈疏云以是校人之事趣

馬當佐之明是此二事也

那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也疏

而藥攻馬疾者醫即敝官醫四人是也申鑿俗嫌篇云藥者療也以藥療馬疾即謂之藥猶擊鼓即謂之鼓動靜養通也賈疏云巫知馬崇醫知馬疾疾則以藥治之崇則辨而祈之二者相須故

巫助醫也俞樾云蓋巫馬不自醫使醫四人治之而自相助之猶天官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疋瘍者造馬則使醫分而治之是亦不自醫也醫師尊故言使巫馬與故言相也云受

財于校人者賈疏云謂共祈具及藥直注云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者亦如獸醫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是也齊民要術療馬病之術云終日

馳驅舍而視之不驅者筋勞也強而不時起者骨勞也起而不振者皮勞也振而不噴者氣勞也噴而不溺者血勞也即驅步發疾之法養乘及步馬詳校人疏云相助也者爾雅釋詁云相助勵

也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布泉也鄭司農云賈謂其疏馬死則使其賈粥之

入其布于校人者所以償失馬之費也注云布泉也者外府注同鄭司農云賈謂其屬官小吏賈二人者據敝官文云粥賣也者說文具部云賣衙也議若育經典多段粥為之國語齊語市賤

醫貴韋注云鬻賣也粥醫聲類同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頒馬授圍**疏**也牧地者此與牧人及六鄉四郊之吏為官

雅出車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傳云出車就馬於牧地箋云牧地在遠郊是也五詳載師疏云

若山虞云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先鄭注云厲謂遮列于之是也賈疏云言厲禁

者亦謂分而授之也賈疏云國人掌養馬者故國人有職云掌養馬為牧之事論讓孟春焚牧

案此謂牧王馬也其卿大夫以下有馬者當亦有游牧之地蓋並牧師頒之矣

地以除陳**疏**注云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者賈疏云孟春謂夏之孟春也中春通淫交萬物生

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合累牛**疏**注云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

牝馬遊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涼萬物後動**疏**注云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

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蓋中春為春之中氣尤盛故游牝以順時氣云月令季春乃合累

牛牝馬遊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涼萬物後動者月令季春令文注云累牝皆乘匹之名是月

所合牛馬謂繫在廄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案依國師春始牧注引左傳日中而出則

遲至季春乃遊之於牧其說頗牽強當以此注為允賈疏云若然彼不繫在廄亦二月通淫

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疏焚萊者山

以焚萊與焚牧事相類是牧師所習故使贊之注

云焚萊者山澤之虞者以經云贊則此牧師特贊助其專明自有專掌之者此官與彼為官聯也

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又澤虞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以山虞澤虞既主萊事則焚萊

亦其所掌可知

度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

馬耳圍馬

九者皆有政教馬阜盛壯也詩云四牡孔阜杜子春云佚當為逸鄭司農云馬三歲駢二歲曰駢散讀為中散大夫之散謂駢馬耳毋令善驚也立謂逸者用之不使

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駢始乘習之也攻駒騷其蹄習者閑之先牧先牧

疏

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者見校人

職云圍馬者圍師云掌教圍人養馬即圍馬之政教也注云九者皆有政教馬者一阜馬二佚特三教駢四攻駒五祭馬祖六祭先牧七執駒八散馬耳九圍馬是九事皆有政教度人並掌之

也月令仲夏班馬政注云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亦引此經為說云阜盛壯也者大宰注云阜也引詩云四牡孔阜者小雅車攻篇文引之者證馬盛壯為阜之義秦風亦云駟騶孔阜毛傳云

卓大也與盛壯義同杜子春云佚當為逸者蓋杜時佚訓散佚逸訓安逸從俗分別而鄭君申明杜義逸亦作毋佚是也而杜必改佚為逸者蓋杜時佚訓散佚逸訓安逸從俗分別而鄭君申明杜義

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駢二歲曰駒者校人注向云散讀為中散大夫之散者段玉裁云漢有中大夫有大中大夫有中散大夫後漢志曰大夫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惟詔命所使而中散大夫蓋

對大中大夫言之中大夫之閒散者次於中大夫之大者也云謂駢馬耳毋令善驚也者淮南子

原道訓高注云散亂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駢騷亂耳孔也駢馬耳謂不駕時常以聲擾亂

之久而習之則聞聲不復驚駭吳子治兵篇說治馬云戢其耳目無令驚駭駢之所以戢其耳也

阮元云駢之所以習之令其不驚凡象禽獸自有此法云立謂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

者從子春說以佚為逸也吳子治兵篇云日暮道遠必數上下血勞於人慎無勞馬不勞所謂逸之也左傳十五年傳晉慶鄭說小駢云亂氣校憤陰血周作此即血氣不安之病云教駢始乘習

先教習之而後任用也學記云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蓋即教駢之法云攻駒騷其蹄習者必

與校人攻特義同驥亦詳校人疏大戴禮記夏小正月四月執陟攻駒傳云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

舍之也彼攻駒與此經攻駒事異而與教馳事正類故鄭不依彼傳為釋也元云古制不盡

用駟馬惟善蹄鬻者驥之耳不盡用駟馬者凡馬特居四之一也云閑之先牧先牧訓閑者賈

疏云以其通閑言之也若然上云夏祭先牧者直是先養馬者非制閑之人案此先牧當與校人

夏祭先牧者同為始養馬者經云閑之先牧者謂於十二閑中白為尤牧之祭此乃立文詳略小

異實一神也鄭賈說未安云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申習不復驚者段玉

戴云括押皆當從木押同夾以竹為際括夾其兩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申習不復驚者段玉

習也案段說是也說文木部云校檢柙也柙柙也柙柙二字古或借押括括之法言君子篇益迪

檢押李軌注云檢押猶箠括也何休云羊傳序亦云故遂隱括括即隱括

也也竹括中物即所以散其耳二鄭訓散雖皆為擾亂之義而說微不同 正校人員選 校人

圍也正員選者選 疏 注云校人謂師圍也者師圍即圍師圍人以其皆校人馬官故亦家校人

擇可備員者平之 疏 之名猶候人之徒屬亦稱候人也詳彼疏賈疏云凡言正者以尊正卑自

說文員部云員物數也小爾雅廣言云選擇也謂選擇其有才智可備員者平定之 馬八尺

以上為龍 七尺以上為駮 六尺以上為馬 大小異名爾雅曰駮牝牡玄駒 疏 以上為

龍者此別馬良駮高卑之異八尺以上者人所謂國馬也說文馬部云馬八尺為龍即本此經龍

字又作駮惠士奇云爾雅馬屬絕有力駮入曰馬八尺為駮郭注引更人職龍作駮龍與駮古音

同龍為天駟故馬以龍名云七尺以上為駮者駮人所謂田馬也說文亦云馬七尺以上為駮毛詩駮

風定之方中傳說駮亦與此經同詩釋文及孔疏引定本七尺作六尺誤云六尺以上為駮者駮

人所謂駮馬也公羊隱元年何注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

曰駒高五尺以上案何說天子乘龍合於觀禮而以龍為高七尺以上則與此經舛異蓋別有所

據呂氏春秋本味篇高注引周禮馬七尺以上為龍又仲夏紀注引周禮五尺曰駒此並與何說

正同高氏以說記... 亦有五尺以上為六...

此一句賈或襲六朝舊疏語也毛詩周南漢廣傳亦云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而淮南子

驕則與此經馬高度同段玉裁臧庸陳奐並謂毛何諸家所云駒者當為驕之誤若然說文驕字

說解當云高六尺以下六尺以下即五尺以上也詩陳風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驕亦其證矣

注云大小異名者此無與職事通釋馬大小異名而已引爾雅曰駮牡交駒鬻者釋畜文

引之者證馬名駮之事釋文作駮牡駮交宋余仁仲本及閩本監本同賈疏云爾雅所釋畜文

有駮則駮色牡則交色兼有駒鬻駮引之者證駮是馬色案賈本作駮牡鬻牡交與今爾雅郭本

同郭注云詩云駮牡三千馬七尺以上為駮見周禮玄駒小馬別名鬻駮耳攻爾雅釋文云駮牡

駮忍反下同則陸所見郭注本作駮牡駮牡說文馬部亦同臧琳段玉裁謂爾雅蓋以鬻牡釋詩

之駮牡其說甚稿今郭本爾雅乃傳寫之誤至郭讀駮牡駮牡為句以玄下屬駒鬻駮為句亦與

爾雅亦作駮牡駮牡交者臧琳盧文詔謂後人依郭本竄改是也檀弓孔疏所據本亦與賈同誤

亦從郭讀玄字句絕也賈據誤本作疏而宋本仍之當從釋文及余本校正檀弓戎事乘處注引

孔廣森云鬻是馬色合與玄對且詩云駮牡三千若駮即是牡何勞兩言禮駕四牡不用牡而詩

言比物四鬻四鬻濟則鬻必駮之牡者玄乃駮之牡者矣案鄭釋爾雅或當如孔說檀弓注云

馬黑色曰鬻若然鄭意鬻玄色同以牡牡異稱駮則其大名與云鄭司農說以月令曰駕蒼龍者

春三月令文並同鄭彼注亦據此經為說先鄭引之者證馬名龍之事案觀禮云天子乘龍大戴

禮記五帝德篇云帝魯春春各乘其龍以祭夏乘龍秋冬乘馬亦即此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疇豐殷始牧夏庠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齋則剪鬮

馬既出而除之新豐馬神之也春秋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故字庠為牙鄭司農云當為

房玄謂庠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充猶居也茨蓋也鬮苦也椹質剪鬮鬮人所習也杜子春讀椹

為善人言法世之權疏國師掌牧國人養馬者賈疏云國師甲校人云良馬乘一師四圍者也

則牧於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者還廩是也云夏床馬者謂繫馬於序不露牧也賈疏

蓋聞者爾雅釋言云翦齊也正字當作切說文刀部云勦齊斷也經典通及翦為之謂齊斷所苦

茲者摩帝也郝懿行云茲者席薦之名一切經音義引三蒼及華嚴經音義引豎道並云茲為也

成謂云色見青如草茲者死蓋以茲為草席也郭引公羊桓十六年傳云為負茲史記周本紀云

至馬既出而除之者出謂出故時也馬在教時以簞薦之使可避溼及出牧時圍師乃除其蓋者

神廟略同其性經無文疑當降於廟與門夾室同用雜也雜記云蠶屋者交於神明之道也故云

以春秋分也治設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口不時案此云春蠶則脩廩亦當

知脩否云故字序為訝鄭司農云當為床者段玉裁云字當作書說文广部引周禮夏床馬許君

從司農易字也云玄謂床廩也廩所以庇馬涼也者段玉裁云說文床廩也廩下周屋故可以

也檀弓注云夏屋今之門廩也其形旁廣而卑又漢書董仲舒傳晉灼注云廊堂邊廩也則廩廩

廩涼廩即序馬也云充猶居也者小爾雅廣言云充備也漢書張湯傳顏注云居謂儲也此充儲

次也。次比草爲之也。云闕苦也。者闕卽蓋之借字。爾雅釋宮云白蓋謂之苦郭注云白茅苦也。今江東呼爲蓋。說文艸部云蓋苦也。云樞質。蓋闕人所習也。者賈疏云至取樞斬至則苦蓋之類也。皆闕人所習之事。惠士奇云言闕人養馬以鉄斬芻乃其職也。漢掌畜官祈丞卽此蓋。蓋以樞爲。蓋王云社子春。蓋樞爲齊人言鉄樞之樞者。文選陳琳策魏公九錫文李注引者。蓋蓋云鉄樞質也。說文全部云鉄基。斫刀也。凡以鉄斫木必以樞承之。杜引齊人方言定樞字之音。兼取其義也。云樞質所射者。習射處者。明唯在射處。射乃以樞爲質的也。與司弓矢二鄭注義同。賈疏云按司弓矢云澤則共樞質之弓矢。此云射則充樞質。皆謂澤宮中試弓習武時所充也。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後者圉師使令焉
疏
注云養馬芻牧之事者謂芻秣牧養之事爲

之使圉師爲國人之長其職云掌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詩云雖

所薦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者賈疏云雖同牽馬入陳賓客與喪紀所陳有異何者若據

是也天子朝廟亦嘗在祖廟中陳設明器之時亦遣人薦馬及纓入廟陳之此馬謂擬駕乘車言

器最先者也注云賓客之馬于所以賜之者者觀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逆于外門外再拜

路先設西上注云西下四亞之注云路下四謂乘馬也是諸侯朝觀王賜車馬之事其時亦此官牽而

入陳之也又案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韋注云司馬掌帥圉人養

馬故陳芻國人職屬司馬若然此官於致饗餼時兼主陳芻不徒牽馬矣引詩云雖無予之駉車乘馬者小雅采芻篇文亦諸侯來朝賜車馬之事故引以爲證云喪紀之馬啟後所薦馬者啟後謂啟後禮夕禮啓後朝祖時云薦車直東築北軒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又禮奠時云祖還車馬如初又大遺奠後之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

土案彼士禮亦圉人牽馬入陳與天子同禮記孔疏云按士喪禮下篇薦馬之節凡有三時一者初出至祖廟設奠爲遷祖之奠訖乃薦馬是其一也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二也明日

將行設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三也詒讓案薦馬雖有三節要在啓建後故鄭云啓後以駭之明皆此官牽而入陳矣又案既夕記注說上士二廟者第一日朝禴廟不薦車馬然則王葬編朝七廟前六廟皆未薦至末日歐馬亦如之歐馬遣車之馬人疏歐馬亦如之者此家上喪紀為朝大祖廟始牽馬入陳矣校人云飾遣車之馬是也歐者謂陳之云人捧之者謂入廟及行就擴之時皆須人捧之校人之注以遣車之馬為塗車芻靈明不可駕引以行也巾車云大喪飾車送歐之注云謂陳之校人之注以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若然遣車人舉之故馬亦人捧之矣云亦牽而入陳者賈疏云亦於祖廟陳此明器也但遣車及馬各使人別捧故上注云行則解脫之是也案賈據司常注也依巾車注說遣車亦陳駕則入廟陳明器時當以馬就車駕而陳之至葬將行時乃解說而別捧之以如墓至壇陳於墓道亦當駕之登時復解說而陳之樽內見外互詳巾車校人疏

周禮正義卷六十一終

周禮正義卷六十二

瑞安孫詒讓學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曰貉狄立謂閩蠻之別也國語曰閩蠻矣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財用泉穀貨賄也利金錫竹箭之屬害神姦壽鼎所象百物也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者此與司會大司徒為官也周書職方篇與此職文同彼鈔云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孔注云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穆王使有司鈔出

之欲時省焉案周書職方次史記篇之後史記為穆王時書故鈔注並家彼為說然今本周書殺禮未必周史官之舊次鈔亦似後人所補作孔晁強為之說不足據僞孔安國尚書鈔云孔子述

職方以除九疋又以此經為孔子所述尤妄說也云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者此職辨字周書及漢書地理志鈔並作辯同聲假借字自邦國都鄙以及四海並辨

其人民之數則又掌天下之版與上圖互相備也此官職掌通於天下經舉諸侯邦國及采地都鄙而不及國中鄉遂公邑等者舉外以咳內亦辨之可知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者亦著

之於版也小宰注云要會謂計最之簿書周書無要字疑說九穀詳大宰疏注云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者此即大司徒所建邦之土地之圖彼注亦云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案此注

不言郡國者文省賈疏謂此職方兼主夷狄漢夷狄不置郡國故不言非也鄭司農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者職方孔注義同說文大部云夷平也東方之人也虫部云蠻

南蠻蛇種犬部云狄北狄本犬種狄之言淫辟也多部云貉北方多獐也孔子曰貉之為言惡也王制云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

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大戴禮記千乘篇云東辟之民曰夷
 精以僂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案諸書言四裔者
 皆不及貉狄官鉞官貉隸注云東北夷畿方孔注云貉狄之別字俗作貉詩大雅韓奕篇其追其
 貉毛傳云追貉戎狄國也毛孔亦以貉狄為一漢書高帝紀北貉顏注云貉在東北東方三韓之屬
 皆貉類也又揚雄傳注引郭璞云今扶餘國即遼東地後漢書東夷傳云句驪二名貉耳案貉
 即今朝鮮國地此經四夷蠻戎狄外更有閩貉貉者東北夷也閩者東南夷也貉雖與狄同屬
 北方而實為狄之別種之閩雖與蠻同屬南方而實為蠻之別也先鄭此注以貉為北狄孟子告
 子篇趙注云貉在北方賈疏引鄭志及書敘僞孔傳並以爲東夷說文多部云貉北方而羊部又
 云東方貉並偏舉一方不及貉隸後鄭注之析矣又夷蠻戎狄四者散文亦通故秋官蠻閩夷貉
 四隸司隸通謂之四翟之隸翟與狄同師氏又謂之四夷之隸是也云玄謂閩蠻之別也者職方
 孔注同說文虫部云閩東南越蛇種山海經海內南經云甌在滄中郭注云閩越即西甌今建安
 郡是也亦在岐海中文選吳都賦劉逵注云閩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案閩即今福
 建在周爲南蠻之別也引國語曰閩芋蠻矣者證閩爲蠻之別釋文云芋李云今周禮本或無此
 字國語則有案章本國語閩作蠻賈疏云案鄭語史伯曰蠻芋蠻矣注云芋謂上言叔熊避難於澆
 蠻隨其俗如蠻人也故曰蠻彼不作閩者彼蓋後人轉寫者誤鄭立以閩爲正叔熊居濮如蠻後
 子從分爲七種故謂之七閩也案賈即隆括章義攷鄭語又云芋姓夔越閩爲東南越或亦出於
 芋姓但賈以閩爲叔熊之後則古書無徵鄭章所據文義並殊賈強爲傳合恐不埒也云四八七
 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者即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也職方孔注云八七九五六見非
 一之言也案孔晁不言四者蓋以四夷爲總目蠻閩貉戎狄之言非東方之夷也賈疏云鄭志道
 商問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禮記明堂位曰周公六
 年制禮作樂朝諸侯於明堂有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文事異未達其數鄭荅
 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六或五兩文
 異爾雅惟有其數耳皆無別國之名校不甚明故不定若然爾雅之數與明堂同皆數耳無別國
 之名今五六者正是數耳其事鄭不甚明之未知何者是是亦不著其錯誤案賈引鄭志說即孔

覽云東南為揚州越也胡渭云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故爾雅曰江南曰揚州蓋視夏之揚
為小然其西又得禹貢荊州之地按禹貢導水之漢至大別入江而爾雅曰漢南曰荊州蓋漢水
之名至大別山而止其曰漢南者謂大別以西漢水之南也曰江南者謂大別以東江水之南也
荆揚之界當於此分朱右曾云禹貢揚州北至淮東至海爾雅言殷制九州江南曰揚則北不得
淮周以淮為青州東至海南接越閩荒服不知所極西依胡渭說抵漢與荊界北逾江與青界東
制也周揚州方城東至海南接越閩荒服不知所極西依胡渭說抵漢與荊界北逾江與青界東
南東北並至海西南接南越荒服不知所極西北距淮與豫界此經九州名多因虞夏殷制而疆
域則不甚同今略舉四至入到以備致證其詳未能究也云其川三江者賈疏云按禹貢云九江
今在廬江尋陽南者東合為大江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至尋陽南合為一東行至揚州入彭
蠡復分為三道而入海故得有三江也論讓案三江者北江中江南江也書禹貢揚州云三江既
入震澤底定孔疏引鄭書注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又導漢云東地者為南江此經義與禹
貢同漢書地理志云蜀郡渝道禹貢嶠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又會稽郡吳
南江在東入海揚州川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又丹陽郡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
姚入海蓋湖中江出西南東至揚州入海揚州川即通得禹貢及此經三江之義東漢人說三江
者論衡書虛篇云有丹徒大江有錢塘浙江有吳通陵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中江在
丹徒湖縣南有東至會稽陽羨入于海北江在昆陵北界東入于海又河水篇云河水與江合
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為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為大江又東至會稽
除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除姚縣東入于海依戴震校則水經說與漢志三江分江水說正同又
鄆注云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南江水東逕石城縣北又東北為長瀆歷湖口又歷
縣南又東逕安吳縣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為長瀆歷湖口又歷
縣南又東逕安吳縣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為長瀆歷湖口又歷
縣南又東逕安吳縣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為長瀆歷湖口又歷

謂其下流水所逐之地經言東為北江東為中江明在彭蠡東經言為北江入于海蓋據經立訓如此漢自北

入江故分焉北江者仍繫於漢水江在中故分焉中江者仍繫於南江此鄭君之說蓋以下首

受江者是也故注云東迤者為南江言東迤北會于匯即東曰為南江此鄭君之說蓋以下首

方三江頭氏注地理志北江入海言三江入震澤與經北江中江入于海不合言人震澤為北江與

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言三江入震澤與經北江中江入于海不合言人震澤為北江與

江東南入海為東江並松江為三江此即吳越春秋所云三江出三江之口者孔傳為魏晉間書遂援

以澤禹貢三江遠失經重又申班鄧義云毗陵之北江即今天江其源湖之中江吳縣之南江

流澤廢据班志丹陽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說文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關

朝十三州志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晉灼亦云水經注謂地理志江水自石城東南出逕吳國南為

南江榜謂分江水合三江言之為南江猶岷江合言之為北江班志于石城著南江源委猶于前

氏道著北江源委故志于中江言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至南江北江注云東入海以入海

之地已互見于石城瀨氏道也漢烏程地在震澤之南東北與吳縣接壤志言震澤在吳西則南

江至烏程者為在吳南矣水經關中江不著鄆元敘南江歷湖口因羅湖口地名云江南東注于

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援郭景純江賦注五湖以漫漭為證為中江入海之蹟然于出

蕪湖東至陽羨者究莫能綜緝所繼蓋中江徙流久矣北江為江經流由毗陵入海中江如出水

湖由松江入海南江出石城合浙江入海故于晉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班志所敘三江如是水

經泗水注引郭景純亦云三江岷江松江浙江蓋診其歸壩之蹟而未極中江南江之源者也錢

塘孫星衍阮元說並略同今案三江岷江松江浙江蓋診其歸壩之蹟而未極中江南江之源者也錢

獨行至彭蠡以東乃分為三以今水道校之江水自四川松潘廳羊嶺發源過四川湖南湖北

江西安徽經江蘇揚州府江都縣常州府武進江陰兩縣即漢毗陵縣境至通州入海此即漢志

之北江也志於前岳道著其源於毗陵詳其委迄今二千年經流無可校驗水經江水篇今本有誤佚故

則說多舛異蓋漢志謂中江出蕪湖至陽羨入海其逕流無可校驗水經江水篇今本有誤佚故

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舍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於江等小江之說是也

吳越春秋則以浙江浦陽江剡江為三江是又專就浙東之水言之並與書禮會公徐堅初學

記地部隱括孔鄭書注三江義云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此謂三江之分在

彭蠡以上與禹貢疏所引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入海者義非疑徐氏之誤實非鄭注也史記正

義引括地志云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為一江入于海此說與徐引鄭說略同並漢書地理志

可依據唐宋以後眾說紛異尤甚今悉無取焉云其浸五湖者釋文云浸本又作浸漢書地理志

述此經亦作浸顏注云寢古浸字也案說文水部無浸字浸下云浸水出魏郡武安東北入呼沱

水是寢本水名假借為彼寢此經作浸漢志作寢者並寢之省也云其利金錫竹箭者此經九州

所賦方孔注云九州土氣生民男女各不同案此經揚荊豫兗幽并六州皆女多於男雍冀二州

則男多於女淮南子墜形訓云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是也云其濟空鳥獸者周書職方作其畜空

雞狗鳥獸於文為養蓋誤衍云其穀空稻者淮南子墜形訓云其濟空鳥獸而空稻與此經揚荊空

稻亦合易泰詩周南樛木孔疏引此經並云鎮名山安地德者也者廣雅釋詁云鎮安也大司樂四

鎮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書舜典封十有二山僞孔傳云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此

傳云震澤吳南大湖名孔疏云案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即震澤則浸藪為一案餘州浸藪皆具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胡渭云具區班固以為即震澤蓋澤自吳西南境東出為松江一名笠澤在今吳江縣界北去吳五十里水經注云笠澤在吳南松江在右國語越伐吳與禦之笠澤越軍江北吳軍江南者是也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孔氏以太湖為震澤非是周官揚州澤藪為具區其浸為五湖既以具區為澤藪則震澤即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閒水瀾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大湖自是入於太湖自太湖入於海雖淺而瀾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即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隱而為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黃儀云今土人自包山以西謂之西太湖水始淵深自莫釐武山以東謂之南湖水極淺蓋即古之震澤止以上流相通後人遂混謂之太湖誤矣案胡黃說是也具區者太湖旁水希之地故謂之藪亦謂之震澤五湖始為太湖書偽孔傳及郭璞孔穎達鄭道元諸人並謂莫辨鄭此注則以其同在吳南故牽連釋之非謂二者為一也國語越語云越與鄒伐吳戰於五湖韋注云五湖今太湖方言郭注義同文選江賦李注引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說文水部云湖大陂也揚州浸有五湖案今江南蘇州府吳縣即漢故縣太湖在西南三十里至五湖枝別之名秦漢古書無文吳晉以後異說殊夥如水經沔水注云南江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五湖謂長蕩湖太湖射湖貴湖涌湖也又云范蠡滅吳返至五湖而辭越斯乃太湖之稱通稱也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又史記夏本紀正義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皆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為五湖蓋古時應別今並相連范成大吳郡志引吳地記說同太平寰宇記江南東道湖州引韋昭三吳郡國志云太湖邊有游湖莫湖皆湖就太湖為五湖又云皆湖蠡湖洮湖高湖就太湖為五也又引虞仲翔川濱記云太湖東通常州松江水南通烏程雲溪水西通義興荆溪水北通晉陵滬湖東通嘉興非溪水凡五通謂之五湖後漢書地理志注云嘉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為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荆襄郢取洞庭五湖之名語書所說五湖各殊異不知孰為周秦舊名致韓非子初見秦篇說秦破荆襄郢取洞庭五湖之名語書所說五湖各殊

浸殊異若史記河渠書索隱又引郭璞江賦以五湖為具區洮滬彭蠡青草洞庭今檢郭賦並不以此為五湖況青草洞庭遠在荆域尤與揚浸連悖洮滬亦本二湖而并為一其說殊謬不足據也云浸可以為陂灌既者漢地理志顏注云赤水曰陂蓋大川源流縣遠遇注無定浸則滌著一湖下云浸川澤所仰以灌既也月令鄭注云赤水曰陂蓋大川源流縣遠遇注無定浸則滌著一

方利資灌既小於川者也毛詩小雅瞻彼洛矣傳以洛為宗周既浸水即據後雅浸之洛言與鄭許義同云錫鑼也者爾雅釋器云錫謂之劍郭注云白鐵急就為顏注云錫在銀鉛之間即今白鑼也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又有錫貢孔疏引鄭書注以為銅三色又云錫所以柔金也考工記總敘亦云吳粵之金錫金錫並即謂銅鑼不棄它金也僞孔傳及詩魯頌泮水孔疏引王肅說之俗爾雅釋艸云篠箭書禹貢揚州云篠簜既敷孔傳云篠竹箭蕩大竹水去已布生爾雅釋地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注云竹箭篠也戴凱之竹譜云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矢江南諸山皆有之會稽所生最精好據此諸文是箭一名篠即竹之小而疏節堅中者也云鳥獸孔雀鸞鳩犀象之屬者別於家畜也職方孔注云鳥獸山澤所育之屬也御覽羽族部引劉欣期交州記云孔雀色青尾長六七尺能舒舞足為節出嶺南諸處說文鳥部云鸞赤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周成王時氏羌獻鸞鳥爾雅釋鳥云鸞鳩為犀詳函人疏象詳壺涿氏疏此並南徵珍異鳥獸故鄭約舉之云故書箭為晉杜子春云晉當為箭書亦或為箭者云舊本並誤曰今據明葛森本正段玉裁云大射儀綴諸箭鄭注古文箭為晉與此故書同二字古同音也吳越春秋晉竹十度晉竹正謂箭竹所謂會稽竹箭也箭矢竹也本小竹之名中矢因名矢為箭說文木部曰楛木也從木晉聲書曰竹箭如楛案此當云周禮曰竹楛讀如箭今本轉寫譌亂也許所見周禮故書字從木案段說近是

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菅其川江漢其浸穎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

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衡山在湖南雲菅在華容穎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齒象齒也革犀兕革也杜子春云湛讀當為人名湛之湛湛或為

淮疏 正南曰荊州者沿禹貢制也釋名釋州國云荊州取名於荊山也必取荆為名者荊警也

剛稟性強梁故曰荊荆疆也案劉氏謂荊州取名於荊山是也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公羊莊十

年傳徐疏引鄭書注云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爾雅釋地云漢南曰荊州郭注云自漢南

逾衡山接南夷西距巴蜀並荒服不知所極北據荊山與豫界東南與揚界不知所分東北抵漢

東與豫界西南接西南夷荒服不知所極西北距漢與雍界云其澤藪曰雲瞿者瞿周書作夢同

詳後云其川江漢者賈疏云揚州云三江不言漢此荊州直言江不言三兼云漢者此州江未分

為三故直云江此州有漢水過焉故江漢並言也詒案大江即揚州三江之上流詳前疏漢者禹

貢云嶧家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溢至於大別南入于江說文水部云漢漾也東

為滄浪水漾水出隴西郡氐道東至武都沮縣東浪谷東南入江或曰入夏水漢

地理志云隴西郡氐道東至武都沮縣東浪谷東南入江或曰入夏水漢

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一名沔過江又南郡華容夏水首受江又隴西郡西貢嶧家山

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至江漢沙羨縣北南入於江又漾水篇戴震校本云漾水出隴西氐道

縣嶧家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過江州縣東南入于江金榜云後儒言漢水源者咸求之于

嶧家以漢志考之嶧家導漾惟據禹貢漢水言耳周職方荊州漢水則不導源于嶧家故志言沮

水出沮縣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荊州川說文水經後漢郡國志皆云然蓋澧水輟流不與漢

水相屬由來久矣志言禹貢澧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為東漢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

江此明禹貢漢水故道班氏自謂采獲舊聞考跡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

秦漢者如是非謂漢代逕流之道東漢水仍上受氐道水也水經言澧水出隴西氐道縣嶧家山

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東南至江州縣東南入於江澧水既輟東流勢必西入徒以氐道無可考

見後世莫能定其孰為澧水而與東漢水不相屬得水經校之益明後儒考漢志不詳于漢源求

嶧家不得因旁漢水之山強名之為嶧家亦近誣矣漢志禹貢嶧家山在隴西縣西漢水所出

嶧家山在隴西縣西漢水所出

嶧家山在隴西縣西漢水所出

嶧家山在隴西縣西漢水所出

嶧家山在隴西縣西漢水所出

嶧家山在隴西縣西漢水所出

嶧家山在隴西縣西漢水所出

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不見于氏道然于氏道言禹貢澧水所出東至武都為漢正釋

純山海經注亦言嶓冢在武都嶓冢山道例不重出西漢水鄭書注以為禹貢梁州之潛以

初出漢別故得漢水之稱後乃併其上流出嶓冢者名之為西漢水矣案金說也是也漢有五名

以近源之沮水當漢水沮又名沔水過江夏又謂之漢水也漢志所述導漢舊蹟與漢時沮水之源已絕

經之沔水即漢志之沮水而所云漢水者實即西漢水而亦襲漢志氏道澧水之文其實非也

甘肅鞏昌府西和縣境甯光州之嶓冢山非禹貢漢志之嶓冢山也蓋今漢源與古絕異惟入江

之處尚與古同耳胡渭云禹貢導水漢至大別入江而爾雅曰漢南曰荊州蓋漢水之名至大別

於此分案胡說是也云其利丹銀齒革者禹貢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礪砥砮丹偽孔傳

齒革爾雅釋器云白金謂之銀賈疏云按禹貢荊揚二州俱云貢金三品則二州通有金錫也

注云南嶽衡山水經禹貢山水釋地所在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案漢湘南故城在今湖南長

者漢地理志敘述此經亦作夢志云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荊州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

有雲夢長掌之說文艸部云九州之藪荊州雲夢字並與周書同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雲

夢澤在華容縣之東又夏水篇鄆注云夏水又東逕監利縣南縣土阜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

東界逕于雲杜沔陽為雲夢之藪矣言昭曰雲夢華容縣按春秋魯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產備田具以田江南之夢郭景純言華容縣東南巴巨湖是也杜預云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互隰兼苞勢廣矣案禹貢荊州雲土夢作又國語楚語王孫圉曰楚又有藪曰雲連徒州金木竹箭之所生也章注云楚有雲夢藪澤也左昭三年傳王以田江南之夢杜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又定四年傳楚子涉雒濟江入于雲中孔疏云土地名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巨湖昭三年王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謂此也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案孔說是也楚辭招魂篇云與王趨夢分課後先王注云夢澤中也楚人名澤為夢中淮南子墜形訓云南方曰大夢高注云夢雲夢也據此諸文則雲者此澤之專名夢者楚人之通語禹貢之雲土即楚語之雲連徒州漢地理志江夏郡又有雲杜縣土徒杜並聲近字通然則雲土即澤名雲土澤誤漢華容故城在今湖北荊州府監利縣胡渭云漢志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荊州藪編縣有雲夢宮江夏西陵縣有雲夢宮華容今監利石首二縣監利在江北石首在江南編縣今荊門州西陵今蕪州及黃岡麻城皆在江北水經沔水注云雲杜縣東北有雲夢城雲杜今京山縣又夏水注云自州陵東南界逕於雲杜沔陽為雲夢之藪州陵今沔陽州沔陽今漢陽縣也元和志云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東南接雲夢縣界以上諸州縣皆在江北由是言之東抵蕪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為雲夢案胡說蓋數雲夢一澤水則諸為洞庭郭景純云巴巨湖是也至於全藪陸地則直跨今湖北漢陽黃州安陸德安荊州五府境雖舊蹟湮沒孔胡所說殆近之矣云穎出湯城首漢地理志云穎川郡陽城湯乾山穎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荊州說文水部云穎水出穎川陽城乾山東入淮豫州浸水經云穎水出穎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至慎縣入淮鄆注云今穎川有三源奇發右水出陽乾山之穎谷中水導源少室通阜左水出少室南絡案漢陽城廢縣在今河南南府登封縣東南四十里穎水源出登封縣北嵩山西南之少室山至安徵正陽關入淮曰穎口云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者鄭意此穎當與豫州之滎互易也說文穎下亦云豫州浸漢地理志顏注說同段玉裁云職方荊州浸穎滎豫州浸波滎許穎下湛下皆曰豫

州浸而達下曰荆州浸蓋案地形互易之也治漢案穎水下流難入淮然究在淮北况湛水更在

其西北數百里斷非淮南所能及故胡渭亦謂湛與穎實皆在河南淮北之地若割以屬荆則斗

入豫域七八百里非帝王分疆建啟之制是也然則穎湛二水當從許鄭說改屬豫州殆無疑矣

云湛未聞者說文水部云湛水豫州浸許以湛移屬豫州而亦不詳其所在續漢書郡國志云穎

川郡昆陽有湛水水經汝水篇注云湛水出攀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歷魚齒山下為湛浦方五

十餘步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楚公子格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今水北

悉枕冀山阜于父城東南湛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即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也湛水又東南

逕蒲城北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者是也湛水又東於汝水九曲北東入汝

杜預亦以是水為湛水矣周禮荆州其浸穎湛鄭玄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乖其土

言水則有等經文矣案左傳杜注亦云襄陽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即鄭氏所引也賈昌朝易

汝水支流而穎亦與汝互相出入之水也案湛水出今河南汝州寶豐縣東四十餘里魚齒山東

南流至南陽府葉縣界又東流入許州襄城縣南入汝其水道尚與古同云齒象齒也者禹貢偽

孔傳云齒象牙詳壺涿氏疏云革犀兕革也者犀兕革中作甲詳函人疏爾雅釋地云南方之美

者有梁山之犀象部晉潘據淮南子塗形訓高注說謂梁山即衡山是荆域多犀象故擅齒革之

利矣杜子春云湛讀當為人名湛之湛者段玉裁云故書湛字今之沈設字也杜讀為人名湛之

也論讓案杜讀為異不同沈沒說文水部云湛沒也從水甚聲一曰湛水許不言與湛沒音義有異

作湛漢書古今人表作卑湛顏注云湛音謹蓋其音與湛沒字異故杜讀從之云湛或為淮者荆

寢不宣與青州川同故鄭不從王引之云淮疑當為淫字之誤也淫之為淮猶淫雨之為淮雨見

文心雕龍練字篇又涉下文淮泗而誤也湛與淫古同聲而通用考工記麟氏淫之以蜃

杜子春曰淫當為湛宋世筆云說文水部湛古文湛字形近淮俞樾說同案王宋說並通

河南

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澐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

一

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華山在華陰園田在中牟榮窵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沃為

除道梁差營軍臨隨則差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林云河南曰豫州者沿禹貢制也釋名豫州國

竹木也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五種黍稷菽麥稻云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居常

安豫也爾雅釋文引春秋元命苞云豫之言序也言陽氣分布各得其處故其氣平靜多序也

引李巡云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案河南者南河之南也禹貢云荊河惟豫州

公羊莊十年徐疏引鄭書注云豫州界自荊山而北至高注云河在北漢在南故曰之閒案周豫州

河至漢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河漢之閒為豫州周也高注云河在北漢在南故曰之閒案周豫州

為王城所在其方域東距孟諸與青界南抵漢與荆界西至胡渭說抵蟠冢與雍界北距南河與

冀界東南依許君說距淮嶺頭尾與揚界東北距雷夏澤與兗界西南距荆山與荆界西北據華

山與雍界豫居九州之中與揚荆青兗冀雍六州皆接壤惟幽隔於青兗并隔於冀不得相接云

其川樊維者唐石經初刻川誤水後磨改川樊維作榮洛釋文作樊洛嘉靖本作榮維今從宋余

本岳本建陽本小字本宋注疏本傳樊維段玉裁云樊後序詩庸風夔樊澤左傳杜注樊陽玉篇樊

為樊作此字周禮樊維左傳閔二年宣十二年杜預後序詩庸風夔樊澤左傳杜注樊陽玉篇樊

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用佳魏於行次為上土水之壯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維為洛此不改維為洛而又妄言漢變洛為維自魏至今皆受其欺周禮春秋在

漢以前誰改之乎案段說是也釋文維作洛石經作洛洛並漢雅音漢地理志云弘農郡上維禹貢維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豫州川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譚舉山至鞏縣入河案

維水原出今陝西商州維南縣西冢頂山經河南鞏縣至汜水縣入河云雲浸皮差各波同書職方作波同聲段借字云其利林漆絲冢者漢地理志敘述此經林作麻案麻即冢也不宜鍾復且

與注不合疑誤禹貢豫州厥貢漆案絺紵檣檣檣詳天官設官疏注云華山在華陰華陰在華陰地理志云京兆尹華陰縣太華山在河南豫州山說文山部云嶺嶺山也在弘農華陰華陰即華之

借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地云華山為西嶽在弘農華陰縣西有案漢華陰故城在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東南五里華山在縣南十里云圓田在中牟者爾雅釋地云十藪鄭有圃田郭注云

今豫州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詩小雅甫田箋作鄭有甫田漢地理志云河南郡中牟圃田澤在豫州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詩小雅甫田箋作鄭有甫田漢地理志云河南郡中牟圃田澤在

甫水經渠水篇鄆注云渠水歷中牟縣之圃田澤泉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澤在中牟縣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三百許里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

津流逕通澗潭相接元和郡縣志云鄭州中牟縣圃田澤一名原圃縣西北七里其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案漢中牟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中牟縣東六里圃田澤在縣西北七里云榮

充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洸為榮榮在陽者榮段玉裁按並改榮阮元黃丕烈亦謂注中榮字皆榮之誤是也但釋文經作榮而注榮播字仍作榮宋刻各本亦經注字異或鄭於經自從榮於注

自從榮若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今亦不敢輒改後注榮播同出東垣段校刪東字云地理志郡國志皆無東字史記魏世家城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然則東垣段校刪東字云地理志

垣職方注例不舉郡名增河字非也說文洸水出河東垣王屋山東為帝各本亦誤作河東東垣案段說是也入于河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漢地理志云河東郡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洸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較出榮陽北地中又東至瑯槐入海榮陽屬河南郡書禹貢導洸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榮史記夏本紀溢作洸鄭本蓋亦作洸說文水部充作洸又云洸洸也東

入于海洗水所蓄洗也充則沈之隸變沈四潰之一卽宛州字俗通作濟水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沈水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至鞏縣北南入于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滎陽縣

北又東北至礫磎南東出過滎澤北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過乘氏縣與濮渠合至利縣過甲下邑入河又東北入海郡注說濟水故潰在溫云濟水

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又引晉地道志云濟自入

南入于河卽入河之處至礫磎南東出過滎澤北卽決爲滎之處滎卽沈水所分故鄭以沈水釋

班志桑經所載水道今亦沒於大小清河不復可辨識至風俗通義山澤篇說四潰云濟出常山

縣今屬開封府澤東漢時已塞爲平地詳後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旣都者釋文云都本或作

名案今本禹貢作滎波旣都鄭本禹貢當作滎播旣都此注卽據書讀波爲播旣都本

亦誤案播作波者蓋依周禮轉改禹貢矣詩邶風定之方中孔疏引鄭書注云沈水溢出河爲澤

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

地也史記集解引書注滎澤作滎播又書釋文引馬融書注云滎播譯名說文水部云滎水在河

南滎陽水經濟水注云關駟曰滎播譯名也故呂忱曰播水在滎陽謂是水也案爾雅當作播呂

水許闕呂並作滎播而以播爲別一水與馬鄭王孔字義並殊異鄭此注旣以滎澤釋滎維又引

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滎其水又南逕登城下又南分三川于白亭東而俱南入滎水滎水

釋波澗又云今在汝州魯山西北通與州郡說同胡渭云汝州今屬河南州西四十里廣成澤一名黃陂周百里有灌溉之利後漢於其地置廣成苑澤水出狼泉山東南流合益泉水波澗水自西

來注之又東南合澗水入汝此即波澗之波也馬融精於周官其頌廣成也鄭道元李贇杜佑咸

美非是禹貢繫波自當作播職方之波澗當讀如字不可牽合案胡說是也鄭道元李贇杜佑咸

據馬義以波即波水其說甚瑣黃度顧祖禹林喬蔭朱右會並從其說全祖望云康成師古皆不

知波水所在而以繫波之波當之不知繫維既為川矣不應復以其支流為浸波水自當以出

陽由澗入汝之波為是案全說足申鄭義波水入澗之後澗水亦兼波水之稱其下流甚遠豈為

一州之浸此經之澗許鄭謂當屬荊州固瑣不可易實則波亦當屬荊州與潁澗五易蓋波與澗

雖同入汝而波自在湛南繫之荊域亦尚可通也引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澗營軍臨澗者左莊

四年傳云楚武王伐隨王卒令尹圖所冀救屈重除道梁澗營軍臨澗隨人懼行成引澗者左莊

彼澗水也彼杜注云澗水在義陽麻縣西東南入鄖水梁橋也孔疏云釋例曰義陽麻縣西有澗

水源出縣北從縣西東南至隨縣入鄖水杜以潦澗蓋聲相近而字轉耳水經澗水篇注云澗

水出隨縣西北黃山南逕源西縣西又東南入鄖水又東南逕縣城數縣水至漢川縣澗口

塘南入澗源流長五百餘里胡渭云澗水短澗水出蔡陽縣大洪山東南逕隨縣至安陸入澗

在漢東以地望定之當屬荊州其豫州浸之類又當屬此二水宜互易也漢地理志顏注說同說

文水部云澗水在漢南荊州浸也段玉裁云職方荊州浸類澗水浸波澗許書於澗曰豫浸於

易然則許意蓋正經文之誤與鄭說澗正同也詒讓案說文水部以澗亦為豫州浸則二水並當互

以何水當之也云林竹木也者地官鉞官林衡注云竹木生平地曰林云六擾馬牛羊豕犬雞者

周書職方孔注云家所畜曰擾漢地理志顏注云謂之擾者言人所馴養也賈疏云此與爾雅六

畜及周禮六牲一也案六牲詳膳夫牧人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者後并州及月令五種注並同

周書孔注亦從鄭說賈疏云此州東與青州相接青州有稻麥西與雍州接雍州有黍稷故知有

陸機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實於柳葉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為篋鐘之楊也案此蒲即蒲柳也與司几筵蒲筵

之蒲為水艸異魚海魚也禹貢青州厥貢海物維錯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海物海魚也云其畜空雞狗者狗周書職方作犬義同注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者漢地理志云泰山郡

蓋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青州交說文水部云沂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泗一曰沂水出泰山蓋青州浸水經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至下邳縣入泗郚注云水有二源南源所導世謂之柞泉北水

所發俗謂之魚窮泉俱東南流合成一川案沂山在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沂水名沂河出縣西北百七十里離崖山至江蘇邳州入運河漢蓋縣故城在沂水縣西北七十里鄭說本

漢志水經及說文後說並同段玉裁云郚許說乖異者蓋沂山即東泰山是山盤回數縣今沂水出沂水縣之離崖山即沂山西峯也賈疏云按禹貢云海岱及淮惟徐州又云淮沂其又注云淮

沂二水名不在青州者周貢以禹貢徐州地為青故也云望諸明都也在睢陽者賈疏云按禹貢云導荷澤被明都彼禹貢無望諸故從明都按春秋宋蕞澤有孟諸明都即宋之孟諸者也案今

書云被孟諸為孔傳云孟諸澤名在荷東北詩陳詩孔疏引書作盟諸澤在東北志敘述此經則作孟諸疏疑鄭本禹貢亦作明都矣漢地理志云梁國睢陽禹貢盟諸澤在東北志敘述此經則作孟諸

爾雅釋地十藪宗有孟諸郭注云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風俗通義山澤篇云九藪青州曰孟諸說文艸部亦云青州孟諸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案望諸鄭釋

為明都史記水經同書作孟諸或作盟諸漢志作盟諸爾雅作孟諸左傳二十八及諸都諸聲類並愛中篇呂氏春秋有始覽說文風俗通義並同鄭詩譜陳譜作明諸孟望明盟及諸都諸聲類並

相近禹貢孟諸在豫州周改入青州元和郡縣志云宋州虞城縣孟諸澤在縣西北十里周迴五十里俗號盟諸澤案漢睢陽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孟諸澤在府東北接虞城縣界云瀟

出東莞者漢地理志云琅邪郡東莞術水南至下邳入泗青州交顏注云術水即瀟水也說文水部云瀟水青州浸水經云琅邪水出琅邪東莞縣西北山至陽都縣入沂郚注云出大弁山舊瀟入

睢陽宿預縣注泗水地理志所謂至下邳注泗水者也經言於陽都入沂非矣案漢東莞故城在今山東沂州沂水縣治西北流泗水今名流泗水縣西北五十里大弁山至江蘇沭陽縣境分為

二派入於海不入泗亦不入沂與漢志水經並異云二男二女數等似誤也蓋當與兗州同二男
三女者漢地理志彼及周書職方正作二男三女與鄭所定合段玉裁云鄭謂數等誤者天地化
育之道其數必不能正等也知當與兗州同者蓋竟相接二與三字易誤也俞樾云男女相等當
云一男一女不當云二男二女其誤明矣鄭司農云淮或為睢者段玉裁云睢與淮形聲皆相近
徐養原云漢書地理志陳留浚儀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攷漢之陳留在職方亦為豫
州之境而取慮屬臨淮已入職方青州界以此為青州川固無不可然淮為四瀆之一睢水源流
雖長豈能與淮敵青州之川斷無舍淮而數睢之理故知為字之誤云沈或為洙者段玉裁云洙
與沈部分不同而聲相近如公叔戌世本作朱檀弓作沈鄭云沈或為朱也今本檀弓作木蓋誤
詒讓案漢地理志云泰山郡蓋臨樂于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說
文水部云洙水出泰山蓋臨樂山北入泗班許皆不云青州浸或本非是

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沛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

擾其穀宜四種俗山在博野大野在鉅野盧維當為雷雍字之誤也禹貢疏禹貢制也兗州者沿

當作沈釋名釋州國云兗州取兗水以為名也藪文類聚州部引春秋元命苞云兗之言端也信

也蓋取兗水以為名焉爾雅釋文引李巡云濟河開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自兗兗信也案春秋

緯及釋名云取水為名是也說文口部釋沈州云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沈名焉亦與緯義相近沈

水即沛水沛俗通作濟攷工記總敘亦作濟詳前豫州樊維疏禹貢云濟河惟兗州史記夏本紀

作沈州書傳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關雅釋地云濟河開曰兗州注云自河東至濟呂氏
春秋有始覽云河濟之閒為兗州衛也高注云河出其北濟經其南案周兗州方域東至海南海南據

岱與青界西距東河與冀界北據九河與幽界東南依漢志說據維與幽界東北亦至海西南據
雷夏與豫界西北距東河與冀界河東者東河之東也東河之西為冀州云其川河沛者書禹貢
兗州云九河既道為孔傳云河水合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又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
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

為逆河入于海漢地理志云金城郡河關縣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說文水部云

縣一源出于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黎陽縣南河之故瀆出焉至利

南流入職方雍冀二州境禹貢王制所謂南河也過大區山南至今陝西潼關關漢華陰縣境折而東流入職

方豫州境禹貢王制所謂南河也過大區山南至今陝西潼關關漢華陰縣境折而東流入職

東北流合漳水至今直隸永平府樂亭縣碣石入海王制所謂東河也西周之世並同禹蹟至定

王河徙之後黎陽以上猶禹貢故道自大區以下舊蹟湮廢河不復自碣石入海至漢王莽時東

河又改道與周定王時復不同故漢志謂之故大河即周定王時河也其由章武入海則仍東周

舊迹章武在今直隸天津府天津縣境水經河水大流亦與古同其黎陽以下別著故瀆即漢志

所謂故大河也其自利縣入海者則東漢後下流改道又與班志不同利縣在今山東青州府博

興縣境唐宋以後河流遷徙尤不常國朝道光以前大河至江蘇淮安府安東縣入海咸豐開

河又北徙自山東武定府利津縣大清河入海與水經利縣入海之道相近此古今河道之略也

注云岱山在博者漢地理志泰山郡博縣有泰山崩岱山在西北白虎通義封禪篇云嶽東方

為岱宗者何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風俗通義山澤篇云泰山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

陰陽交代為五嶽之長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泰山為東嶽在泰山博縣西北案漢博縣

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東南三十里泰山在縣北五里禹貢岱在青州周改入兗云大野

在鉅野者漢地理志云山陽郡鉅野大壑澤在北兗州戴志敘述此文又作泰壑案鉅大義同壑

野古今字爾雅釋地十藪云魯有大野郭注云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風俗通義山澤篇

云九蕘兗州曰大野在鉅野縣北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

水經濟水篇云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鄭注云何承天曰

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城之所在則鉅野澤也衍東北出為大

野矣元和郡縣志云鄆州鉅野縣大野澤在縣東五里一名鉅野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案今

山東曹州府鉅野縣即漢故縣鉅野澤在縣東五里元末為河所決今涸為平陸禹貢大野在徐

山

野

矣

和

郡

州周無徐州故入兗州云盧維當為雷雍字之誤也者胡渭云周禮多古字露似盧誰似維以字
形相近而誤案胡說是也此盧維鄭破為雷雍漢書地理志敘則作盧維志又云琅邪郡箕侯國
禹貢維水北至都昌入海兗州也案維即維書釋文亦云維又作維同聲段借字也依班說則
此經之維即維水說文水部云維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曰維維其道案徐州浸
當作兗州浸許蓋亦從班說不破字通典州郡及易祓黃度顧祖禹姜兆錫李光坡方苞莊有可
林喬蔭說並從之水經云維水出琅邪箕縣維山至都昌縣入海今維水俗曰淮河源出山東營
州北境之箕屋山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入海曰淮河口盧水漢志敘述此經同而不著其說顏
注則云盧水在濟北盧縣鄭康成讀曰雷非也則顏讀盧亦如字攷漢志云泰山郡盧縣濟北王
郿此即顏所謂濟北盧縣其地唐屬濟陽郡故通典釋此盧維云盧水在濟陽郡盧縣是杜亦從
顏說也呂飛龍云盧維二水名維即禹貢維淄其道之維水經云維水出瑯邪箕縣維山東北過
東武縣西注云維水又北右合盧水即久台水也地理志曰水出瑯邪橫縣故山在東武縣故
城東南世謂之盧山也西北流逕昌縣故城西北流齊地記曰東武城東南有盧水其水又東
北流逕東武縣故城東而西北入維淄在禹貢屬青州而周之宛州實侵夏青州之地故山鎮曰岱
即維之省則盧維二水本合也維淄在禹貢屬青州而周之宛州實侵夏青州之地故山鎮曰岱
山康成破盧維字為雷雍引禹貢以證之蓋見禹貢兗州之域無盧維故也案呂說本黃度趙一
清是也漢志有二盧水又有二盧縣水經亦有二盧水漢志遼西郡肥如縣有盧水東入玄水又中
山國北平有盧水至高陽入河並不云兗州浸至漢志泰山郡盧縣此師古云盧水所在也然志
不云有此水又琅邪郡橫縣久台水此水經維水注所謂盧水也然志雖有其水而不云名盧又
漢志城陽國有盧縣水經沂水注云盧川水出鹿嶺山東南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之盧上里
也又東南注于桑泉水據鄭說則今本漢志慮乃盧之誤蓋以水名縣也顧祖禹云山東濟南府
長清縣盧城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案此即漢濟北之盧縣其地跨今泰安府平陰縣境內並無
盧水則顏說殆不足據綜校班志桑經肥如之盧水在今直隸濰平縣北境於周當屬幽州北平
之盧水在今直隸滿城縣境於周當屬并州城陽之盧川水在沂沭二水之閒於周又當屬青州
是皆不得為兗浸惟入維之久台水於兗為近敵黃趙呂並以此為兗浸之盧其水今出山東青

州府諸城縣東北三十里盧山北流經縣東北二十五里入於雒水以水道接之盧本入雒經或以二水並舉於義可通周兗州東逾陝於位及大野皆禹貢青地故雒於禹貢雖屬青州而以

周輿地論之其下流入瀨之處大半屬幽州其上流則與岱宗東西相去不過三百里以之隸兗未為險越若周青州則北界距岱但能有沂泗不得及雒與禹貢之青疆域絕異也引禹貢曰雷

夏既澤淮會同者禹貢兗州文以證經雷即彼雷夏雒即彼雒也今書雒誤作雒案雒即雒之隸變與離別史記夏本紀及漢地理志並作雒與鄭同雒傳云雷夏澤名離雒二水會同此澤

史記集解引鄭書注云雒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張氏正義引括地志云雒沮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也元和郡縣志說同胡渭云二水合以注澤則言雒固可該沮也案雒沮今無其水水

經瓠子河注以禹貢之雍即瓠子河又即說文水部之雒不知禹貢雒並入雷澤不與河通今山東曹州又有離河則又五代以後決河之分流皆非古雒水也云雷夏在城陽者漢地理志云

濟陰郡成陽禹貢雷澤在西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又瓠子水篇鄭注云瓠子河又左逕雷澤北其澤藪在大成陽縣故城西北一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

南北一十五里即舜所漁也案城陽即成陽漢成陽故城在今山東曹州東北六十里雷澤在成陽故城西北濮州東南境今涸云四種黍稷稻麥者周書孔注同賈疏云以其東與青州相接青

州有稻麥西與冀州相接冀州有黍稷故知也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

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嶽吳嶽也及弦蒲在汧涇在涇陽即洛出懷德鄭司農云

疏或為汧蒲或為浦 疏正西曰雍州者沿禹貢制也御覽州郡部引春秋元命苞云雍壘也釋名釋州國云雍州在四山之內雍驛也爾雅釋文引李巡云河西

其氣蔽壘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壘也又引太康地記云雍州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闕故取名焉禹貢云黑水西河惟雍州爾雅釋地云河西曰雒州雍即雒之隸變公羊莊

十年徐疏引鄭書注云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西河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西方為雍州秦也案周雍州方城東距西河與冀界南據渭與豫界西界西戎北狄並荒服不知所極東南距華

陰與豫界東北亦距西河西南依胡渭說逾嶓冢與荆界西北亦戎狄苑服東南北三方與禹貢
略同惟黑水於周代經籍無所見疑淪於戎狄則西境盛矣詳後云其山鎮曰嶽山者王引之云
嶽下山字涉上下文而衍爾雅釋山釋文漢書郊祀志注後漢書明帝紀注引此皆無山字自唐
石經始衍山字而各本遂沿其誤據鄭注云嶽吳嶽也則本無山字可知或謂注省去山字非也
注云會稽醫無閭下皆無山字以經文本無故也其衡華沂岱霍恒下皆有山字以經文本有故
也此云嶽吳嶽也則經文本無而字而非鄭之省文明矣周書職方篇有山字亦後人依俗本周
禮加之據孔注云華山西嶽也嶽吳嶽也則亦無山字可知案玉說是也云其澤曰菑蒲其川
涇洧者周書職方菑蒲作疆蒲涇洧作涇納字並通云其浸渭洛者禹貢云道渭自鳥鼠同穴入
子河漢地理志云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南入河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離州浸也水經
文水部云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南入河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離州浸也水經
源縣西青雀山即鳥鼠同穴山經陝西華陰縣東北入河曰渭口即古渭兩地也禹貢渭屬梁州
者賈後疏謂周合梁於雍是也云其利玉石者謂多玉及美石也禹貢雍州厥貢維珠璣玕貨
孔傳云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詩大雅釋文引鄭書注云繆美玉琳美石琅玕珠也史記貨
殖傳云山西饒玉石賈疏注云藍田見有玉山出玉石以爲利者也云其殺菑黍稷者淮南子墜形
訓云渭水多力而宜黍注云嶽吳嶽也者爾雅釋地云河西嶽郭注云吳嶽漢地理志云右扶
風汧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案禹貢導汧及岐字作汧書釋文引馬本經開故水經禹
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開山在扶風汧縣之西也又渭水篇鄭注云汧水又東會於水發南山南
側俗以此名吳山地理志曰吳山古文以爲汧山也國語所謂虞矣據此諸文是嶽山一名吳山
又名汧山或曰吳嶽吳或作虞汧或作研開實一山也史記封禪書自華以西名山十七曰華山薄
山岳山岐山吳岳鴻家濱山漢書郊祀志吳岳作吳山顏注云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曰嶽爾雅
亦云河西曰嶽說者咸云嶽即吳嶽也今志有嶽又有吳山則吳嶽非嶽之名但未詳嶽之所
在耳徐廣云嶽山在武功據地理志武功但有垂山無嶽山也吳山在今涇州吳山縣胡渭云吳
嶽班鄙皆謂即古之研山然史記封禪書又析吳嶽與嶽山而爲二隴州志則以州西四十里之

吳山為岍山州南八十里之嶽山為吳嶽諸說互異未知孰是竊謂吳山漢志雖云在縣西而岡

嶽綿亘延及其南與嶽山只是一山自周尊岍山曰嶽山俗又謂之吳山或又合稱吳嶽史記遂

析嶽山與吳嶽為二山而岍山之名遂隱其實此二山者周禮總謂之嶽山禹貢總謂之岍山當

以漢志為正秦胡說是也嶽山即禹貢之岍山周以為西都之嶽詩人羅崧高孔疏引鄭志云周

都豐鎬故以吳嶽為西嶽金鶚謂當為中嶽其說近是詳大司樂疏漢丹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翔

府隴州南三里嶽山在州西四十里云及莖蒲在岍者明嶽與莖蒲同在岍也漢地理志云右扶

風岍北有蒲谷鄉後中谷雍州詩蒲藪岍水出西北入渭風俗通義山澤篇云九藪雍州曰莖蒲

在岍縣北有蒲谷亭說文艸部云雍州莖園字別作圃水經渭水篇注云岍水出岍縣之蒲谷鄉

中谷決為莖蒲藪案莖蒲藪亦在全隴州西四十里蒲谷鎮云涇出涇陽漢地理志云安定郡

涇陽開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雍州川說文水部云涇水出安定涇陽開頭

山東南入渭雒州之川也案漢涇陽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西南涇河出縣西四十里

頭山東南入渭雒州之川也案漢涇陽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西南涇河出縣西四十里

風岍邑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邑案岍水原不出幽地鄭云在彼者據詩而言引詩大雅公劉曰

納坻之節者證岍水在幽地也毛詩作芮鞫之節詩釋文云芮本又作芮毛傳云芮水厓也鞫究

頁北洛亦通謂山在左馮翊懷德縣南有荆梁原離州浸也案淮南書之睢當即沮之借字蓋沮水
 入洛城在今慶陽府合水縣東北百里洛水即古漆沮出今甘肅慶陽府安化縣北境三百餘里
 之白於山經中部縣東沮水來入亦稱沮水又過耀州合漆水至朝邑縣入河舊至華陰縣入渭
 東至渭口入河自明時改流不南入渭今洛口南去渭口三十里豫州維水字亦作洛與此異詳
 前疏鄭司農云或為汧蒲或為浦者或蒲或汧即汧水芴地汧音亦相近徐養原云水經注汧
 水決為汧蒲數爾雅曰水決之澤為汧汧之為名實兼斯義
 浦者汧之名文也說文舛部數字注作弦圃圃與蒲古字通

周禮正義卷六十四

瑞安孫詒讓學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緇養其川河涑其浸蓄時其利魚鹽其民

一男二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醫無閭在遼東緇養在長廣蓄出萊蕪詩出般陽疏

東北曰幽州者沿舜十二州制也藝文類聚州部引春秋元命苞云幽之為言窈也言風出入窈冥敏勁易曉故其氣躁急釋名釋州國云幽州在北幽昧之地也爾雅釋文云李巡云燕其氣深

要厥性剛疾故曰幽幽要也太康地記以為因於幽郡為名或云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為號二者相依也爾雅釋地云燕曰幽州郭注云自易水至北狄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北方為幽州燕也周

幽州方域東南並至海西距東河與冀界北接北狄荒服不知所極東南距維與兗界東北越海據醫巫閭西南距岱與兗界西北與并界不知所分云其川河涑者與兗州同涑詳豫州此州所

屬者河涑下流入海之德與兗相接也云其利魚鹽者魚亦謂海魚鹽即羹海之鹽今山東登萊青三府及直隸長蘆所產鹽鹽人所謂散鹽也禹貢青州厥貢鹽夏青州東徧瀕海之地周時

皆屬幽州也注云醫無閭在遼東者爾雅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珠璣焉淮南子

醫形訓作醫毋閭高注云醫無閭在遼東屬國漢書地理志遼東郡有醫無閭之珣珠璣焉注云東方

巫閭續漢郡國志遼東屬國無慮縣有醫無慮山楚辭遠游篇云夕始臨乎於微閭王注云東方

之玉山也案無母巫閭慮聲並相近醫於無微亦一聲辭遠游篇云夕始臨乎於微閭王注云東方

東屬國又並有無慮縣鄭云在遼東者請在遼東屬國也西漢時無慮屬遼東郡東漢安帝以後

無慮屬遼東屬國鄭高並據時制言之鄭時遼東郡不當有無慮縣今本續志蓋傳寫誤重錢大

耳李賢所說不若淮南注之足馮也漢無慮廢縣在今盛京錦州府廣甯縣醫無閭山在縣西十里云養在長慶者漢地理志云琅邪郡長廣奚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地幽州藪風俗通義

山澤篇云九蕪幽州曰奚養在長廣縣東案漢長廣故城及奚養澤並在今山東登州府萊陽縣東五十里云舊出萊蕪者漢地理志云泰山郡萊蕪原山出水所出東至博昌入遼幽州遼案岱

即舊之遺壘禹貢又作濇在青州濇改入幽水經云濇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至利縣入海案漢萊蕪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濇川縣東南六十里原山在縣南九十里濇水出其陰至樂安縣入

清水泊內泊東北入海云時出般陽者漢地理志云千乘郡博昌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澗幽州遼水經濇水篇鄆注云時水出齊城西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即如水也亦謂之源水至石洋

堰分爲二水枝津西北至梁鄆入遼時水至廣濟縣故城東北入濇水出飛騰云地理志不云時水所出因時水逕博昌城北故博昌下云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澗惟水經注云出齊城西北

二十五里後鄭云時出般陽般陽在地理志屬濟南郡在郡國志屬齊國水經注齊城蓋指臨淄而言般陽與齊城接壤故鄭注以爲出齊城西北鄭注以爲出般陽也詒讓案時水即如水漢

志齊郡臨淄如水西北至梁鄆入遼此即水經注時水上流出齊城西北至石洋堰分爲二水枝津至梁鄆入遼者也漢志如時兩見故如水出臨淄而時水不著所出水經注并爲一水故時水

出齊城其實班與鄆不異也漢般陽故城在今濟南府濇川縣西齊城在今青州府濇縣北時水今名烏河出臨淄縣西南恩公山至高苑縣東境入小清河云四擾馬牛羊豕者并州宜五擾

注云馬牛羊豕五擾之中犬爲小牲故去之周書孔注亦從鄭義云三種黍稷稻者周書孔注同賈疏云西與冀州相接冀州宜黍稷幽州見宜稻故知三種黍稷稻也云杜子春讀奚爲奚者

奚奚聲類同漢志說文艸部及風俗通義並作奚與杜讀同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

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出長子在蘇楊紆所在未聞漳

疏河內曰冀州者沿禹貢制也說文北部云冀北方州也釋名釋州國云冀州取地以爲名也其地有險有曷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強荒則冀豐也爾雅釋文引李巡云兩河開其

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爾雅釋地云兩河開曰冀州郭注云自東河至西河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高注云東至清河西至西河爾雅釋文引韋昭漢書注云東西南是也史記正義云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河之東南河之北案馬說蓋即周官傳文其說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案周冀州方域東距東河與兗界南距南河與豫界西距西河與雍界北距庫池與并界東南北並距東河西南亦距西河西北據汾水下流與并界州三面距河孟子西河之西為雍州東河之東為兗州南河之南為豫州北界并州則無昭謂四面有河失之孟子梁惠王篇云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史記魏世家公孫無忌上魏王書云所匹於秦者河內河外大縣數十漢地理志云魏地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及漢之河內郡此並以近秦河內者為河內近西河者為河東蓋戰國之後所分與此經義小異云其澤數曰楊紆者楊周書漢地理志敘並作揭同聲段借字云其川漳者宅州皆二水冀唯一水者清漳濁漳二原同委也云其浸汾潞者潞周書作露亦聲同字通云其五男三女冀三女周書作二女注云蓬山在冀州山注應劭云順帝改曰永安是鄭時氣已為永安此注據班志云河東郡狼縣霍大山在東冀州山注應劭云順帝改曰永安是鄭時氣已為永安此注據班志故仍其故名霍山虞夏時以為中嶽禹貢謂之大岳賈疏及詩唐譜孔疏引禹貢鄭注云大岳在河東故鈇縣東名霍大山是也案漢鈇縣即今山西霍州治霍山在州東南三十里云楊紆所在未聞者爾雅釋地十藪云秦有楊陸爾雅釋文云陸本或作紆郭注云今在扶風并縣西呂氏春秋有始覽云秦之陽華高注云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淮南子墜形訓云秦之楊紆高注云楊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其固又俗務訓云禹之為水以解於陽紆之河注云陽紆蓋在秦地惠士奇云高誘所云皆臆說也郭景純謂在扶風并縣則直以注蒲當之矣案山海經中山經陽華之山楊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洛門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河結姑之水出於其陰鄒道元謂其地在弘農上雒河在東北洛在西南實冀州之數禹治洪水具禱陽紆即其地也穆大子傳天子西征驚行至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自崇周遷水以西至於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還歸於周三千里陽紆即陽華蓋山也衍而為數河伯都焉其山

更在敷之西故距灑水三千里而中山經亦云門水出陽華至於河七百九十里入淮水則其地

經楊紆為冀藪而爾雅曰聲韻並相近惠說以為一地蓋似可通惟所在地域并互殊甚蓋此

郭氏謂在汧縣遠侵雍藪其誤固不必辯呂覽高注陽華也故釋地十藪又云周有焦護郭注云今

扶風池陽縣中是也高氏謂陽華即焦護至出覽注第二說又云在華陰西者洪亮吉謂陝

西華陰縣東南有陽華藪高說殆即指此二說無非亦並與冀境隔引鄜說蓋據水經

之山即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攻河水注陽華山似即華陰之陽華藪鄜氏但引

中山經為證不云即冀藪之楊紆至穆傳之陽紆為河宗氏所居史記趙世家正義云河宗在龍

務訓之陽時亦當與穆傳同水經河水注則謂穆陽紆及淮南書陽時即山海經海內北經所

云陽紆陵門之山河出其中者並與昆侖河源相近方斥高注以為秦藪之非依鄜說則陽紆乃

遠在絕域故穆傳謂在灑水西三千餘里校其道里已在秦服之表其非冀藪尤無疑義又風俗

通義山澤篇說九藪並依職方惟云冀州曰秦陸在鉅鹿縣西北蓋因楊紆所在未聞而據爾雅

十藪晉有大陸遂以易之然不云大陸即楊紆顧祖禹云水經注大陸澤一名陽紆藪今在直隸

有陽陰為證蓋亦以大陸為陽陰不知大陸自是冀澤又不當為秦藪也要之楊紆所在漢時已

不可致故班固並闕而不言而舊說多強為傅合悉無稽證謹從蓋闕以俟知者云漳出長子者

漢地理志云上黨郡長子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又沾上阻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

阜成入大河冀州川說文水部云濁漳出上黨長子鹿谷山東入清漳清漳出沾山大要谷北入

河與漢志說同賈疏引鄭禹貢注云漳水出上黨沾大阻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案書注漳清

漳此注云出長子據濁漳其實濁漳則入清漳也水經漳水篇云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

山至樂成陵縣別出北濱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合清河至平舒縣入海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
少山大要谷至武安縣南委容邑入于濁漳案漢長子故城在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南濁漳
水出縣南五里發鳩山又清漳出山西樂平縣西沾嶺之大趙谷濁漳至河南林縣北之交漳新
與清漳會二漳既合入山東界經邱縣南又分為二派一至青縣會運河北達直沽一至直隸新
河縣入北泊東北流會漳沱至天津入海云汾水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或曰出汾陽北山汾水所
出西南至汾陰入河冀州涇說文水部云汾水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或曰出汾陽北山冀州
浸水經云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至汾陰入河許云出晉陽山與志水經不合者志水經舉其遠源
出東入汾汾陽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許云出晉陽山與志水經不合者志水經舉其遠源
許舉其近源也許意謂晉水即汾水之源杜注左傳曰汾水出太原與許合案段說是也戰國策
趙策云三國之兵乘晉陽城決晉水而灌之史記趙世家作汾水是古汾晉二水為一之證鄭從
漢志與許所引或說同漢汾陽故城在今山西太原府陽曲縣北九十里又忻州靜樂縣亦漢汾
陽縣地汾水出縣北百四十里管涔山至榮河縣北境入黃河在龍門之南五十里曰汾口云
出歸德者漢地理志顏注同漢地理志歸德屬北地郡說文水部云潞冀州浸也上黨有潞縣水
經云濁漳水又過潞縣北鄭注云縣故赤狄潞子國也關調曰有潞水為冀州浸即漳水也余按
無他大川可以為浸所有巨浪長湍惟漳水耳故世人亦謂濁漳為潞水矣黃度易破全祖望將
載康莊有可竝從闕說顧祖禹云今濁漳經潞安府城西南二十里土人猶呼為潞水段玉裁云
鄭云潞出歸德此謂潞即洛耳按班許皆云洛出歸德北夷界中漢歸德在今甘肅慶陽府境洛
水在今陝西同州府境入河非冀州地也且雍州既曰其浸洛矣安得又為冀浸鄭注於雍州云
洛出懷德冀州云潞出歸德蓋由株守地理志而未思志歸德下言其源懷德下言其委一水兩
言不當改洛為潞以屬冀州自雍入冀古無此水以當之許但云冀州浸不言何出入不欲強
為之說蓋此浸自初迄漢湮沒不彰班許皆不言潞之源流此可以正鄭注矣關調曰潞縣有
潞水為冀州浸即漳水此非許意也周禮州漳浸潞並言則非一物案段說是也漢歸德故城在
今甘肅慶陽府境既非冀域漢地理志歸德亦惟有洛水無潞水詳前雍州又通典州郡說職方
潞云潞水出今密雲郡密雲縣也顧祖禹亦云今直隸通州之白河即潞水也今攷水經沽水

篇云沽河從塞外來南過海湯狐奴縣北西南與灤餘水合為灤河
故城東俗謂之西灤水也沽水又南左會鮑邱水世所謂東灤也
地記云城西三十里有路河是也又鮑邱水篇云鮑邱水從塞外
西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于海注云鮑邱水入灤通得路河之
水者水經之鮑邱水鄭注所謂東灤水也即今之白河其水不見
國志屬漁陽郡前志字作路與上黨路縣異按之地望正北曰并
已在涑易之東北當隸并境冀浸之灤必非此諸水也

藪曰昭餘祁其川虛池嘯夷其浸涑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

宜五種 恒山在上曲陽昭餘祁在鄆康池出鹵城嘯夷祁夷其出平舒涑出廣昌易出故安五

耳此州界揚荆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 疏 正北曰并州者亦沿舜十二州制也禹貢爾雅

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 呂氏春秋並無爾雅釋文引春秋元命苞云并

之言併也陽合交併其氣勇壯抱誠信也又引太康地記云并州不以衛水為號又不以恒山為

稱而言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案周并州方域東距東河與幽界南據虛池與冀界西距西

河與雍界北接北狄 注云恒山在上曲陽者漢地理志云常山郡上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并州山

爾雅釋山云河北恒山又云恒山為北嶽白虎通義巡狩篇云北方為恒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
方有常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恒山為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案漢上曲陽故城
在今直隸定州曲陽縣西四十里恒山在縣西北四十里互保定府以西及山西大同府東境云
昭餘祁在鄆者爾雅釋地十藪云燕有昭餘祁郭注云今太原鄆縣北九澤是也爾雅釋文引孫
本祁作底音近段借字漢地理志云太原鄆九澤在北是為昭餘祁并州藪風俗通義山澤篇
云九藪并州曰昭餘祁在鄆縣北呂氏春秋有始覽說九藪云燕之大昭淮南子壁形訓又云燕

之昭余不云祁者省文也水經汾水篇云汾水又南過大陵縣東郿注云汾水於縣左迤為郿澤地理志曰九澤又名之曰漚澳之澤俗謂之郿城泊又云太谷水西接郿澤是為祁藪也即爾雅

所謂昭余祁矣案漢郿縣故城在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東北二十七里郿城泊在縣東北二十里與平遙縣接界又今山西太原府祁縣東七里有昭餘祁藪其水久涸蓋祁藪故蹟本延跨今

郿縣境後乃獨灌為郿泊耳至嘔夷與昭餘祁迥異郿注并為一與澁水篇注自相違誤也云摩池出鹵城者漢地理志云代郡鹵城摩池河東至參戶入摩池別并州川又河閒國弓高摩池

別河首受摩池河東至平舒入海案摩池禮器作惡池注云惡當為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是也墨子兼愛上篇又作嘔池字並通漢鹵城故城在今山西代州繁峙縣東百里滹沱河出

縣東北百二十里秦戲山入直隸界至獻縣南分為二派復合至天津府靜海縣入海云嘔夷郿夷與出平舒者漢地理志云代郡平舒郿夷水北至桑乾入治又靈三澁河東至文安入大河并

州川說文水部云澁水起代郡靈三東入河澁水即嘔夷水并州川也案代郡舊作北地今從段校改水經灤水注云郿夷水出平舒縣之故城南澤中注于灤水不云即嘔夷又灤水篇云澁水

出代郡靈三縣高是山至博陵縣入易郿注云即嘔夷之水也出靈三西北高是山山海經曰高是之山澁水出焉東流注于河者也李惇云嘔夷非郿夷曰與者疑而未定之辭也案漢志代郡

靈三縣注云澁河并州川水經注曰澁水即嘔夷之水蓋嘔澁音相近而二名嘔夷即澁河也并州之川惟此與摩沱相埒鄭以郿夷當之誤詒讀案班許鄭並以嘔夷為澁水是也易祿黃度胡

渭戴震林喬蔭莊有可說並同郿夷水即今出山西大同府廣靈縣之壺流河與澁水別鄭以釋此經之嘔夷失之漢平舒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靈邱縣北靈邱故城在縣東十里郿夷水在縣

北澁水今名唐河出山西渾源州南翠屏山至直隸安州東南入白洋淀云涑出廣昌首漢地理志云代郡廣昌涑水東南至容城入河并州寢說文水部云涑水起代郡廣昌東入河并州浸案

代郡舊作北地亦據段校改水經巨馬水篇云巨馬河出代郡廣昌涑水起代郡廣昌東入海郿注云即涑水也於平舒城北南入於摩池而同歸於海也案漢廣昌故城在今直隸易州廣

昌縣北涑水今名拒馬河出縣北壓古潞至東安縣會桑乾河入清水河云易出涑故安者漢地理志云涑郡故安閭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并州寢水經易水篇云易水出涑郡故安縣閭

鄒西山至泉州縣入于海案漢故安縣即今直隸易州治易水在州南三十里源出西山龍華店西北會濡水至新城縣會拒馬河俗曰白溝河云五稷馬牛羊犬豕者周書孔注同賈疏云六稷

中雞為緩故去之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也者豫州注同周書孔注稻作麻疑孔因北方宜稻之地少故易之云凡九州及山鎮澤藪言曰者以其非一曰其大者耳者說文曰都云曰也謂一州

之內山澤川浸其數眾多不能備詳故略舉其大者言之云此州界錫利豫宛雍冀與禹貢略同者賈疏云略同者不失本處雖得舊處猶有相侵入不得正若周之宛州於禹貢青徐之地周

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周之雍豫於禹貢兼梁州之地周之冀州小於禹貢時冀州以其北有幽州并州故知也詒讓案周九州方域與禹貢同異經記史志並無明文以其山川澤藪約略

致之揚州東南界蓋與彼同而北則禹貢距淮周淮入於豫並與彼異豫則南北與彼略同東則孟諸割入青界亦當同而西侵梁境又北漢東地割入於豫並與彼異豫則南北與彼略同東則孟諸割入青

西北並略同而南侵梁為異冀則南東西並略同而北別分為并則異其可致者大略如是至其

華離細別則無由校覈矣云青州則徐州地也者禹貢云海岱及淮惟徐州僞孔傳云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周不立徐州而以其地為青州其方域亦東至海南則逾淮而與揚州北雖不得岱

而距岱與兗界與禹貢徐州境略同也胡渭云周青州疆域與禹貢大異鄭云徐州地蓋以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述知之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又又曰浮于淮泗是

知徐并於青也賈云周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望諸知之禹貢於豫州曰道濇澤被孟豬是知侵豫地也禹貢徐州岱山大野皆入於宛是青亦不全得徐也鄭亦言其大略

而已又云賈疏以兗州侵禹貢青徐之地者蓋以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知之殷之宛州自河東至濟與禹貢同其徐州自濟東至海亦與禹貢同而周則言河不言濟蓋其域越濟而不

得岱矣岱南為徐北為青徐州曰大野既豬是知侵禹貢青徐之地也兗界跨濟唯周制有然云

并則青冀之北也者謂別依舜十二州制析青州之北為幽冀州之北為并於禹貢九州之外

之地以爲幽并胡渭云舜十二州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幽州至夏而復合於雍青分冀州

爾雅之九州有冀幽而無并蓋殷分夏冀州之東北以為幽而正北并州之地仍屬冀虞之賈則大矣周禮幽州冀州并州與虞制同賈云周之冀州小於禹貢以其北有幽并然不唯小於禹貢亦小於爾雅也又云周幽州其川河沛其浸雷時皆禹貢青地為幽之所侵蓋今青登萊三府之地在青域者周時皆割入幽云無徐梁者周九州既增幽并故省此二州也漢書地理志顏注云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以周九州疆域攷之禹貢梁州蓋亦分入荆豫二州不徒雍州為傳云股有荆而無梁爾雅漢南曰荆州注云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漢水出嶧豕梁山也自嶧家以東至大別凡在漢水之南者皆為荆州然則禹貢梁州之地荆亦兼之不盡歸於雍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為揚所侵而大別以西漢東之地亦皆入於豫州荆州之境縮於東北而贏於西南股因於夏所損益可知也周禮荆州衡山雲晉江漢皆禹貢荆州之山水周承股制亦有雍而無梁李巡注爾雅言雍兼梁地賈疏言雍豫並兼梁地而皆不及荆殆未察漢南曰荆之義耳蓋股周之荆豫皆以漢水為界梁州漢北之地豫兼之漢南之地荆兼之其嶧豕以西則雍兼之故二代無梁焉又云爾雅河西曰雍州疏引李巡云兼得梁州之地周禮疏云周之雍豫於禹貢兼梁州之地然雍州西北二邊世有戎翟之患則殷周疆場未必能悉如禹貢又禹貢梁州之山水無一入職方者故杜氏言梁州當夏股之閒為蠻夷之國雍之併梁亦虛名耳爾雅曰雍州以河西則華山以南不在界中可知其西北亦當虧損殷周之雍實小於禹貢也賈疏云爾雅云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濟東曰徐州河西北曰雍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燕曰幽州濟河閒曰兗州齊曰營州詩譜曰雍梁荆豫徐揚之民咸被其化數不同者禹貢所云堯舜法爾雅所云似夏法詩譜所云似股法亦與禹貢三代不同是以州名有異自古以來皆有九州惟舜時暫置十二州至夏還為九州故春秋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也詒讓案書舜典肇十有二州爾雅釋文引鄭注云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為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新置三州并舊為十二州也據鄭書注則周職方幽并二州實沿舜制至爾雅釋地九州賈疏謂似夏法其說非也詩周南召南譜孔疏引爾雅孫炎注云此蓋殷制釋地郭注爾雅釋文引李巡說並與孫同爾雅雜采古書雖無由定其必為殷制要之釋地九州與禹貢不同其非夏法固無疑也說苑

辨物篇說九州與釋地同惟云齊曰營州未知何據呂氏春秋有始覽說九州則與此經略同惟無并州而云泗上為徐州魯也則亦分青為徐與夏制同然無梁州則又與彼異疑晚周所分并非復周公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

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服事天子也疏乃辨九服之邦國者職方制畿服之官法受之大

畫為九服自采服以內與書內貢五服里數同而服名則異服各有界限故大司馬謂之九畿詳

彼疏云方千里曰王畿者謂建王國也大司馬云國畿大行人云邦畿義並同畿周書作圻字通

孔注云圻界也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者大行人作要服以內六服兩面共七千里即前九

州之地是也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者大司馬作蕃畿大行人注亦作蕃服藩正字蕃同聲

段借字此夷鎮藩三服即大行人所謂蕃國在九州之外者亦即布憲所謂四海是也畿服名制

詳大司馬疏注云服服事天子也者謂九服之內同服事天子故皆以服為名職方孔注云服

言服王事也國語周語韋注云服服其職業也說並略同引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

詩云侯服于周者大雅文王篇文引之者證服事天子之義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

以周知天下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也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
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
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周公變殷湯之制雖小國
地皆方百里是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

諸方百里是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特有功而大其封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

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

千里封男則可百公侯伯子男亦不是過也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焉其餘以為附庸四海

之封疆陟之功亦如之雖有大國壽稱子而已鄭司農云此制亦見大司徒職曰諸公之地

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者以下並通計畿外封國之大數與大司徒為官縣也李

光坡云此大司馬九法所謂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也賈疏云言凡邦國者畿外要服已內有八州

州別置二百一十國總有千六百八十國故云凡也注云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

數也者職方孔注云周徧也廣雅釋言云率計校也天算書凡計校數法並謂之率先約計一州

千里之內地廣狹所容國數以此為率綜計天下四海九州所容邦國多少之數可以徧知故云

周知天下云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者王制文賈疏云方千里開方之百里一截縱橫皆為十

截十而百則得為方百里者百云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

也者以三三自乘得九若依經以七乘九得六十三以除方百里者百所餘尚多故知其必為字

誤賈疏云方三百里三三而九用為方百里者九十九為十一伯餘有方百里者一不盡故云十

一有奇也今經云方三百里則七伯以十一似七字故云字之誤也云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者

據王城至要服六服面各三千五百里兩面相距七千里也其九州之外尚有衣服面千五百里

通九州為萬里鄭言此者欲見周公制禮時疆宇大於殷五等侯國里數亦大增與前代異故王

制注云禹承堯舜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夏商因殷之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賈疏亦約彼注
公復唐虞之舊域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之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賈疏亦約彼注
義謂先王之作土有三若太平之時土廣萬里中國七千中平之世土廣七千中國五千衰末之
世土廣五千中國三千賈所謂太平之時即虞夏及周公制禮時衰末之世即夏末殷初時其中
平之世則王制注引孝經說云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鄭又釋之云此文故周之法關盛
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為說也孔疏請若武王時是也今我禹貢五服地實止五千里與周要服內
七千里不同夏末殷初中國三千里武王時中國五千里亦無文可證則王制注及賈孔所說三
代土地廣狹之差實非塙論也互詳大司徒大司馬大行人疏云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

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者王制注說亦同謂九州之內方七千里七七自
 乘為四十九以一為畿內餘四十八以八州除之州得六也甄鸞五經算術云七七四十九即四
 千九百萬里計方一千里者四十九也分方千里為畿內餘為八州州各得一千九百一十
 地六百萬里詒讓案此乃約略校計之法也據鄭詩譜云周東都畿內方六百里其封域在豫州
 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是東都邑錯兼二州之地西都又屬雍州則畿內必不能
 專一州賦畿內得一八州州得六則八州每州地域三十六倍於畿內之州其數復遠不相當於
 分率亦必不能平而鄭必以此計之者因以九州除四十九則州得五而有畸零不如以一為畿
 內而以八州除四十八則州得六於率差為整齊易於布算實非平率也云周公變殷湯之制雖
 小國地皆方百里者亦明周制與前代異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
 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彼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爵三等者
 公侯伯也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向狹也周公
 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
 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據彼注則鄭意夏制公侯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爵五等地三等王制注云夏爵三等明爵從地為三等也殷因夏三等之
 地而減爵為公侯伯三等則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也周初故同夏法周公始畫更夏殷之
 制爵地並增為五等如此經之說是男為至小國地亦方百里與夏殷大國等故此注云雖小國
 亦方百里也蓋鄭為此說者欲見王制所云為武王增爵未增地之制此經所云為周公爵地並
 增之制以調停兩經之舛悖然王制所說三等地制蓋據實封言之與此經五等地虛實相除亦
 約略相埒鄭以為更及周初制非其實也詳大司徒疏至王制注又謂周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
 勳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者蓋謂周時新封之國並依此經五等地制唯殷世舊國則
 有功者始增其地如爵其無功者則一切增為百里雖尊卑未違得五百里至二百里之地賈疏
 乃謂周公之時無問有功無功皆先益滿百里待更有功乃依其爵益之地為二百里至五百里
 之等則與王制注顯然不合非鄭信也云是每事皆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者
 王制疏云設法謂假設為法非實封也賈疏云必知不即封而言設法以待有功者以其稱公者

惟有二王後及東西大伯今八州皆言方千里封公則四公八州豈有三十二公乎明知蓋者皆
是設法以待有功乃大其封也若無公總本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謂若虞公虢公舊是職之公至
周仍守百里之內不必果有四公六侯之等但假設此數以爲異日增封之地若有功之人本無
者亦謂一州之內不必果有公六侯之等但假設此數以爲異日增封之地若有功之人本無
封地者則差其功之大小彼爵而授地如率其本有封地者則就而益之若男則進爵爲子益地
二百里子以上以次遞進至公而止其殿之舊國有功者亦得增地如爵與周世新建之國等賈
所舉虞虢二公爵尊國小卽設舊國無功不增者也然鄭謂周時新封之國則無爵尊國小之法
賈疏不分新國舊國概謂本是公爵惟守百里地必待有功乃大其封亦與王制注不合也云一
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者王制孔疏云一州有千里之方六則一箇千里之方爲方百里
者百一箇五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二十五箇四箇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箇千里之方爲方百里
也五經算術云方五百里國四一國二十五萬里四國合一百萬里云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
者王制疏云以一箇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一十六箇一十六萬里云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
十六爲六箇四百里之國故云方四百里者不過六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四五經算術
云方四百里國六一國十六萬里六國合九十六萬里云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者王制疏
云以一箇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十一箇九爲九十九是用百里之方九十九故云方三
百里者不過十一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一五經算術云方三百里國十一一故云方三
十一國合九十九萬里云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者王制疏云以一箇二百里之國爲方
百里者四二十五箇二百里國用千里用千里之方二十五者王制疏云以一箇二百里之國爲方
術云方二百里國二十五一國四萬里二十五國合一百萬里云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者以
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以封百男適盡若然一男國積萬里百國則百萬里也云公侯伯子男
亦不是過也者謂所封之國數若一州公過四侯過六之等則地不足故有少無多必不過是假
設之數也賈疏謂若過五百里則是特賜法若魯衛之等是也非鄭意云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
其數焉其餘以爲附庸者王制云凡四瀕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
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開田八州州二百

一十國鄭彼注云此大界方七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設
 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也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
 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百里者謂之小國
 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謂之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六
 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
 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案鄭意此經五等封地里數雖與王制不合而
 一州封國之總數當與彼同故取彼州二百一十國為解然合此經一州五等國數計之止有一
 百四十六國於二百一十之數仍不足故復增男國為一百六十四以補其數至二百一十國又
 不能盡一州之地故其餘復為附庸也賈疏云此據王制文彼下又云天子縣內九十三國凡九州
 千七百七十三國是通畿內外為數並是殷州國數也既以州有千里之方六已用五個千里方為
 前五等國數以前公國已得四侯六伯十一子二十五男百揆得一百四十六於二百一十國仍
 少六十四鄭必知以男備數者若不以男備數則餘千里者一充數不足何得更餘為附庸若然
 則更取餘方一千里開方之得百里之方百於前侯國六用千里方仍有二百里方一開方之得
 四個男國於前伯國十一用千里方一又得一個男國得此五國添前一百四十六為一百五十
 一仍少五十九更取餘千里方一開方之得百里之方百取五十九為五十九國添前百五十一
 得二百一十國餘仍殘百里之方四十一鄭云其餘以為附庸者以附庸不滿百里故也王制兼
 閑田而言此直云為附庸文略不具其實人作附庸即受之無附庸則為閑田使大夫治之以利
 民稅若周之畿內四等公邑者也詒讓案此注依王制義附庸雖屬侯國然皆在封域之外而先
 鄭大司徒注則據魯頌論語謂當在封域之中近江永金鶚並從其說是也若然此及王制注所
 謂方百里者四十一為附庸地者固未為定論矣云四海之封黜陟之功亦如之者以下九州之
 外亦有三等封國與九州內同而爵則止子男二等也賈疏云鄭以上經九服摠言此經惟言要
 服已內九州不言四海夷狄諸侯故鄭兼見四海夷鎮藩言黜陟之功亦如之者亦皆有百里二
 百里地有功者進地得與侯伯三百四百同但不進尊耳無功有過則退之云雖有大國尊稱子
 而已者謂其次國小國則尊稱男大國亦不過稱子故大行人注云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賈

疏云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鄭注云雖有侯伯之地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是也鄭司農云此制亦見大司徒職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者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凡邦國小大相維

疏注凡邦國小大相維者小大周書作大小李光坡云此即九邊所謂建牧立監以維邦國也也注例勝皆作連詳大宰疏大司馬注云維猶連結也周書孔注云維持也義亦略同賈疏云春

秋之世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又有敵國自相聘是以司儀公侯伯子男相為賓又相為國客又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

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彼雖是殷之諸侯亦是各有屬相維聯之事也故鄭據而言也王設其牧

為牧使牧理之**疏**注云選諸侯之賢者為牧使牧理之者即州牧也周書孔注云牧謂牧選諸侯之賢者為御天下之政教賈疏云此即大宰云建其牧是也詳大宰及大宗伯疏制其

職各以其所能用能參伍之屬**疏**制其職者課邦國君臣所行之職事大司馬云以九畿之

謂邦國任職之人周書孔注云連率牧監各任能也亦同鄭義賈疏云此即大宰云設官分職彼

用能當作所能廣雅釋詁云能任也謂以其國之遠近大小制其責各以其所有

疏注云國之地物所有者周書孔注云土地所有乃貢之穀梁桓十五年傳云昔者諸侯時獻

則不貢也又周書王會篇云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牛馬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

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國語鄭語云先王求財於有方章注云使各以其方賄來方之所無

辨謂壤奠亦即此也此是邦國之常貢於大宰九貢中使視其國地所有之物而貢之與大行人六服朝貢每服異物者不同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

備平乃守放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乃猶女也守謂國竟之內職事所當其具疏王將巡守者周書守

土訓及大行人疏云則戒于四方者以書豫戒之恐有不具也詩小雅出車云畏此簡書毛傳云簡書戒命也云曰各備平乃守放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者此並簡書之辭周書攷作

考古今字孔注云考成也不敬則犯大刑也賈疏云職方氏既主四方諸侯故至十二年王將巡守之時先以文書戒敕于四方曰各備汝當國所守境內待王之務無得失房又當考校汝所擬

供王職事若不敬戒國有大刑大刑謂殺之也案賈釋攷為考校是也孔訓為成未瑯注云乃猶女也者小宰注同云守謂國竟之內者此釋備平乃守之守謂諸侯所守國竟之內也云職事

所當其具者謂天子至其國諸侯所當其具者饗餼委積之屬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西巡戒令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

疏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者周書王下有者字衍道上說先字帥作率古今字令作命義同巡戒令謂行視其前所頒之戒令也注云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其前日

所戒之令者賈疏云此謂王將發行之時即在王王殷國亦如之殷猶眾也十二歲王若不巡前巡行前日所施戒令備豫之等如前所施以不

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疏**王殷國亦如之者周書孔注云巡戒命亦如巡守也注云殷猶眾也者大宰

殷國即大宗伯之殷見曰同也賈疏云王有故不巡守於方岳之下則春東方盡來夏南方盡來

秋西方盡來冬北方盡來王待之亦各於其時在國外為壇行朝覲盟載之法若然則王自在國

外為之而云亦如之者亦如上文戒令四方諸侯者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即為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行之故有戒令之事也林喬蔭云掌客職云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饋

則非若巡守之有定安得謂王必有所過之國特令其具王及百官從者之牲禮一同於巡守哉

然則殷國之與殷同禮必不可混而殷國之與巡守事則略同蓋王巡守四方則各朝於方岳之下其或有故得巡一方或巡二方三方六服羣辟亦即於天子所至之國朝之是名殷國言其以衆朝於諸侯之國異於王都故不得稱殷同而亦是天子適於諸侯故掌客所令與巡守等金鷄之殷國者王不巡守而殷國諸侯畢會於近畿國者侯國也若在境內何謂之殷國大行人掌客皆連言巡守殷國可知殷國與巡守略相似故職方氏亦有戒令之事其不在畿內城外明甚如鄭賈說是殷國與殷見何異乎殷見曰見謂諸侯皆來見天子也殷國曰國謂天子出至侯國諸侯盡朝也豈得混爲一邪殷國與巡守同年其與巡守異者蓋王有故不能遠巡故止於近於王畿之地巡行大約在侯甸二服中而令四方諸侯畢來朝也天子出在侯國有似於時巡之會四方諸侯來朝又有似於殷見之同是合二事而爲一矣案林金二說是也殷國者謂王出在侯國而行殷見之禮也蓋常禮王巡守徧四方則朝當方諸侯於方岳若不徧巡守則不能徧有方岳之朝故或合諸侯於國城外謂之殷同或合諸侯於近畿之侯國抑或巡守未訖在道適遘事故不能終行亦即於所至之國徵諸侯而行朝會之禮皆謂之殷國與殷同雖並在十二年王不徧巡守時行之然一在畿外一在王都事迴不同鄭此注及大行人注並合二者爲一甚誤賈疏覺其難通乃謂殷國或在畿內國城外即爲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行之以幹旋其說不知殷同在國城外殷國無在國城外之事至東都與西都通畿封則周書王會篇所載成周之會及詩小雅車攻終所云宣王會諸侯於東都亦並爲殷同非所謂殷國也又殷同當如鄭大宗伯注說四方四時分來殷國則王至所期之國諸侯一時畢會不必六服分四時更來僮亦如殷同法則王終年留滯所至之國以俟六服之朝無是理也賈說並失之云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者亦或以脩平乃守等事及王行亦先道巡戒令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
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尺有三尺其閒則日有長短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者此官之

詳彼疏注云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尺有三尺者並據地中二至晝漏半立八尺表表北得景如率也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周髀算經李注引尚書考靈曜云日

永影尺五寸日短一十三尺亦詳大司徒疏云其間則日有長短者謂冬至後日漸北則景漸短夏至後日漸南則影漸長案續漢書律厯志載四分厯二十四氣晷景表云冬至丈三尺小寒丈二尺三寸大寒丈一尺立春九尺二寸立夏二尺五寸二分小滿尺九寸九分芒種尺六寸八分至秋分五尺五寸小暑尺七寸大暑二尺立立秋二尺五寸五分處暑三尺三寸三分白露四尺三寸五分秋分五尺五寸寒露六尺八寸五分霜降八尺四寸二分立冬丈四寸二分小雪丈一尺四寸大雪丈二尺五寸六分此其長短之差此注說二至晷景者舉其最長最長者以較其餘也周髀算經及易緯通卦驗並有二十四氣晷景與四分厯各異周髀冬至晷長一丈三尺五寸夏至晷長一尺六寸通卦驗夏至晷長尺四寸八分並互有贏縮不與大司徒文同鄭所不據也

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土地猶度地知東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也

疏賈疏謂上經據建王國度地法此經據封畿外及畿內都鄙失之注云土地猶度地者大司徒典瑞注義同詳玉人疏云知東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亦據大司徒測土深為說謂測景以定其方位察其地之可居與否也相宅與書洛誥及大司徒相民宅義並同云宅居也者既注同釋名釋宮室云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凡都國都鄙並擇吉處而營居故通謂之宅也

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土宜土化之灋者亦此官之官法與草人為官職

謂九穀種稗所宜也土化地之輕重疏也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者亦此官之官法與草人為官職糞種所宜用也任地者載師之屬

官職也賈疏云謂以書作法授之注云土宜謂九穀種稗所宜也者釋宋附釋音本余仁仲本並作稗詩魯頌閟宮云種稗菽麥毛傳云先種曰種後種曰稗釋文引韓詩云種長稼也稗幼稗也稗即稗之俗前九州各有所宜穀而九穀中又各有此種稗二種亦辨其宜而種之此注專據

穀土而言大司徒云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彼土宜通人民鳥獸草木所宜而言與此經異互詳彼疏云土化地之灋

重糞種所宜用也者並據草人文彼注云土化之灋化之使美是也地輕重謂若駢剛輕壤堅土

則重填土則輕糞種所宜用若用牛用羊之等云任地者載師之屬者載師職云掌任土之法注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是也王巡守則樹王舍之

羅藩疏王巡守則樹王舍者說文豈部云討立也樹即討之段字王巡守之道凡舍止之處此官掌設立其藩衛蓋亦以土圭測景辨其陰陽朝夕以定王舍與掌舍為官聯也注云為

之藩羅者羅離一聲之轉國語楚語云為之關籬藩離草注云藩離墜落也蓋於王所舍之宮外墉墉間植木材以為遮迥詳委人疏賈疏云謂若掌舍設櫺杪之時則此官亦為王於外周而樹

羅藩疏王巡守則樹王舍者說文豈部云討立也樹即討之段字王巡守之道凡舍止之處此官掌設立其藩衛蓋亦以土圭測景辨其陰陽朝夕以定王舍與掌舍為官聯也注云為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論德

無貢法而至者達民以疏令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者此與小行人象胥為官聯也致謂以政

旌節達貢物以璽節疏令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者此與小行人象胥為官聯也致謂以政

云遠方九州之外與此義同謂蠻服以外四夷之民也云諭德延譽以來之者賈疏云曉諭以王

之德美又延引以王之美譽以招來之云遠物九州之外無貢法而至者大行人注云九州之

外夷服鎮服蕃服也賈疏云此經上文云致方貢謂六服諸侯又云致遠物宜是蕃國是以大行人

上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等下文云蕃國世一見各以貴寶為摯文與此相當故知義然也

云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用旌節賈疏云達民則行道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往來其疏治

貢物即是貨賄故掌節云道路用旌節賈疏云達民則行道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往來其疏治

委積館舍飲食者此與遺人小行人司儀掌客掌訝為官聯也注云續食其往來者爾雅釋詁

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是續食其往來也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津梁相湊不得陷絕疏掌達天下之道路者此與司險為官聯也注云津

梁相湊不得陷絕疏掌達天下之道路者此與司險為官聯也注云津梁相湊不得陷絕者釋文湊作冬云本或作湊宋注

疏本亦作奏案廣雅釋詁云湊聚也湊奏字通說文水部云津水渡也道諸當川渠處津梁阻絕

則行旅不通今使相湊會接聚則無不通之患司險云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

達其道路彼注云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通其財利茂遷其疏注云茂遷其有無者賈

遷有無化居禹治水後懋勉天下徒有之無易其居積若材木徙川澤魚鹽徒山林是通其財利

案漢書敘傳引尚書懋亦作茂懋茂字通賈說本偽孔傳鄭本尚書此文在泉陶謨注今佚義或

與孔同其數器有輕重不得疏同其數器者大行人亦云十秦一歲同度量同數器注云同謂

時通畿內及邦國皆齊法式齊等之與彼為官聯也注云權衡不得有輕重者大行人注云數

器銓衡也漢書律厯志云數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度量衡者大行人注云數

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粟又說五權云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

物平輕重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

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鈞為石案依漢志說則度量權

衡通名數器管子君臣篇云衡石一稱即同權衡也賈疏云鄭知此數器是權衡者下於見度量

故知壹其度量得有大小疏壹其度量者質人大行人壹並作同其家上變文賈疏云此

義然咳五度舉釜鍾以咳五量釜即真氏之誦考工記攻金之工注亦作誦此及大行人注並作除

釜者用借字也管子君臣篇云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戈兵一度即壹度量也並詳內宰疏除

其怨惡怨惡邦國疏注云怨惡邦國相侵虐者賈疏云合方氏欲使人相合故除其邦國相

往地寶舉極無怨無惡率惟懿德即除怨惡同其好善所好所善謂疏注云所好所善謂風

之事典瑞云珍圭以易行以除慝亦謂此也風俗所好所善謂疏注云所好所善謂風

按孝經樂以移風易俗既風俗別言則風俗異矣風謂政教所施故曰上以

風化下又云風以動之是也俗謂民所承襲故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是也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道猶言也為王說之四方諸侯也上下君臣也**疏**其上下之志者此官

主通下情與擯人主宣上德職掌互相備也志謂志慮與擯人誦王志義同謂侯國君臣之志慮猶左隱元年傳以克段為鄭志襄元年傳以討魚石為宋志也誦訓方志即外史四方之志與此

義別注云道猶言也者擯人注同釋名釋言語云導陶也陶演己意也云為王說之者士訓注云道說也國策秦策高注云說言也是道說並訓言故注釋道為言又云為王說之也云四方諸

侯也者謂六服以內諸侯也云上下君臣也者易泰象傳云上下交而其志同誦四方之傳道也李氏集解引何晏云上之與下猶君之與臣君臣相交感乃可以濟養民也

傳道世世下傳說往古之事也為王誦之若今論聖德堯舜之道也故書傳為傳杜子春云傳當作傳書亦或為傳**疏**也者謂上古以來傳聞言說之事

楚辭天問云遂古之初誰傳道之大戴禮記五帝德篇云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莊子盜跖篇云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與此義同云為王誦之者韓非子難言篇云時解詩書道法往

古則見以為誦舊注云誦說舊事案此誦與道義略同與大司樂樂語風誦義異云若今論聖德堯舜之道矣者謂若我問五帝德之類皆古事之可常稱誦者也云故書傳為傳杜子春云傳

當作傳書亦或為傳者徐養原云傳為類**正歲則布而訓四方**布告以教天下**疏**正歲則布而

疏云謂夏之建寅正月則布告訓說教也亦謂四方政事等既為王道誦之又以布告於天下使知世所善惡者說文言部云訓說教也

人知世所善惡以為法戒**而觀新物**四時於新物出則觀之以知民志所**疏**而觀新物者新物謂物產珍

之所以資民用而禁物靡也書盤庚云器非求舊惟新明智作巧述利用貴新荀子王制篇云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廢此為黜奇淫者制法與書禮義不相殘也

以知民志所好惡志淫行辟則當以政教化正之者賈疏云此訓方觀新物知民善惡之情謂若王制云命市納賈以知民之所好惡志淫行辟則當以政教化正之與此為類故鄭引以釋經也

諸侯者證比有親義亦詳大司馬疏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山林之名與物若岱峽絲枲

陽孤桐矣利其中人用者

疏

使其致其珍異之物者致物即致邦國之九貢職方氏云制其貢各

善毒物及螫噬之蟲獸

以其所有是也土訓亦云辨其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此官及下

川師董師並與彼為官聯也賈疏云此山師及下川師原師等皆是遙掌畿外邦國之內山川原

隰之等使出稅珍異以供王家也注云山林之名與物若岱峽絲枲暉陽孤桐矣者書禹貢青

州云岱峽絲枲偽孔傳云峽谷也岱山之谷出此物又徐州云暉陽孤桐史記集解引鄭書注云

今下邳西葛嶧山也孔傳云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賈疏云岱峽暉陽是其名絲枲孤

桐是其物也云利其中人用者若絲枲中衣服孤桐中琴瑟是其中人用者也云善毒物及螫

噬之蟲獸者賈疏云謂蛇蠍蝮蝎之屬也案賈述注無獸字疏亦不釋獸疑賈所見本本無此字

謂猛獸搏噬人者

謂物謂毒藥之類獸

夷蠃珠璣魚

疏

注云川澤之名與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蠃珠璣魚者賈疏云徐州云泗濱浮磬

與美魚案賈引書注據偽孔傳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及禹貢孔疏引鄭注云蠃珠璣名淮夷淮水

之上夷民獻此蠃珠與美魚也偽傳以淮夷為二水名殊謬云澤之荏蒲者左昭二十年傳云澤

之荏蒲舟絞守之亦是川

澤之物故并引以為證

邊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遠隰之名

地名謂東原大陸之屬

疏

辨其丘陵墳衍遠隰之名者當屬下物字句鄭讀非

是此官掌三陵墳衍原隰與上山師掌山林川師掌川澤合之即大司徒十等土地詳彼疏注云地名謂東原大陸之屬者禹貢徐州云東原底平冀州云大陸既作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

注云東原大陸澤在鉅鹿郡物之可以封邑者物之謂相其土地石鄭鑄莊有可並以名物即東原大陸澤在鉅鹿郡物之可以封邑者物之謂相其土地石鄭鑄莊有可並以名物

連讀王引之云山師川師皆云辨其物地官大司徒亦云辨其山林川澤三陵之字皆蒙三陵墳衍之字當上屬為句俞樾云鄭君於名字斷句非也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兩字皆蒙三陵墳

衍隰隰而言蓋既辨其三陵墳衍隰之名物又辨其三陵墳衍隰之可以封邑者分承於下也案俞說則於文累矣故總言辨其三陵墳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分承於下也案俞說

是也封邑謂立邑而為之疆界封即大司徒溝封之封彼注云封起土界也封人云造都邑之封域是也注云物之謂相其土地可以居民立邑者既夕記家人物土注云物猶相也左昭三十

二年傳物土方杜注云物相也鄭以物之屬讀故訓為相土地之事實非經義凡民所聚居大小通曰邑詳里宰疏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都鄙亦用焉慝姦偽之惡也反

側猶背達法度也書云疏掌達灋則者大行人云十有一歲脩灋則此官則於平時達之邦國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疏與彼為官聯也注云法則八法八則也邦國之官府都鄙亦用焉

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云案大宰云八法治官府八則治都鄙謂王朝官府及畿內都鄙今云以法則匡正邦國而觀其慝即據諸侯下都鄙外內雖殊八法八則治官府都鄙即同故治

官府都鄙亦用焉云愚姦偽之惡也胥師注云慝惡也又環人注云慝陰姦也是陰匿姦偽之惡謂之慝也莊子漁父篇云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云反側猶背達法度也者毛詩大雅何

人斯傳云反側不正直也管子七臣篇尹注云背理為反說文人部云側旁也厂部云仄側傾也側即仄之借字背達法度即不遵八法八則也引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者洪範皇極章文史

記宋世家集解引馬融云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揮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

道猶言也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諸侯使不迷惑

疏誦

志道國之政事者此官與掌交並主宣布王之德意相與為官聯也注云道猶言也者訓方氏注同云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諸侯使不迷惑者誦王志即掌交所云道王之德意志慮使成

知王的好惡辟行之是也戰國策齊策云孟嘗君譙坐田督曰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誦足下之長此誦王志與彼義同詩大雅縣云予曰有奔走毛傳云喻德宣譽曰奔走蓋近此揮人之職矣賈疏云誦志者在心為志欲得使天下順從若揮取王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此志又道國之政事用此二事以巡國而語之使不迷惑而向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使民之心曉而正鄉王疏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者說文言部云說說釋也掌交云遠萬民之說注云說而正鄉王疏所喜也注云面猶鄉也者匠人面朝後市注同說文面部云面顏前也又人

部云傾鄉也少儀曰尊壺者傾其鼻此面即傾之段字今少儀傾亦作面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面者向也廣雅釋詁云面嚮也鄉向嚮字並通正王面猶司儀云正主面也云使民之心曉而正

鄉王者此萬民即邦國之民也揮人巡行誦道萬民皆聞之故得心曉而正鄉王易革上六象傳云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即使萬民正王面之義賈疏謂向諸侯說之使諸侯化民而民向王失

之自安也言言多而文其義而誦王志也

都司馬掌都之十庶子及其眾庶車馬兵甲之戒令

庶子卿大夫士之子疏掌都之士車馬兵甲備軍發卒庶子及其

眾庶車馬兵甲之戒令者賈疏云此王都司馬故序官注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司馬主其軍賦若王家有軍事徵兵於采地都鄙則都司馬以書致於士庶子有此眾庶車馬兵甲之戒

令士庶子受而依行之詒讓案此官乃大小都之私臣掌都之軍事者鄭賈以為王臣非也詳錢官疏士庶子即都之貴族子弟從軍者眾庶即丘甸所出士徒則平民也若然士庶子及眾庶皆

即都之軍眾但以貴賤殊別之掌固云願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與此正同賈乃謂士庶子受此官之戒令而依行之則似以士庶子為軍吏失其義矣注云庶子卿大夫士之子者此與大

司馬注義同謂凡卿大夫士之子通為庶子與宮伯注分士為適子庶子為支庶異令案卿大夫之子已命者為士未命而在官者為庶子都家貴族之子弟亦然皆無適庶之分詳宮伯疏云車馬兵甲備軍發卒者車馬兵甲皆戎事所用故知備軍發卒以國灋掌其政學

左定八年傳云陽虎戒都車曰癸巳至即都發車卒之事以國灋掌其政學政謂賦稅也

庶則掌其政教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政學即政教也朱人詔云王讀是也春官有都家宗人掌禮者也秋官有都士家士掌刑者也則夏官之都家司馬掌兵者也以國灋掌其政學者

即大司馬四治兵之法案此政當從王朱讀王謂政學猶言政教尤瑋蓋自施教者言之謂之

都士庶子眾庶之政學猶彼之教治也彼又云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此以國灋掌其政學蓋以大司馬之軍法掌其政以大司徒保氏之教灋掌其學也

小司馬軍司馬諸官亦必有掌六軍教學之法今職佚無可攷耳注云政謂賦稅也者亦讀政為征也小宰注云征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又大司徒注云征

稅也賈疏云正謂軍之賦稅無田稅泉稅之等案此政當讀如字王引之云征稅與學道並舉殊為不倫朱大詔云此官專掌守禦不掌賦稅案王朱說是也云學脩德學道者諸子云國子存遊

俾使之脩德學道鄭據彼為說古者道藝之教通於士民以聽國司馬聽者受行其所徵為也若宮正掌宮眾亦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是其比也

是疏以聽國司馬者王念孫云本作聽於國司馬猶論語言聽於家宰也唐石經脫於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序官疏兩引此文皆作聽於國司馬又序官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

司馬文義亦與此同故鄭彼注云正猶聽也案王說是也注云聽者受行其所徵為也者郭長凡歲事之戒令皆聽之注云聽之受而行之也此義與彼同所徵為謂征役法令之屬都司馬皆

受國司馬之命而行之云云經國司馬大司馬之屬皆是者此國謂王國對都為采地言之與家司職喪國有司義同賈疏云經國司馬不云大則小司馬軍司馬與司馬皆得稟其戒令

家司

馬亦如之

大夫家臣為司馬者春秋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陵辰

疏

家司馬亦如之者此敍官文誤移於此其家司馬職文又誤入敍官二簡五錯詳敍官疏注云大夫家

臣為司馬者賈疏云按字官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鄭云家卿大夫采地正猶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為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

文於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若然是卿之小都大夫采地皆家自置司馬之明

秋傳者賈疏云左氏昭二十五年叔孫氏之司馬駸辰言其眾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

以況義也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INZHOU LIBRARY